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四輯

國論月刊(一)

陳正茂 編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四輯
陳正茂 編輯

國論月刊

國史館印行



國

論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四輯

國論月刊(一)：第一卷第一期及第四期

國史館印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序言

一、「中青」成立簡介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於法國巴黎成立的中國青年黨（以下簡稱「中青」），在民國政黨及政治史上，無疑有其一定的歷史地位。「中青」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五四時代的「少年中國學會」之國家主義派，其後由於山東臨城劫案的發生，引起國際共管中國鐵路之議；兼以旅歐中共黨團的興起，為謀與之對抗，乃由曾琦聯合旅歐愛國青年如李璜、何魯之、胡國偉、張子柱等人於巴黎近郊之玫瑰城共和街所發起。其成立宗旨為：「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

二、重要經過階段（含主要代表刊物）

「中青」成立於民國十二年，迄今已屆七十年，此七十年中經過之歷程，約可分為十個階段，茲略述於下：

（一）海外建黨時期：從建黨日起，到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醒獅週報」在國內出版止。「中青」甫告成立，隨即與中共在歐洲展開激烈之鬥爭，雙方初以言辭展開唇槍舌戰，後且演成流血衝突之爭，故謂「中青」為中國最早之反共團體實不為過。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刊物為「先聲週報」。

（二）擴大宣傳及統一組織時期：從「醒獅週報」創刊起，至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發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宣言主張及簡約止。隨著國內外環境形勢的遽變，民國十三年起，「中青」黨務由海外轉移至國內，是年十月，「中青」於上海創辦了「醒獅週報」

爲言論之機關，該刊之立論，主要在闡述國家主義之理論，兼亦嚴厲批判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之非。於此期間，「中青」雖然遭受國、共兩黨之夾擊，但仍能吸收廣大優秀之知識青年，黨務拓展甚速，茁壯亦快。

(三)反對聯俄容共及外人干涉中國政治教育時期：從民國十四年「五卅運動」起，迄於民國十六年七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止。此期間主要工作爲極力糾正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之謬誤及提倡國家主義的教育，最終目標則希望收回外人在中國之教育權，表現刊物除「醒獅週報」外，尚有與「中青」關係頗深的「中華教育界」。

(四)反對一黨專政爲民主政治奮鬥時期：從民國十六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止。北伐統一後，中國國民黨主張訓政，高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中青」深以此舉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則，故反對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及堅持民主政治之決心。此時期的主要代表刊物爲「新路雜誌」。

(五)單獨抗日運動時期：從「九一八事變」起，至民國二十四年七月苗可秀殉國死難止。爲「中青」提倡「野戰抗日」，組織義勇軍單獨抗日時期，主要代表刊物則爲陳啓天所創辦的「民聲週報」。

(六)精誠團結及擁護抗戰時期：從苗可秀死難後起，到民國二十七年九月發表第九次全國代表宣言止。「七七」變起，「中青」體會到國難方殷，各黨派宜捐棄成見，共赴國難，故由左舜生主動致函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取得諒解，不分朝野，精誠團結，共同抗日。此時期的主要立論刊物有「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防線半月刊」及「國光旬刊」等多種。

(七)促進憲政運動時期：從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第一次「國民參政會」召集起，到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召集止。八年抗戰，「中青」始終與政府同甘共苦，一面協助政府抗戰到底，一面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此時期的主要刊物除「新中國日報」外，重要的有「國論半月刊」、「中青半月刊」和「民憲半月刊」。

(八)調停國共衝突促進全國和平時期：從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左舜生等六參政員訪問延安起，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以後。時值抗戰甫結束，國、共內戰卻有一觸即發之勢，然全國人心望治，「中青」以第三方面之身分，負責爲調解國、共衝突而努力，惜功敗垂成。此時期的主要刊物有「青年生活半月刊」及「青年中國週報」。

(九)共同擔負國事時期：從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參加制憲國大起，至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止。此時期國、共內戰已起，中共竊國之心已露，政府一來需要戡亂，再來欲推行憲政，還政於民。處此艱困時期，「中青」始終扮演與政府共進退的角色，爲反

共戡亂貢獻不小。此時期的主要刊物除「中華時報」外，尚有「中國評論月刊」及「風雲半月刊」。

(十)遷臺反共時期：從民國三十九年一月政府遷臺迄今，「中青」一則不幸發生黨務分裂；再則仍善盡在野黨職責，監督政府，維護憲法，貫徹反共國策，厲行民主法治制度。此時期的主要刊物，在香港有「自由陣線」、「聯合評論」，在臺灣則有「青年臺灣」、「民主潮」和「新中國評論」等。

三、蒐集經緯始末

編者爲已故「中青」史學家沈雲龍先生之門生，早在「政大」求學時，即對「中青」產生研究興趣。茲因彼時資料有限，故碩士論文乃以「少年中國學會之研究」爲題，雖非直接研究「中青」，但仍與「中青」略有淵源。雲龍師仙逝後，編者不僅沒有遠離「中青」，反而承蒙諸多「中青」前輩友人之提携鼓勵，其中尤以李璜先生的知遇之恩，更令編者感激不已。職是之故，承李璜之託，編者一方面蒐集曾琦文章，欲編纂「曾琦先生文集」（現已由中研院近史所編印中）；再方面亦處處留心「中青」史料。初時因兩岸學術交流尚未開放，故所獲有限，其後兩岸學術交流頻繁，成果遂頗爲豐碩。其故何在？緣因「中青」追隨政府來臺之際，諸多大陸時期之重要史料文獻均未及携出，全部留在大陸，而港、臺、美、日各地，平情而論，存有「中青」原始史料鮮少，幸編者因緣際會，兩岸大通後，方有此便利，蒐集不少資料，而解決史料闕如之難題。經編者窮數年之力，復承甚多國內外友好之鼎力相助，編者現已蒐集之「中青」史料，計有「先聲週報」、「醒獅週報」、「新路雜誌」、「民聲週報」、「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光旬刊」、「國論半月刊」、「民憲半月刊」、「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中國週報」、「中國評論月刊」、「青年臺灣週刊」、「風雲半月刊」、「創共半月刊」、「國防線半月刊」、「中青半月刊」、「國魂週刊」、「時代文學半月刊」、「探海燈週報」、「自由陣線週刊」、「聯合評論週刊」、「民主潮半月刊」、「新中國評論月刊」、「現代國家月刊」、「民主國家半月刊」、「全民半月刊」等。其中除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後之刊物較易尋獲外，其餘大體上均甚難於國內各大圖書館覓得；因此，編者遂透過各種管道從大陸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四川成都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江蘇無錫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室等地蒐集而來。

綜觀「中青」七十年的歷史，可謂集愛國、民主、反共於一身，就身爲在野黨立場而言，不愧爲中國國民黨之諍友；就對國

家而言，患難與共，耿耿孤忠。以如此的一個政黨，奇怪的是國人對其瞭解的不多，研究者亦少。有人只知譏其爲「政治花瓶」；有人諷之以「泡沫政黨」；甚且有人還誤以爲其乃近年在臺成立之小黨。就在編者數度前往大陸蒐集資料，目睹大陸研究民主黨派（包括「中青」）甚爲興盛的今天，國人對「中青」及在野黨派瞭解之淺薄，實讓人感慨萬千！正因如此，才讓編者發憤欲蒐羅「中青」原始史料，編纂成冊，以供國人研究參考之願，此乃編者蒐集「中青」史料之經緯梗概及心路歷程也。

四、編輯綱要

國人對「中青」瞭解之淺薄，緣於所知「中青」史料之不多，既然編者擁有上述彌足珍貴之史料，何不公開於世，付梓發行。幾經交涉，蒙國史館朱文原先生初步之慨允幫忙；復承遲景德先生之精心審查，國史館原則上答應影印出版此批史料。今依照遲景德先生之審查意見，擬以史料價值、缺期情形及（影）印刷狀況三方面爲編輯之考量標準。

封面設計：擬以各期刊特色，配以相關之照片圖案。

名稱：擬以「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名之。

版面：以十六開爲主，力求版面畫一。

冊數：擬分十二輯，每輯再依照篇幅字數細分若干冊。

編輯順序：按史料之時間先後爲之，缺期情形，則評量其史料價值而定；（影）印刷狀況，除若干些微史料較模糊者外，大體上均甚良好。

準此而言，茲將編輯綱要簡述如下：

第一輯——醒獅週報：醒獅週報爲「中青」最具代表性之刊物，「中青」又稱爲「醒獅派」，其故在此。醒獅週報於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創刊，共發行二六六期，編者蒐集由創刊號至一九五期，約近五分之四，當中雖有些許缺頁，但可說仍甚齊全，此週報可謂研究「中青」必備之重要基本史料，按篇幅字數，酌情以四冊出版。

第二輯——新路雜誌：新路雜誌爲李璜與張君勱所合辦，創刊於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一共只發行至第一卷第十號即停刊，編者蒐集有一至八號，恰好五分之四。本刊立論主要爲批判共黨暴動路線之誤及中國國民黨一黨訓政之非，爲一相當珍貴之史

料，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二冊出版。

第三輯——民聲週報：民聲週報為陳啓天於民國二十年十月「九一八」國難發生後在上海所辦，該刊物主要言論立場為鼓吹「野戰抗日」及反對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總共發行三十八期，編者蒐集有二十三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四輯——國論月刊：國論月刊為「中青」繼醒獅週報後，最有深度內涵的刊物，內容包羅萬象，頗為可觀。該刊於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創刊，至盧溝橋事變後停刊，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期，編者蒐集第一卷有十期；第二卷有六期，由於該刊份量頗多，按篇幅字數，酌情以兩期併為一冊，分八冊出版。

第五輯——國論週刊：國論週刊為國論月刊停刊後，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在成都出版，共有三十四期，編者全部蒐齊，內容以闡揚抗戰到底為宗旨；另有重慶版三期，可以附錄方式放於後面，本刊份量適中，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六輯——國光旬刊：國光旬刊為左舜生於抗戰初期，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長沙所辦，共發行十二期，編者全部蒐齊，內容以激勵民心士氣，報導抗戰消息為主，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七輯——民憲半月刊：民憲半月刊為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中青」於抗戰末期加入「民盟」後所辦之刊物，故該刊物頗具第三方面色彩，主要言論為鼓吹民主憲政，並對中國國民黨於戰後行憲有所期待及建言。「民憲」總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六期，編者蒐集至第二卷第二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二冊出版。

第八輯——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生活」係「中青」於戰後，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七日在上海重新復刊之刊物，主要內容為報導戰後國內之消息，兼亦披露江浙一帶之人文動態，為一本綜合性之刊物，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二期，編者蒐集至第二卷第五期，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九輯——青年中國週報：青年中國週報係「中青」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上海所辦，該刊取材多樣活潑，政論、藝文、小說、詩詞均有。總共發行五十期，編者全部蒐齊，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十輯——中國評論月刊：「中國評論」為徐漢豪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於南京所辦，主要內容以有關政治、政黨、經濟、軍事、外交之評論為重點，一共發行十期，編者全部蒐齊，按篇幅字數，酌情以一冊出版。

第十一輯——青年臺灣週刊和風雲半月刊：時值政府戡亂失利，時局動蕩不安之際，「中青」與國家共患難，先後於臺灣發

行青年臺灣週刊及在上海創辦風雲半月刊。青年臺灣週刊創刊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由朱文伯所發行；風雲半月刊創辦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一日，由夏濤聲所負責。兩份刊物內容相似，主要以評論時事為主。青年臺灣週刊共發行十五期，編者擁有十四期；風雲半月刊一共只發行至第一卷十二期，編者全部蒐齊，唯兩份刊物篇幅不多，性質相近，酌情可以合併一冊出版。

第十二輯——其他：包括「薈共半月刊」、「國防線半月刊」、「中青半月刊」，這些刊物因蒐集有限，篇幅不多，但又深具史料價值，故不擬按時間順序編輯，酌情量之，綜合為一冊出版。

綜而言之，此批珍貴史料，為編者窮多年之力，費盡千辛萬苦，得來委實不易，於國內可謂絕無僅有，倘蒙不棄，能由國家最高史政機關國史館影印出版，讓珠沉滄海終有重見天日之刻，此舉，相信不僅嘉惠士林，裨益學界，亦編者衷心能聊以告慰先師沈雲龍及李幼老（璜）知遇之恩也。

編者陳正茂謹識於臺北蘆洲

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編者說明

國論月刊爲青年黨繼醒獅週報後，最具份量的一份刊物，該刊於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在上海創刊，停刊於盧溝橋事變之後，一
共發行至第二卷第十期。編者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周淑真博士之助，於北京圖書館影印第一卷有十期；後又承南京大學陳謙平講
師幫忙，於南京大學圖書館影印第二卷有六期，該刊雖未蒐羅完備，但由編輯者左舜生、陳啟天等人之立論旨趣，亦可知悉青年
黨於抗戰前夕之政治主張和意見矣！

編者陳正茂謹識於臺北蘆洲

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創刊號

請交

國論

要

目

精神統一與政治統一

陳啓天

極度苦悶中的一番反省

左舜生

我們所需要的人生哲學

余景陶

關於思想問題

李璜

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

常燕生

歐洲國際政局之鳥瞰

張希為

德意民治失敗之原因

顧公

日本人的國民性格

楊凡

日本古今談

崔萬秋

白銀問題

李守黑

民族延化的心理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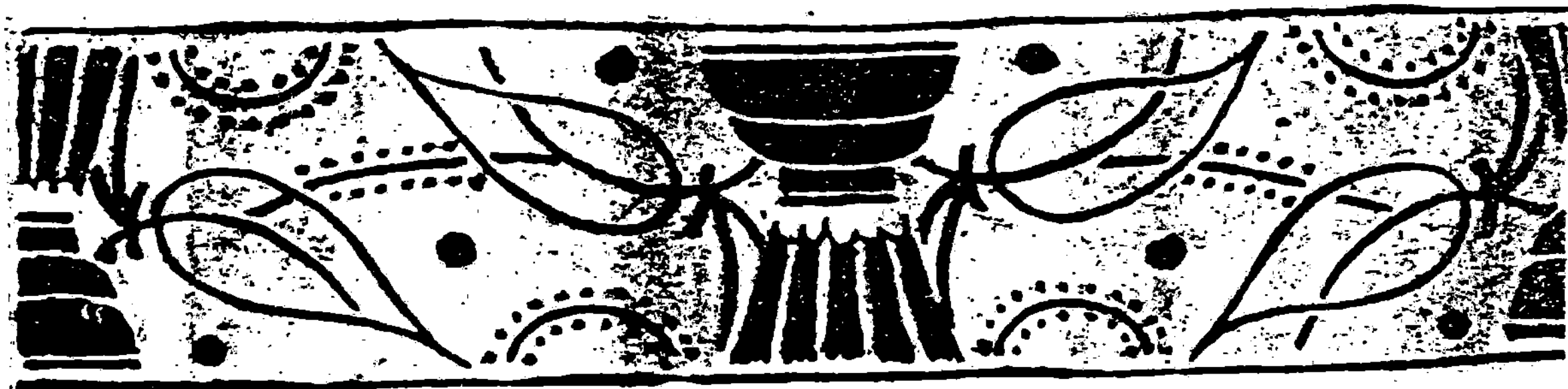
燕生

火車上的一件小事情

天從

神燈

黑嬰



國論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發

刊

辭

論

壇

精神統一與政治統一

陳啓天

極度苦悶中的一番反省

左舜生

我們所需要的人生哲學

余景陶

關於思想問題

李璜

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

常燕生

二十年來中國思想運動的總檢討與我們最後的覺悟





國際事情

歐洲國際政局的鳥瞰

高橋清三郎作
張希爲譯

德意民治失敗與獨裁成功之原因

塞隆作
顛公譯

日本人的國民性格

長谷川如是閑作
楊凡譯

日本內閣審議會之檢討

羅丙生

日本古今談

崔萬秋

經濟

白銀問題

富萊作
李守黑譯



講演

健全人格

李璜講
劉裕常記

書評

賴朋的民族進化的心理定律

燕生

文藝

火車上的一件小事情(小品)

天從

失蹤的孤獨者(短篇創作)

茅以思



神燈（短篇創作）……………黑

大事（長篇創作）……………老

編完後記……………編

嬰 舫 者

發刊辭

國家到了今日，一切人等有何可說？即說，將從何處說起？

然而中國國民也和世界一切其他國民一樣，有要求生存的權利，要生存就不能不和事實碰頭，就不能不受事實的教訓，只有從事實底下翻過身來的國民，才是有希望的國民，才有要求生存的權利。

中國人在最近接受了層出不窮的事實嚴重教訓，我們從這些事實中，得到些什麼經驗呢？

倘若這些事實還不能給我們一些嚴重的教訓，還不能喚起我們自覺心，這樣的國民是已經麻木了，是已經站在死亡綫上了，我們不承認中國國民真個全體已經麻木，我們相信至少中國人還有點對死亡綫掙扎的勇氣，所以我們應該不怕與事實碰頭，我們應該努力從這些嚴重事實中抽繹出我們所得的教訓和經驗來。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種者是」。中國之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故，過去一切國民都多少要負一部分責任，當然有些人所負的責任應該比別人更重些。現在還沒有到結算過去總賬的時候，過去種種我們暫



不必提，我們只問，現代的中國人，對於未來究竟種下些什麼好因沒有？

這幾年的嚴重事實教訓，總該使我們認識了事實的算盤是一絲一釐都不苟的，自然界的優勝劣敗，天演淘汰的公例是絲毫沒有通融餘地的。中國之所以受人家侵略，因為人家的確在種種方面都比中國人強，人家有配侵略的資格，這是事實，這是自然界的公例，我們不必怨恨別人的侵略，我們只問我們為什麼不能抵抗別人的侵略？甚至我們為什麼不能進一步去做一個侵略者。我們應該不怨天，不尤人，只把自己過去的行爲仔細檢點檢點。

我們應該明白事實是不可以口舌爭的，口號標語的運動是經不住事實的一試的。沒有內容的空話，說了等於不說，甚至比不說還壞。自己本身還沒有自主能力的國民，不配喊打倒帝國主義；領土不能保全的國家，不配講世界和平；要有抵抗的實力擺在面前，才配說抵抗；要有外交的後盾擱在背後，才配說外交。否則，便一切都是空話，不但騙別人騙不到，即連自己的人也騙不到，因為時到今日，大家對於任何空話都已厭倦了，都已失望了，所要的是拿事實來，拿眼前可以兌現的事實來。這是中國國民在屢次嚴重教訓下所得的唯一的可寶貴的覺悟。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話非不可說，但必須是事實上可以兌現的話，說一句要算一句，



發

說一句要有一句：一切空話，大話，廢話，模糊影響的話，目前都不必說。因為中國人說話的本領是很高的，任何丟臉無恥的事，都會找出自解的口實；不過聽者也不盡是糊塗蟲，儘管話說得非常好聽，大家還是明瞭事實的真相。所以，要感動人，不在多說話，而在說老實話，說不打折扣的事實話。必須將話與事實融成一片，然後說話才有信用，才有力量。中國現今需要的是多幾個咬緊牙根，不哼不響的人；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掃除過去一切浮囂之氣，實行紮硬寨，打死仗的工夫；這些人並非永遠不會說話，然而等到說話的時候，一個字就有千鈞的力量。

刊

我們並不把這些事期望之於某一部分特別的人，我們以為今日人人都應有此決心。因為國家是我們全民的國家，我們不要他亡，誰能亡得了！現在種種，既因過去未種好因，將來種種，就全看我們現在種因如何。我們今日種因之法，不在說好聽的話去欺騙人，不在說大話，狂話去鼓舞人，不在說偏激的話去攻擊人，我們要老老實實，腳踏實地說一點實在的話，對於過去中國所有的各色各樣思想政見之爭，我們固然要認識他們的缺點，我們却也要尊重他們的熱心，在今日空虛寂寞沙漠似的中國，能殼長出各色各樣的草來，儘管不成東西，總是一點生機，我們要以容忍的態度去培植這些生機，才能希望他們慢慢長成大樹。對於我

詞

們自己，所需要的是虛心，是正確認識了事實的真相，在事實之下，不屈不撓地去做我們應做的工作。我們相信，這是現代每一個中國人所應採的態度，就先打我們做起。

在本刊裏，我們並不拿什麼萬應的靈丹妙藥去接引一切的人，我們當然有我們的主張，有我們的見地，然而我們並不願意拿這些來強迫範圍一切的人。我們只希望大家拿出理智來自由判斷一下。人人能對自己虛心，對別人容忍，中國就得救了。

我們認識橫亘在中國面前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或外交的問題，乃是整個社會組織，整個意識形態，和整個國民精力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然而這些根本的問題不解決，則一切表面的爭議都是空的，換言之，中國人如不將整個人生的觀念和方式改變過來，永無追上現代線之一日。在這一點上，本刊同人願竭盡自己的力量，為未來中國造一點好因。

對於國家現狀的悲觀雖是事實，然而對於將來國運的自信也是不可少的。我們應該嚴格相信天演公例之絕對公平，只要你努了一分力，總會有一分效驗；只要你種一點好因，將來總可以收一點好果。迢迢長路，一切有心的中國人都有日暮途遠之感，然而古之哲人不云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正因為日暮途遠，所以需要有些硬骨頭的人出來，把世事担在自己肩上。現在中國的危機不是大言浮辭所能渡得過的，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做，要實實在在腳踏實地去做，我們願以此勉人，並以此自勉。



精神統一與政治統一

陳啓天

(一)

一切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至少須具備兩個：一個是「統一」，又一個是「獨立」。就對內說，必須統一始能生存；就對外說，又必須獨立始能生存。如果一個國家，對內不能統一，便必陷於混亂，甚或形成幾個國家，致原來的國家歸於瓦解。同時如一個國家，對外不能獨立，便必陷於屈辱，甚至夷爲他國的附庸，致自己的國家歸於滅亡。統一與獨立對於一個國家的生存既如此必要，所以政治學者論定國家成立的要素，無不重視統一與獨立，而用「主權」一個名詞統括之。拿主權的名詞做論題來說，統一與獨立便是他的兩重必要屬性。對內主權須能表現「統一性」，對外主權須能表現「獨立性」，如此方能算做一個完整的國家。時無論古今，地無分中外，一切國家要保持他的完整，便必得要求統一與獨立，這是人

類一致的心理。

不過就歷史的事實看來，有的國家有時統一生了問題；有的國家有時獨立受了威脅；更有的國家有時統一既生了問題，而獨立又受了威脅，於是國家便到了生死關頭。單只統一生了問題的國家，無論混亂時期經過多久，總得一致要求再行統一，不然勢必分裂為幾個國家。單只獨立受了威脅的國家，無論屈辱程度到何種地步，也總得一致要求完全獨立，不然勢必漸次歸於滅亡。統一生了問題而獨立又受威脅的國家，於理論上似宜同時要求統一與獨立，然在情勢上又每每不能兼顧。強求兼顧，則必陷於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絕境。在此種絕境之下，自然而發生「先求統一後求獨立呢，還是先求獨立後求統一呢」的問題。先求獨立罷！這是每個國民心理上的急切要求。然而力不若人，勢不能戰，急切強求獨立，每每得到愈不能獨立的結果。況且內部既不統一，即已失去國家生存的一個最要條件，常易招致外患，漸次使國家完全喪失獨立的資格，又如何急求獨立呢？「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自古及今的國際事業。「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是值得反省的先哲格言。明瞭了這個事實和格言，便知共求統一，為一切國家先務之急了。

更進一層說，統一與獨立雖在理論上同為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然在實際上偶有統一而



不能獨立的國家，絕無不統一而能獨立的國家，——從前閉關時代，不統一的國家或有僥倖獨立的；現在世界交通時代，不統一而能獨立的國家，則絕無其例。一個國家如果不幸同時陷於不統一又不獨立的險狀，在救濟的程序上，統一的要求似乎急於獨立的要求。這不是說不要求獨立，而是說須先求統一而後才能要求獨立。彷彿統一成了獨立的前提，統一的前提不備，獨立便無從求起。近代的國際鬥爭與從前迥然不同：從前的國際鬥爭，多只限於甲國朝廷與乙國朝廷的鬥爭，而不十分與一般國民相關。而近代的國際鬥爭，則是甲國整個集團與乙國整個集團的鬥爭，每一國的全國上下都要休戚相關。從前的國際鬥爭，多只限於軍事的鬥爭，而近代的國際鬥爭，則是整個國力的鬥爭，不僅限於軍事，即除軍事的鬥爭外，尚包含有經濟交通以及教育文化的鬥爭。要將國家完成一個整個集團，運用整個國力，以從事國際鬥爭，也必得先行完成國家的統一。國家統一了，才能產生整個的集團。國家統一了，才能運用整個的國力。由此可知，求統一是一是求獨立的必要準備工作。忽略了這種準備工作，空言對外，急切對外是於國家有害無利的，至少也是利少害多。

總說起來，統一無辦法，獨立便無希望。故欲求獨立，必先求統一。這是一個國家到了生死關頭必由的路徑。



(二)

統一對於國家生存的必要性，一般人們或者約略知道一點。不過一般人們心目中的所謂統一，每每過于着重形式方面，而忽略了精神方面。統一的精神方面，可以簡單叫做「精神統一」。統一形的式方面，可以叫做「政治統一」。本節於此兩方面的分別和關係，試加以說明。

國家統一的形式，是政治制度問題，如國體政體等問題。這種形式各時代的各國家不必全同，也不必全同，只要能夠完成某種程度以內的政治統一，便可以了。至於精神統一，則為立國的根本所在。具備了精神統一，才能完成政治統一；喪失了精神統一，便要失却政治統一。故欲求政治統一必先求精神統一。現代各國政治統一的形式，雖有種種不同：或者是君主制，或者是民主制；或者是憲制，或者是獨裁制；或者是單一制，或者是聯邦制；然在精神統一方面，則有一個幾乎完全一致的基本觀念，那便是：

國家無上的基本觀念！國家超於一切的基本觀念！

所謂「國家無上的觀念」，在積極方面要求每個國民以國家為前提，對於國家直接或間

接有所盡力，在消極方面要求每個國民抑制因個人，地方以及一切派系的私見所發生的衝突，免得妨害了國家的統一。一個國家具備這種觀念的國民數多一分，國家統一的可能性也就多一分。每個國民都具備了這種觀念，國家的統一才能完全告成。此種觀念對於國家政治統一的關係既如此重要，所以近代國家無不特別注意培養此種觀念，培養此種觀念的基本標準，總括的說，是要求全國上下以國家爲前提，而在國家緊急時期，更特別要求全國上下以國家爲前提。分析的說，便是國家超於個人，國家超於地方，國家超於一切派系。如個人地方以及一切派系的利益與國家衝突，便須一致抑制個人，地方以及一切派系的利害，以顧全國家的利害。能如此的國家，乃能保持國內的和平，使國家漸次歸於統一。不能如此的國家，必長期陷於混亂而趨於滅亡。近代各國培養此種基本觀念的主要方法，大約有以下數種：

一、用各種教育的方法養成國民以國家爲前提的觀念，使其知爲國家而奮鬥，并爲國家犧牲個人，地方和一切派系的利益。其中最要的教育方法是強迫教育——即國民教育或義務教育。次要的方法爲政治教育，即統括一切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中關於政治方面的教育，更普及的提高的養成國民以國家爲前提的觀念。

二、用徵兵的方法，強迫國民入伍，受正式的軍事訓練，養成健全體格，組織習慣，服從精神，作戰能力，以備必要時能夠親入戰場保衛國家。

三、利用與國家生存有密切關係的事件或時機，儘量喚起國民愛國的情緒而予以獎勵，同時并抑制國民自私的心理而予以懲責，使知愛國者爲無上之榮譽，不愛國者爲無上之恥辱，這即是以愛國爲道德的最高標準，使國民都向此最高道德趨赴，久而久之，自然國民無不愛國了。

四、執政者自認爲國民的公僕，公忠爲國服務，不避責任，不曠職守，不違法律，以示範於一般國民同時確認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公物，不專屬於任何一人，一地或一派，放任每個國民都有爲國服務的均等機會，關於政見縱不免有種種差別，只要在國家範圍以內，即須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不以政權在握即肆意摧殘，激起反感，也不以政權不在握即不顧一切，倒行逆施。如此才不致把「政爭」變成純粹的私爭，因而養成一切從政者的最高道德。在國家危急時尤須有舉國一致的精神，故雖素行政黨內閣的國家也多採行「戰時國防內閣」或「國民內閣」，如歐戰時的英國內閣及最近麥克唐納國民內閣即其一例，能如此的國家，則能應付急難，保持統一。不能如此的國家則必貽誤時機，招致外患。



近代各國多用以上四種方法，培養國民以國家爲前提的觀念，而漸次造成全國的精神統一，因之政治統一也相繼完成。這種精神統一，是超乎任何個人，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派系的全國的共同信仰，一切個人一切地方以及一切派系都站在這種共同信仰之下，雖不必用武力或恐怖，可使國家漸次歸于統一。不站在這種共同信仰之下的任何個人，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派系，雖用武力或恐怖強求統一也未必能統一。縱萬不得已而對內偶用武力，也要國民公認這種戰爭的勝敗，關於個人成敗的成分少，而關於國家興衰的成分多，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全國國民都有以國家爲前提的共同信仰，政治可在任何形式之下統一起來。沒有這種共同信仰，雖在任何形式之下，政治無從統一，所以我說精神統一，重於政治統一要完成政治統一必須先行培養精神統一，即培養以國家爲前提的共同信仰。本來愛國的心情，是每個國民生來就有的，不專屬於任何個人，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派系，但須加以培養，才能戰勝一切個人一切地方以及一切派系間的私見，而成功一個以國家爲前提的共同信仰。現代各強國對於這個共同信仰都已養成，所以政治統一早經完成。至於尚未養成這種共同信仰的國，則自然多在衰弱混亂之中了。

國家的政治統一既須以精神統一為基礎，乃有成功的可能。那末要求國家的統一，不可過重政治的統一，而忽略了精神統一。一個國家如果不幸陷於政治不統一的狀態，凡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都有要求統一的傾向。不過這種傾向，每每偏在政治方面，而忽略精神方面，致愈求統一而愈不能統一。其中最大的癥結所在，不外三種；

一、張三要求由他一個人一手統一國家，李四也要求由他一個人統一國家。大家最初的發心，也許都是為的國家。然而國家只有一個，你想由你一個人統一，他也想由他一個人統一，結果彼此不能相容，勢必出於決戰一途。決戰下來或大家同歸於盡，或彼此無可奈何，或一勝一敗而準備繼續作戰。這樣徒然斲喪國家的元氣，那能促成國家的統一呢？這種癥結所在，便是只知以個人為前提，而不知以國家為前提。只知以個人為前提者，只能搗亂國家，決不能統一國家。

二、單純以個人為前提，決不能統一國家，似已為一般人所知道。於是以個人為前提的觀念，每每化裝一種地方勢力。這個地方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全國，那個地方也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全國。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割據的形勢，各不相下。這個地方想兼併那個地方，那個地方也想打倒這個地方。結果又必出於決戰一途，相斫相殺。循環不已，等於自己毀滅自己，怎

能統一國家？這種癥結所在，便是只知以地方爲前提，而不知以國家爲前提。只知以地方爲前提者，只能分裂國家，決不能統一國家。

三、以個人爲前提的觀念，又每每化裝爲一種派系勢力。這個派系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全國，那個派系，也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全國。彼此之間，形成一種你死我活的形勢，各不相容。幸而勝利的，則不顧一切，毀滅一切，彷彿以爲自己的最後勝利，即在於澈底毀滅他人。不幸而失敗的，也不顧一切，推翻一切，彷彿以爲自己的再度復起，即在於根本推翻他人。然而要毀滅的，未必能立即毀滅；要推翻的，也未必能立即推翻。於是造成此起彼伏的黨爭，使國家永遠陷於混亂之中。即令較有勢力的派系，將其他的派系完全毀滅完了，而其本身也必派中有派，系中有系，五花八門，明爭暗鬥。其內鬨之劇烈，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結果，本身亦將歸於消滅。這種癥結所在，便是只知以派系爲前提，而不知以國家爲前提。只知以派系爲前提者，只能毀滅國家，決不能統一國家。

以上三種癥結是一切國家由不统一到統一的最大的主觀障礙。這三種主觀障礙不除，決無法減少統一的客觀障礙。一切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以爲國家統一的障礙，只在他人而不在于自己；只在客觀，而不在主觀。所以一心一意集中精神去掃除他們心目中所認定的客觀障



礙。其實這樣做下去，所謂客觀障礙，越求掃除，越發加多。因為國家的事情，只有在涵蓋一切的國家之大前提之下，才能化障礙為輔助。化敵對為合作。如只以個人，地方及派系為大前提，而置國家於第二位或更不加問問，則一切皆成仇讎，無一而非障礙。障礙層出不窮，斯統一永無希望。始而以為最大的障礙，在其心目中的所謂敵人。敵人幸而掃除了，而所謂同志，又相互變成敵人，彼此掃除，永遠不盡。故我以為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不僅在他，而且在自己；不僅在客觀，而且在主觀。能克服自己的主觀的障礙的人們，才能克服他人的客觀的障礙。

(四)

一切國家由不统一到統一的過程，因種種關係，功夫有難易，時期有長短之別。大概說來，統一小國的工夫較易，時期較短；而統一大國的工夫較難，時期也較長。統一歷史較短文化較少的國家，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統一有歷史有文化的國家，則功夫較難，時期較長。能用舊形式統一的國家，功夫較易，時期較短；不得不用新形式統一的國家，則功夫較難，時期較長。沒有外國勢力侵入國內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有外國勢力侵

入國內的國家，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無強鄰逼處的國家，統一工夫較易，時期較短；而有強鄰逼處的國家，則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富於愛國精神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缺乏愛國精神的國家，則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能對外作戰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不能對外作戰的國家，則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有特出的政治家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缺乏特出的政治家的國家，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明瞭了這種種事故，對於國家統一的密切關係，就可知道一切國家何以有的易於統一，又何以有的久久不能統一。

現在假定在一個大國用新形式做統一功夫，一面有很久的傳統歷史和文化，與政治的新形式衝突，而一面又有極複雜的外國勢力阻礙政治的新統一，那末，就應當有以下幾種認識。

一、須認識這種國家新統一的工作最難，非短期所能成就，亦非及身所能完全成就。欲完全真正的統一，恐至少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而統一完成以後，還須加作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建設功夫。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只能做一部的的工作，其他的工作，則須讓給他人去作。一個人的生命有限，只能做一段的工作，未完的工作，則須讓給後人去做。

二、須認識對外問題必依據一個遠大的計劃，而用坦當的氣魄做去，始能解決。最忌「避責」；最忌「長拖」；最忌完全被動，任人擺佈；最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忌顧慮多端，舉棋莫定；最忌到處乞憐，抓沙抵水。能去此六忌，則任何重大的對外問題，終久必有解決的途徑。不能去此六忌，則必使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大問題變為更大的問題，致國家所受的損失更大。須知能從遠大處着想，為國家減少損失，縱個人暫且不見諒於物議，終久是可見諒於國人的。

三、須認識對內問題必依據遠大的計劃，從深實處多用功夫。這個遠大計劃，須能涵蓋全國人民的精神，相率共同趨赴，不單為一部分人着想，如此乃能使全國人民對於國事發生密切的觀感，覺得國家的成功，就是個人的成功，國家的失敗，就是個人的失敗，而樂於為國家努力。原來統一的工作，是必須待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有權為國努力的，固須切實努力，同時也得讓全國人民有為國努力的機會，使其不致流於頹廢，激為非常。尚未直接負國家責任的人們，須知成功不必自我，樂得國事有人負責，而自己但求在可能範圍以內，體驗時艱，埋頭做去而已。

四、須認識一個國家已經到了非常時期，只有舉國一致，才能渡過最後難關。一切個人

，地方及派系間互相鬥爭的理論和方法，已經不能適用。現狀誠然不能十分令人滿意，然而急切根本改換一個局面，又誰能担保能夠十分令人滿意呢？在緊急期時，只有希望現狀逐漸改進，以促成統一的完成。他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如其不然，則相斫相殺的結果，就無異於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了。人之愛國，孰不如我？人之欲善，又孰不如我？國人倘能如此相諒，自然善端漸次萌生，國勢有轉好的可能。凡在非常時期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亟宜培養這種大政治家的風度，乃能突破一切相忌相殘的惡習，而一致為國努力。

以上四種認識，是一個國家到了非常時期應有的認識，有了這幾種認識，才能將國家的危機轉變為生機。沒有這幾種認識，則國家的危機，必日益增多，最後或不幸至於不可救藥了。總說起來，全國人民須認識時勢的危險，共同以國家為前提，對內對外均從遠大深實處用功夫，求收效於二三十年以後，這是求國家生存的最要途徑。循着這個途徑做去，然後國家可漸次完成真正的統一。

萬竹樓隨筆(一) 舜生

林琴南反對讀經

自從新文學運動的勢力彌漫到全國，林琴南發表了他那篇名叫荆生的小說以表示他個人的反對態度以後，這位手譯一百四十六種外國小說和戲劇的一代文豪，便爲世人所指目爲頑固派的首領了。可是當他在四十左右的時候，他却是反對讀經最力的一個。現在把他在當時做的閩中新樂府的一首名叫村先生的錄在下面，以供一般主張讀經的先生們參考。

村先生，貌足恭，訓蒙大學兼中庸。古人小學進大學，先生躡等追先覺。古人登高必先卑，先生躡等追先知。童子讀書尙結舌，便將大義九經說。誰爲魚躍孰鸞飛，且請先生與式微。不求入門驟入室，先生學聖工程疾。村童讀書三四年，乳臭滿口談聖賢。偶然請之書牛券，卻尋不出上下論，書讀三年券不成，母兄先生父成怨。我意啓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說明豁。論月須辨無嫦娥，論鬼須辨無閻羅。勿令腐氣入頭腦，知識先開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從容易入聖賢道。今日國仇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兒童讀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與辟雍，強國之基在蒙養。兒童智慧須開爽，方能渡望歐人上。(原題：村先生，譏蒙養失也。)

極度苦悶中的一番反省

左舜生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

國事的敗壞竟急轉直下一至如此，這真不是一般人意料所及的。雖然，個人害了一種難於醫治之症，也一定有他所以釀成這種症候的原因，或者由於遺傳的不良，或者由於後天的失養；或者起於飲食不慎，或者因為起居無節；不問其病是由於內在或由於外襲，是積漸於久遠，或發動於倉卒，要必確有其癥結之所在，才會有這種病象的產生，這是不容否認的。一個負責任的醫生，非經過周密的診斷，或望聞問切種種的推敲，決不敢輕於浪用手術，也決不敢輕於亂投藥劑，否則即令本來是一個可以不死的病人，其結果也只有把他送入墳墓而後已。

中國這個國家所害的病，實在是太沈重了，也太長久了。過去的半世紀，所有一切一切醫治的方法，或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者是中西并進，藥石雖投；甚至有時候荒謬絕

倫，還要乞靈於神丹仙藥，迷信到方士巫師；以致把一個大好的國家，弄得如今日這樣一種景象！可是過去的錯誤，畢竟過去了，我們怎麼辦呢？眼看着國家的死亡，已經迫於眉睫，假定我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國民，想要爲這垂危的祖國覓取一劑起死回生之草，甚至還想爲它找得一丸長生不老之丹，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依據個人的愚見，這裏有一個先決問題：我們姑且不問要救治中國這個國家要用什麼藥，我們還是要仔仔細細審查到底害的是什麼病？

就大體說，我覺得中國境內一般的空氣實在太不良好。換言之，簡直缺少『人的空氣』，簡直缺少『以人當人』的空氣！一個富有，一個貧窮，富有的固然照例不把貧窮的當人，貧窮者不過於富有者不能無所求，其心理上又何嘗把富有者當人？一個地位較高，一個地位較低，地位較高者，無論他是怎樣一個冥頑不靈的下愚，爲表示其地位的尊嚴起見，總還是要裝模作樣做出種種的醜態，把一個地位較低的人完全不放在眼底；在地位較低的一方呢，在某一時期，誠然不能不忍辱含垢的暫時屈服，但是他的胸中充滿了不平，充滿了嫉視，充滿了復讎之念，等到機會一來，對於這位地位較高於他的，便非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可；質言之，其彼此不以人相待，實在沒有什麼差異。說到『洋化』，洋化何嘗

不好，我們偶然離開中國走入西洋的社會，我們不單只覺得它的新鮮，它的別致，同時也感到它的親切，它的尊重；在一個感覺銳敏的人，他一旦離開中國，他才忽然發現自己走一個人，他才敢於撤去自身種種的防衛，而以其本來的人的面目與人相見！從這一方面看，所以我對於西洋的社會大體總是贊美的。可是在中國却不然，中國的『洋化』，一部分是由洋學生花重價從海外帶回的，一部分是由居留中國的洋商，教士，旅客所薰習而成的。中國目前的社會，一小部分是已經洋化了，一大部分却還是抱殘守闕依然保持着它那從歷史上因襲下來的生活形態，在這洋與不洋之間，顯然畫了一道鴻溝，洋者視不洋者為非人，不洋者視洋者為非類，他們中間只有互相輕視，只有漠不相關，我還找不出他們的可以調和之點。因此之故，洋化在中國推行了至少半世紀以上，而中國人的大多數還是對洋化不勝其懷疑，不勝其厭惡，這一班洋而不洋的假洋化者，實在是要負很大的責任的。

推而言之，原於現代的經濟制度，在過去作為中國社會基本結構的家族制度，早已日趨沒落，從前在親族中存在的那一點點人的關聯，現在已大體解紐。因為農村的破產，動搖，從前在鄉鄰間存在的那種相助相扶持的『人味』，也隨着各人自顧不遑的緊迫生活，而逐漸的掃地以盡。因為科舉制度的廢棄，易以現代商品化的教育，從前流行在中國士大夫間的師

生關係，同學關係，同年關係等等，亦即過去中國知識分子所賴以相維相繫的種種線索，也已摧陷廓清而滌蕩無餘，僅僅只保存一點爲掠取飯碗起見而不得不有的共同戰線。加以隨着近代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狂飈，中國沿海沿江乃有若干都會得着了畸形的發展，在這種都會中，又往往伴着一種半殖民地的政治，一種物質享受較高的生活，生息於此等複雜地帶的人們，爲適應環境起見，乃不得不有一種特殊的處世技能，嗜利無恥，有己無人，相處以欺詐，相尙以奢侈，相率於逸樂，嬉遊，嫖賭，其結果乃歸宿於投機取巧，而置一切本業或正業於不顧。中國軍閥官僚之詐索平民而競爲貪污，中國一部分青年的頹廢，惡化，自殺，中國一部分婦女的墮落而娼化，中國一部分文人藝士的惡俗淺薄，都是與這種都會的風習息息相關的。近年這種風習已伴着交通的發達而逐漸的浸淫於內地，於是中國人的人與人之間的相排，相擠，相傾陷，相嫉視，乃更岌岌不可終日，以致彼此的精神上無復絲毫的緩衝，凡所以促進一社會使之向上而趨於美化，醇化，高尚化，道德化所應有的一切云爲動作，只有大家相率束手，不復有人過問！此外以思想的不同而互相非難，以政治見解的差異而互相水火，這雖然還是近代中國人間一種較高尙的鬥爭，然而遷流所及，也爲整個的中國社會劃了無數的裂痕。可是就上舉的種種事實而論，中國一般的生活不得不漸流於洋化，中國家族制度

之不得不日趨於沒落，中國農村生活之不得不有所變遷，中國科舉制度之不得不放棄，乃至近代的大都會不得不在中國產生，在若干思想上政治見解上不得不有多少的差異，這些都是極自然并且無可遏止的現象，但是隨着這許多變化所發生的毛病，何以至今還沒有方法醫治呢？

在這裏，我們試把中日兩國的情形比較的看一看吧。就兩國的人種說，不甚相遠；就文化說，大同小異；乃至就兩國的風俗習慣以至個人的生活態度種種方面看，我們也并不感到有什麼截然的不同；即就受外力的壓迫不得已起而效法西洋一點來講，中日兩國着手的時期，也可以說相差無幾。然而，日本學西洋愈學愈像，中國學西洋乃愈學愈糟，馴致經過這最近半世紀以上的推演，中國乃糟到今日的不可言說，而日本的國勢却如日中天，這究竟是什麼緣故？有人說，日本人的性情比較熱烈而認真，行事似遲鈍而實迅速；中國人比較冷淡而隨便，貌似急進，反而欲速不達。有人說，日本地瘠民衆，生活異常的緊張，因而富有趨事赴功的精神，對於近代西洋科學的文明，比較的容易體會而欣然接受；中國人老是喊着地大物博，地大物博，一直到近年才痛感生事的艱難，因而厭薄功利，習於苟安，一直到現在，還對近代的西洋文明，常感格格不入。有人說，日本固有的文化，大體是得自中國，得自

印度，得自朝鮮，其自身并沒有一種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去束縛他們，先天的已養成了一種吸收外來文化的良好習慣，我們讀明治維新史，看見日本人在明治二十年左右對西洋文化無條件吸收的那種狂態，實在覺得生氣滿滿，使人健羨不置。中國不然，無論如何，它實在有一種自發自創的文化，并且經過了二三千年的歷史，久已習而安之，「家有敝帚，保之千金，」人情既有戀於舊，其勢不能無薄於新，所以中國人在最近的半世紀間，其精神上始終在矛盾衝突的情況中兜圈子，對於文化思想始終不能決定一個比較安定的態度。有人說，日本有一個號稱萬世一系的皇統，雖經過近代這樣一個極度的變化，國家仍有其重心，因之一切改革比較的容易走上軌道；中國在革命以前，重心本已不甚健全，亦正以重心不健全之故，才發生辛亥一度空前的革命；革命以後，則重心始終未能樹立，因之一切解體，百事無成。更有人說，日本在吞併台灣朝鮮以前，實際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因之所賴以完成一個近代國家的建設如教育，交通等等，均比較的容易着手；中國的情形剛剛與之相反，因而國民的向心力極不易於養成，而近代繁複而嚴密的政治，也至今難於運用。還有人說，日本孤懸海中，在歷史上有一種從來未為外力所侵襲的誇耀；加以去封建不遠，其人民卓然有一種親上死長任俠尚武之風，實具有近代軍國民教育的底質，故其改革伊始，政治與軍備即能雙管齊下，

而着着顯著其成績，其能與現代若干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并駕齊驅，實以此完備的武裝爲其骨幹。中國對於軍備的改革，自清末才開始着手，革命以還，又連年疲於內戰，因之新式軍備的建立，雖已具有四十年之歷史，而對外尙不堪一戰。無論過去現在與未來，無健全的武裝，決不能立國，中國既失敗於武力，則一切失敗，決非偶然。凡此種種，都不能不說各具相當的理由。

我們單就中國自身各方面去考察，其散漫，腐敗，雜亂，淺薄既如彼；以中國與日本兩兩對照相比較，其顯然不如人之處又如此；然則我們到底怎樣辦呢？

就目前的及今後五年十年的情勢論，一切只能卑之毋甚高論，只能就可做與急切應做的去做，并且不做則已，做則一定要十足兌現。至其項目，就個人思慮所及，則有下述的各端，現在姑發其凡，其詳細的說明，請俟諸異日。

一，今日的第一急務，莫要於使全國國民的大多數，有一種『樂生之心』，換言之，就是要用政治，教育，文藝，及其他種種方法，使大多數國民能逐漸表現一股『生氣』，國民偶有出軌的言論與行動，這並不是亡國的現象，只有死氣沈沈，一切不言不動才真是亡國的現象！要這種『生氣』能逐漸產生，莫要於尊重一般國民的人格，使他們自覺的能發現自己還

是一個「人」，而實現這一點的方法，則莫要於消極的廢止阻遏國民自由的一切不必要的鎖鏈枷鎖。只有在自由空氣中才能培育「生氣」，束縛的最後便是死亡。現在着手還可以來得及，再過一年乃至三年，便完全沒有希望了。

二，中國人是不是一種酷好和平的民族呢？假定是的也不見得是一種值得提倡的美德，以一個現代武裝完備的國家高唱和平，自然是人類的福音，貧弱如中國而日以和平向人強瞞不舍，寧不使人有索然寡味之感。假定世界的和平是終於不能維持到底，又假定世界的和平無論以何種形勢破裂，而中國是終於不免受宰割，則我覺得爲中國計，與其服多量的安眠藥而得一個和平的死，毋寧服多量的興奮劑而得一個狂易的死。

三，創造文化談何容易，即就中國固有的文化與西洋文化加以一番鑑別選擇的功夫，總也還是太困難吧！假定大家肯平心靜氣的不唱高調，總還是實事求是大量的系統的來做介紹的功夫比較要來得妥當些。即就整理舊有的文化說吧，我覺得也是介紹功夫做得像個樣子以後的事，目前還值不得拿它來做這個繁榮文化的大工作的重心。

四，我們不願亡國，我們要求這個國家的生存，光榮的生存，因此我們非得大家來愛護這個國家不可，非得犧牲我們可犧牲的一切來愛護這個國家不可。現在所恃以團結全國國民

的信條只有這一條，所持以督責詔勉全國國民的大義只有這一義，其餘一切可以說都是一枝一節，在大體上不甚相干。所以我們應該萬法歸宗，應該把我們全部的精神統攝在這個此時此地絕對需要的愛國觀念之下，不問是個人的私生活或一羣的公生活，我們只能以此點爲出發，也暫時只能以此爲歸宿。

最後我還要說明，目前的景象雖然已經是非常黯淡，可是還有一個更不了的局面確切的就要發生在最近的將來，我們的精神不能隨時局的鬆緊而張弛，應該不斷的警惕，不斷的反省，可是不宜有過度的着慌。各人的工作雖是以一個公共的目的爲歸趨，但行之最有效，最切實，努力一分就會看見一分的成績的，還是每一個人發大願，下決心從自己做起！

一七，六，二四，上海

萬竹樓隨筆(二) 舜生

中國人真會做文章！

庚子拳變以後，慈禧和榮祿輩，不得已要來一套假維新的把戲，可是同時對自己的誤國，仍不能不有一番開脫。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在西安頒下來的一道飭內外臣工條陳變法的上諭內中有一段說：

「……自丁戊以後，僞辯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巾。迄今海外逋逃，尙以富有貴爲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促國之奸謀，爲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籲懇皇太后訓政，乃得救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剪除報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酌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觀！」

這一番話，雖然以光緒帝的口吻出之，但慈禧榮祿輩一種遮羞的心理，實已肺肝如見。可是措辭的巧妙，不是經過入股和駢文訓練的中國人，畢竟是不容易辦到的。

我們所需要的人生哲學

余景陶

讀者諸君！我們都是一個人。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不用說，人生的意義，是要在「生」上去尋找的。換言之，便是要在「活動」上去找，便是要在「作爲」上去找。人的圓顙方趾，五官四肢，飲食男女，彼此是相差不多的，實際可以說是一樣的。甚至在這些事項上，人們和禽獸也可以說是實際無甚差別。依生物學的眼光看來，人本是動物之一種，然而人決不以做一動物而自足，決不自滿於做一個禽獸，而要自命爲高等動物。這高等低等的區別，究竟是建立在什麼上面？我們實在應當仔細思量一下。據我的意思，人和禽獸間的區別，乃至人們彼此間價值大小的區別，是完全建立在「活動」上，在「作爲」上的。

在空間上，人的身體佔地五尺，是最渺小不過的一個東西。在時間上，人的壽命最多百年，是最無常不過的一個東西。在動物界，有龐然大物的鯨鯨，在植物界，有千年不死的樹木；人和它們比較起來，真是可憐萬分。然而人在價值上終竟超過他們無數萬倍的，其原因

全在於人的活動，人的作爲。人因爲有活動，所以在空間上能擴大其自我，使他的作爲影響妻子兄弟鄉黨隣里國家世界，直至與空間同其無垠。人因爲有活動，所以在時間上能延長其自我，上承父若祖，下啓子若孫，將渺小的自我，攝置於過去未來之無限綿延中，直與天地比壽，日月同存。這種人生，他的偉大，乃是無可名狀不可言說的。渺小的人生，乃是虧缺的人生，乃是未曾充分發揮人生可能性的人生，乃是未曾儘量活動作爲的人生。並非人生本質渺小，乃是由於人未曾盡其爲人之天職。「人爲萬物之靈」，這就是人之所以爲靈之所在。

我們可以比喻着說，人在空間上時間上本是幾何學上的一「點」，無長，無寬，無厚，真是渺小到無可比擬，非想像之所能及。然而這是就靜態來說，若是活動起來，則此渺小的「點」可以延展而成爲「線」，線又可以延展而成爲面，面又可以延展而成爲體，體又可以澎大而成爲無窮大，橫亘天地間，天地且將被他充塞。人生亦復如是，由渺然的一身向空間擴大，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卒至於民胞物與，視中國若一身。由渺然的一身向時間擴大，則上承先民未竟之志，下啓後代未發之緒，子子孫孫，永世享用，所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何足以表現其憂思之所極。我們理解這種人生，我們祇能說他與天地（空間）一樣大，與日月（時間）一樣長久。沒有了天地，才沒有他，沒有了日月，才沒有



他。這種人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無可比擬，無可言說。勉強說來，祇可說是：「與宇宙合一」的人生；簡單的說，便是：「天人合一」。陸象山有言：

宇宙內事即吾分內事。

人生之偉大，這一句話，已經揭示出來。我們之所以渺小，是因為我們靜而不動，是因為我們不事其事，是因為我們不活動，不作爲。中國人的一般思想，都想享福而不願作爲。享福的生活是豬式的生活，作爲的生活，最少也是牛式的生活。做一個人單享福而不作爲，那簡直是牛也不如的豬了。有羞惡心的人類，誰肯做豬呀！平素的怠惰疏懶，祇是由於不會思索罷了。略一思索，誰願做一個無所作爲的豬呀！

凡是生物，都有一種性，可以姑名之曰：「前進性」。用哲學家的名辭說來，便是「意志」，便是「權力意志」，便是「生之衝動」。人因為有這種前進性，所以不能靜止，所以不是死灰，所以要有種種表現，所以要有種種作爲，所以世間有種種的事業，所以世界上有所謂文化。用句哲學的話說來，一切文化都是起於自我表現。創動之所以爲人所謳歌膜拜，就是因此之故。自由之所以爲人所想望倡導，亦就是因此之故。一切制度文物，無非爲的是自由，爲的是前進。一切自由之制限乃至統制，亦無非爲的是自由，爲的是前進。一切政



治法律之價值，無非所以保障自由，便利前進。有自由然後有活氣，有前進然後有文明。人類的靈性一日不墜滯，便一日有前進。人類的前進，一旦停止，便見人類的文明頓歸暗淡。從暗淡轉為光明，從枯槁轉為活潑，必須要有幹的精神。肯幹，能幹，方是服務於人羣，方能有所貢獻於人羣，方能擴大渺小的自我，方能永生其短促的生命。世有所謂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我們不必注意德或功或言，我們必得有所立。換言之，便是有所幹。如果中國人需要一種哲學的話，中國人所需要的哲學，便是幹的哲學。何以故？因為一切健全的人，無一不是幹的人；一切光明的時代，無一不是幹的時代。我們想望光明時代之來臨，我們便得幹。消極不幹的人，一部份是由於懶惰偷生，一部份是以消極態度向當時的人羣表示抗議。懶惰偷生的，是寄生蟲，是病態現象，是無人真心願意的。但須社會的風氣一變，此輩人的固有靈光自然發露，他們也必步上幹的大道。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這輩人也一樣的可以做到。至於那般以消極表示抗議的人們，他們傷心透了。他們眼見世間之昏暗，他們不願同流合污，他們又覺着無術回天，所以祇得向當時的人羣宣告不合作，於遁世的方式上保存人間的正氣，啓示後人以榮華世譽之不足羨慕，各人做人猶有可以自求心安之道。這輩人，於人生大道，升堂而未入室，相差一間而已。圓妙無虧之境界，乃是孔子墨子的境

界。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其智足以知世事之必無可爲，其仁不忍竟然絕無所圖謀。成不成，濟不濟，非我所能操持：爲不爲，幹不幹，我究當有以盡己之心。農人不爲歲可歉飢而不耕種，人生又豈可爲無成而不努力。祇管耕耘，不問收穫，此孔子偉大之所在也。或謂墨子，世上無人肯爲義，你一個人何必自苦，獨要爲義。墨子說：譬如有一個人家，有十個兒子，九個都不做事，祇有一個肯做事，爲保持家務計，這肯做事的一個，使得加倍努力，才能補償得過來；根據這個道理，你如果存心勸我，使得勸我加倍努力，何故反勸我不要努力呢？墨子的這一段話，何等的有力量，何等的能發人深省。孔子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我們也當說：「因爲沒有人幹，所以我們更當幹」。庸俗之衆，祇知道金錢，祇知道權位，祇知道虛榮，他們的作爲精力，都銷耗在這等方面去了。他們雖然肯前進，但是總是在平面上跑來跑去，不能脫離低等的境界。擾攘一生，畢竟祇是爲口體之養而爲之，爲妻妾之奉而爲之。殊不知

人生的另一特徵爲向上性。不錯，人是動物，然而動物不都是人。人性與動物性有所不同。不錯人是由動物進化來的，然而一切動物不能都化而爲人類。人類不僅有動物性，亦且具有人性，或名爲神性。人性是超於動物性而上的。人要有所不同於動物，使得發揮



人性。所謂人性，在他種動物也許有其根芽，然而不似人類之充實。所謂人性，乃一般人之所同有，然而不及偉大人物之光耀。我們要脫離禽獸的境界，使得發揚人性。我們要脫離低下的人生，便得要光大人性。人性是人禽的分界；人性的充實光大，是庸衆與英傑的所以不同。我們不能做一個自然的人就罷了，我們還得做一個理想的人。能做一個理想的人，方才算得一個人，方才無愧於人生的天職。要做一個理想的人，其道無他，祇是發揮人性罷了。發揮人性，達於極點，圓滿無缺，那便獲得神性了。用句宗教的話說，那便是進天國了。看呵！天國的神人們，看着下界的衆生，該是何等的卑陋，何等的可憐呵！這些卑陋的可憐蟲，反覺得洋洋得意，聰明蓋世，該是何等的可歎喲！我們這些卑陋的人們呵，我們要抬起頭來，看一看天上的神人呵！我們當努力發揚我們的人性呵！祇有發揚人性的才能上天國。

人性是什麼呢？人性就是理性。人生的前進，是隨着生命而俱來的，不待理性之推動。然而經過了理性的光明照耀，知道前進是有價值的，是應當的。於是給前進以核准，允許其前進，命令其前進，督促其前進。如果不前進，不但停滯了生機，而且又犯下了違反理性的一重大過。違反理性，乃是人生最大的罪惡。人生的寶光，全在意志與理性合一。意志之所趨向，必然是理性之所允許。理性之所指示，意志必然竭力奔赴。這樣，便有了「知行合一」

的精神，便有了「道成人身」的機運。必然蒸蒸日上，精神的生長連續無窮。自然的慾望如飲食男女權力虛榮，乃是人與其他動物所共有的。飲食男女不必說，即如此獅吼虎嘯，都可說是權力慾的表現；孔雀炫示之美羽，亦可說是虛榮心之作用。人類對於此等慾望都不須斬絕它，遏抑它，祇須用理性來範圍它，使它成為高等價值之工具。譬如人有虛榮心我們就製成寶星章十字章之類，用以頒給那般有功人羣的人們，以代表他們對於人羣的貢獻。如是。榮譽心就不僅不是高等生活的障礙，反而成為高等生活的促進力了。我們談此，不是要闡明一種社會哲學，祇是要說明一切自然的嗜慾都可得到美滿的合度的活動於理性的控導之下。所以高等的人生，是情理雙融的人生。祇有情慾，不顧理性，那種人生，是自然的人生，其結果為卑陋鄙吝。要理性，不要情慾，那種人生，是悖理的人生，其結果虛偽呆笨，唯有情理雙融的人生，才是合於人性的人生，才是向上的人生，才不至流於卑下凡庸。現代中國人的人生思想，實在太自然主義化了。將人生的起點，看作人生的終局，祇知過平面的生活，不知過立體的生活。所以祇顧享受安樂，失掉了奮進的精神。要有民族的再生，必須各個人都有一種精神的再生。身體的降生，是人生之初生，是自然的生命，在精神上，看見理性的光明，皈依理性，以理性燭照其他性情，指導一切表裏活動，那就是人生之再生，就是精神的



生命。不知精神的生命，不能算做真正的人。因為人的特徵，不在發育之胚胎，而在發育之成就。就胚胎看，人與禽獸相差不遠；就成就看，人始接近天神。沒有精神生命的人，不懂精神生活，說精神生活是空洞的，虛玄的，正如色盲的人，說世間無所謂紅綠的差異一樣的可憐。真正的人，必然有他的精神生活，必然有他的合理的生活。一切偏見，幻想，野性決不足以囚虜他。

人生得到了精神的生命，就必然要衝破這個身體的樊籠，而要解放他的人格了。於是人生的第三特點便出現了。所謂人生的第三特點，便是共存性，或者說高一點，便是人已合一性。起初，一個人祇知道擁護自己，伸張自己，到後來，因同情心之引導和理性之啓示，知道自己的權利絕無大過他人之理由，於是而公義心產生了；又知道人生的價值不在享受，不在支配，享受和支配，是禽獸的要求；人生的價值實在作為和服事。我們能服事人，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然後不中亦中，不才亦才，然後光明的世界始能出現。人人能服事人，幫助人，爭殺攘奪之禍自然沒有了。能者智者能服事人，能自命以我是天民之先覺者，照理說，先覺後覺，是應當的，假使我不去覺醒這些人們，誰去覺醒他們呢？果然如此，便將覺着有一人不曾受教，便好似於已有虧一般；有一夫不得其所，便好似由自己推他下溝一般。

有這般境界，便浩浩蕩蕩，如天地之無不載覆，日月之無不臨照，人我一體，萬類同懷。人生的偉大氣象，於此才充分流露出來。不如此：終是小家子氣，終是小器。綜合上面所說的，人生之第一特徵爲前進性，第二爲向上性，第三爲共存性。因爲有前進性，所以能夠自強不息，山可崩，川可竭，而人生之活動作爲則永無停止，一經停止便祇有而無生死了。因爲有向上性，所以人生是進步的，社會是進步的，乃至依照理想主義的說法，宇宙亦是進步的。進步是一個現代觀念。由自然生活進步而成精神生活是一個進步的偉大的觀念。有了精神的生活，才能打破人我間的軀殼壁壘，才能視人如己，才能如康德所云「當視人爲目的，勿以純粹工具待任何人」。綜合這三種特徵，作爲，向上，同存——我們要做一個堂堂地人，要還他一個人之所以爲人，我們便得服膺服務哲學，而獻身於人羣，社會，國家。

國危深矣，國家是否得救，全看國民肯否做人，能否服務。我們願敲服務之鐘，求中華民族先民的佑助，使我們這般人去掉卑陋的權利思想，卑劣的享樂觀念，一致起來，努力做人，努力服務。

二十四年六月九日，寫於故都之「淒風苦雨」中

國論月刊

創刊號

北. 7. 20 日



關於思想問題

李璜

這裏提出的思想問題，並不是想說明我們現在需要何種思想，也不是要考慮我們思想的「本位」應該是甚麼，乃是在這些問題的前面，試來說明我們應該怎樣去思想，纔能得着一種較為可靠的思想。

我個人何以發生這個問題呢？因為最近五月間，四川省政府成立一個縣政人員訓練所，打算考取三百人，報名投考的有一千二百餘人，大半係國內外及省內外大學生。四川省主席請我和其他幾位教授去看卷子。出的題目是「復興農村與發展工業在現今中國孰爲切要」。這一千多本卷子中，除了很少數絕對不通者以外，有八百多本都是「蓋聞」，「今夫」式的文章，連篇的「仲尼曰」，「管子云」，「自生民以來」，「其庶幾乎」，等類字樣，你不能說他不通。然而通其所通，非吾所謂通也：第一，只有濫調，而無條理。譬如「十室九空，民鮮蓋藏，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接着便是「夫倉廩足而知榮辱，衣食足而

知禮節，……治國者當知所本矣，……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夫道也者，治國所必由之路也……」這樣的一直寫下去，看得人頭都痛了！第二，用的陳語和辭句與時下問題不相關。譬如「德澤施於民」，「民以食爲天」，「王者作」，等等。第三，一味的去數「帝王傳」。舊的帝王傳是從周秦數到現在，新的帝王傳是自鴉片煙以來……，這樣便佔了全文三分之二以上，令人感覺所謂「刺刺不休」之苦味！狠不容易的忍耐着去讀這樣的文章，讀完了，我的問題便不能不發生了。

獨立評論一四九期於五月中寄到，我們的朋友余景陶有篇譚中國本位文化，內有一段：

「第二個困難，是因爲中國的邏輯素養太不夠，分析工夫太粗疏，要追蹤西方大學者的思索每每追蹤不上，在他人學術上和自身學術的成就上都留下絕大的限制。中國人的素養，毋寧說是修詞的。有許多議論燦爛的文字，主張遠大的著作，稍稍加以邏輯的推敲，每每空洞百出，粗疎得令人哭笑不得。此一缺憾，恐怕不能不說是先民遺傳下來的。欲彌補此憾，從樂觀方面估計，或者也得說非五十年的長期訓練不可。」

他這一段話，正搔着我的癢處！不但讀我們大學生的投考試卷，我覺得有哭笑不得之苦，即現在一讀所謂古文八大家的著作，大半也只有調子，而無內容：所謂「空洞粗疎」，真



一點沒有冤枉中國知識界的傳統的頭腦！這個病不醫，則一切思想都說不上。這個病確是先民遺傳下來的，現在先把這受病的情形解剖一下。

一，字的含義鬧不清楚。大凡一個民族，年代愈悠久，文學愈發達，他的文字都要成問題，因為每個字的含義在時間的經歷上，給他增加了許多新的解釋，用起來，頗多含混，定義不明。不過西文字還好一點，因為它的造法上所用的字首(Prefixes)和字尾(Suffixes)要穩定一些。而中文字則被歷來的文學家借用得太隨便：譬如一個「天」字，翻開字典一看，借用得簡直愈扯愈遠，有時要轉幾十個灣，纔尋出它的老家。這樣一來，好像無論甚麼字都隨便可以借用，愈借用則愈含混(Equivogue)，於是中國字用起來，作為表現我們思想的工具時，有兩個彼此矛盾的感覺（至少我個人有此感覺）：一是覺得中國字太不夠用，一是覺得中國字同義的太多，不曉得用那個字為最恰當。（近來學校雖教六書，然而一般用字不能都照着六書。）結果大家含糊了事。

二，辭偏於文學，而窮於譚理。一進學校，國文先生教我們遣辭造句，總是說要如何的辭藻纔美觀，聲音纔響亮，纔像尚書或史記。然而要如何纔把你心中所欲言者，能夠忠實的寫得出來，先生於此，便大半外行了。因之我們在選辭為發表思想的這種訓練上，大都就狠

差。於是，我們在外國讀幾年書回來，就是說話，每每覺得譚事理，非說洋話，不能表示得恰切明透。開始翻譯外國書，去這辭造句，更令人枯窘出狀！中國書——特別是古書，大半可以望文生義，各有講法不同，訓詁註疏。千載聚訟，而外國書則這種問題甚少，這也十九是中國文辭之過！

三，陳言濫套，至今不息。中國人的腦經，受八股的訓練，至少有好幾百年。廢八股而興策論，廢科舉而興學堂，甚至科學文明開了十幾年，而八股腦經猶然在也！我們一提筆，稍不當心，陳言濫套便不由自己的來了。陳言濫套最容易使人腦經粗疏，而永遠遮住了分析的道路。這樣的陳言濫套的用處，頗可以使中國人的生活，來得更坦白安穩！譬如兩個知識分子論到中國現在文化不發達，生活無秩序，中間的一個便慨然曰：『禮樂百年而後興』，於是那一個也慨然的點一點頭，兩人便都坦然的各自吃飯睡覺去了！

以上三點都是思想工具的問題，不過這個問題不想法子解決，中國人的思想便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學點科學，無非爲八股腦經多添一些說法，離「抄襲西洋」還距十丈八丈遠！現在來譚思想的方法。譚到如何的去思想，我近來又感覺到一個問題：我們的大學生有——一大半不知道用腦經，更明確一點的說，是不知道用理智來判斷事物（*Raisonneur*）。因此，



在他們的經歷當中，得不着自家的見解，尋不出自家的結論；撐起眼睛，看了十年八年，放開脚步，跑了許多地方，見事論理，還是只有衝動，只有人云亦云，這豈不大大的令人惋惜！

我近來更感覺得，要中國人的腦經走上分析，歸納等路向，和在實際事物上抽出凌空的理論，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二三十年來的科學教育，並沒有在知識界的思想方法上生出影響，這或者是因為偏於課本的訓練，而沒有注意到實際的訓練上去。

因為有了這兩個感覺，近來對於學生的訓練，常常叫他們自動的注意實際問題，解剖實際問題。在每一個實際問題上，盡量尋求他的發生的因素，和他的演變的程序，然後始能下結論，定觀念，再從若干實際問題的歸納，然後始能說到社會或政治現象的意義。

西洋人往往說，中國人對於自然現象的理解力很差，而對於人事現象的理解力較強。我起初還覺得此言有理。但是近來一加考察，覺得兩者都很差，因為中國人對於自然界和人事界都急於求受用，所以等不得去在腦經裏多轉灣子。我是承認「學所以致用」的這個主張，但是中國人爲受用去求理解，可以說是直接的，而西洋人，爲受用去求理解，可以說是間接的。直接求受用與間接求受用，拿一個粗淺的比喻來說，中國人理解到了毛皮可以禦寒，便

從羊子身上剝下去，直接的披在自己身上，而西洋人則還要把羊毛從皮上剪下來，把他織成毛線，然後用毛線織成衣服來禦寒。就對於自然現象來說，中國本有的宗教——道家對於日月雨露，都是要實行直接受用，以求長生或利益，而西洋的宗教對於自然界，雖也有受用的要求，但沒有這樣直接的理解。

因此，我覺得太求直接受用，也是我們思想方法之一大蔽！因為一開始觀察（Observation），我們思想方法便另走了方向，這個方向，既不是西洋古代和中世紀哲家的玄想參入了事物的解釋，也自然不是西洋近代科學以這個觀察去了解那個觀察，而求定律，它乃是立刻尋求它的效果，幾下得不着效果所在，我們的事物觀察者便懶惰下來了！如果我們認為思想方法應該照近代科學的觀察，實驗，和歸納那樣的去着手，並且還應該照培根所說的那樣好奇，忍耐與深入，那嗎，我們先要把這種直接受用的理解習慣努力設法革去。

一個「中國通」的法國人曾說：「中國人的腦經太實際（Positive）了，同時又太不實際了。」這個話是很足以指明中國人的思想太著急於立刻有所得，結果所得便太有限，我盼望我們的思想界並不要著急去尋求一種思想，以圖立刻的受用，還須先從思想方法入手，忍耐而深入，來日的收穫必定更為可靠而宏大，我們努力耕耘罷！

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成都

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二十年來中國思想運動

動的總檢討與我們最後的覺悟

常燕生

從鴉片戰爭之後，這九十年中，在中國已往整部歷史上算是踏入了一個空前的時代。過去的中國，雖然也經過不少的波動，即是整個的國土全被異族征服，也經過了好幾次，然而中國這個民族（那時還不配稱為國家）的整個機構並不會被摧毀，異族入主中國不過像大海裏投入了一股新流一樣，只能在海中攪起了一股新潮，增加了一種新的生力，對於海的本身是並無傷害的。中國人依舊有他的傳統的一貫思想，孔子依舊被歷代尊崇，家族主義依舊成為社會組織的中心，秦皇漢武所創造的大帝國概念依舊存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分裂不過是暫時的，被征服不過是一霎的，統一和獨立才是中國本來的形態，那些耀武揚威的新入夷族，不到一代以後，就會跪在中國文化的面前，一步一步為中國固有的偉大潛勢力所同化，結果連本來的祖姓也都改變了。中國是不怕征服的，中國的文化是永久超越於四圍一切民族之上的，這是二千年來每一個中國公民胸抱中所懷的自信，因為有這樣的自信，所以儘管朝



代可以變遷，異族可以不斷地侵入，中國人的理想和實際生活依然可以照傳統的路線去進行，「天不變，道亦不變！」

然而鴉片戰爭一來，中國就不能仍然安於那種因襲傳統的理想和實際生活形態之下了。國際強權的鐵甲大礮，震醒了一向沉睡中的獅子的野夢。中國人已往過慣了按部就班的規律生活，不要思索，也不許你思索，每一件事都有傳統的老例給你規定好了，你愛辦也是這樣，不愛辦也是這樣。這種生活是懶惰的但是安逸的，這是一種有機社會到了穩定時代的可羨慕的景況，如果環境永久是不變，則中國人的生活也許會永久這樣持續下去，吃酒，賦詩，討小老婆，耕讀傳家，父作高官子狀元，孫又生子，子又生孫，永遠輪迴不已，雖然最後也有完全僵化之一日，然而這種僵化的進度是非常緩慢的，至少總該還能延長到一千年以上。不幸也許是大幸的，環境不容許我們這樣永久安逸下去，工業革命的新流，把世界縮短到比蘋果大不了許多的徑度，把東亞和西洋緊緊連合起來，關門睡太平覺的生活，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了，我們必須要睜開眼來，看一看四圍新奇的景象。像呂迫樊格爾一樣，中國人從二千年的大夢中醒來，猛然摩眼一看，嚟！世界大變了，天也異氣了，地也異色了，比從喬治第三跳到華盛頓還要跳過幾千百倍的進程，中國人帶着天方夜談中某王子的慌張氣色，一覺醒

來，措手無地。自己華麗的宮殿那裏去了？溫軟的牀褥那裏去了？嬌柔的侍女那裏去了？山谷槎枒之色，虎狼咆哮之音，天地猙獰之氣，蓬蓬然如抽亂絲，如敲亂鼓，中國人將何來？何往？何去？何從？

當然，單是政治軍事的失敗，中國已往歷史上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次，從鴉片戰爭到塘沽協定，如果祇是照抄南宋晚明的老例，則我們殊不必皇皇然大驚小怪，抱杞人之憂。因為蒙古，滿洲的結果是我們明明看得見的。現在也許還有人仍然抱着這種思想；以為就讓外國人來統治一下也不要緊。然而事實上兩時代間的差異是非常之大的。在從前，征服中國的都是一些進化階段比中國低的人，漢人的中國已進化到民族社會的階段，而征服者的異族不過僅僅發展到部族社會的形式（關於人類社會的階段區分，請看我的社會科學通論，中華版），階段高的方面在漢人，所以雖被征服，可以復興，現在則不然了，中國仍然留滯在民族社會的階段，絲毫不曾進步，而來征服我們的却都是些已完成近代國家機構的國族社會的先進者。鴉片戰爭的教訓，就是證明一個未完成近代國家機構的民族，是不能生存於現在的世界的。事實教訓我們，使我們擡起頭來，看到了社會進化的另一新階段。

從生物史觀的見地看來。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則，就是從無組織進化到有組織，從簡單組

織進化到複雜組織。因為生存競爭的酷烈，所以迫着每一個生物放棄了個體的自由，而逐漸進入一種集團化的生活，非此則不足以自存。從單細胞生物進化到複細胞生物，從組織簡單的複細胞生物，進化到組織複雜的複細胞生物，從個體生活，進化到集團生活，都是順着這一條路線走去的。人類在一開始就走進集體生活的階段，所謂原始生而自由的自然人，僅僅是一種託之想像中的東西，事實上是先有了社會，後有了個人，因為社會生活在人類未出現以前已存在於各種高等動物之中了。近代講進化論的生物學者，往往把進化的原則祇應用到個體方面，這是極端錯誤的。生物到了人類出現以後，進化的主體已經超過了個體的階段，而轉變到集體的階段。人類之所以優於其他生物，並不在乎個體的優勝，人類在體力方面比較其他動物已經遠為劣敗，人類的力大不如虎豹，快不如馬，捷不如猿猴，游泳不如魚蝦，飛不如鳥，這是我們所熟知的。即在智力方面，人類的感覺也遠不如其他動物。人類之所以能超越其他動物而為世界之主人者，完全在發展了集體生活這一點上。人類在組織上發展了集團的社會組織，在精神上成立了集團的社會意識，這是人類所以戰勝一切的根本原因。人類在無始以來就開始了集團的社會生活，最初是在家族社會的階段，以後逐漸經過部族社會，民族社會，而演進到今日民族社會的最高階段。這些社會階段間相互的差異，正如下等生

物與高等生物間相互的差異一樣，它的表現的特徵是意識的逐漸顯明化和組織的逐漸複雜化，兩者統合起來，便使社會與生物一樣，逐漸構成了一種有機的發展的線型。這是十九世紀以來，無數生物有機體派的社會學者的主要看法，在今日雖然還有無數個人主義者及階級主義者的社會學家，執持他們陳腐的意見，依舊祇認生物個體為唯一的實在，而反對有機社會的觀點，然而事實擺在面前是無法否認的。無論是個人主義者的英，美民族，或階級主義者的蘇俄民族，他們的祖國依舊順着有機社會發展的本路，一步一步走上近代國家有機體的建設線上。他們在口頭和紙上儘可以反對集團的控制力，主張保存個人或階級的無限自由，然而在事實上，他們的民族却不能不迅速地跨入國族社會的階段，努力向建設近代國家有機體的線上去爭衡，因為不如此則不足以自存。

中國在春秋以前，是家族社會和部族社會交錯的時代，到秦，漢以後，才打破了部族社會的殘壘，而建設了民族社會階段的大帝國，二千年來，因為環境的不變，因為四圍外族的進化階段比中國還低，無從因觀摩而進步，所以始終留滯於民族社會的階段，不能再有更高的發展。西洋的國族社會也是從近四百年來才開始發展起來的，到法蘭西大革命以後才開始成熟。十九世紀以後，西洋有些主要的國家，已發展成為比較完全的國族社會（即所謂近代



國家)，而中國則仍留滯於民族社會的階段，甚至部族社會和家族社會的殘影還在那裏作怪，以既沒有近代國家意識又沒有近代國家機構的老大帝國，和意識及組織俱進步的近代國家相遇，正如海綿類，腔腸類的下等生物與高等有機體的生物相遇一樣，失敗乃是當然的結果。日本人和中國人曾同受過這樣的苦痛，然而他們能充分認識這種危機，所以迅速地將西洋近代文化的精髓，國族社會的精神和組織全盤接受過去，所以能夠於短時間造成一個近代的強國，中國人沒有認識了這樣意義，失了機會，所以才有今日的失敗。

國族社會與其他進化階段較低的社會的差別，並不僅僅在政治組織的方面。每一個有機社會的階段都是統合當時全部的人類的生活形態的。每一種階段的有機社會，他的構造，他的分子，他的集團的和分子的意識形態，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風俗，習慣，制度，文物，學術，思想，觀念，方式，都是一整套的東西，部分的採取，部分的拒絕，都是不可能的。每一個人，他的思想行動都受着所屬的集團社會的有機條件所支配，馬克司派說個人的思想行動是受客觀經濟條件所支配，這是錯誤的，然而他否認個人有絕對的自由，個人可以不在任何條件而自由創造一切，這是對的。從生物史觀派的觀點看來，個人的思想行動不是決定於個人，也不是決定於什麼經濟的客觀條件，而是決定於他所屬的集團社會的整個性質。一個

部族社會的分子和一個國族社會的分子，他們彼此間的生活形態和意識形態是絕對不同的。所以要採取一種階段的文化，必然要全盤採取，沒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因為文化本是社會集團的產物，社會集團的本身是一種有機的整體，他所產生的文化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部分的採取或拒絕是不可能的。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人，因為沒有這種認識，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策就不免有舍本逐末的缺點。他們最初以為西洋民族之所以優勝，全在乎船堅礮利，所以維新運動的最初步乃是從學習槍礮入手。這個觀念似乎至今還支配一部分大人先生的思想，他們以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本來是優於他人的，只是物質的技能差一點，所以只要充分學得這一點便夠用了。這個信念到甲午中日戰爭就打破了。甲午中日的戰爭，講到軍器，軍資方面，中國人並不劣於日本人。中國的海軍比當時的日本海軍尚佔優勝，然而無奈中國的兵官和士卒根本沒有對於國際戰爭意義的認識，中國的一般國民更沒有認識，所以雖然船堅礮利，依然免不了最後的失敗。甲午以後，中國人的認識比較進了一步，大家以為西洋人的長處是在他們的政治組織，我們只要把這種政治組織整個移植過來便夠了。當時的革命派和立憲派，雖然主張不同，然而根本的認識是一致的。這種運動的收果便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後，西洋的政治制度總算移



植到中國來了，然而中國人的生活形態和意識形態是依然如故的。中國的社會依舊是一個家族，部族，民族三階段混合的社會，特別是由儒家所擁護的家族主義基本觀念，還支配着每一個分子的行動。一個中國人的參加政治，不是爲着獻身祖國，不是爲着替公衆服務，乃是爲着仰事俯畜，乃是爲着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生活，基本的觀念如此，所以政治和家族的私利糾纏到一處，這是民國以來政治失敗的根本原因，這種基本的觀念一日不打破，政治一日不能走上軌道，然而要打破這個觀念，所需要的是整個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意識的改變，不是僅僅政治制度的改變所能成功的。

辛亥革命在表面上是成功，然而在實質上是失敗的，失敗的緣故就因爲對於社會根本的組織和意識都沒有變過，單是表面上政治形式的變更，當然不會有好結果的。所以跟着到來的就是袁世凱的復古反動思想。袁氏的復古運動，當然也代表着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理，他們眼見革命運動的失敗，革命以後種種現象的不滿人意，他們要求一齊反過去，要求恢復未革命以前的一切固有道德和固有禮教。然而他們不明白，假使固有的禮教道德還有權威，還可支配中國人心和應付當前事變的話，則革命也不會起來。革命能夠起來而且成功，就證明固有的文化道德已經不能控制這個社會了。「已餒之鬼不靈」，這種反動的復古運動結果只

有趨於失敗之一途，事實上袁世凱洪憲帝國的瓦解，就證明了復古運動已到末路。

這時候政治革命的路已經絕望，一般有血性有思想的國民正在陷於極端煩悶彷徨的時代，少數先覺之士已經開始了一種更深沈的認識，他們認識了政治改革祇是表面的工作，單純的政治改革並不足以救了中國，還有更深沈的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擺在後面。梁任公先生在大中華上首先唱出了不談政治專談社會問題的議論，章行嚴先生在甲寅雜誌上雖然反對梁氏不談政治之說，然而甲寅的政談也是理論的而非現實的，他們不但談政治理論，還要進一步來談邏輯，談哲學，談人生的根本問題。這兩種表面立場相反的刊物都是代表着當時的一種覺悟潮流，代表已往從事過實際政治的人物的一種更深的覺悟。這種潮流的合併便產生了新青年以後的新文化思想運動。新青年之所以能成功，就因為他們看清了時代的需要和中國的需要，他們自始就不談實際政治問題，他們知道中國的真正問題並不在表面的政治現象，他們知道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整個社會的問題，是一個整個思想的問題，社會和思想的根本問題沒有適當的解決，政治問題是無法真正解決的，舊瓶不能盛新酒的比喻，恰好可以應用到政治與社會思想的關係上。新青年因為有這種根本的覺悟，所以他們在一起始就抓住了更深沈的思想文化問題，對於傳統的社會組織和思想大刀闊斧從事解剖，解剖的結果便是五四以來

的思想文化革命運動。無論是贊成或反對的人，總不能不承認新青年對於現代中國影響之浩大。只要是稍稍留心當代情形的人，總可以看出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和思想的鉅大變遷。這變遷也許是時代的自然演進所造成的，然而少數先覺鼓吹引導之功也是不可沒的，我們倒底不能否認了當時少數努力者對於時代和國家的貢獻。

然則新青年的運動是澈底成功了嗎？不然，與這個意見正相反的，是我們不但以爲新青年的運動是真正的成功，並且以爲新青年對於近十餘年中國政治社會的混亂是應該負很大責任的。新青年派對於中國的功績，只在摧毀傳統的社會機構和思想這一點上。中國固有的家族主義社會組織和思想，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本來因爲時代的沒落而不能應付需要了，新青年在消極上對於家族主義制度和理想的攻擊，使這障礙國家發展的最後殘壘倒了下去。這是新青年派對於中國惟一的功績。然而不幸他們在積極方面對於未來中國的建造並沒有提供出有力的意見。他們這一派人的共同的大毛病，就在對於中國當前的需要沒有澈底的認識，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途徑沒有澈底的了解，對於西洋近代文化的本質和社會演進的基本趨勢也沒有整個的觀念。他們當時所有的一點共同認識，就是一些淺薄的觀念，他們曾舉出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做思想運動的中心，然而他們不知道近代西洋的民主主義和科學都是建築在另外

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之上的。他們不知道民治和科學都是國族社會的工具，只有在一個完備的近代國家組織和意識之下，這些工具才會發生效能。他們沈迷於淺薄的個人主義，他們沾戀着個人自由放任的反動思想，他們不能替當時的青年指出一種勇猛的，積極的，建設新社會的路徑來。因此他們所留給中國的，祇是消極的破壞工作，家族主義破壞了，傳統的文化道德破壞了，新的可以代替的東西在那裏呢？是胡適的個人主義嗎？是陳獨秀的階級主義嗎？是周作人，魯迅的虛無主義嗎？所有這些，在當時都沒有構成了一種具體的系統思想，於是中國的思想界在五四以後就變成了一片白地，許多走頭無路的青年在這塊白地上憑個人直覺幻想建造出許多空中樓閣來，空中樓閣是靠不住的，是經不住現實的試驗的，於是懷疑，煩悶，混亂……種種現象就相繼產生來出。

從五四以後，這十多年中，在中國思想史大體上可以說是一個個人主義猖獗的時期。個人主義是對於傳統集團文化的一種反動。一個集團社會若想在世界上生存發展，必須產生一種富有集團性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範圍各個人的思想行動，確立了集團的意識，集團的信仰。在社會旺盛的時候，每一個分子都感覺到集團生活的光榮和集團文化的權威。二三，共死，共歌，共泣，這時候個人主義的思想無從發生，即有也無從發展。集團文化愈立，個人

內容漸變成僵化而失去原始的活力，不能與集團社會本身的發展相應的時候，然後集團中的每一個分子才漸漸感覺到固有文化的不足維繫人心，而漸漸發生反感，個人主義的思想便由此猖獗起來。在中國歷史上最著的例是魏晉時代，在西洋便是羅馬帝國末年。這時候社會上充滿了懷疑，煩悶，猜忌，傾軋的空氣，對於傳統文化的冷嘲，對於新理想的彷徨，搆成了一個歷史上的虛無時代，所謂世紀末病就是指這種個人主義猖獗的時期，這是一個舊社會將要全體蛻變的預兆，社會如生物一樣，在需要蛻皮的時代要來一個蛻變時期。這時候社會中各分子的共同信仰都喪失了，一切理想都歸於虛無了，人類社會中已沒有共同規範可遵依了，這時代的人就剩下了三條路好走，最上等聰明的人，因懷疑而煩悶，因煩悶而否定了一切並否定自己，採取了自殺或者玩世放任的一條路，這是第一種人。中智的人因為否定自己，對於一切現實理想都無可依，於是盲目地投到一種神祕的思想和儀式中，接受了宗教的信條，這是第二種人。下等的人因為失去了共同的規範，個人的私慾便乘機大張，驕奢淫佚，無惡不作，這是第三種人。所有這些，都是社會破滅的預兆。如果這種個人主義的時代儘管延長下去，不思補救，結果就是社會的整個自殺。中國不幸從五四以後這十幾年中就停留在這樣一個世紀末的時代。過去家族主義階段的一些含有集團性的美德，到現在都喪失了，

新的集團道德的規範還沒有建設起來，一般老師宿儒們所慨歎的「人心不古，世道淪亡」，正是指着這個傳統的集團文化崩潰以後的無政府情形。但是傳統文化的復興雖是一般老師宿儒的本願，然而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理由是正因為傳統的文化不能適應集團社會本身的需要，才會引起舊文化的崩潰和個人主義思想的猖獗。如今却想拿復古來救正維新，豈不是妄想。要救治這種個人主義文化的反動時代，必須趕快建設一個新的，富於朝氣，和適合時代需要的集團文化。救治羅馬帝國末年的個人主義的狂燄的，不是已經僵化了的希臘文明，而是新興的有信心和有紀律的基督教，我們現在去宗教時代已遠，宗教的形式當然不能應付時勢了，然而一切宗教的根本精神，紀律化的集團組織，和對於人生根本觀念的理解，以及勇猛實現這種理想的信心，是建設集團社會所必需的。我們需要一個偉大的理想來領導我們，啓發我們對於未來的希望，這個理想必須是集團性的，熱誠的，應乎實際的需要的，有紀律和信心的，這根本是一種宗教性的東西，雖然這種理想也許不承認自己是宗教，也許根本和宗教是反對的。

我們深切驚痛現代中國青年理想生活的空虛和缺乏，我們回想到五四時代，那時候的青年或許比現在幼稚，比現在無能力，然而大家對於未來總有一種理想的憧憬，大家在新文化



運動的模糊影響的旗幟之下，對於未來激發了一種幼稚的好奇心，每一個富有朝氣的青年對於未來都構造起一種美妙的夢，這種夢可以引導每一個青年犧牲一切小己的幸福快樂，來獻身於一種不可知的理想。人類文化的進步，社會的開展，是要在這種偉大的夢想之下才能成功。沒有夢的人，就是沒有生活的人，雖然照樣會穿衣吃飯，然而不過是行尸走肉。一個國家若是缺少做夢的人，就是將細胞中最精靈活潑的分子除去，這個國家的前途也就很難樂觀。我們最痛苦的，是眼看着十幾年來，中國人中這種具有理想生活的分子漸漸減少，連最善於做夢的智識界分子和青年也都一齊沉入在一種庸俗淺鄙的實利主義空氣之中。五四時代的青年，胸中所繫迴的問題是怎樣改造社會，獻身國家，現在的青年所繫心的是個人的出路，怎樣找飯碗，怎樣找愛人，怎樣取得文憑和地位。我們並不否認一個青年人應該關心這些自己切身的利害問題，然而一個人除了吃飯討老婆之外不是至少還應該有被一點理想之光照耀着的餘裕嗎？人的一生不是總應該做幾場好夢嗎？連夢也不會做的民族，怎樣還有在實際生活中掙扎的勇氣？怎樣能夠不消沉，墮落，流入到個人主義頹廢主義的絕路上去。

我們當然知道，青年的消沉、頹廢，理想生活的沒落，自有其客觀實在的原因。五四時代富有朝氣的一點理想之夢，經不住十幾年來現實的一步一步的嚴酷試驗。理想與現實碰頭



以後，證明了理想的虛浮，空洞，沒有真正應付現實的把握和勇氣。十幾年來現實客觀環境的慘酷的演變，使無數理想在他的面前崩潰下去。人們在夢境消失之後，所餘下的是空虛，失望，以及對於夢想的反動。理想已經在實際教訓之下投降了，夢的生活已經過去了，於是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只有交把在一切過於實際化而不會做夢的人的手中，而這些人呢？既然沒有夢，當然也沒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和憧憬，於是在中國境內，我們祇看見一個一個忙於個人出路的現實的人，而看不見一點理想生活的影子，這是一種民族末路的悲劇，我們在這幕悲劇裏，彷彿看到了希臘文化的滅亡，彷彿看到了羅馬帝國的沒落，彷彿看到了魏晉時代漢民族統治的瓦解，彷彿看到了貓城記裏貓人國家的崩潰，彷彿看到了古往今來一切偉大民族的最後結果。我個人以為東北四省的淪亡不足悲，整個中國的淪亡也不足悲，惟有民族精力的消亡，民族集團精神的崩潰，民族理想生活的沒落，才是惟一最可悲哀的現實，如果我們的民族還有一點勇氣的話，應該挺身起來，打破這種現實的，枯寂，消沉，無聊的實利主義，個人主義空氣，重新用理想生活喚起民族垂死的精魂。我們不要那些祇會描寫個人悲歡愛慾的文學，我們不要那些刻板考據行尸走肉的國學和科學，我們不要那些吟風弄月頹廢消沈的人生觀，我們不要那些祇會當馬克司留聲機器的自命社會革命家，我們要的是一個活潑潑



，熱氣騰騰的民族文化再造運動。在這個運動裏，我們應該重新點燃起每一個國民胸中理想的火燄，嚴肅地、深沈地，向着整個民族的大目的前進。

過去領導前期新文化運動的前輩，因為他們個人對於理想和現實都沒有深沈的了解，所以除了消極的解除舊社會的障礙以外，沒有能夠領導國民走入一種積極的方向。他們之中，多數仍沾戀於個人主義的殘壘，他們不知道中國所需要的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而是經過了個人主義解放之後而蛻變出來的新集團主義，他們對於這個新要求並沒有多少貢獻。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有一個新的積極的文化建設時代需要繼續產生出來。但是在實現一切之前，需要一種追求理想的新火燄在每一個有朝氣的國民胸中燃燒起來。

我們不是唯心主義者，我們不相信祇靠單純理想的力量就能把事實改造過來，我們以為一個理想若能在現實生活上發生力量並底於成功，必然須將理想的基礎建設在科學的，客觀環境的實際條件上。單純的夢，不顧現實的夢，是人人會做的，但是不會與現實發生交涉。人是現實的人，所以我們的夢不能不從現實出發，不能不受現實環境的限制。凡沒有現實基礎的理想，終於是空想，不會成功。舉一例來說，譬如馬克司派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近年在中國曾發生很大的影響，然而終久是失敗的。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發生影響，因為他們的

理想比較是集團化的。中國在五四以後陷入於個人主義猖獗的時代，個人主義祇能消極的破壞一切，却不能積極地建設一個新的理想，不能滿足社會的要求，馬克司派乘着這個空隙，把他們似是而非的偽社會科學理論去迎合一般人的心理。他們給予了青年以一種理想，並且是比較集團化的理想，這是他們所以能暫時取得一部分羣衆的原因。然而他們的理想是建築在空中樓閣的假社會科學之上的。從經濟史觀到階級鬥爭說，他們構成了一整套的理論，然而這種理論的根據是非客觀的，非科學的。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論到末日審判說一樣，祇是一套騙人的把戲。現實的試驗，把這一派理論錯誤逐漸都暴露了。不但在中國，即在蘇俄，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奪取政權上雖然成功，然而在理論上已經失敗。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已經變為投降國際聯盟的事實了，煽動階級鬥爭的世界革命說已經變為縱橫捭闔的外交方略了，戰時共產主義已經變為新經濟政策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已經變為斯達林的個人獨裁了。所有這一切都證明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客觀實際環境的嚴酷試驗之下已經顯然轉變（至少是修正），最要緊的是國際大同理想的行不通，俄國本身已恢復到一個單純的民族國家的地位，並且積極向建設近代國家的路上去邁進。託羅斯幾派的失敗，斯達林派的勝利，都是基於這種客觀環境事實條件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的沒落，也是受了客觀實際環境的淘汰之故。

從這個顯著的例看來，可以證明中國今日雖然極端需要理想生活的引導，然而離開了現實的理想是不成功的，理想必須與現實結合起來，才有實現的可能。因此正確的理想，必須建築在正確的哲學和社會科學基礎之上。所謂正確，不是主觀好惡的正確，乃是從客觀事實中抽繹出來的正確原則。我個人以為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雖然口口聲聲說唯物，其實是極端的唯心主義，極端的宗教精神，因為是唯心，所以能煽動一部分羣衆，艱苦流徙，效死勿去；因為是極端的唯心，所以不合客觀現實的需要，與科學真理抵觸，終歸沒落。我們今後需要的理想，不是這樣空中樓閣的理想，乃是從正確的哲學和社會科學出發，基於客觀現實而建設的切合現代中國需要的理想。只有這種現實與理想合一的運動，才能把中國拯救出來，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近代國族社會。

我們所需要的理想是什麼呢？這個不必讓作者個人來杜撰，只引近來兩種當代名流的時論，就可以代替說明。五月十二日的大公報星期論文，有馬君武先生的「立國精神」一文，裏面有幾段話：

「九一八事件發生不久，蕭伯訥到中們遊歷，有人和他談滿洲問題，蕭伯訥說，「滿洲人要具有我們愛爾蘭人的精神，英國要征服愛爾蘭，須每一個愛爾蘭人有一個英

國兵拿槍跟着他」

愛爾蘭有這樣精神，所以世界上有獨立的愛爾蘭。

一二八上海戰事未久，有一位法國巴黎晨報的記者來遊廣西，他說「我是初次到東方，看見許多事真令我們法國人莫明其妙。法蘭西遇有對外戰爭，不要說男子，就是老太婆或小女孩子，都要拿性命送與國家，我看這次上海戰事，離上海稍遠的地方，居然行所無事，仍舊過他們的太平日子。」

法國人有這樣精神，所以世界上有獨立的法蘭西。

.....

總而言之，凡是獨立國家，國民皆有一種「甘爲國死」的精神，這就是我所說的立國精神。這種精神在日本尤爲旺盛，日本人稱這種精神爲大和魂武士道，一九零四至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時期，我在日本讀書，看見凡應徵的兵士，都有親戚朋友歡送他入伍，手上拿了些白旗，旗上寫的是「祈戰死」三個大字。

.....

沒有勇氣怕死的國民！犬羊！蟲蟻！這樣的人，真不配做人類，不配做國民，不配

成立國家。

捨棄自己的生命，以爲民族，以爲國家，這是很高尚的道德。但是這種道德，現在已經普遍了。凡是實行徵兵制的國家，已經看這種事爲國家不可違的法令和人民必須盡的義務了。

打倒「明哲保身」的舊學說，破除「苟全性命於亂世」的舊習慣，我們應當服膺的教訓是：

衽金革，死而不變；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祖宗土地，不可以尺寸與人；

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以及其他與此相類的名言。

人類與其他一切生物一樣，是永久競戰不斷的。有必死之志，然後可以圖存，合全國人民的總力量以捍衛國家，然後國家不至於滅亡。非武力抵抗不成名詞，要用武力抵抗；消極抵制不成名詞，要用積極抵制。印度甘地是一個很可憐的蟲蟻，我們不要學他。



段話：

在六月二日同報的星期論文中，傅孟真先生有一篇「中學軍訓感言」，裏面又有這幾段話：

「……就國家的地位論，中國恐怕要在世界上數倒第一了，土耳其固遠遠在天上，即如「半黑人的非洲野蠻國」阿比西尼亞，還敢對義大利不屈服，而我們此日何如？……說是中國人根本不行嗎？就我在西洋住和與西洋人之往來觀察之，毫不覺得我們中國人在智能上有一「劣等民族」的嫌疑。中國人中聰明人實在不少，凡在國內好好用功的學生，到外國趕不上功課是很少的例外。就上層的才智之士論，中國人到現在也還很有發明創作之天才，即就下層階級論，我敢說北平的洋車夫遠比英島的鑛工智慧大。只是我們有一件大缺陷，我們只是一個一個的單體，而強盛的國家都是大多數國民成一個合體，散沙中雖多黃金沙，總敵不上膠泥能成器物呀。……」

中國人缺乏組織性之一件事實，可就兩面看。第一，組織是靠有一個大家共認的中央思想作重心，沒有這個中央思想，便如鉄屑不着磁石一樣，是集合不起來的。現代的爭雄國家，除蘇俄外（按蘇俄也是一樣，並無例外），其中人民儘管號稱信天主教，耶

耶穌教，佛教，回教，其實大多數人是真不信任任何教的，他們真正信仰 他們心神之真正寄託所，只是他們的國家。所以歐美人之在平日，居養舒服，遠非中國受教育階級者所能及，而一旦打起仗來，全不管了，又非中國勞力以外者所能受。中國人至今多數還未曾感覺到國家之存亡與榮辱如何影響到他國人之存亡與榮辱，無此見識即無此情感，無此情感即無此行爲。維新以來的教育，何嘗不是終年談愛國，這樣的空談，雖然引起不少的志士，革命的青年，滿清就滅亡在這一點上，然而多數人依然舊樣。到了今天，我們還不免驚着去認識，我們的第一患害，不在強敵，而在各種各類的漢奸之多，尤其在大多數人對國家之漠不相關。現在的中國學生，就全國的人口論去，已是社會中的優越階級，後來總是組成社會的中堅。它們空聽愛國的議論，是少用的，他們必須受愛國的訓練。他們應該知道國家需要他們執干戈以作扞衛，到現在更應該知道他們的生死榮辱是和國家的隆污存亡分不開的。此人此日此事，意思十分充滿。借此訓練加重愛國的認識，鍛鍊愛國的情感，是理當的。誠然，西洋有些詞章之士，形容一個人入伍出來成個和平主義者，或應云戰敗主義者，但這究竟是極少數，只應該出現於黷武的國家，大多數人是以入伍生活增加愛國興奮的。



第二，組織既靠中央思想，又靠訓練，訓練堅實者易於組織，缺訓練者不能組織，這都是二加二等於四，不用解釋的話。入伍集中的生活是化以紀律之最好場所，即是增加其便于組織性之最好機會，這道理也是不待解的。

馬，傅二先生一個認舍棄自己生命甘爲國死的精神是立國精神，一個認合體的組織是立國的要素，這都是探本窮源之談。這是中國的智識階級在九一八事實教訓以後所發生的一種深刻的覺悟。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一部分領導新思想的人，受了歐戰後西洋反動思潮的誘惑，誤認世界大同是可以實現的，所以一切反國家本位的思想得以乘機發展，結果造成了今日的屈辱。現在事實的教訓把這些迷夢漸漸打破了，有良心肯說真話的智識分子，漸漸覺悟他們對於國家的關係而講出應該講的話來，當然，還有一部分至死不悟的人，或中了中國傳統的王道思想之毒，或受了羅布有分的影響，至今還執着他們做世界公民的迷夢，那只好讓他們等候着嚐嚐做日本王道統治下或蘇俄第三國際下的公民滋味之後再說。肯睜開眼看看現實的人，總該一致來贊同馬，傅二先生的看法的。不過我以為愛國精神和集團的組織並不是兩件事，實是一個事物的兩方面。社會和個人一樣，有心理的和生理的兩種機構，社會的心

理機構，便是集團意識；生理機構，便是集團組織。一個社會發展到了國族社會的階段，在心理方面成立了國族意識，在生理方面也成立了近代國家的機構。現代各強國莫不如此。中國人之所以缺乏立國精神和合體組織，正因為中國至今還留滯在家族等社會階段，而未進化的國族階段的緣故。

討論到這裏，這才抓住了問題的中心，就是我們以為過去的中國維新黨人，從堅甲利兵派到政治革新派，從政治革新派到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派，雖然在思想上代比一代進步，然而始終沒有認識清楚問題的核心。中國之所以失敗，不但不在區區兵器問題，也不僅在政治的不良或科學，物質文明不發達的問題，中國的問題根本是一個整個社會進化階段的問題，中國的失敗，是非國族社會對於國族社會生存競爭的失敗。這完全是生物演化階段高低的基本問題。如同下等動物必然為高等動物所征服一樣，一個未進化到國族階段的社會必然為進化階段較高的社會所征服，這是天演競爭的公例。要想免於天演的淘汰，只有趕快促進中國社會的演進趨勢，趕快把中國造成一個最進步的國族社會，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這樣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現代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演進階段的問題。我國所需要的，不僅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中國



社會至今尚留滯於較低的階段，非有一個大規模的社會革命把整個中國過去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形態都改變過來不可。我所說的社會革命，自然不是馬克司派所追求的社會革命。馬克司派的社會革命是扶起一個階級來打倒其他的階級，所注意者祇是經濟方面的利益，我們根本不承認經濟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原動力，我們以為經濟祇是集團社會多方面活動之一面。社會的演進是集團的，不是部分的。一個社會的成功與失敗，全看他的整個組織和意識的集團化到什麼程度，祇知道求某一階級的利益，和祇知道追求某一個人的利益一樣，都是一種落伍退化的思想，階級主義祇是從個人主義進化到集團主義的一種中間的思想。他比個人主義者較能認識集團生活的意義，但他們之所謂集團，僅止限於一個階級，還沒有進化到整個民族國家的觀念。尤其是從經濟史觀出發的階級主義，他們的根本觀點即已錯誤。他們以為經濟是支配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而不知社會組成和演進的基本原則是生物的而非經濟的。經濟關係是後天而生物關係則是先天。一個人生下來是無產階級，到後來也許發財而變為資產階級，但是一個人生下來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却無論如何不能變為黃頭髮白皮膚的英國人，由此可見國家民族的關係比階級的關係遠為實在而不可變更。生物史觀之所以遠勝於經濟史觀，單就這一點來看也很了然的。



從這樣看起來，我們就可以覺悟，中國的問題，又不僅是一個社會的問題，又連帶地牽涉到思想的問題。在社會革命之先還須來一個思想革命。思想是社會形態的反映，這句話在我們的意義雖與馬克司派不同，然而表面上是一樣承認的。中國過去的社會因留滯於家族階段以及其他不進化的階段，所以反映出來的思想也祇是一些家族主義的儒家和無治主義的道家之類，國族本位的思想始終不能發達。歐戰以後許多空想的世界主義，國際主義之類思想所以容易為中國人來接受，也因為中國尚未進化到國族社會的階段之故。現在中國社會因內在的需要和環境的需要，漸漸要從一個非國族社會的階段進化到一個國族社會的階段，所以在思想上才發生了新的動向，上舉的馬君武，傅孟真二先生的論文，就代表這種社會本身覺悟思想的見端。我們應該順着這個趨勢，以全力促進思想界的革命，打倒一切沒落的個人主義，家族主義，及似是而非的世界主義的思想，使國族本位的思想得以充分發展，然後才能促進中國趕快造成一個近代國家，具備了近代國家的組織和意識形態，中國要免於滅亡，只有走這一條路。

我認為一切社會偉大的變更，都不能不以深厚的系統的哲學為基礎，我所謂的哲學，並不是祇憑玄想的玄學，而是以正確的社會科學為出發點而建設的人生哲學和社會哲學。人類

是生物的一支。所以生物學的原則乃是一切人類社會科學的橋樑。從生物演進的方向看來，從單細胞生物到復細胞生物，從復細胞個體到人類社會的集體，其演進的路線是一貫的，就是生物進化階段愈高的，其集體的組織越複雜，而集體的意識也越鮮明，每一個分子全棄了小我的意識而在一種較大的有機組織之下聯合起來，才能取得生存發展的權利，才能完成了生物對於自然界偉大的任務。人類社會從家族階段經過部族，民族，而演進到國族階段，這種事實分明擺在我們的眼前。以日本祇有六千萬人口的小國而能壓迫人口多過七倍的龐大中國，豈不是因為日本已經完成了國族社會的有機組織集團意識，而中國則至今尙是一盤散沙的緣故嗎？我們要想拯救國家的危亡，不能不從甚深的社會哲學及社會科學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正確的觀點。只有理想與現實結合起來，才能指導國民以一種正路。在國難嚴重的今日，需要正確的理想生活的指導比需要實際才能的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還更過百倍。我們期待着中國有一個更深沉更徹底的文化運動時期到來，中國的復興必然地建築在這種理想的生

活的普遍基礎之上的。



斷

想

平 子

文化與野蠻（斷想之一）

大家都說中國的文化是很悠久的，我也承認，本來當我們老祖宗們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時候，那些白皮膚黃毛的野人們，還在那裏用紅銅鍋子燒生肉吃呢！就連希臘人也算在一處，要和我們比文化的年齡還差得遠呢。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文化悠久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們不是曾經幾次被那游牧的北方兄弟們征服過嗎？我們不是現在還正對國家的命運唉聲歎氣嗎？我們所缺少的不是文化，而是野蠻，一個能熬得住風吹雪打的野蠻體魄，和知進不知退的野蠻精神，能救中國的只有這些，所以西化中化的問題其實都是白費討論，中國人惟一需要的是野蠻化。

國際事情

歐洲國際政局的烏瞰

高橋清三郎作
張希禹譯

一

近來歐洲的情勢其推移的速度很快，以德國無防禦狀態為基礎的歐洲平和，因這個前提的消滅，同時不得不求一個新的基礎，於是發生了近來恐慌的情勢。在大勢上是向着成立新平衡的路徑前進，這種發展就是遠東也受了相當的影響。三月中旬，德國政府所發表的廢棄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條款的宣言，給了歐洲方面一個大衝動。為避免危險的局面起見，四月十一日在北意斯特雷撒聚首的英，法，意三國政府首腦及外交當局，對於因德國重整軍備所引起的重大事態加以協議，重新檢討關於處理全部和平的倫敦宣言（二月三日）中的五個條款，

更擴而充之，另行協定重要的事項，以公報的形式發表三國共同宣言，會議就此閉幕；而舞台則移轉到日內瓦了。斯特雷撒的共同宣言，是一個包含關於西歐，中歐，及東歐諸案和其他內容複雜的共同的宣言。即其中一項已可成為大問題，因之，這個共同宣言能夠具體化到如何程度大有疑問。依據法國的申訴而召集的國聯理事會，除了一國棄權以外，全場一致的通過了斥責德國的斯特雷撒會議的三國共同政策宣言的議案。但是德國方面的重整軍備與法國以及其他諸國的外交工作，實際上是並行的，而且是並行地進行。德國的重整軍備依然是進行的，所以他方面，包含法，俄合作的反德工作也依着預定程序前進了，近來和德國進行的交涉因此也難免緊張和迂迴曲折了。結局，這種發展就成了回返到大戰以前的過程，一有錯誤，危險就不堪設想了。但是歐洲政治家所屬目的，是在新均勢的設定，所以歐洲再戰的危機，暫時或可稍戢。

在順序上，先從德國方面廢棄凡爾賽和約中軍備條款宣言觀察。德國政府在該宣言中聲明廢棄的理由，說：

「凡爾賽條約以「實現各國軍備一般的限制的企圖」為條件，德國雖然解除了武裝，但是舊協約國方面，不但不履行一般軍縮的義務，而且各國都在競爭擴張軍備的狀態中

，所以德國不得不採取國防安全上自衛的手段。」

關於片面廢棄條約的爭論，且暫置不談，而德國平等權的問題已是相當長久的宿題了。

二月三日的倫敦宣言，引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日內瓦宣言，再承認平等權，該宣言也自然反對一種條約的片面的廢棄。雖然如此，但德國政府以英，法方面依據敦倫條約的宣言，向德國請求參加西歐防空公約案的事實，作為實際上承認德國重整空軍的解釋，而且在宣佈廢棄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數日前已經發表了着手空軍的設置了。德國的重整軍備，徵諸問題的經過情形已成了不能阻止的情勢。所以廢棄條約第五編的宣言，雖然是突如其來的，但事實上是並非出于不意，而足以使人震驚的。

德國的重整軍備，實際上，是已成的事實了。斯特雷撒會議因時局的關係，慎重處理這個問題，努力鎮定一般的興奮使之趨于鎮靜。承認法國方面對於國聯的申訴，同時又作了向國聯提出的三國共同議決案。該議決案事實上由三段合成；第一，糾正德國的片面廢約行為這種片面的廢約，事前並非付與德國以何種的權利。第二，在這個根據之下，要求將於倫敦宣言的當事國英，法和其他關係國家繼續交涉。第三勸告國聯取強硬態度尤其是財政經濟上裁制規定的強硬。這個議決案是意外的強硬，法國外交部長拉佛爾在國聯理事會中，親自說

明提案的理由，因該案的通過，法，德對立的情勢更加激烈了。

二

凡爾賽條約第一使德國領土縮小。第二在第五編軍事條款之下，片面的解除德國的武裝。第三經濟上，除受了因領土喪失的影響外，更課以特別的賠償負擔。但第三項的賠償負擔實際上早已脫出了，經濟上已成了平等。其次是第二項的軍事條項。希忒拉氏運動的原因縱令是複雜的，但國民對於不平等的憤怒却是其最大的原因。因此，由此而發生的一團現象，依佛羅伊特式說起來，是「不平等化合物」，這化合物使軍事條款爲之廢棄。德國政府自三月中旬宣言以後，脫出了軍事條項的束縛，但以關於本國爲限。最後是領土的條項。軍事條項的廢棄是並未徵求他國的同意的，因此與德國鄰接的國家直接懷着領土上的恐怖。現在不依戰爭而得以改訂的領土問題是沒有的，於是發生「恐怖化合物」。

凡爾賽和約簽字後的德國無防禦狀態，成了他國的安全，從簽訂凡爾賽和的當時起直到今日，這十五年間的和平，實際上不過是這種狀態的別名而已。這種狀態現在爲之一變。

(一)羅馬協定、(二)倫敦宣言、(三)英國閣務員的政治奔走、(四)斯特雷撒會議、(五)國聯



理事會、(六)第二次羅馬會議、(七)第二次斯特雷撒會議等都不外是爲的求「力的均衡」。

若遠究法、德關係的經過，勝利本是德國方面的。歐洲大戰法國在美國援助之下得了勝利，但幸而未會成爲政策，而且舊羅迦諾條約是期望軍縮的。然而軍縮不見得進展。日內瓦軍縮預備委員會中的德國代表，要求促進國際軍縮，如果國際軍縮不可能，則要求承認對於德國重整軍備的平等。這次法國政府對於國聯理事會所提出的申訴書發表時，德國政府就發表對抗聲明，以爲公約之不履行，是法國首開其例的，向法國報了一矢。現在不妨一翻稍稍陳舊的證文，凡爾賽和約第五編首段，規定德國武裝解除之後，各國也一律限制軍備，這是無可諱言的。這首段文字是威爾遜所提出的，依署名別克的威氏回顧錄所載，威氏因條約第五編之實體規定的起草案進展以後，已不能再有所變更，於是威氏親自起草上文，提議置於軍事條項的開端。(一九一九年四月)上文對於實體規定的各條固無直接的影響，但全體實體規定的意義，則依這條文的有無而生變化。

尙有一九一九年六月克列滿梭的書札。該書札是對於和約全部草案答復德國代表藍超的備忘錄的，克列滿梭以最高會議的資格交與這書札。即在該書札中也約定了關於德國的解除武裝和一般的軍縮。克列滿梭署名的書札說是出於勞合喬治的幕僚羅西安侯（就是當時的

菲列普克氏)的手筆，羅西安侯最近在倫敦宣言發表之前，曾赴柏林訪問商談。關於國際軍縮固有國聯規約第八條的條文。國際軍縮依同條的規定，要求無妨礙於「國家的安全」並且以無妨礙於因共同動作而發生的國際義務的強制為限度。按照威氏原案，國家的安全本為國內的安全，此議案因牧野全權代表的提議將國內二字修正為國家二字。所以關於國聯軍縮從此發展了關於「安全保障」與「相互援助」的長議論。就這個問題而言，一面，既有上述的公約，而舊協約國對於德國的廢棄軍事條項宣言也不得不分擔責任。然而事實上是爭歐洲大陸的霸權問題，國聯理事會為維持威信計，極力斥責不依同意的片面的廢棄。

正在斯特雷撒開會的時候，在日內瓦的漢德森氏突然提出續開死了已久的軍縮會議。當他在瑞士山中研究軍縮論的時候是平靜無事的。然而從德國的態度尖銳化以來，在安全保障之下承略了原則上的平等權，口號是由「安全保障與軍縮」而移向「平等權與安全保障」了。這種推移是以德國無防禦狀態為基礎的和平移向包含德國軍備平等的和平。換言之，就是向新平衡的推移。比較明確地記錄這種變遷的，是斯特雷撒會議和繼此所開的國聯理事會。

各國各自擴張軍備，同時也互相接近了。第一是法，俄的接近。（也有遠東問題的影響。）在俄國方面，共產主義是在俄國發源的，而在他方面的法國並不特別歡喜共產主義的俄國，但是和白爾慈外長同訂了東歐協約案，斡旋了俄國加入國聯。俄國加入國聯以後，法、俄的關係和俄國帝政時代相似。其次是法，意的關係。恐怕德國復興和南下的墨索里尼氏於今年一月間，一面整理法，意的殖民地問題，一面和法國締結了保障奧國獨立的羅馬協約，法國總理和外長帶了這項工作往遊倫敦，結果訂立了關於歐洲政局的「一般處理」的五項協定。茲就此倫敦宣言影響于斯特雷撒會議和以後發展的關係上，略述其大概如下。德國新加入三種公約、（一）中歐公約、（二）東歐公約、（三）西歐防空公約，而且（四）重返國聯。（五）承認右列四項條件時獲得軍備平等權。關於這個英法共同宣言中五項目的實現，不問項目次序的前後，是共為一體的。德國方面如承認右列五項中的前四項，那末德國並不是自動的獲得平等軍備權。因依照該項宣言，關於軍備必須另訂協定的。且上列宣言引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日內瓦宣言，凡爾賽條約第五編的廢棄，重認德國的平等權都須俟另訂右述協定。這是如前曾所提及鎮壓德國方面片面廢約的。

倫敦宣言既承認了不能阻止的德國的軍備平等，同時他方面又要求德國參加安全保障的

機構以爲條件，已如上述。就是德國雖然確保軍備平等，而被要求放棄陰藏的國策。敦倫宣言的目的就在要防止如右所述因德國的軍備平等而發生的結果。也就是在相異的論式之下企圖同一的效果的。

但是英國方面並未參加敦倫宣言的項目中的羅馬協約。僅僅在遇奧國獨立及完整受威脅時參加協議而已。又關於東歐公約案僅贊成其精神。敦倫宣言中英國所關心的是在西歐防空公約。

西門外長在該宣言成立的同夜的無線電播音中，除防空公約外未有說明。該日適值星期，西門自稱爲翌晨讀報者起見，而播送此消息，但因在未向國會發表之前先行發表了，所以受了藍斯白利和哈白特薩繆爾的斥責，發生道歉的事件。

右防空公約和現行的羅迦諾條約自然是不同的東西。但一九二五年條約僅僅規定了「即時赴援」的義務，而沒有明示援助的方法，所以防空公約成了現行羅迦諾條約的實際上施行的規則。新公約和現行條約的片面義務不同。赴援的義務都是相互的，而且沒有國聯理事會的居間，而在於立刻自動的。這援救的義務自然僅以空軍爲限，但空軍從事於戰鬥時，海軍決無袖手旁觀之理，又空中在交戰狀態中，而海陸軍仍在和平時狀態中，這也是不會有的，但

按着該約的赴援義務，必須自西歐空中攻擊開端的，

鮑爾溫在關於英國空軍計劃的說明中，以國防上的國境延長到萊茵為理由。理由怎樣，姑置不談，而計劃的標準是法國的空軍。關於這點，當時就有相當譏刺的觀察，有以為防空公約是羅迦諾式的，又有以為條約的形式縱與以前相同，而目標則由反俄而變為反德，彷彿如英日同盟的協約。法德的對立，在法國方面尚有餘力，不僅如此，從俄國插足了以後，在英國傳統的大陸政策上對於大陸是沒有很深入的，然而防空公約已是相當的深入了。

四

德國的軍備，在非正式的軍備方面，早已龐大可觀了，且在周圍發展了如上所述的外交陣綫，所以德國政府在本國的範圍內，將重整軍備作為正式的，已成的事實，提出於伯林會議中，因此發出了「爆彈宣言」。軍縮會議及退出國聯都為的是實現重整軍備，而希特勒氏的「和平主義」演說也是想避免隣接諸國的刺激。所以該宣言不發表在薩爾收回之前。英國政府在對於右述宣言的抗議當中質問德國政府說：

「德國政府既約定以倫敦宣言為基礎而會商，竟隨便變更會商的基礎，這不是措置

失當嗎？」

觀該抗議書的正文，關於所謂條約論，僅僅引用倫敦宣言中的文字，就外交部自身的文字而言，以爲「主義上的問題是另一問題」引起世間的紛擾是不妥當的。和法國政府力倡條約論，頗異其趣。德國對於右述抗議書加以反擊，它說，「自倫敦宣言以來，軍備是擴張了，換言之，隨便變更會商基礎的不僅僅是德國。且舉出了法國採用二年的徵兵制。」關於這點議論是平凡的，不是什麼名論。但是德國政府依着廢棄凡爾賽條約第五編的宣言中所發展的根據，要求和各國相等的權利的平等權，因此不願特別費了重價。

在斯特雷撒會議之前，等於法俄二國軍事同盟的二國協約的項目被發表了，該協約可視爲防備德國的，同時也可視爲有牽制英國的意義。成爲斯特雷撒會議議題的德國廢棄條約案，是關於德國軍事的，但片面廢棄條約則是一般的問題。然而斥責德國重整軍備的斯特雷撒會議竟承認奧國，匈牙利，布爾加利亞三國的重整軍備，這是如何的滑稽啊！

五

斯特雷撒會議再確切承認倫敦宣言的五項：（一）關於西歐公約認爲徵諸歐洲的現狀 締

結此種公約是一種急務，且商議英、法、意三國協力促進此約的成立。法國甚至在會議席上提議立即簽字該項公約。(二)關於中歐公約案以保障奧國獨立並不干涉多瑙流域爲目的，於五月下旬在羅馬召集意、法、德，及其他有關係的九國（英國除外）會議。(三)認爲德國對於東歐公約的態度除去相互援助的義務，僅限於不侵略的條約有參加的可能。

德國政府既締結了不侵略條規，就豫先聲明不反對這東歐公約。西門外相以爲德國的不侵略條約的提議是德國的大讓步。這似乎是說了一句笑話。從歐洲全局看來，西歐，中歐，及東歐各約就是西歐中歐及東歐各約的相互的「細目」。關於上述各項中，西歐防空協約已如上述，茲再稍述中歐問題及東歐協約案。

意大利在德、奧關稅問題之前，大體上是支持德國方面的。德國於一九二五年羅迦諾條約中表明在西歐方面無野心，以後關於西歐方面一再聲明維持現狀。希忒勒所夢想的大德國，是從希氏三四年以前的祖國奧國起，延向東南，包括德國，神聖羅馬帝國區域的一個大國家。德國統一運動當時的思想其終極的目的就在此，這也就是歐洲戰時諾曼的「中歐」，也就是現在派品在維也納努力宣傳的思想，

舊德國的版圖固依時代而不同，但是南方至少要延長到現在墨索里尼所統治的啓羅爾。

關於德意志帝國與啓羅爾，「神聖羅馬帝國」的著者布拉伊斯曾在當時英國上議院中，就戰後和會與自決主義之點，爲同地方人民（德國人）辯護。這大德意志的中心，與舊時代相同，以維也納爲中心。這種思想不出今日所幻想的範圍。因爲是幻想所以帶着神秘的關係，在獨裁者希忒勒氏打破這種民族的幻想是很可貴的。墨索里尼氏恐怕德國勢力的南下，因此和法國妥協而與原來和墨氏不相合的小協約國也表示妥協了。多瑙地域大體上以農業爲主，因此經濟上（除金融外）和德國相結合是最自然。意大利在經濟上沒有救助多瑙的能力。因此引起了墨索里尼的焦急，奧國現政府在墨氏援助之下保持了地位。普通的現察，關於德，奧合併問題，如果公平施行國民的投票，則今日還是贊成合併的居多數。現在意大利及其他國家施行事實上的干涉，希忒勒氏對於多瑙協約允許不惜加以考慮，但以干涉內政之定義困難爲藉口，他之所以如此回答，其意義就在此。這是德國年來的辯解。斯特雷撒會議的結果，墨索里尼氏約於五月下旬在羅馬召集多瑙會議，且已着手準備，對德國也懇請參加，但在國聯理事會通過責問德國的今日，德國的參加是靠不住的。

六



希特勒氏的德國是對於共產主義俄國的大防，高唱擁護西歐的文明。但俄國對於德國的東進政策也懷着恐怖。要永久壓迫七千五百萬乃至八千萬的德國民族是不可能的，壓力愈大反動也愈烈，今日正是在這種狀態中。德國的西進因條約上的關係，自動的絕望了。關於中歐計劃不但有意，法的反對，而且英國也參加了協議。因此，這條路也少希望。德國最近在柏林會議之際，提出了歸還殖民地的要求，但這也是不能商量的問題。國民的動力既難以抑制，所以在倫敦經濟會議之際發現了騷動世間的伏根堡的覺書，法，俄二國最近略略有一種同盟的關係，關於東歐協約案法國將成為俄國的保障國，但法國對於西歐，東歐的條約上的權利義務縱令是一致的，但在地理上的關係，實際上，有緩急之差。英國對於東歐只有一種好感。如西歐和中歐被封鎖時，德國自然屬目于東歐了。而且東歐現在還沒有完全被封鎖。畢德門關於歐洲大戰所著的某書中，說：

「英國和在遠東戰敗的俄國與波斯訂了協定，而且驅其勢力入巴爾幹，這就成了大戰勃發的有力原因」。

歐洲大戰是由德俄宣戰而開始的，這是尙能記憶的。畢斯麥為要使法國的視線轉向外方，以所寧可幫助法國的殖民政策。因有這種高等的政策，於是俄國對於英國的東歐問題的見

解，懷着疑問，而且又有遠東問題的顧慮，所以在英，俄莫斯科會議時，有遠東約的試探公的宣傳。德國對於東歐公約已如上述，如包含相互援助的條項，是反對的。德國對於並不互相鄰接的法，俄二國，以保障國及其他名義，或由西向東，或由東向西，互為軍事上的援助，認為不可解釋的事實。立場是對立的，結論自然也是對立的。德國提出東歐不侵略條約案以代互相援助案，而且此案不妨添加商議的條項。在斯特雷撒會議進行中，柏林政府重行聲明贊成不侵略條約而反對軍事援助的意旨。而且更論及軍事的援助的豫約成了刺激該國的結果。以前所流傳的類似法，俄軍協約的項目，當初是對抗德國的反對而被發表的。

七

對於包圍政策的憂慮，畢斯麥也為之不能成眠，這是他自己所說的。德國打破周圍的外交陣線是一個問題。希忒勒政府於去年一月間使波蘭脫離了法國的軌道。波蘭的政治家常有新瓜分的恐怖，它的地位是左右為難的，法波同盟條約雖依然存在，但波蘭和德國約定維持十年間的現狀，所以今日不能加入反德聯合戰線。波蘭元來是為防止德俄提攜的中間物。這似乎早出於自動的，但在外交方面頗多詐偽和詭辯。俄國於法俄同盟之下，進出中歐時，則

被波蘭所遮斷，所以和德國不會接觸，因此須經過捷克乃至羅馬尼亞，但俄國在大戰中被驅入于加爾巴西亞山而大敗。此加爾巴西亞山之南羅馬尼亞的地域，大部是匈奴所經過的道路，最近中歐除一二國之外，都是獨裁制，而且是反共產主義的獨裁制，所以元來是不歡喜俄國的。德國力言共產主義的威脅，高唱它是共產主義的大防以「第二拉伊西」自任，這個德國在最近為止，和俄國共同製造了軍需品，這種虛偽不劣于波蘭。波蘭的地位是困難的，所以於國聯理事會討論斥責德國案的時候，在反對演說之後，投了贊成票。

德國因受了大戰的教訓，暫時似乎迎合英國的意旨。在英國未曾參加的大陸戰中，美國是不會加入的。歐洲大戰就是如此。從歐洲大陸所觀察的世界戰爭的定義，簡單的說，就是英國加入的戰爭。不論那一方面要防止世界戰爭，不得不防止英國的參加。每讀希特勒氏的演說，常見二個日耳曼民族的國家的字句。希特勒氏之區別東歐和西歐的見解，偶然和英國的態度相一致。這裏對於英國的新大陸政策是有關係的。關於倫敦宣言中的防空公約案，德國在原則上自始就無異議的，英國所要求的是要求訂立防空公約，所以此目的如能達到，英國對於其他方面就失去了興味。然而在國聯理事會通過責問案之後，此種願望是否能夠達到，自然又是一個問題了。

八

宣布廢棄凡爾賽條第五編以後的德國重整軍備的兵力爲陸軍三十六師團計五十五萬人，着着向此目標前進。此兵力和德國政府在廢棄宣言中所揭示的俄國兵力一百師團計九十六萬人相比較時，顯然是少數，而且五十五萬人的數目確在法國最近兵力之下，德國關於空軍，要求和英國均等；關於海軍，則爲英國海軍力的百分之三十五。德國的重整軍備，暫時是關於陸空方面的。復興海軍，現在不過是當作側面的問題，此點是對於英國有所考慮的。德國以退出軍縮會議及國聯，着手自主的重整軍備，宣言廢棄條約，作爲對於不平等待遇的現實的抗議，所以如有不平等待遇現實的承認的時候，退出的理由依理是該消滅了。然而以後情勢激變，德國聲明保留，如俄國軍備增大時德國亦將提高上述的最高限度。已經失敗了的國際軍縮難望即將好轉。而且如果努力於國際軍縮會議則恐再蹈曾經權充軍縮會議的海牙和會的覆轍，依目前的狀況，不但不能軍縮，而且軍備競爭的激化，是有充分的可能性。但在全世界各方面，實際上一致的觀察，不至於這樣就會發生戰爭的。最近的事件，以建設的歐洲政

歐洲和平如能維持，則必須從以德國的無軍事能力，片面的解除武裝爲基礎的和平，移向以承認德國軍備平等爲基礎的和平。以上是與這種變換的危機相關的全歐洲政局上的烏瞰。

根據法國的申訴而召集的國聯理事會，通過了強硬的責問德國的議案，歐洲大陸情勢的緊張，更深一層了。右述議決案含有將來對於違反國聯規定經濟的財政的裁制的條項。協調機關的國聯本身並不是國際的軍政部，所以這種軍事化的行動是違背設立國聯的本意的。俄法進行軍事同盟，但以爲隱藏於國聯背後的軍事同盟是危險的，其實，這與國聯是無關係的，法國排斥了一切的讓步，急急於包圍政策，他方面德國則絕對排斥妥協，局勢的緊張是昂進的了。但是集團勢力的對立其結果雖不免引起戰爭，然距發生戰爭的期間的長短是依情勢的發展的。今日的德國也不要作無謀的戰爭，這並不是說因爲希忒勒是和平主義者，而是軍備和外交須要準備的。無論是怎樣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今日沒有歡喜作戰的。目下歐洲情勢雖然緊張，但能夠通過這個變換中的危機，在新均勢之下，不是沒有暫時安定的希望。而在遠東是正在認識這推移的內容。



— 18 —

18

— 18 —



德意志民治失敗與獨裁成功之原因

塞隆作
顏公譯

「英國何往」(Whither England)的著者塞隆先生(Hugh Sellon)于一九三四年又作「民治與獨裁」(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一書，本篇係譯自該書之第三章。

譯者誌

在大陸諸國中，尤其在德意兩國中，議會政治的沒落現已動搖了英國很多人對於自己憲政的信念，且以爲民治主義和議會政治的信徒們去同一種新的政治趨勢決鬥，勢必歸于失敗，理由是這種新趨勢，遲早必在一切國家中獲得勝利，就是議會政治的誕生地英法兩國也都不能除外。

因此德意兩國憲政所以失敗的一些原因，我們實有略加研討的必要，也惟有如此，才能決定這種失敗是否含有普遍的意義，是否爲英國的一種惡兆。

談到德國，我們就得記住：它的過去歷史是不能使它適于議會政治的。中世神聖羅馬帝

國時代，日耳曼不幸的分裂，使得初期帝王們將精力分散于德意之間的許多問題，不能有效地制止日耳曼諸皇族的野心。因此日耳曼終不免於豆剖瓜分爲許多王，公，侯國，這種情形甚至使俾斯麥的天才也大受其打擊，一直到今日，才似終要屈于希特勒集權統一的熱情之下。

由此種歷史所生的結果，便是德國國家的觀念遠不如英法兩國之強。那種以種族語言爲基礎而超越政治分割的國家觀念，德國誠然具有，然却不是英法那樣自信自足的國家主義。故英法國家中恆有一種深厚的，根本的政治情感來融和政治的分割，且在各政黨間建立一種合作的可能性，但德國則缺少這種東西。德國各政黨的情感比較惡劣，最好的例證是：基督教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雖同受國家社會主義崛起的威脅，但終不能合作以救威瑪憲政于絕境。

還有必須記住的是：國民性爲決定憲政式的最要因素。據白芝浩(Bagehot)所言，議會政治僅能收效于魯鈍的民族之中，他且說法國人實行議會政治還嫌過于聰明。也許更可說這種政治形式只能在一個富有常識的社會中行得通，只能在一個對於政治抱着平衡觀念和容忍眼光的社會中行得通。這是英法國民的特性，他們雖有其缺點，但能表現冷靜的實際精神和

政治的聰明頭腦，比任何別的大國國民都要好些。推原其故，無疑地是由于種族特性者少——因十四世紀的英國和革命時代的法國，頭腦都很少是清明的——而是多半由于他們在歷史中久已成了統一的民族，因此獲得一種直覺的常識，可說是應付過去經驗所付大代價的酬報。

現在沒有民族比德國人還偉大。在音樂，醫學，科學等方面，德國都是世界的領導。但和英法兩國比較起來，日耳曼民族便短于政治才能了。它很易為政治的狂潮所掀動。它對專制政體頗有一種情感上的愛好，且就政治說來，它是歐洲最為柔順，最易激動的民族。這些特性使它不能適於民主政治，且使強有力的統治者成了必需的領袖。

不但如此，應用威瑪憲法于德國，也嫌過于唐突了。原來憲政形式是英國幾百年政治演化的結果，十九世紀中，他國草率採用，也是犯着同樣的錯誤。這樣應用西方民治方法于德國，簡直目取失敗。各種制度雖已建立，然而有經驗運用那些制度的國民在那兒呢？保持民治體系所萬不可少的容忍和調和的國家觀念在那兒呢？一個國家必須有民治的訓練，而且要經過數代或數世紀才行。然而德國却硬要在幾星期中使自己適應自治的政治，如何能不失敗？

現在大家過于忽略之點是：德國所以接受議會政治，其原因在藉以取得聯盟國的寬大待

遇。同理，它所以加入國聯，其原因是在藉以取得萊茵流域的撤兵和賠款的廢止；它所以走進軍縮會議，其原因是在藉以重得軍備的平等權，或將列強軍備減縮到它自己的地步，或使自己重整軍備到他們的地步。它一經認清重整軍備的企圖失敗，立即脫離軍縮會議。它更脫離國聯，因為它已取得在國聯中所欲得的一切了。同理，當它認清威瑪憲法並不能將所希望的寬大待遇帶到德國時，則產生這種憲法的原始根據也就失去大半了。

而且這種憲法是和很多德國人戰敗的慘痛回憶有心理上關聯，有些人且以為它是敵人加諸德國的一種「惡意贈品」(Greek Gift)。還有不幸的，則是這個民治政府必與社會民主黨保持極密的關係，而這般黨人又為愛國心較熱的德國國民所切齒側目，他們既與國際社會主義派勾結，既與和國際教會通聲氣的中央黨勾結，于是不能不為愛國精神更褊狹的國民所懷疑。因此這個民治政府日漸變為某幾部分人民的保鏢，情形迥和法國民治政府不同。而且民主帝國標幟的聯合，自始便是民主國武力的一種象徵。這已確實暴露了德國民治制度的弱點。因為健全的憲政實無須乎半帶武力性質的政黨組織來保護的。

歐戰後德國議會政治還有其弱點，這便是國會中增加許多政黨，其原因大半在於每個政黨選舉時提出名單所致。且散在全國的票數，每六萬就可當選，所以每黨都能在國會佔一席

• 德國各政黨在威瑪統治下的最後幾年，德國各政黨沒有一個能顯然獲得大多數的贊同。這種選舉法復有別項流弊，即選民所選者是政黨所開列的，並非政治的人物。候補者，尤其屬於小政黨者，他們到國會中恆只是政黨的委派人，毫無代表人民公舉的意味。批評英國直接普選制的人們必須記住這種事實。因為普選制雖有缺點，但能使當選人親為自己全體選民所選出，而且能使選民與代表之間有一種常規的接觸。至於隔離國會中很多議員與人民情感間一切實際接觸，給予政治聲譽不佳的分子以安全的議席，並破壞德國議會政治整個系統的那種選舉方式，則為英法之所無。

而且有時任命非國會議員為閣員，這也是錯誤辦法，如果研究英國憲法，也許不致發生。在英國，行政機關的人員同時就是立法機關的人員，這不但使行政機關和人民公意有着密切的接觸，而且也有助于將政府政策置諸選民監督之下。在德國，則這種制度只有一部分是對的，因為雄辯家希特勒有理由可說他能了解德國大多數人民心理，遠非一般政治專家所可企及。

德國戰後的憲政和幾個政黨關係太密，而其他政黨則抱着仇視態度。極左翼和極右翼都宣言反對威瑪政府。因此在希特勒取得政權的前九年中，簡直找不出真能執行任務的國會反

對黨。于是憲法破壞了，其原因在于民治的憲法如不能有一些輪替執政的政府，必然是不能維持下去的。所以如說德國議會政治的顛覆應完全由希特勒負責，這是不正確的判斷。它的本身的崩潰，在希特勒執政前，甚至在一九三二年巴本內閣之前，早就開始了。它的真正崩潰始於白魯甯自覺不能不退還威瑪憲法第四十八條所賦予總統的那些大權之時。當時已將應付急變的策略作為經常政治的方法，而且德國歷屆的政府，實際都成了總統政府，德國真正的議會政治也就由此告終。

加速瑪統治的沒落，而為希特勒執政的開路先鋒者，還有一些別項原因。

德國戰後通貨膨脹政策將數代的積蓄破壞無餘。無數中產階級家庭均因之陷于破產的境地。他們的金錢喪失，降而為受教育的無產階級。由此災害所感受的痛苦，也只有常在德國通貨膨脹期中或期後住過的人們如著者之類才能充分認識。仇視當時政治制度的情緒隨着當時政治制度的崩壞的高漲，而樂于考慮一切足以解除痛苦的政治方式。這是當時中等階級的，尤其是這階級中青年分子的代表心理。中等階級是議會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穩妥的原素。當時也因通貨膨脹的原故而失其政治的平衡力量。

因此中等階級的擁護，在英國雖是憲政的柱石，在威瑪民治國則已喪失大半。還有些事

情很快地發展而出，使許多勞工盡失其對於民治擁護的熱情。但這般階級在法國則是共和政府的擁護者。

德國曾經中了『美國化』的魔，所受的致命傷比歐洲任何國家都要利害。這種情形此刻正在消失之中，歐洲也日漸認清外來的美國文化和歐洲精神是衝突的，敵對的，從它的傳染上看來，沒有可學之處，却很有可怕之處。但德國在通貨膨脹之後，却模仿着美國的大量出產。它醉心于英美的借貸。向來在德國不能還債時，就有這種舉動，因此發生了胡佛總統的延付債款令和德國的延期履行戰債，並且促成了一九三一年英國財政的危機。歐美兩洲固然吃了德國這種瘋狂的和大半不誠實的財政運用的苦，但它自己又何嘗不吃了苦。德國大量的公共事業是由英美一些愚蠢不幸的投機家供給金錢所促成，這誠然是幫着德國解決它的失業問題。可是這類金錢却多用于使德國工業『合理化』方面。它所以設立新工場，是因相信在世界市場中總可找到一個地方去銷售大量增加的德國貨品。更相信德國出口貿易一旦擴張起來，則因機械節省人工而生的失業，必足抵消而有餘。

德國曾自束縛于美國的方法和美國的經濟學，她後來也醒了這種迷夢。因為事實證明機器不能抵抗他國的種種關稅和界域，而且合理化和集中力量于國外貿易的結果，便是德國貨

品的充斥和失業人數的加增。

于是熟練的工人和技師對於當時制度都因受害而加以反對，且同很多中等階級一樣，準備着試行將來有希望的一切試驗。

還有一些災難也是德國民治失敗的原因。各中等階級所遭的災難，一方面是通貨的膨脹，一方面是各邦政府和市政府所定的苛重稅率。小商人和熟練工人則爲合理化所糟踐，他們都將苦痛歸罪與當時政治制度。工人階級受了失業的苦，則轉到極左翼或希特勒旗幟之下，而且我們萬不可忘記的還有一點，便是德國第一次革命並未使勞工階級和憲法擁護之間發生一種直接的利害關係，如同法國革命時之以財產轉移到這個階級的那樣。外國人之受仇視，因其勇于索取債款利息，而政府之受壓迫，則因照付這種利息之故。青年，尤其中等階級的青年，他們不似勞工階級的青年，所以不易爲共產主義所煽動，也眼見當前的例行工作毫無希望，于是抱着一種宗教信仰的熱情而投向希特勒了。至于學校教師們則大半來自破產的中等階級，自然要轉變其學生的思想使之反對民治的政府，因此第三聯邦國一經建立之時，就受着德國青年的熱狂擁護。

希特勒預先表示要施行一種強力的外交政策和一種以外債利息爲次，而德國民生需要爲



首的辦法。他答應舉行比較容易的借款以救濟小規模製造業者和商人，而且大家希望國社主義的政府定能設法應付東普魯士的破產問題，創行一種土地改良的政策。德國國家主義復興于歐戰後的反動，爲一般不知此戰的青年所宣揚，以爲希特勒必能痛絕那種招致失敗的制度，恢復昔日帝國英武的精神，不使德國再入于戰前舊特權階級統治之下。這是希特勒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爲恢復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雖爲一般人的希望，但恢復帝制和特權階級統治，則非大多數國民之所願。在希特勒執政以前，德國軍事力量的恢復變和舊日秩序的恢復不可析而爲二。希特勒的天才就在于恢復愛國的國家主義，是不以社會的和政治的反動爲基礎，而以一個必須力除階級分割的新社會爲基礎。因此在國社主義的理想和法國革命的理想之間，實有極相似的性質，而希特勒也就握住此點，大顯其身手，做了俾斯麥以來德國最能創造，最有遠識的政治家，在近世政治思想家中佔了一個卓越的位置。

最後，希特勒對於在大戰中曾受創傷的德國尊榮精神也給予了一種慰安。他說戰爭不失敗于西方陣線，而失敗于國內陣線，那般反國家的蠢才如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都在國內祕密毀傷前線無敵的軍隊」，這種說法重行鼓舞起國民對於國家將來前途和軍事理想美德的自信力了。故少年突擊隊自覺是和國防軍共同承繼着昔日軍事光榮的傳統精神，而以社會主



義者和猶太人應爲一九一八年德國軍力沒落的負責罪犯。

威瑪憲政的解體還有一些極重要的原因。它吃了內在弱點的苦；它不合德國民族的習性與歷史；它是致命傷地和德國恥辱最深的時代連繫在一起；它在希特勒取得政權前，實際就已土崩瓦解了。我們縱須深慨于德國二次革命所發生的不幸事件，例如加害猶太人，虐待社會民主黨員等，但我們無正當理由可說希特勒是德國人民自由的惟一破壞人。如著者曾這樣住過德國的人們，當國社黨政府成立前數月中，是沒有一個能對國社主義適合德人大多數願望這件事抱着懷疑的態度的。這種絕對政治的方式雖爲英，法，比，荷，瑞典，斯干的那維亞等國人民所深惡，可是一切國家都得形成適於其國民性和歷史的政治方式。故西方民主的統治之沒落于德國，最足證明全盤移植外國政治方式到另一國家的愚妄。國社主義在德國能有如此的勝利，應認爲是對那般希望英國也能採用這樣政治方式者的一種警告。

我們如果轉而研究意國法西斯主義問題，便可遇到與德國問題相似的一些情形。意國自由政治沒落的主因在于下面這種事實，即外國憲政制度是在十九世紀中被介紹到意國，而且違反意國人民政治的傳統精神。

獨裁或一個強有力行政者的絕對統治，實大和英法人民的口味不合。故克倫威爾在英

國不免成了一個孤家寡人，難孚衆望。布朗熱（Boulangier）在法國受人譏嘲甚于受人畏敬。可是在意國光榮無比的歷史的偉大時代之中，則獨裁便是它的典型。甚至羅馬共和國雖然厭嫌帝王之名，一旦到了國家多事之秋，也就退而倚賴一個獨裁領袖。昔日羅馬的諸王多是軍事成功的領袖，由邊遠的省份來到帕拉泰因（Palatine），被羣衆歡呼擁護爲皇帝。故一九二二年鐵匠福立的兒子由米蘭凱旋回來，受其信徒歡呼擁護于羅馬時，可說這是不過重演舊把戲而已。

朱理安（Julian）或安托蘭（Antonine）諸帝；維斯昆提（Visconti）或斯福察（Sforza）諸大公；——縱觀全部意國史，都有一種超勢要將權力集中于一個強有力的，孚衆望的人物之手。羅格吉盧（Rugiero）以具有代議傳統精神諸國的和平的民主政治同那種常因爭鬥而流血于中意大利市場中掙扎的民主政治而比較優劣，完全是不倫不類，失了公平。因爲民治的方式每因國別而大異。就某種意義看來，國社主義也是民治的，雖然它帶着多量專政性質。而意國的民治則總有一種傾向要以一個偉大孚衆望的人物爲中心。

在法西斯主義憲法以前，意國憲法是在一八四八年被採用于撒地尼亞王國。它由英國移植而來。它適于皮德蒙人的口味。可是不幸到了一八六〇年意國統一于薩瓦（Savoy）國會時

，一種英國式的政治就必須推行到傳統精神和國民習性均不相投的人民。那幾乎近于必然的事態發生了。那外來的英國式的發榮滋長，萎枯凋謝于意國的風土中了。

歐戰後意國的處境極為可悲。接二連三的是懦弱腐敗的政黨政府，它們實在不能盡其振衰起懦的領導任務。而一般比較愛國的國民又都不管是非地責難政客們不能在和平會議席上為意國爭得它在參戰時所希望的一份利益。因為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倫敦條約只履行了一部分，亞爾多阿的治，特稜提諾，哥里擦，格拉的斯加，伊斯的里亞等地都是意國領土，但法國的提柏斯提則仍然封鎖着意國的非洲殖民地利比里的南向發展的孔道；土耳其在凱末爾領導下的復興也早已打破了意國統治小亞細亞中亞達里亞區域的好夢；而且亞達里亞各區域原是協約國一九一五年在倫敦，一九一七年在聖摩亞來，所一再許給意國的，可是猶哥斯拉夫的旗幟又飄揚于其上。

這些外交上的失敗，都罪于本國的一般政客了。但使意國吃苦的還有別的許多差錯，它的得救，不得救于一八四八年的憲法，而得救于一人的天才，這人能集中中國內各種愛國勢力，以自己為中心而救了意國。當政府的庸懦和腐敗反映於內政的廢弛時，當共產黨和反國家的勢力抬頭威脅國家的生存時，當罷工和工業紛擾正使意國商業趨于完全停滯時，當北部大

都市幾乎時時有入于共產黨掌權的危險時，當共產黨暴徒在街市侮辱退伍軍人，撒毀其戰爭徽章時，墨梭里尼就將最初的法西斯蒂（Fascisti）團體集合于其領導之下，且在不足四年之中，就從這種政團上建立了基礎，給其國家以安定與秩序。所以進軍羅馬並非法西斯黨革命的開端，而是墨梭里尼使得國人向那些破壞國家的惡勢力作戰的酬報。昔日意大利外來的「自由憲政」實際早在法西斯黨統一運動之前就崩潰了。法西斯主義是掃除殘餘，澄清混濁，使國家得着一種適于人民習性和歷史傳統的憲法，雖然法西斯黨革命也有一些方面確是痛絕英國的政治理想和傳統的。

現在沒有別的民族比意大利人還偉大。這個國家在其兩千五百年的卓越的歷史中，在人類活動的每方面所產生的天才人物都較其他任何民族為多，並且因為雅典人衰落至今，所以意大利就成了現代文明的鼓舞人和領導者。她是歐洲的母親，而羅馬則是每個歐洲人靈魂的第二故鄉。歐洲人走到羅馬決沒有一個可說是走到一個外國的都會。因為就精神——政治的和宗教的——血統的權利而言，他便是這都會的一個自由人，歐洲的文化和宗教都由這兒傳出，他的本國無論是屬於羅馬文明的那一部分，但都負有這樣羅馬的公民身分。

而且意國目前的憲法也不比它過去的價值為低。它給予每個意大利人以政治的機會；它

是一種社會的和經濟的體系，超越一切階級，給予意大利人民以興感，以力量，也許到了羅馬共和國以來所未曾有的程度。

它所以是偉大的，高貴的，成功的，乃是由于符合着意大利的政治傳統，符合着意大利人民的氣質口味。惟其如此，它定然不適用於英國。英國種種政治方式所以適于英國人民，乃是由于它們是英國民族的政治傳統的產物。惟其如此，英國種種方式遂不得不失敗于意大利。贊美意大利法西斯制度者，常被人罵為想移植它于英國，實則這是完全不合事實的說法。要曉得他贊美意大利法西斯制度，乃是因為他相信這種制度適于意大利一些條件之故。不過他越抱此信念，他就越了然法西斯主義在英國定是一種危險的試驗，每個國家必須發展那種適于其民性風尚的憲政方式，這也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實際的教訓吧。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便是應當一考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意大利革命在政治方面所表現的活躍性質已使很多人忽略了它的經濟方面的重要。墨梭里尼由福里（Folli）鐵匠鋪一躍而進到溫內查宮，這種光芒已昏花了很多人的兩眼。不過意大利經濟的改造也許同其政治一樣，可以使其成於近代最偉大的政治人物。

我們如果要了解現在歐洲社會和經濟的不安，則所留意者應當深入一層，不可只限于戰



爭戰，賠償，甚或工業機械發展之類的事件。宗教改革和工業革命早使歐洲陷於混亂之中了。原來中古基督教是以一個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教會將一切人們連結統一起來，而宗教改革不但將此破壞，且將文藝復興的新精神的自由片面地錯誤地融合起來，使在經濟方面產出一種自由競爭的信念。至于工業革命所破壞者，是歐洲昔日的農業社會；所集中于工業國大都市者，是大量的人口；在大都市中勞工階級首被其雇主剝削，稍後則當勞工有了組織力量時，他們便對資本階級報之以憎恨，懷疑，和慘烈的經濟鬥爭，

這種結果便是馬克司所說的階級鬥爭，如果要恢復世界和平和繁榮，則這種階級鬥爭必須消弭，而且據很多人的意見，惟有將私產大大地普及于歐洲大多數人民之中，而在最後搭起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經濟橋樑，這種階級鬥爭，才有消弭的可能。

但更有重要于此者，即工業中無統制和不協調的自由精神，現已將歐洲陷于慘痛的絕境，而且每有一種從事大量生產的新機械計劃實現，則危險便加重一次。所以工業革命的經濟自由主義，顯然不能不將文明毀壞。

意大利組合制的試驗，一方面保存私人財產，私人企業，和私人創造精神，一方面則協調一切生產的力量，並為着社會福利而統一其種種努力，它企圖由這種辦法上消弭個人主義

和社會主義間的衝突。如果國家統制一切工業的經營，則無論對於工業，抑對於個人，均屬有害。因為這樣地支配個人，是無異削弱他的活力；這樣地支配工業，是無異限制它的效率。然而不加統制，則自由又勢將流為縱恣組合制的試驗，其目的一方面固在於保存工業的自由，一方面又在於運用諸種工業本身中的協調而均衡聯絡其種種力量。

組合觀念發生在法西斯運動之前。勞遜尼 (Edmondo Rossoni) 在大戰之前就已設立了若干勞動組織，其宗旨在於使工業能依據一種合作的基礎而進行，以阻止工人的罷工和雇主的休業。一九一四年勞科 (Alfredo Rocco) 主張設立雇主工人聯合會，名之曰組合。大戰之後，勞遜尼——墨梭里尼的友黨——則實際應用勞科的理想了。

意大利組合國的實際工作是英國大多數研究近代政治和經濟問題者所熟知，無須在此詳述。我們只要知道它是現有的最澈底的努力，目的在於（一）協調雇主和雇工的種種利益，（二）妥善配置一切工業經營于公共幸福的組織之內。

現在所須注意者是：這種經濟的改造，雖和法西斯政治運動有關聯，並在意大利它是由法西斯政治運動所促成，但和法西斯主義並不相同，且也不是一事。組合主義的種種理想和目的可以普遍應用，並不以歐洲每個國家都能採用為已足。可是它們並不含有法西斯主義的



意義。惟其因為它們只是偶然和法西斯革命生了關聯，所以能適合其他國家的需要。

很多人相信意大利組合的方式可以應用于英國，這是一種錯誤。如果組合制將成為現世紀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則一種英國式的組合制度，一種產自本國而且適于民性的組合制度必將應運而出。所以企圖移植意國的各式組織到英國，其愚蠢無異企圖實施英國國會制度于意國壤土。

然而在意大利的組合試驗之中，却有很多適于英國需要的地方，未始不可以應用起來。如果因為組合的理想發生于意大利而與法西斯政治系統有關聯之故，便以它完全違反于英國政治的傳統精神，則其不合理實無異乎哈格（Quintin Hoag）先生所云反對應用一種機器

的發明，乃是以其為一無神論者所發明之故。

德意兩國革命的發生，大半由于這兩國議會制度不是產自本土，常難運用得當和應付國民需要之故。且不管國社黨政治系統的很多不幸情形，它却是德國一種固有的發展，對於德國大多數人民，將必較從前威瑪憲法更能持久，更有價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也有一些地方不合英法人的口味，然却與大多數意大利人的性情，質地，和傳統精神極為相投。當它們發生于國外——例如德國二次革命——之時，我們自有理由批判為野蠻殘忍不講公道。不過每

個國家都有一種權利——其實都有一種必要——去演出最適于自己的政治方式：這層我們必須認清。希特勒在德國所獲的充分勝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成功，都足表現這些國民領袖的改革是較議會的民主政治更能符合其人民的欲望和需要。此層無異警告英國人不要相信此類改革能適于英國。每個國家的政治解放都無不是發生于其自己的壤土自己的民性 和自己歷史所積累的經驗。例如英國，它雖很 視他國種種新憲政的發展，但它的政治解放則必從它自己的種種制度而來，這些制度因是一千四百年經驗的結果之故，簡直同英國田園的壤土或屋上的霧天一樣，都是它的人民所固有的。

日本人的國民性格

長谷川如是閑作
楊凡譯

一

關於日本人的國民性格，或日本文化的特質，雖已由內外人士各方面說過許多，但在着重日本人固有的性格與着重外國文化之影響中間，有非常不同的見解。前者常常得到以為日本的性格，全然不與外國的協調，日本的性格因有非常純粹的獨自性，故當然有與外國文化不相容的文化的表現這一結論。後者正與此相反，不僅不以純粹日本的性格之文化的表現等為問題，且以為日本文化，原來是全然受外國的影響而發生的，否認純粹的日本的文化形態之存在。尤其在從所謂『日本精神』這方面着重日本的文化之人們中，多以前者的見解為見解的；從物質方面的視觀看日本文化的人們中，則多以後者的見解為見解的。

一國的文化形態，必然是受國民的性格所支配，但其所謂國民的性格者，元來是由自然

環境與社會形態而決定的，決不是絕對的東西。可是一旦若有某種性格，那就與個人的場合的趣味和性向同，是有頑強地排斥與其不合的外國的東西之傾向。那是國民的性格之排他主義的一面。然不論個人或國民，性格中有那麼的一面，同時也有受外國的事物吸引的其他的方面。即在個人的場合，在國民的場合，排斥異物的本能與受異物吸引的本能同時都是存在的。若在國民的場合，前者強的是成為保守主義的國民的性格；後者強的是形成進步主義的。

但若果是為社會的生物之人類的上頭，無論怎麼的排他的性格之所有者，他方面，必然有社會的協同性。若在國民的場合，前者則為國家主義的一面，後者是為國際主義的一面。國在繼續鎖國的孤立生活期間，後者的性格雖然不會養成，但國家一走進國際生活，一方面因對立關係，於是固執自己的本能也覺悟起來；他方面養成與他國協同的性格，所謂模倣本能也洶湧而出。凡以前一個場合看的，都是主張日本文化的純粹性的人們；凡以後一個場合看的，都是主張日本文化的模倣性的人們。

因此，主張日本文化的純粹性的人們與主張模倣性的人們，都是只看見楯的半面。從公平的見地來說，一方面日本文化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這是與歐洲各國的文化沒有兩樣；他方面，一有以「日本的」文化爲傳統的，這也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可是歐洲各國的場合，因爲相互接壤之故，有強烈的相互影響那是當然的了；但在日本的場合，僅與中國大陸接近，雖遠離西洋文明的各國，接受西洋文明的影響，與其說是非常急激，還不如說是一個特徵——有強烈的國際的性格吧。同樣，在日本的國民的性格中，也可以說模倣的本能較之自己固執的本能強。然又不因模倣本能而失去自己，反而使自己得以發達，這如果將很強烈的個性的所有者爲條件的一般原則正確，則因模倣外國而不滅亡發達起來的日本，我以爲還是有相當的個性支配環境而實行的力量的。卽是「純粹日本」論者與「模倣日本」論者兩方面都各有一理。卽是日本人自己固執的性格和模倣的性格都強。

兩極端的性格同時都強，就說日本人是容易走極端的國民，那是未必盡然。在各個人或社會的各部分中，走極端的人們到不少，但爲國民的動向，兩極端彼此相制，避免走至極端。這種作用在國民的性格的表現上是一種特徵。

話說日本人有固執自己的性質之強烈，同時模倣性的強烈的事實，在古時是奈良朝平安

朝的文化。此時代的文化，因歷史家只詳細地描寫當時模倣中國的方面，故有許多當作單是那時代的模倣性的強烈的例證似的；但他方面日本人富有自己固執性的事實亦恐是此時代的文化。比方以外國文學移入的方法來說。不論那一國的國民，當接受文明的影響時候，最先是以外國的國語原音說話，能以外國的文章著書。歐洲在羅馬的文化勢力下時，學問上的講義，著述，公私的文書，上流的會話都是拉丁語。這因世界交通的結果是當然的事實，縱令不能以此而論各國民的性格之模倣的強弱，但總之古時若受外國文化的影響，則多以外國語為支配的語言。即像德國那樣的國民性以強烈著稱的國家，除康德等以德語寫作外，難懂的書籍都是用拉丁語或法蘭西語寫的。

三

日本在古時文字只有漢字，這與歐洲各國只有拉丁文字相同。所以文章雖同樣以漢文書寫，但其不同之點是決不以外國原音說話，也決不以外國文用其原音的外國文讀法。在文章方面，開始也許與歐洲各國的場合相同以外國語讀的，但不久遂以語言的布置變為日本流，而將其譯成日本語一方面讀，這是產生世界無比的「倒轉的讀法」的。

因爲如此，日本式的文章開始的時候，根據漢文的『倒轉的讀法』，後世的所謂『漢文直譯體』這樣的日本的文章雖是應該造成的，但日本式的開始的文章并非那麼樣，而是純粹的日本語的文章，且認爲是由口語體產生出的那樣的完全日本語系的自由的文章。無模倣中國餘念，那時的日本朝廷修造的國史『古事記』，是用日本語筆記的，無固有的文字而使用漢字，就是爲了那個緣故。漢字沒有像歐洲那樣的音標文字，而是象形文字，故將漢字使用如音標文字那樣決非容易的事業，但是日本人用非常巧妙的方法，不論古來的歌謠什麼，使用漢字如音標文字，而以漢字表顯之，像『萬葉集』的用字法，在世界文學中無與類例的珍奇文字的使用法，是明證日本人的文學上的機智，決不是單純『模倣』的工作。（可是這也許能表明以中國文字音譯梵語（Sanskrit）的方法的。）

在容接中國文化時，日本人最先假借朝鮮半島和由大陸轉來的歸化人的力量，所以在政治，文學，建築及其他，覺得全由歸化人的力量而成的。然在還沒有完全脫去模倣時代的聖德太子時代，在太子本身設計的法隆寺等圖中，已經顯現出宜看爲日本式的美意識的表現之物，這是專門家承認的事實。這雖是建築的例子，但一方在逢迎外國樣式中充滿熱意；他方全然拒絕外國樣式而保存神社建築這一事實，遂成以上所說的保守與進步的兩方面都強的證

據。

神社建築，對於曲線之中國大陸的複雜的樣式，固執着直線式的簡單的日本式的樣式，這也是象徵日本文化的一個特徵。這種現象，在上代的文學中亦非常顯著。能說明日本固有的文學的精神抑或藝術的，雖充分地表現于古代歌謠中，但如以現在的表現方法說，是有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這一傾向而沒有像其他東鄰諸國與西洋諸國的古代神話中那樣的英雄的浪漫主義。就連「古事記」那樣的着重國家的傳統之歷史，也是非常現實的態度。即使在說明神化的事實時，其態度也是現實的不是浪漫的。這種神社建築的素朴的樣式和神社的儀式中之祝詞與祭詞的現實的表現方法及供「是黑」「是白」的簡單素朴的樣式，都不外是顯示日本的性格的特徵之物。

四

在西洋的歷史，寺院寺興的結果，國際的寺院終歸有在國家之上的支配權，成立了名目上的，且實際上的制度。在日本，佛教東來後寺院的勢力，壓倒相傳的神社的勢力，雖有成立與西洋同形勢之危險，但像攝位和氣清廢斥賣道鏡的事件，對於那危險，日本早已將如近

代的歐洲國家那樣的置國家于寺院之上的國法上的原則使之確立了。

像本地垂跡說，也是因為佛教東渡以來百餘年，上下的信仰非常旺盛，它與相傳的神道的信仰當然不免發生衝突，所以為使這兩者和協的折衷思想，於是產生本地垂跡說；但以佛教那樣的超民族的宗教與我國民族的宗教不衝突的那種態度，是指示有好些包容力的國民的事實的。同時當從本來的信仰轉到外來信仰時，亦是指示有和他國民那樣的不容易拋棄本來信仰的保守性。這種思想，產生于我國國民最深入外來思想的時代——如道鏡那個人出世的時代，這是說明日本人的思想的可塑性，同時又是說明其保守性的。

當表示堅強的自己固執的時代，日本不論從任何一國的歷史來看，都是勇敢地實行極端的模倣外國，在制度文物一般中，全然毫不躊躇的學習大陸的文明。一方面努力不願失去傳統；他方面則勇敢地攝取外物。為大化改革的中心人物的中大兄皇子和鎌足，都受過南淵先生的歸化人的教育，其思想鮮明地是『多國的』，但這并非單純的文化的模倣，而是將適應抑制我國地方貴族的勢力，使中央政府的勢力發達的過程的制度求之于外國而已。那雖是很急進的模倣。但同時在基因於本國的社會的政治的發展過程這一點，可以窺見日本人對於外國文化極端進步的態度，都不失自主的根柢。

明治維新亦是某種意義的上代歷史的反覆，即保守的國民主義和進步的外國文明模倣主義攜手並進的。可是，這時開始因為統一封建國家，極端表現國家主義；其後因國際資本主義進出，於是極端表現文明開化主義，將日本人的性格的兩極端，鮮明地表現于各個時代。

五

然不論在任何場合，日本人的性格，其保守主義亦明顯地決不是原始的排外主義。縱令一部分有原始的排外主義，但其對歷史的主流並不發生什麼勢力。這亦是顯示日本人的性格的特徵之一的事實。現在日本的近代國民主義的發端，是德川時代的所謂『古神道』那個東西，這雖是有非常復古的表現，但其復古主義者的心的態度和學問的態度，依然是日本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決不是浮現于表面的浪漫主義的國民主義。『古神道』的提倡者本居宣長，批評中國的武士畫說，即使就有如何的武勇，但亦不宜畫成那樣像怪物像獸類的容貌。宜再畫成像人類一點，這些話亦是表現他在學問上的態度。他的『復古』，其意義是一種『近代主義』。

所以本居宣長可說是退化的，連頑固的保守主義者的平田篤胤，也在其『古道大意』一

書中，爲說明日本受自然的及道德的恩惠故，引用亨佛爾的著作，以翻譯「天文地理的事情，西洋人想像之說，第一詳細，不論誰聽見都容易了解」，這樣的荷蘭的地理書之翻譯和日本的荷蘭學者的著作等說明日本的地理的環境之優秀。不單如此，這位復古主義者，在日本還閉鎖于差別的階級的教化時代中，居然有將其學說用口語體發表，把講義公開于市，而且努力大衆的教化那樣近代的态度。

爲某時代之主潮的日本的思想，即使有多少保守的傾向，但時常不爲客觀的狀態浮上的『觀念的一浮游物，有些地方總有現實主義的精神和態度，故日本國家的發達，認爲依據那樣的『實際的』的性格之處不少。古時的日本人，雖有神話的迷信，但不論在通俗的學問的都沒有形而上學。那正如某部分的人們想像的一樣，不是日本人的不幸，而是幸福。日本的文化，關於如中央亞細亞諸國與印度那樣不中斷持續的發展起來，這不能不認爲是日本人的實際的性格結與之力。希臘末期的神秘主義和印度末期的形而上學，這些東西，沒有產生于日本之故，雖爲文化的裝飾之物不夠，但不陷于那樣的『觀念的奢侈』——精神的浪費，這是爲國民的發達時的運氣。現代的西洋人讀『源氏物語』，像以承受近代的感覺之自然主義文學爲古代文學已有之物，這是說明日本的性格之本來的性質。這性質，是以國民的進化發



展爲基礎的。

現代是國際生活極度發達的時代，且因日本是像往上那樣世界潮流的實力發達的國家，故現代日本的文化形態，較之任何時代還『國際化』，而與西洋文化一致，那是當然的事情。西洋人曾悼惜傳統的日本的失行，我國觀光局，即使盡可能將現代日本表現如浮世畫的形式歌舞伎的形式，但國民的發達命運，不得已將採用與其各別的道路。

六

最近的日本雖不能拒絕自己反省的必要，但與其說在進步的性格方面，毋寧說在保守的性格方面更爲必要。即是日本人對於他國即使有固執自己強固的傾向，但那正如上代的歷史指示的一樣，不好拒絕因與他國協同而開發自己的其他一面，一定要與其調和而支持自己的態度。即在嚴重的鎖國時代，攝取中國文化，有傾倒精神的全力這種態度之餘裕，是日本的性格的特徵。像與現實遊離，有『觀念的』抽象的國家的排他主義，這自日本有歷史以來，日本人決不爲的。日本人在着重自己的時候，它也決不是孤立的退縮主義，是與他國接觸而開發己國的態度。因爲如此，若動不動即認爲日本人是外國崇拜者，這是錯誤的觀察，日本

人這樣謙讓的性格，是爲國家的發展的動因的。

現在日本的保守的傾向須要反省，但在現在進步的性格方面不是說全然不須要反省。尤其在文化的方面——都市文化的形態和享樂的文化的形式及大衆的藝術之傾向中，浸潤于西洋文明的感覺的模倣最低劣的惡樣式和惡風俗，較之上代的日本人攝取中國文化的態度，實在立刻就感到羞恥。上代的日本人從外國文化的模倣產生出可驚的優秀的日本文化之形態，現在的日本人，在其對外國文化之態度，還不及其祖先遠甚。現代日本人的這樣低劣的『模倣性』，表現于政治的態度等上面，立即追從歐洲形勢最惡劣的國家之傾向等的風氣一部存在等，回顧日本的歷史，是要深深反省的。正確地指出表現于日本的歷史中之日本的性格之長處，是爲日本人自身，又爲關心日本的外國人目下緊要的工作。

長谷川如是閑是日本一流的批評家，他不單對於文藝方面的觀察力有其特長，且對於社會政治人情風俗的理解力亦有其異於常人的透澈。本篇是他論日本人的國民性在文化方面的趨向，雖然不能說是名文偉著，但其立論較其他的日本學者是來得客觀些。我覺得目前要徹底的理解日本的國民性，除自己從實生活中體認之外，還要把日本的一

些學者，站在客觀的立場，以第三者的態度描寫日本國民性的史的發展現在的趨勢等等的文章拿來參考，否則我敢斷言中國人想真實地了解日本的國民性，估量他們的前途，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前途，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譯者誌



日本內閣審議會之檢討

羅丙生

一內閣審議會成立之內幕

日本軍人中有自詡爲大政治家而人或亦以此相許者，厥以兩人，一爲陸軍大將之宇垣一成，一爲海軍大將之岡田啓介是也。宇垣自故濱口內閣總理，暗用調虎離山之計，命爲朝鮮總督以來，如拿破崙之流謫孤島，懷抱利器，鬱鬱不得志者，蓋有年矣。雖屢思捲土重來，問鼎中原，然以格於情勢，不克如願以償，所謂「一時不利兮驩不逝」者，古今英雄，想亦有同感焉。至於岡田啓介，自辭退海軍大臣以來，蟄居四谷，頗有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之風，興之所至，惟以酒遣懷，雖壯志未頹，雄心猶在，而世人視之要亦不過一隱居肥遯之龍鍾老將耳。詎料去年七月上旬，青天白日之下，忽然霹靂一聲，元老西園寺公望竟奏請此翁出而組閣，如此出人意表，一般國民多視爲神祕莫測之舉，殊不知西園寺元老之操心也危，慮

患也深，其苦衷蓋有非常情所能盡識者也。

日本今日，正在非常時期，值內外多事之秋，雖號稱老練之齋藤，猶難應付自如，引責辭職。彼岡田者，何人也？圓滑不如齋藤，識見不如若槻，經驗不如宇垣，竟能單刀匹馬，長驅直入於永田官邸，儼然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概，是蓋有深故存焉。蓋彼國當此新退國際聯盟之後，環顧四周，形成孤立，且倫敦海軍會議，續開在即，太平洋上之波濤，洶湧澎湃，低氣壓亦彌漫於蒼空，翹足四望，恆覺暴風雨即將勃然而興之前夕，苟無海軍先進，總理軍國大事，鎮壓羣衆，則一九三六年之危機，或將類似當年德意志之國難，此岡田內閣之所以成立者一也。自古鵲蚌相持，漁人得利，際茲日本正求發展之日，軍人政客，夜長夢多，妄作總理之幻想者，頗不乏人，但互相傾軋，互相牽制，羣衆競逐，皆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於是八面玲瓏之岡田，乃得乘時崛起，所謂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此岡田內閣之所以成立者二也。法西斯運動，受歐西之影響，日盛一日，獨裁政治甚囂塵上，彼好事者流，蠢然思動，欲爲狄克推多者，滔滔皆是，苟不使穩健派之岡田，繼承齋藤遺產，重組舉國一致之內閣，以保政黨政治之餘命，則亞洲之慕索里尼，未始不可出現於三島之上，此岡田內閣之所以成立者三也。

惟岡田自組閣以來，一年於茲，懦弱無能，不過竊位苟祿，備員全身而已。於是怨嗟載道，倒閣之語，聲聞遐邇，因美濃部學說問題，不克速決一是，謠言隨之蜂起，五月政變，衆皆信以爲真，政友會得此佳音，卽東奔西走，不勝忙碌之至，輿論沸然，皆以岡田內閣爲「弱體內閣」，岡田在此四面楚歌之中，雖有渾名爲 No. 1 motion，爲自衛計，亦不得不籌善後之策矣。

原來元老重臣等之推薦岡田組閣者，既如上述理由，然岡田不能善體斯旨，忠而謀之，以官僚派之首領後藤爲參謀長，組織一似是而非的舉國一致之內閣，後藤欲多羅致新官僚，作爲內部之羽翼，且與軍人互相結納，作爲外部之聲援，非惟不願推心置腹於政黨之前，且多以白眼視之，對於岡田首相，未曾克奏內助之功，政友會對此憤懣不平，堅決表示不能相助爲理，純以在野黨自居，遇事多方掣肘，岡田內閣遂陷於進退維谷之苦境矣。岡田知欲打開此等僵局，惟有選賢擇能，廣求天下英俊，使其上下一致，官民同心，贊襄朝政，協助閣議，奠國家於磐石之固，方可挽狂瀾於既倒，而岡田內閣，庶幾亦可保久安長治也。因此之故，更可將反對黨中出類拔萃之才，用釜底抽薪之法，次第籠絡，威逼利誘，同時並進，優秀份子，不難一網打盡，若然，則操縱政黨，猶如反掌，一箭雙鵰，豈非計之得者乎！



且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軍部勢力，如旭日之升天，炙手可熱，令人生畏，去秋既將東三省殖民政策，改爲二元一體，旋又刊行小冊子，力言改革之必要，對於特殊階級之壓力，亟思解放而另闢一新局面，是以自前荒木陸相當權以來，軍部當局，屢次政教促府召開國策會議，岡田對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不可終日。猶憶犬養秉政之日，痛感各省（各部）割據，中樞恆難集權，爲易於統制起見，曾聽山本條大郎之言，擬設審議國策之機關，未幾，犬養死於非命，議遂中寢。齋藤內閣倒之次晨，鈴木總裁亦大放厥辭，說明其必要。岡田夙知內閣本身勢微力孤，早晚不得不乞哀求憐於人，今政黨與軍部既有此意見，乃順風轉舵，先發制人，陽奉陰違，竟在第六十七次議會之中，提出四十四萬圓之預算，要求通過，於是內閣審議會，應着時代之要求，哇的一聲，竟出生於岡田助產婦之手矣。

二內閣審議會與政黨之關係

政友會擁有議員二六四名，較之第二黨的民政黨之一一八名。實逾半數以上，揆情度理，固可以睥睨一世，司理國政爲所欲爲者也。可恨時運不齊，命途多舛，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是委曲求全，服事岡田，罹脂肪過多症之鈴木，宜乎快快不樂，一片苦衷，滿腔熱誠，似

有不可告人者在焉。且床次，內田，山崎等叛黨之後，身雖列於朝廷，心猶眷戀故巢，對於鈴木，屢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糾合黨羽，鷹瞵虎視於政友會之左右，待時而動，咄咄逼人，一有不慎，鮮不爲其所乘，此又鈴木之所旦夕感着不安者也。當此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之時，議員之離合集散作用，神出鬼沒，鈴木雖欲硬幹下去，然而形單影隻，山陰道上，恆有應接不暇之勢，脂肪過多症之病體，難保無腦充血之虞焉。

政友會雖外強中乾，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其潛勢力猶不可侮，久原系與舊政友系，若皆志同道合，猶可維持現狀於萬一，在此政黨沒落的過程之中，或能最後掙扎，與政府以難堪，岡田有鑒於此，乃以內閣審議會委員爲好餌而引誘之，且揚言於衆曰：『此非操縱政黨之策，乃合乎時代之潮流，作爲基本施設之國策機關也。』議員輩聞之，色然而喜，均思營鼎一鬯，躍躍欲試，不受其欺者幾希，政友會方面各自爲謀，聞風而歸者，接踵而至，水野鍊太郎，秋田清等，皆先後拜倒於岡田之門，即與鈴木有五十年之交誼如望月圭介，亦復賣友求榮，願爲審議會委員，岡田投此烟幕彈，政友會實力不自支，現漸呈分崩離析之象矣。且床次一派思乘此良機，勾結三土，前田，山本等舊政友系，逐去鈴木，打倒政友會，然後組織新黨，確保自身在政治舞台上之地位，政友會現正如立於噴火山上，恐終不免於爆發。



矣。至於民政黨自昔卽甘居賤妾地位，時以準與黨自豪，町田效若槻之故智，對於政府，虛與委蛇，非惟自身對於岡田願効犬馬之勞，且昌言曰：『當着組閣的時候，就把政友會作爲反對黨，自擔當政局方面說來，可說是一個大失敗的地方，現在若想完成名實相符的舉國一致的形體，鞏固其內閣的基礎，除了將政友會也打成一片，設一大大的國策審議會，別無其他的挽救方法。』由此觀之：其爲一熱心贊助內閣審議會者，蓋已彰明較著者矣。現在審議會中既有山本，賴母木，川崎，富田等一騎當千之士，更有町田及松田爲之後援，嚴陣以待，將來民政黨之勢力，或可凌駕於政友會之上，今秋府縣會總選舉之時，既有餘勇可賈，苟以「與黨」的立場，與政友會逐鹿中原，孰勝孰敗，豈非一目瞭然乎。國民同盟近分爲中野與山道兩派，內訌益熾，安達謙藏指導乏術，黨內譁然，今忽得濫芋於審議會，差可保第三黨之面目，於願已足，目下想無他意存焉。

貴族院原爲有爵議員與勅選團混合而成者，然而實質上大有選庭之別，雖最近勅選團逐漸增加，而其實權尙多操諸有爵議員之手，尤其是以子爵爲中心，擁有一百五十餘名之研究會，殆皆受有政黨之訓練，執貴族院之牛耳，他派往往唯其馬首是瞻而已。其次以男爵爲中心，擁有六十七名之公正會，雖其統制力不如研究會，要亦爲一不可輕侮之團體，近且思與



研究會爭長稱雄焉。今也青木信光既代表研究會，黑田長和又代表公正會，並駕齊驅於審議會，且有伊澤多喜男與馬場鏌一代表勅選團參加其間，後先輝映，照耀全會，特殊階級之勢力，猶是悠然長存，彼改造派雖力唱打破現狀，變更國政，然而回顧審議會中，貴族院濟濟多士，熙來攘往，想亦唯有徒喚奈何而已。

要而言之：審議會與調查局若帶着恆久性，根深蒂固，屹然而立，則政黨內閣，目下希望其實現，是猶緣木而求魚也，此所以各黨之純理論者，誓死力爭，期期然以爲不可。但大勢已去，苟不順風轉舵，隨機應變，則老將岡田，畢露其武夫之勇，或將訴諸解散議會之最後手段，後患堪虞，故不得不俯首聽命，嗚呼！當此非常時期，黨老爺之身價，一落千丈，撫今思昔，蓋有不禁爲之痛哭流涕者也。

（三）內閣審議會與內閣調查局

岡田內閣中有兩大勢力存乎其間，互相對立，各行其是，如秦越之漠不相關。一則爲後藤，小原之等官僚派，主張改造政局，革新運動，進行甚力；一則爲町田，床次等之政黨代表，主張維持現狀，議會政治，奉之唯謹。岡田首相，對此行同冰炭之兩大勢力，兩姑之間

難爲婦，實無不偏不倚之策，使其言歸於好。且官僚派知軍部之勢力，爲最高無上者，乃贈送秋波，密與聯絡，思狐假虎威，藉此實現其進取思想，軍部亦礙於軍人不得干涉政治之習慣，樂於間接援之以手，期以此打倒既成政黨與財閥之支配階級。町田，床次等知其居心之不可測也，爲自衛計，不得不籌對付之計，鞏固其保守思想。幸而元老重臣方面，亦多不直官僚派之所爲者，遇事恆取高壓手段，以防遏官僚派之獨裁主義，加之藤井殉職之後，高橋繼掌財政，黨閥得此 *Johnones* 之生力軍，越加興高彩烈，積極挑戰，素無組織之官僚派，至此遂不得不退避三舍。惟後藤與吉田二人作祟，居於內閣的膏之上，育之下，病到第三期之岡田，實已不可救約，不得已乃採取灰色的態度，微溫的主張，折衷兩者意見，一方面將審議會賣好於政黨，他方面將調查局求歡於官僚，二元論既已成立，岡田老闆，遂於去月十七日，擇吉開張，將審議會與調查局，同時廉價出售於國民之前矣。

惟如上述審議會既爲政黨所佔據，新官僚幾無立錫餘地，不能容喙於其間，誠恐神聖不可侵犯之諮詢機關，又將變爲黨棍的爭權奪利之戰場，故林陸相明言審議會不可成爲政爭之工具，而後藤亦以宜建設一純粹之國策審議機關相號召，於是高橋雖爲審議會之副會長，而調查局長官不得不讓於吉田矣。審議會委員十五名，雖皆各黨之錚錚者，而調查局網羅政界

，財界，學界等有力之士，實與政黨以脅威，兩者互相對抗，吾輩一觀其動機之各異，主張之不同，思想之相違，如此構成之分子，欲求其和衷共濟，而不生齟齬於其間者難矣。對於此等勢不兩立之機關，強欲使其化爲一體。變成中性，求矛盾之調和，期收移花接木之效，吾恐終不免有出主入奴，喧賓奪主之虞，無事忙之岡田，徒見其不憚煩而已。

或曰：自瀋陽事變以來，軍部之大陸政策，猶如破竹之勢，着着成功，藉着武力萬能之餘威，對於內政外交，積極活動，思實行軍人專政之野心，政黨方面蒿目時艱，借憲法爲護身之符，利用三寸不爛之舌，思急造一合法的防線，以抵禦其衝鋒陷陣，其所以思將審議會提高職權以壓服調查局，正如梅特涅等思制止拿破崙以後之急進勢力，連衡各國元首，締結神聖同盟，如出一轍者也。

二重機關，相尅而不相生，互爭指導之權，終因元老重臣，意在議會政治之復興，故其結果政黨方面，大奏奇功，內田等思乘此千載一時之機會，糾合各黨同志，組織一非政友之新黨，以謀死灰復燃，吉田知之，故語人曰：調查局雖承受審議會之命令，研究政治，但同時亦以獨立的立場，檢討國策，志堅意決，牢不可破。高橋聞言，老羞成怒，竟在開議席上揚言曰：凡屬審議會及調查局之事項，務必經過閣議之後，始可諮詢於其他機關，互相爭執

，各不相讓，岡田首相，有此妻妾，三角戀愛，左右爲難，其周章狼狽之狀，固亦不可諱言矣。

雖然，五一五事件發生之後，日本政局，恆立於維持現狀，或斷行革新的分水嶺上，一木與平沼在樞密院之明爭暗鬭，後藤，小原與町田，床次在內閣之爾詐我虞，蓋皆爲此微妙關係之象徵，兩種勢力，苟各失其平衡，則我同文同種之友邦，亦必從此多事矣。審議會與調查局，是否可以合作，實爲其試金石，岡田內閣之壽命，亦將視此爲轉移，所謂「皇國興廢，在此一舉」，其關係之重大可知矣。

（四）內閣審議會之任務

日本之有國策調查機關，自大正時代始，寺內內閣之時，卽有臨時外交調查會，直隸天皇，關於時局之重要事件，考查而審議之，第二次山本內閣之時，又有帝都復興審議會，田中內閣時亦有行政審議會，其制度與前者大同小異，然皆未若此次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也。岡田既創此前代未聞之兩大機關，在日本行政史上，增加值得紀念之一頁，則其過去，現在與將來之進程，吾人實不可忽略焉。原歷代內閣皆思設調查國策機關者，其故安在哉？豈全

爲操縱政黨之策略乎！蓋行政機關，未臻盡善盡美，缺陷過多，不得不求補救之法故也。查日本官制，各國務大臣皆有主管省分，而各部事務，複雜多端，每多不勝其任，且現今各部事務，皆與其他各部有密切之關係，恆難一部可以特立而獨行者，於是往往因主張之異，意見之對立，發生主管之爭執，職掌之齟齬，如前次因東三省政治機關改革案，而有外交，陸軍，拓務三部之對抗，今既成立內閣審議會，關於此種問題，各部既可以共同討論，謀綜合的對策，不致各自爲謀，又可以共同合作，保相互間之統一。因此之故，姑無論過去之動機如何及將來之結果如何，際此非常時期，審議會之設置，識者咸謂有必然性存乎其中焉。

官僚派與黨閥雖同爲國策審議機關之提倡者，然而同床異夢，目的迥異，後藤等所主張者，乃思縮小其立法方面議會之權能，而在行政方面，樹立國策，結成合法的組織，至其內容，皆切中時弊，有明確底政治的目的意識，床次等所希望者，惟自貴衆兩院及政界，財界，揀選中堅份子，對於組閣以來，政府與政友會繼續其變調情態之關係，欲以是爲調整機關（政策上之交易所），已則大肆活動於其間，思於此發展其政治上之新生命。因此審議會與調查局之任務，亦復參差不一，今將兩機關之組織大綱，詳記於後。

內閣審議會之組織大綱

一、內閣審議會直屬於內閣，爲一審議重要政策之諮問機關

一、會長爲內閣總理大臣。

一、委員爲十五名以內，揀選有學識，經驗，練達堪能之士而勅命之。

一、國務大臣不爲委員，但得出席會議，陳述意見。

一、內閣調查局處理關於內閣審議會之庶務。

一、現暫稱爲內閣審議會，如有適當者，他日當變更之。

內閣調查局之組織大綱

一、內閣調查局由內閣總理大臣管理。

一、主要辦理事務

(A)關於內閣審議會之庶務。(B)準備應提出於審議會之資料及議案。(C)關於行政，經濟，產業，教育及其他一般重要政策之調查。(D)此外特別審查內閣總理大臣所命令之重要政策。

一、調查局置長官，參事官等專任職員。

一、除現任官吏的專任職員之外，因爲調查特別事項，得任命專門委員或調查員。



一、專門委員或調查員，選擇朝野之識者充之。

一、參事官十名之中，五名為勅任，十名為奏任。

一、置常任委員於調查局（主以內閣書記官長，法制長官充之）。

一、常任委員同時兼為審議會幹事，常謀調查局與審議會之聯絡，使圓滿地運行全體之事務。

一、內閣審議會及內閣調查局所需要之預算，初年度（昭和十年度）約為四十四萬圓，常年為三十八萬圓。

至其所謂重要政策，除軍事外交之外，所有問題，皆在審議與調查範圍之內，就此一端而論，即可知審議會的權威之何若矣！夫當此歐風美雨，浩浩蕩蕩之際，合縱連橫之術，神出鬼沒於列強之間，日本既思稱霸遠東，實行亞細亞門羅主義，更進而為太平洋之主人翁，則軍事外交上之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尤為重要政策中之重要政策。何以審議會諸公，竟將此重大任務棄而不顧，置若罔聞哉！蓋此等問題，暗中自另有主之者，非二三老人所得而聞？知止不恥，知足不辱，明哲保身，賢者所貴，所謂齒亡舌存者，固以柔道得全，孰願越俎代庖乎！

雖然，此次審議會十五名委員之中，一爲三井財閥之代表池田成彬，一爲三菱財閥之代表各務鎌吉，日本最大二資本家之代表，亦得直接參加廟議，替襄朝政者，實開空前未有之例，在資本主義史上，可以大書特書者也。原來資本主義者，將見日暮途窮，進行其崩壞之過程，『Money makes the mare go』亦難超越時代而耀武揚威於全體民衆之前，彼等憂心忡忡，乃力求防遏，以圖迴光返照於萬一，且日本國家資本與金融資本，恆多相依爲命，則審議會中尤不可少此二大金剛。論者多謂審議會者，卽此支配階級之議會，特殊勢力之機關，又謂舉國一致者，卽避免對立抗爭，而謀相互間調整之方策也。惟資本家極主維持現狀，力斥改革之論，尤恐政策急變，與財界以莫大之影響而發生動搖，推而至于日本政局亦發生動搖，今池田，各務，既親自出馬，必將滿腹經綸，貢獻於財神菩薩高橋之前也審矣。

結論

由此觀之！無論以客觀的立場，或主觀的態度，自歸納法說起，或從演繹法講來，岡田內閣之設置審議會者，或亦爲時勢之所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惟論者有以此爲疊床架被，畫蛇添足者，多此一舉，徒見其內閣之懦弱無能而已，意謂：日本原爲議會政治之國

家，所謂舉國一致之內閣云云，已屬變態之至，今更有審議會與調查局突如其來，佇見一國三公，將何以號召人民，昭示中外，苟有設此機關之必要也，則宜樹立有科學性之國策，實現有綜合性之吏治，採用職業代表制度，廣求天下英俊，使在此過渡期中，代政黨而發揮其議會之使命，審議會與調查局，宜各照法規，分工合作，克盡本職，然後完成爲一恆久的總括的超然機關，庶幾日本政局，可以煥然一新，然而此非岡田之所願爲；亦非岡田之所敢爲者也。蓋岡田之意，不過思藉此延長內閣，鞏固政權，壓制政黨之跋扈，彈劾官僚之專橫，所謂「他力本願」，如此而已。

當岡田徵求若槻同意之時，若槻曾語人曰：如政府所計畫者，恆久的審議會，是不啻多設一樞密院，在立憲政治之下，絕非吾人所可默認。樞密院之意見，亦唯希望爲一臨時特設之機關，使其審查國家之政策，岡田曾以此意答之。若使其爲永久之機關，則審議會本身或將有法西斯獨裁之虞，是又擁護憲政者之所不可不顧及者，然則岡田之組織如此非驢非馬之審議會，殆亦環境之所使然，非出自彼之本心耳。

據一般輿論界之批評，多以爲此等機關，既屬審議重要政策，宜有不屈不撓之指導原理，而此指導原理，不僅爲空談無補之抽象的理論而已，必與國民之實際生活，若合符節，對

於國民之新生活，皆有具體的指導方案，惟此等指導原理，是自社會全體得來者，是以審議會之委員，宜網羅社會全體之最高權威者，今觀審議會之委員，皆係高官大吏，侯門萬里，咫尺九重，未有一人可以稱為職能代表，咄咄三老，雖曰備嘗二百四十年之艱苦，然亦明於保守，暗于進取耳。

記者未曾脫稿之際，今晨忽見報章載有調查局長官將以獨自的立場，樹立科學的基本國策，如改革議會制度及行政機關等等，皆在範圍之內。不知八十三歲之不倒翁，聞之作何感想耶！更不知四百五十名之黨老爺，聞之又作何感想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吾人其拭目而觀之。

五月二十一日脫稿於東京

日本古今談

崔萬秋

下面的幾則小品，都是說明日本的某一制度，某一現象，某一人羣，或某一習尚的小文章。這些小文章，或許可以作為親愛的讀者理解日本之一助。更希望由此雜文而引起大家對於日本要求更深的瞭解之興味。「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居今日而研究日本，似乎並非多事的舉動。

一、武士

日本今日的天下，是軍部的天下。不惟對內打倒了政黨政治，把在衆議院擁有絕對多數的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屏諸政權門外，而由軍人岡田啓介掌理朝綱；就是對外，也居然毫不客氣地發揮其「軍部外交」，使人感到外務省不過是「陸軍省外務局」。日本軍部的氣餒，真是大極了。

軍部的前身，即是所謂「武士」，所以我們欲了解日本軍人之所以有今日，不能不替他們翻一翻家譜。

「武士」這個名詞是後世追加的，在武士發生的時代，只叫做「兵」，或「武者。」武士的發生，在大化革新，氏族制度中心的政治組織解體，中央集權的政府樹立以後。因中央集權，而使貴族階級的勢力擴大，由於他們的勢力擴大，使他們耽於淫樂，以致政治弛廢，負保護地方人民生命財產之責的「國司」，不能盡其職守，以致地方豪族羣起，各自培養「郎等」，「隨兵」，而反抗國司或維護自己的勢力，於是便形成了後來之所謂「武士」。

所謂地方豪族，其成分也很複雜，有的是當地的舊家名族，有的是曾任該地的國司而落戶者，有的是貴族移住於地方者。

在那種農業時代，豪族的財產當然是「土地」，所以這些豪族便是地方的地主階級。因此，他們部下便有耕田的人和擔任管理的人。這兩種人和豪族之間，形成一種主從關係。在豪族反抗國司，或與其他豪族以干戈相見時，便徵集這些耕田者及管理者中之勇敢的長於武術的分子，使之趕赴前綫。相習既久，便有些人脫離農作的業務，而專以武力伺候主人，此

即所謂「郎等」(或稱郎黨)。

「郎等」亦稱「隨兵」，是不業農務而專服兵役，在下人裏面地位稍高。郎等之中，又有上下之別，被稱為「家子」的是其中地位最高者，多半是主人的同族。「郎等」的最高級的稱做「一郎等」，稍下者稱為「上兵。」

豪族有了這樣的武力，而國司所缺乏的正是這種武力，所以監督豪族的國司，到後來反要藉他們的力量，行使他們的職務。於是便舉薦善良的，有威力的，可以取締不逞之徒的地方豪族為檢非違使，押領使，追捕使，以當警察之任。

需要地方豪族的力量者，漸漸由地方官憲推廣到中央。因為那時擔任禁苑警衛的六衛府及擔任京城警備的檢非違使廳，其長官都不是武官，而是門地高，儀式服飾的智識富，丰彩翩翩，風流倜儻的文縉縉的花花公子，所以擔負不起來維持京城治安的大任，於是晝夜放火，盜賊橫行；宮中的兩個女官，甚至被剝去了衣服，所以中央方面也需要一種新的武力。於是寬平年間，置瀧口武士十人，使之警衛清涼殿，後又增至二十名。

因為政府的力量，不足以維持國內的治安，就是人臣，如藤原氏，也置武士於侍所，以備非常之變。甚至到各地方旅行，沒有武士的護衛也不能安然通過。

於是武士的勢力乃一天大一天，在中央的貴族階級與一般庶民階級之間，形成一種新興的中流階級。這武士階級是握着土地兵馬之權的實力者，所以終於打倒了驕奢淫佚的貴族政治，而別創出一種新的武人政治，即所謂「幕府政治」是也。

關於幕府政治，讓我們另篇詳談，現在我們再談一談武士生活，及所謂武士道。

武士是由於羣衆之力而成的團體活動；所謂武士道，是以主從之間的恩誼爲根本，所以武士道的最要項目便是忠於其主。即所謂忠義的觀念。富於財力的豪族，在他們自己的邸宅以內畜養家子郎黨（亦稱郎等）使之學習武藝，一旦有事，便率領家子郎黨鎮撫，對於有功者便賜以若干領土以爲恩賞，而此恩賞子孫可以世襲，所以舉族生活，皆仰給於其主。由於這種經濟關係而生出主從之情，年代愈久，情誼愈篤，數世之後，一方成爲累世的主君，一方成爲歷代恩顧的家人，主從互相信賴，互相依存，關係愈密。於是主人以愛護家臣爲道，家臣以捧獻身命於主人爲最高之義務，最大之名譽。陸奧話記云：「身爲恩使，命依義輕」，即指此而言。所以忠義觀念，是主從的相互觀念，這種主從間的忠義觀念即所謂武士道的中心。

武士道這個名詞，在武士剛發生的時代，叫做「兵道」，或「弓馬之習」。

和列之所謂武士道，如信實，信義，信勇，信信，信實等美德，乃集佛學及儒學思想之大成。但此乃鎌倉幕府及江戶幕府以後的事。在武士剛成立那個時代，源氏僻處文化最低的東國，彼等之所謂「兵道」，受佛教及儒教的影響都很少。他們的「兵道」，乃由於公私大小幾多的鬥爭之間，爲了鼓舞士氣，自然而然地培養成主從之間的一種道德思想。

「兵道」除了主從的忠義觀念以外，最重要的是武人的名譽。將門記云：「兵以名爲先。」他們爲了守護武名，不顧生死的奮戰的故事很多。

日本現在的軍人，雖非常信仰天皇，這是受了江戶幕府末年勤王志士的儒教思想之影響。在源氏時代，他們之所謂主從關係，並非盡忠皇室。而只是忠於他們的直接恩顧的主子。平將門自稱新皇，以自居爲王城，而託言八幡大菩薩之使者出現，讓位將門。這位目無天皇的武人，對於他的舊主攝政忠平却異常恭敬，自稱新皇而稱忠平曰舊主。說將門雖萌傾國之謀，焉敢忘舊主。這種現象，好像彭公案上的歐陽德，對於彭公雖異常恭順，而對於彭公的主子康熙帝却可以不敬一般，是很滑稽的事情。但中國小說家言的情形，竟與日本古代的實際情形這般相似，亦云奇矣。

武士的教養，經過鎌倉幕府，室町幕府，江戶三個時代，自然他們的思想見解也會高起

來。所以後世的所謂武士道，實是佛儒兩種思想的結晶。鎌倉時代，佛教甚盛，名僧輩出，講說經典，建設大寺。源氏族人，多佛教信徒，其武士亦如之。佛教輪迴之義，武深信其說，身臨戰場，自稱忠心事主，鬼神佑之，心地光明，無入地獄之苦，有生富貴之樂，故不畏死。及江戶幕府成立，儒學盛行，尤以朱子及陽明學說為最深入人心。所以我們說武士道是佛儒兩種思想的結晶。

所謂武士道究竟是些甚麼內容呢，剛纔我們已經說過，重忠節，尚禮儀，尚勇武，重信義，尚質素數項而已。這本是日本明治天皇諭日本陸海軍人的勅詔，我們也可以看作是武士道的精華。

由於這幾種精神自然會產生出「輕生死」，「重然諾」，「尚意氣」諸特性。所謂「仇討」及「切腹」，即由此種特性派生出來的。

江戶時代，武士的勢力達到最高潮。武士階級成為社會組織的本位。不惟軍事，政治權握在武士手裏。連寫字，畫畫，做做小說的文化範圍的末節，也幾乎全為武士所獨占。他們不惟有武力，而且有學問；他們不惟能夠打仗，而且能夠治國，安民，理財政，辦外交。學問為武士階級所專有，教育機關為武士階級而設。商人工人農夫，不但是在社會階級上被武

士壓服，連智識上也是被武士階級壓服了的，所以「町人」和「百姓」被武士們看不起。

明治維新以後，「町人」雖抬頭而爲資本家，握得了政權（現在的政黨即是資本家的代表），但武士階級（軍部）仍然不肯甘心。所以軍人干政的事實充滿了六七十年來的現代史。尤其是外交方面，日本軍人步步居於領導者的地位，外務省只是跟在後面唯唯否否，觀於今日日本之對華外交益信。

日本軍人之高視闊步，其由來也久矣。吾人欲謀祖國之安全，當先思如何了解日本軍人，和外交系的人物交換香檳杯，實末節之末節也。

二、浪人

一談到日本，很容易使我國的人士想到的便是「日本浪人」。多數日本浪人，給我們的印象頗壞。一提起浪人兩個字，我們便聯想到在我國奔走聯絡，推動政治，對於三十年來中國內亂幾無一次不有關係的幕後人物。

日本的浪人觀念，和我們微微有些不同。對於擁有雄厚的下層勢力之人物如頭山滿之流，固然以「浪人」相稱。就是對於一般無一定職業的智識分子，也稱作「浪人」。

中國的「浪人」觀念，可以用「流氓」來代替，但日本人的「浪人」觀念，較諸「流氓」的範圍還要寬。大體指失業的浮浪分子。

顧名思義，「浪人」很容易被解為「浮浪之人」或「流浪之人」或「浪蕩之人」；但這是後世的曲解。日本的浪人，本叫做「牢人」，牢浪兩字，在日本同音，所以後來便由牢人變為浪人了。

據日本江戶時代史學權威栗田元次氏之學說，「牢人」乃「牢籠人」之縮寫，江戶時代寫「牢人」而不寫浪人。不過一般的日本史上多寫浪人，所以我們也沿用這浪人兩字，

浪人的最簡單的定義是失業的武士，在江戶時代形成一種社會階級，人數既多，勢力又雄厚，時常有顛覆江戶幕府之可能，所以關於浪人統制，為江戶幕府的重要政策之一。因幕府的威權一天一天鞏固，而取締的寬嚴又適中，所以德川氏總算保持了二百年的太平，但文治政治的爛熟期一過，幕府漸入崩壞時代，經濟方面及社會方面的政綱都漸趨弛緩，而浪人階級便又漸漸抬頭，因嘉永，安政年間外交之失敗，暴露了幕府的政事及軍備之無能，浪人遂猛然奮起。明治維新史簡直可以說是浪人運動史；沒有浪人，明治維新決不會成功。由此一點，可以見浪人在日本近代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浪人發生之原因

浪人發生之原因，可以分爲政治的原因與社會的原因兩大種。前者基於幕府之政策，後者由於社會之習尚。

政治的原因之一，由於江戶幕府之取消異己的「大名」。所謂大名，還是莊園制度的一種遺風，莊園的原義，本爲別業園地，後來變成私有土地的意思。土地多者曰大名，土地少者曰小名。名者，開墾或領有土地者之名也。江戶幕府時代的「大名」，即百里爲王的小諸侯，其地位之高下，勢力之大小，以所領土地之多寡爲定，譬如某藩領地若干萬石之類。江戶幕府的政權，既經確立，對於從前曾經反抗的各藩，當然使之左遷或減封，甚至使之絕滅。武士們是屬於某一藩的私兵，藩主的地盤既失，這些武士當然流爲浪人。

還有一個原因，便是江戶幕府的禁止基督教及鎖國政策。基督教在江戶時代稱爲「吉利支丹」，武士中信仰該教者爲數不少，幕府既布禁令，這些人若不改宗或殉教，便只有脫離仕途，而度浪人的生活。鎖國政策是塞住了浪人向海外發展的路，於是日本國內的浪人便日益增多。

所謂社會的習尚是基於戰國的風氣之遺存。在戰國時代，一臣事二主成爲習慣，臣下與藩主稍有不合，即飄然遠去，再尋主顧。「良禽擇木而棲」，在當時把背主他去的事情，看

做了英雄行爲，這也是使浪人增加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件，由於戰國時代的殺伐之風，而時常有彼此殺傷的事端發生。被殺的子弟要出門尋找仇人，此即所謂「仇討」。殺人的人往往被黜或「切腹」，而其子弟也要乞假報仇，仇仇相報，失去正業，浪人因之而生。

這些浪人，既是最有素養的支配階級之失業者，社會一天安定一天，而另尋主顧既不容易；鎖國之後，海外發展的門戶又被封鎖，眼看着同輩後輩們身居要路，自然難免生平地起風波發揮自己的手腕之想。於是社會的和平與秩序，時時感到脅威，而不得不加以嚴重的抑壓。此種浪人抑制策之最顯著者，一爲「牢人拂」，即追放浪人出境；一爲「武家奉公構」之公認，即不許浪人另尋主顧；一爲住居的限制。

幕府這樣壓迫浪人，使得浪人不惟再沒有入仕途之地，甚至茫茫宇宙之間，竟無浪人容身之所；困獸猶鬥，何況是人；何況是智識，能力，武藝俱全的武士出身的浪人？所以他們不得不造反了。

浪人的叛變

在江戶時代，浪人反抗幕府的舉動很多，而其最著者有三：（一）爲大阪陣之役。所謂大阪陣，是豐臣秀吉死後，其妻淀君與其子秀賴對

德川家康的最後抵抗。豐臣氏扼守城郭堅固之大阪城，而失意浪人，欣然來歸者十萬人。家康以十分天下有其九的威力，攻奪大阪，竟費了那樣大的氣力，展開了「大阪冬陣」「大阪夏陣」兩次的血戰，都爲了豐臣氏方面有十萬助威的浪人。浪人之厲害，德川氏知之最切，所以大阪陣以後，幕府統一了全國，對於浪人的態度完全是高壓的，抑制的。（二）爲島原之亂。島原之亂，本爲吉利支丹（即基督教徒）對於幕府禁教的反抗，完全是宗教戰爭，然而實際上的主持者是浪人，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次叛亂看作浪人利用吉利支丹宗門對幕府的第一二次抗戰。島原是日本西部九州的一個半島，地方偏僻，原爲吉利支丹的信者有馬晴信的舊領地。德川幕府封松倉重政於此地，嚴加壓迫，故重政死，其子勝家繼任時，島原之亂即起。島原附近有天草島，小西行長一派的浪人據此地企圖吉利支丹之復興，故島原的叛民與天草島的信徒相呼應，推益田四郎時貞爲總大將，占據原之故城址，高揭反旗。幕府出兵兩次，方始平定。（三）爲由井正雪之變，一名慶安之變。由井正雪是浪人中的軍事學者，本爲駿河人，後到江戶爲太平記讀，又提倡楠門的軍學，自立門戶。門弟子中，大名，旗本以下的有祿位者甚多，而浪人更多，丸橋忠彌是教授十文字槍法的名人，也是正雪的弟子，但天下太平既久，社會秩序又日趨安定，幕府取締又嚴，濟濟於由井正雪之門的弟子，都成了

無用武之地的英雄，窮迫既甚，於是便圖揭反旗。不待說，結果是失敗的。但當時的日本大學者新井白石評他爲「不成則爲陳涉，成則爲漢高祖，英雄豪傑的手段，別有一格。」可謂知言。

此三種浪人叛亂既平之後，幕府的天下，總算保持了二百年的和平。然而幕府末年，維新之運動起，而浪人之勢復興，終於打倒了江戶幕府，完成了明治維新的大事業。關於這一段，我們將另立專篇談之。

經濟

白銀問題

L. FREY 富萊作
李 守 黑 譯

今日白銀問題的嚴重性，已使工業落後的國家，尤其是中國感受到萬分痛苦。本文作者富萊氏，特就此問題加以精密的分析，雖然富萊在本文中還未能提及解決此問題的任何種辦法，可是他確已抓住了此問題的癥結所在。他先就縱的方面敘述金銀價格漲跌的關係，和其對於國際貨場制度變遷的影響。繼就橫的方面說明世界上兩大用銀國——中國與印度——在銀價高漲後的實際情況，及美國的銀價提高運動與新複本位制的提案。原文見日本世界政治經濟情報第一輯。譯者誌於東京。

（一）銀價跌落與複本位制的崩潰史

恩格斯在資本論（四版）第一卷中，曾註有次述的一段話：「今日，我們正是遭逢着金銀比價更形激動的時期。在二十五年前，金銀比價約是1:15 $\frac{1}{2}$ ，現在（一八九〇年）則是1:22，而且白銀的價格，仍在不斷對金跌落中。其主因乃是由此兩種金屬變更其生產方法所致。……銀價如斯的跌落，倘若現在不再對銀爲人力的提高，恐更有發現新低價的可能。而且美國的銀蘊藏，現在還只有小量的採掘，是以後此銀價的依然跌落，自是可以預期得到的。此外在日用品和奢侈品中，使用白銀的需要，已相對減少，而鍍銀品和鋁製品也足以替代銀製品，是則勢將更爲促進銀價的跌落（註一）」

自前世紀七十年代起，銀價已開始跌落。在倫敦市場上，白銀一盎斯的價格：在一八三三——一八七一年間約是五九——六一便士，一八七一——七八年間則自六一便士跌至五二·二五便士，一八七八——八九年間更跌至四二便士。嗣於一八九〇——九一年間雖曾一度稍見騰貴至四七便士，然結果終在一路跌落的過騰中——一九〇〇年爲二八便士 $\frac{1}{2}$ ，一九一四年竟低至二五便士。

前世紀七十年代銀價的跌落，已破壞了金銀兩本位制的基础。六十年代開始時，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英國採用金本位制，法，意，比，及瑞士仍維持金銀複本位制，德，奧則基於維也納協約而用銀。一八六五年「拉丁貨幣同盟」成立，最初參加者為法，意，比，瑞士四國，希臘，及羅馬尼亞隨亦加入，西班牙在形式上雖未入盟，事實上則同一趨向，拉丁貨幣同盟，決定採用金銀本位制，而以 1:15.44 為金銀的法定比價。一八七〇年德國獲得五十億的法國賠款（普法戰爭），採行金本位制，同時并出賣其存銀，因之銀價更趨跌落。德國首先採行金本位制，不久歐洲各國亦相繼採用。一八七二年斯干的那維亞諸國同盟用金，一八七五年荷蘭亦繼效其例。因銀價的暴跌（尤其是一八七三年以後）和上述諸國的改用金貨，而引起白銀大量流入於拉丁貨幣同盟諸國，結果同盟諸國亦不得不限制銀貨的鑄造量，一八七八年更禁止銀貨的自由鑄造，而改為所謂「跛行的」金本位制。

市場上金銀比率的變動，既已顛覆了金銀複本位制存在的可能性，則複本位論和金本位論的爭持，亦將因此而息止。過去維持複本位制最激切者為美國。美國在複本位論影響之下，根據一八七八年的法律，財政當局每月須買入總額二百萬乃至四百五十萬的白銀，一八九〇年更因薛爾曼法案 Shermanact，提高白銀買入額為每月四百萬盎司。

一八七八年美國在其所提議召集的國際貨幣會議中，雖曾努力於有利複本位制的決議，然終遭英，比，瑞士，挪威諸國的堅決反對（德國未參加此次會議）。會議結果認為「貨幣之使用有金銀並為消費之必要」，可是同時對此兩種金屬，採用一種或兩種？則一任各國自己決定。那末，此會議，實際上便毫無何等結果。一八八〇年末，複本位制的呼聲再起，美法因於一八八一年共同提議召集新的國際會議。在會議中，美，奧，匈，法，及英屬印度贊成複本位制，而比，瑞士，希臘，英，德，及斯干的那維亞諸國則反對之。英德兩國曾允許「倘若複本位制同盟成立，彼等可增加白銀的使用」。此會議雖於翌年（一八八二年）再度召集，亦未有何成功，一八九二年復召集貨幣會議於比京伯魯捨爾，英國代表洛斯邱德（*W. L. Tschild*）聲明：「要想英國採用複本位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實」。英國複本位論者，曾提議在一八九三年召集第二次會議，然為下院所否決。

嗣後美國態度轉變，在議會議提廢止薛爾曼法案。印度亦於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禁止銀貨的自由鑄造。

又美國前以薛爾曼法案，收買白銀，雖曾使一八九〇年的銀價四二便士，在一八九〇年提高至五四便士，然此不過是暫時的騰貴。一八九〇年十一月頃，銀價復再度跌落為四七

便士 $\frac{1}{2}$ ，一八九一年爲四三便士，一八九二年爲三七便士 $\frac{1}{2}$ 。加之一八九三年以後，銀價跌落的新波浪，又開始掀起，結果遂顛覆了一切複本位制的迷夢。

(1) 參照：「資本論 第一卷及河上宮川共譯「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311-312頁

(二) 複本位論者之主張及單複兩說的爭難

複本位論者之理論的主張，可歸納爲次之數項：

1. 複本位論者謂：世界黃金產額確在激減中，時至今日，已可感到黃金的非常不足。因此，倘若歐美以及東洋諸國的改行金本位制，則今日的不足，將一轉而爲真正的金饑慌。

2. 金屬貨幣的價值，不專恃其生產數額，乃依據於貨幣的消費。在複本位論者爲辯護其名稱派(Nominalist)的立場，稱：「法律是造成貨幣通用力的原動力。金銀只是給予現實價值的命名，其實就是法律上的價值」。

3. 銀價跌落的主因，爲德國廢止銀本位和拉丁貨幣同盟諸國停止銀貨的自由鑄造所招致者。

4. 銀價跌落，乃物價的一般下落和恐慌的原因。復使銀通貨國購買力減低，以致障礙商品輸入於此等國家而損害其工業。

5. 復本位論者爲批駁金單本位論者所謂一金的安定性優於銀的「立論，而主張：「白銀在歷史上早是基本貨幣，而金的出產，顯然是一種偶然投機性質」。

6. 復本論者主張：「金屬的移轉循環性是基於其價格的巨大安定性而濟其用」。

7. 復本位論者認爲復本位制的維持，不是任何一個單獨國家所可能的，所以提倡組織復本位同盟的計畫。彼輩意見，最初只須英，德，美，法，俄和奧匈參加同盟，即可獲得圓滿結果。

復本位論者和單本位論者所爭持的實在背景，究爲何物？在復本位論者方面，爲有利銀價騰貴的銀礦主（可以美國的積極參加貨幣本位討論的運動，即是由於其本國銀同盟勢力特大來作說明）和大地主。大地主身負巨額債務，則幣價跌落，勢必影響農產物價降低，其利害關係至爲深切。

此外尚有一點堪注意的趣事，即是蘭開夏（Lancashire）紡織業者曾爲復本位制作有利的發言。其理由爲銀價跌落，將使既製品在印度販賣，感受困難，而增加土着工業對蘭開夏工

業的對爭力。

與貨幣制度安定性有利害關係——此以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爲前提——的工業資本家與金融資本家，則反對複本位制，而極力主張採用金單本位制。

約言之，前世紀末年的複本位論與單本位論的爭持，一方面在銀價跌落破壞了複本位制，而另一方面，則爲複本位論者欲維持貨幣材料的白銀需要。在一般經濟恐慌時代，銀價跌落特爲顯著。故地主及銀鑛主欲從複本位制中，卽是銀價騰貴中，求得一條逃出恐慌的血路。反之，代表產業資本主義的工業家和銀行家，則站在反對的立場上，努力鬥爭。

結果此種複本位制的思想，遂於前世紀之末，全遭擊滅。其主因爲欲在國際市場上提高銀價，回復到以往的金銀法定比價 *1:15.44*，實屬妄想，甚至反將使白銀喪失其爲貨幣的意義。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改行金本位制，印度亦廢止銀單本位制，而以其魯比與英鎊的法定協訂比價，故銀單本位制，只不過是殘留在少數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中一炷餘燼罷了。

（三）世界大戰中的白銀問題

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在歷史上應劃為一個新階段。開戰的第一年，倫敦市場的銀塊行情，一九一四年為一盎斯二二便士 $\frac{2}{8}$ ，次年十一月漲為二七便士 $\frac{2}{8}$ ，一九一六年五月更騰貴至三七便士 $\frac{2}{8}$ 。其尤甚者，為一九一七年的銀價一時竟騰貴至五五便士，此四年的平均價為四〇便士。一九一八年為四七便士 $\frac{2}{8}$ ，一九一九年為五七便士，一九二〇年為六一便士。至於紐約市場的銀塊行情，就一盎斯言之，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由〇·八四仙（年平均）騰貴至一·〇一九仙。

大戰中銀價騰貴的根本原因，今當略述於次。

因為大多數人民動員，乃增大了小額貨幣的需要，故大戰第一年，各交戰國莫不多量的鑄造小額銀貨幣。譬之英國，在一九一五年其財政部即向市場買入三百萬的白銀。嗣因需以魯比給養駐在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及非洲的印度士兵，於是白銀需要更為增大。而其尤要者，則為交戰國和東洋諸國間支付均衡的變動。蓋以戰爭中交戰國既舉國動員，又注其全力於軍火製造，遂不得不轉而仰賴東洋諸國商品（大戰中我國大小工業紛紛興起。是其明證）。就中尤以英國對於東洋諸國的支付均衡，處於非常逆勢的地位（入超），同時東洋諸國所需要為銀幣，而非金貨，故交戰國苟欲從東洋諸國購入商品，更不能不利用白銀。

他方面世界最大產銀國墨西哥，又因內亂迭起，產額激減。世界產銀額，戰前一九一三年爲二億三千萬盎司，嗣後逐漸遞減，一九一四年爲一億七千二百萬盎司，一九一五年爲一億七千三百萬盎司，一九一六年爲一億八千萬盎司，一九一七年爲一億八千六百萬盎司，一九一八年爲二億三百萬盎司，一九一九年爲一億七千九百萬盎司，一九二〇年爲一億七千九百萬盎司。銀產額如斯遞減，即無需要的激增與價格的暴騰，殆亦難使其靜止於戰前水準之下的。

同時還有一件與銀價暴騰相關聯的事實。尤其是在倫敦市場上，英人爲防止其本位貨幣金鎊法價的跌落，而設法阻止生金「價值」的騰貴。即是不問金鎊購買力如何降低，仍使南非聯邦及澳洲以舊平價出賣其產金於華蘭銀行。

其結果使戰前金銀比價1:37.37逐漸降低爲：一九一七年1:23.09，一九一八年1:19.84，一九二〇年1:15.32，已低於所謂「神聖比率」1:15¹/₂，翌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更跌至1:14.70

銀價騰貴，實是提高銀價超過銀幣的名稱價格以上，可使銀幣逸出流通界，故各國政府改鑄貨幣而減低其銀的成分。例如英政府將銀幣中的純銀分自九一二減至五〇〇，美政府亦

自九〇〇減至八〇〇，同時并禁止銀貨的鎔毀與輸出。

印度是以銀魯比爲其本位貨幣，所以銀價騰漲，破壞了魯比和金鎊法值間的原定比率。在金鎊束縛之下的魯比，戰前一魯比等於一六便士的比價，至此亦漲爲二八便士。

美國爲欲和緩白銀饑饉，在大戰後一九一八年制定一種法律，賦予政府販賣三億五千萬美元白銀（已投入流通界的銀證券的保證準備銀）的權利。其總額在二億美元以上，爲英國所買入，以之償付和印度間的國際均衡的差額。

印度政府在英人壓迫之下，於一九一七年限制金銀轉入。其目的在使英政府獨占對印度的白銀輸入，因此美政府可以相對的貶低其銀價。

一九一八年英，美政府間協定白銀買入最高價，在倫敦爲四九・五便士，在美國爲一〇一・五仙。

此政策在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初尙能維持騰漲的銀價，然而一九一九年戰後的「混亂情況」，又騰漲至一盎斯一三八仙的新銀價。可是此種「病態情況」不能久持，因爲戰後對於上述白銀需要的各種作用消滅，於是一九二〇——二一年的經濟恐慌一經爆發，不得不使銀價再度慘跌。遂使一九二〇年一月止所保持的銀價一四〇・七五仙，在同年十二月慘跌

至五九・二五仙。

(四)戰後的白銀問題

現在我們且在移轉觀察戰後之前，先行引用幾個統計數字罷。(註一)

年別	銀生產額 單位百 萬盎司	倫敦銀價 單位 便士	紐約銀價 單位 美元
一九二〇年	一七三	六一・四〇	一・〇一九四
一九二一年	一七一	三六・七〇	〇・六三〇九
一九二二年	二〇九	三四・四〇	〇・六七九三
一九二三年	二四六	三一・九二	〇・六五二三
一九二四年	二三九	三三・九七	〇・六七一一
一九二五年	二四五	三二・〇九	〇・六九四〇
一九二六年	二五三	二八・六八	〇・六二四二
一九二七年	二五三	二六・〇四	〇・五六六八
一九二八年	二五七	二六・七五	〇・五八四八

一九二九年	二六〇	二四・四五	〇・五三三〇
一九三〇年	二四八	一七・六六	〇・三八四六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	一四・六九	〇・二八七〇
一九三二年	一六三	一七・八四	〇・二七八九
一九三三年	一六三	一八・一四	〇・三四七二

如右表所示，戰後白銀生產的增加，自恐慌初起迄一九二六年止，雖是維持其不變的狀態，然而銀價則在不斷跌落（除一九二四年外）。而且現時銀價更慘跌至新的價格，即是自一九二九年一盎斯五三仙，在一九三二年慘跌至二七仙。銀價跌落的影响，較之其他商品尤烈。試一比較美國賣出物價和銀價的指數，即可大明。美國銀價指數對一般物價指數的差點，一九一四年爲——一四點，反之一八三〇年則爲四五點。

此種事實，乃證明物價跌落是由於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而銀價跌落則更有其他的特殊原因。此種特殊原因，可約述其基本要素於次。

就一九二八—三一年間平均數字觀之，銀產額在其生產方面，屬於金銀鑛關係者爲百分之十四（14%），銅鑛關係者爲百分之十四（14%），亞鉛及鉛鑛關係者爲百分之四三（43%），



錫鑛關係者爲百分之一·六(1.6%)。如此則有色金屬——鉛，亞鉛，銅，錫——反成副產物，蓋其總產額僅及銀產額百分之五八·八(58.8%)。是故鉛，亞鉛，銅等生產增加時，銀生產亦隨之增加。若是認主金屬——鉛，銅等——生產爲有利時，縱使銀價慘跌，亦不能單獨減少白銀生產。恩格斯曾論銀價跌落的原因說：「純銀鑛雖少，幸而銀易於自鑛石中鍊出，且此種鑛石大都含有百分之四〇乃至九〇的白銀分。即是比較少量的銅鉛等，亦有利於銀的鍊取。僅就此種事實看來，雖然黃金的生產勞動增加，白銀的生產勞動則必減少，因此銀價跌落，全是自然的事實。」(註二)現在因爲電解法的發展，視作副產物的白銀生產成分更爲增加，同時其生產費用則反顯然減少。

2. 脫離白銀束縛，而改行金本位或金匯兌本位的國家，均從事以金或外國匯兌替代其向日之銀準備。

前世紀七十年代，德國放棄銀本位而出賣其過剩銀，在市場上頗表現其貶低銀價的職能。同樣的在九十年代，印度因爲改行金匯兌本位制，發行紙幣魯比，而逐漸開始出賣其儲藏銀。一九二〇年法領印度支那，亦放棄銀單本位制，採用以法國法郎爲標準的金匯兌本位制，而成爲市場上新的銀賣主。

3. 銀的需要，乃由於加工工業的用作原料，各國財政當局的用作鑄造貨幣，以及東洋諸國人民的用作儲藏財產。工業用銀消費額：平均只占白銀年產額百分之一五——二〇。近年白銀鑄幣總額，亦不超過其廢止總額。一九二九年廢幣銀總額為一億七千萬盎斯（其中印度二千九百萬盎斯，英國三千八百萬盎斯），而新鑄銀幣總額則不過九千九百萬盎斯而已（其中中國占五千二百萬盎斯）。似此情形，所謂白銀需要，惟恃着以儲藏為目的的東洋諸國人民一方面了。

如就左述亨達(Handy)和哈門(Harman)所發表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找到關於近年銀市場供給需要的諸種原因的一般概念。

銀供給方面單位百萬盎斯									
年別	由於英國降低銀幣成分	由於歐洲諸國廢止銀幣	由於印度當局賣出	由於印度支那賣出	由於中國賣出	其他供給總額	由於新生產	供給總額	
一九二四年	二·〇	一·八	—	—	—	110·0	336·3	259·5	
一九二五年	七·〇	—	—	—	—	74·0	1255·1	1332·1	
一九二六年	〇·七	—	—	—	—	〇·7	1233·8	1234·5	

白銀問題									
銀需要方面									
(單位百萬盎司)									
年別	印度	中國	德國(註四)	工業用及美術用	貨幣用	其他			
一九二七年	九〇・〇	八五・〇	一六・七	四〇・〇	六・五	三一・四	一九二七年	九〇・〇	八五・〇
一九二六年	九一・七	七三・九	一二・五	三九・五	一〇・八	二六・〇	一九二六年	九一・七	七三・九
一九二五年	一〇六・七	五九・四	一四・三	三六・〇	二〇・三	一五・四	一九二五年	一〇六・七	五九・四
一九二四年	一〇八・二	四一・七	——	三二・五	六五・七	一一・〇	一九二四年	一〇八・二	四一・七
一九二三年	——	——	——	——	——	——	一九二三年	——	——
一九二二年	——	——	——	——	——	——	一九二二年	——	——
一九二一年	——	——	——	——	——	——	一九二一年	——	——
一九二〇年	——	——	——	——	——	——	一九二〇年	——	——
一九一九年	——	——	——	——	——	——	一九一九年	——	——
一九一八年	——	——	——	——	——	——	一九一八年	——	——
一九一七年	——	——	——	——	——	——	一九一七年	——	——



一九二八年	八九・〇	一二四・〇	一〇・八	三九・五	一三・六	三一・五
一九二九年	八一・八	一三六・七	一二・〇	四三・五	二五・〇	二八・九
一九三〇年	九四・五	一二四・〇	八・〇	三五・五	二〇・一	三四・一
一九三一年	五七・〇	五九・〇	二八・〇	四二・〇	二一・〇	五六・〇
一九三二年	一二・〇	四〇・〇	二二・八	三一・〇	四九・一	五五・九
一九三三年	一〇・〇	——	一四・五	三三・〇	五二・一	一六三・三

如右表所示，迄一九三二年白銀的主要需要者爲印度及中國。一九三二年，尤其是一九三三年，此種需要，突然轉變其方向，即在印度方面，其需要銳減，而在中國則反由主要輸入國變做輸出國。然而一九三三年度白銀需要方向的轉變，全是一時的特殊情事，在根本上，白銀需要，仍是要由印度及中國來負擔的。是以實有進一步分析關於此兩國的白銀問題的必要。

(註一) Kesschage, die zukunft des silbers wien, 1933

(註二) 參照「資本論」第一卷及河上宮川共譯「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卷311—312頁

(註三) 此額中含有英國償付美國戰債二千萬鎊斯。

(註四)德國鑄幣額的增大，是因為可以增加國庫收入。

(五)經濟恐慌與印度白銀問題

一八九三年印度的放棄銀單本位制而改行金匯兌本位制，甚至只是鎊匯兌本位制，已於前節述過。自一八九八年迄至世界大戰，魯比行情因鎊的束縛，雖只是一盎斯一六便士的比價，然在大戰中則會漲至二八便士。自此以後，又復回到開始跌落的過程，在一九二六年的比價，低至一八便士。一九二六年印度政府委員會容納印度資產階級的要求，而提出改行虛金本位制和組織中央準備銀行的法案。準備銀行儲存金額，不得低於金匯兌總額百分之四〇以下，并逐漸增加其金部分，對於銀行券亦應以之替換金條。其次又因一九二七年的法律，規定魯比的純金分爲八·四七五一二克蘭姆，即是相當於一八便士。然在事實上，因為英政府故使此案展綏實施，致印度魯比依然是在鎊法價束縛之下的本位制。更因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制，遂使印度政府廢止其一九二七年的法律。自此以後，在鎊束縛之下的魯比，恰如蔭影一般，隨着鎊法價的變動而轉移。

世界大戰中，印度政府因為國民對銀需要激增，雖在銀價昂貴之際，亦不能不着手於白

銀買入。可是在一九二六年，上述委員會則斷然表明：「印度財政當局將於此後十年間，出賣其現銀，逐漸使其儲存銀額自八五古洛爾（8500）減至一五古洛爾（1500）等於一千萬魯比）。其結果，使印度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在倫敦市場上，立時成為白銀賣主，最近數年其賣出總額約是三千萬盎斯，一九三三年更提供二千萬盎斯備作英國支付美債的用途。

雖然印度政府如斯的出賣白銀，然仍不能阻止其國民對於白銀的需要（作為儲藏用），所以一九三二年的白銀輸入額和其國內生產額，竟超過輸出額八千萬至一億盎斯。至於一九三一年的輸入激減，其主因在於經濟恐慌而印度中小資產階級的紛紛沒落。

最近十年間，印度大資本家及地主已不注重白銀，而以黃金為財寶，反之，小資產階級則仍以白銀為其貯藏及蓄積的目標。因此，太晤士報曾著論說：「商品價格跌落，減弱了印度農民的購買力，農民大眾窮苦的結果，惟有將其微薄的白銀儲蓄投入市場，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可是銀價的跌落，在其他方面更促進印度中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因為彼等是必需用魯比納付租稅公課的。

關於此種白銀問題，在印度存有兩種對立的傾向。即是英帝國主義者為欲使印度從白銀

問題中解放出來，而使印度出賣其準備銀，促進印度魯比轉移爲依據於金鎊的紙幣本位制。反之，印度中小資產階級，則依然繼續買入白銀，而爲儲積之用。然在經濟恐慌時代，其第二種傾向已失去效力。蓋以經濟衰頹，農民不得不大量的出賣其藏銀。此外尚有不可不注意者，即印度銀行業的某方發展與紙幣魯比的發行，更爲減弱用作儲藏的白銀成數。

今後印度在世界白銀市場所處的地位，與其說是白銀購買者，寧可說是白銀賣出者。而且印度在白銀販賣者方面，它是擁有潛在的龐大供給來源的。印度政府方面的存銀額，在一九三一年估定約是十億魯比左右。至於人民方面的儲銀額，則一時頗難估定。以太晤士報所載，一九〇〇年以來輸入印度的白銀，當在二十億盎斯以上，所以人民的儲銀額，至少也須相當這個數目。據格拉罕 *Geaham* 氏所估計，其儲銀總額約爲四十五億盎斯。

（六）經濟恐慌與中國白銀問題

銀本位國家中所當注意者，爲中國，波斯，墨西哥，秘魯，阿富汗及阿西比亞。波斯因爲企圖改行金本位制，乃於一九三〇年禁止銀幣的自由鑄造，而制定一種新的金幣單位「利拉」*Lira*。後來此種企圖雖未能實現，然而今日的波斯，已不是純粹的銀單本位國了。墨

西哥則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輸出國，可是銀價跌落，強烈的影響了墨西哥的國際平衡，使銀倍索peso和金倍索的關係，隨而破裂，於是不得不宣言以銀倍索為唯一的合法支付手段。

今日銀本位國中，最主要者唯中國而已。中國在白銀市場上，無論怎樣，總是扮演着一個白銀買主的角色，這是可就過去事實觀察得到的。中國在世界恐慌以前，每年約流入世界產銀額百分之五〇（50%）的數量，一九二九—三〇年，其銀流入為銀總產額百分之八〇（80%），竟占世界白銀供給額百分之五六（56%）以上。中國是銀本位國，所以白銀的流入中國，是依賴於其貿易平衡狀態。可是中國在恐慌前，歷年是入超國，即仗着其「無形輸出」的「旅外華僑匯款，在華外國機關經費，以及外國投資等國際收支總結的收入超過，作為白銀流入的彌補。

及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來，銀價跌落，使中國銀元行情低降，一方面中國輸出固大受打擊，他方面，其輸入亦形減退。就上海輸入物價指數，一九二六—三一年為自一〇〇增至一五〇·二；反之，輸出物價指數，僅及一〇七·五，中國輸出，在一九二九—三一年，約減少百分之一二（12%），此時期中世界輸出總額，同樣，減少百分之四三（43%）中國國際收支總結收入超過的結果，在一九三〇年流入值七千五百萬，一九三一年流入二千萬銀元的生金

銀。一九三一年中國銀元雖因金鎊日元的貶價而騰貴，然對美金關係，則仍繼續降低。

因為金鎊日元的貶價，中國輸出在一九三二年度突然減退，國際收支總結成為支付超過，於是久不流出金銀的中國，竟流出一億二千一百萬元金銀。更因一九三三年的美金膨漲，中國貿易均衡愈趨惡化。銀對金的關係不拘如何跌落，而中國銀元對美金英鎊日元的關係，則反騰貴，所以中國輸出繼續減退。中國貿易均衡的入超額，一九二八年為三億零七百萬元，一九三三年則為七億三千四百萬元，同時旅外華僑匯款，亦復減少，其結果，使中國國際收支總額成為支付超過，而流出八千五百萬元金銀。（註一）上海賣出物價指數，一九三一年為一二六·七，一九三三年減至一〇三·八，一九三四年六月更慘跌至九五·八。與此相因的輸入物價指數亦自一五〇·二跌至一三二·三及一三一·五，輸出物價指數則自一〇七·五跌至八二及七一·八。

一九三二—三三年，中國國內物價和商品交易的開始跌落與減退，使其減少對於流通手段的需要，一方面是中小資產階級衰落，他方面是中國內地的財產保管困難，因而促進白銀的流入上海銀行。其結果使上海存銀額激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為二億五千萬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為三億五千六百萬元，一九三三年為五億零三百萬元。

如此，不拘中國在世界經濟恐慌開始時，雖是一大白銀流入國，然在一九三三年則不得不轉變而為流出國，又以國內各種原因的影響，更使上海存銀額，成為驚人的激增。

印度白銀需要的減弱，和中國的白銀流入國轉變而為流出國，想來是應當促成世界銀價跌落的。然而有時也有不可預測的情勢，即是一九三四年的銀價開始騰貴。要了解此種現象，則不能不一觀察在美國所發生的幾樁事件。

註 1 A, Salter, China and the Depression,

Supplement of „Economist” 1934, 5, 19

（未完）

拉基斯(N. N. S.)的農業政策

楚 材

拉基斯(N. N. S.)農業政策的設施，當然是她的經濟觀之一部分的表現。拉基斯是做效法西斯主義的經濟組織想樹立與個人自由主義的經濟及社會主義的經濟相對立的經濟體系，確定此新經濟的唯一的要求，為共同精神，即以新有機體的經濟思想對抗於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思想，換一句話說，即民族或國民之有機體的全體性，是超越於一切的一切。這種有機體的經濟思想之最高表現，在拉基斯經濟之絕對命令「先公益而後私利」的言詞中，可以說是完全表現了。這種言詞的意義，乃為拉基斯之經濟要求的根本原則，依此，即可以理解拉基斯的經濟觀了。

拉基斯「先公益而後私利」的絕對命令，必使之適於勞動者，企業家及一切經濟活動的要求，即一切的經濟要求，都是出發於此，所以拉基斯綱領第十條規定了一個人之活動，決不可與全體利益相衝突，是以在拉基斯主要方針之下，各個人對於全體國民所負擔的義務

，是爲共同利益而勞動。即個人行爲絕對不能阻障全體的社會利益，這種經濟行爲的重心，不是爲獲得最大利益而打算，而是爲全體社會謀幸福而前進。

拉基斯既是爲全體社會謀幸福而前進，則宜注意於德國農民的經濟生活，即宜努力於德國農業的發展，因爲德國農民人口，占德國民的大多數，即德國的農業，在德國經濟上占有頗重要的地位。依一九二五年六月德國的國勢調查，其總人口爲六三、一八〇、六四九人，而農民占一四、三三八、五四九人，所以拉基斯想施行統制經濟，非重視農業不可，即農業經濟，爲德國生存之根本的經濟基礎，茲將德國拉基斯農業政策的要點，實施及組織，簡述如次。

拉基斯農業政策的要點：

拉基斯獲得政權以來，即在希特拉統制之下，德國經濟政策的改革與努力的地方，確爲農業政策，故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六日，發佈了農業綱領，茲將其要者抄錄於次。

第三條 德國所希望的將來國家，是要實行德國的土地法與土地政策。

1. 德國國民所有的土地，是爲德國全體民衆而存在，故德國的土地，依此而爲各個所有者所管理。

2. 德國土地所有者均屬德國國民。

3. 德國國民，由合法手段所取得的土地，得為相續財產，且此相續所有權，為全體國民的幸福，而伴以土地利用的義務，此種義務之監視者，為農民職業團體與政府之代表所構成的職業團體裁判所。

4. 德國的土地，不得作為金融投資的對象與所有不勞而得的源泉，近今土地所有者，必須強求其自身耕作。故一切的土地賣買，國家有收買的優先權，國家或國家所承認的農業組合，在有利的條件之下，得借給資金於農民，但對於民間金融業者，不得以土地担保或抵押。

5. 德國土地所有者，按其範圍與性質，有決定其納稅的義務，基於此種土地的所得稅，廢止農地及關於農業經營的一切關稅。

6. 農業經營規模之大小，未設一定規準，但多數的中小自作農民之存在，自人口對策的見地看來，常認為極其重要。在特殊任務之下，雖有大規模的經營，然而不可不維持其中小農業經營的圓滿關係。

7. 土地相續權，是屬於全體的相續法，並限制其所有者的土地分割與經營上的債務負

担。

8. 國家在左列的場合之下，依一定的賠償，有沒收土地的權利。

a 非德國國民所有的土地。

b 基於當地職業團體裁判所的判決，所有者不負責任經營，至損國民幸福的土地。

c 所有者不自行經營的大農地，以供自由農民移住為目的的土地之一部。

d 以國民全體之幸福為目的的國家事業所必要的土地，與不依國法所取得的土地。

9. 對於國家可以支配的領土，依人口政策的立場，有計劃移住的责任，此種土地以自身經營為條件，對於移住者得分給為相續財產，宜分與受國家支配之土地者，以國籍及職業上之資格為準則而授與。

最重要者，為東部國境移民，此種移民之實現，不僅是農地的開發，並不可不促進該地方的商業都市之發達，與各種工業的振興，是以首先即應決定中小農業者之生活保證的販賣政策。德國人口增加之大規模的生命線與殖民地之開拓都為外，交政策的任務。

第四條 企圖農民之經濟的文化的向上，國家既認農民階級占全體國民的重要地位，期其經

濟的文化的向上，以除去放棄農地的最大原因。

1. 以租稅之組織及其他種方法，來緩和今日農民的窮迫，以戰前為標準，合法的減低貨金資本的利率，並嚴重的限制暴利，以減輕農業的將來負擔。

2. 國家要使農業變為有利的產業，並講究其對策。

依適當的國民教育，以保護國內農產品關稅及輸入之國家的統制，決不依投機以決定農產品的價格，且嚴禁依大貿易者榨取農民，國家依農業組合，以促進農產品販賣的實施。農業的職業團體，應考究減輕農產品的原價與增加生產的方策，為遂行此種事務起見，國家宜援助職業團體，其尤者，國家必須計劃人造肥料與電力之價格的低廉。

3. 職業團體，根據於社會正文與勞動契約，負有農業勞動者團體與農業團體相互協調的責任，國家有監視權與最高決定權。

勤勉的農業勞動者，與以移民的權利。

要改良農業全體的狀況，則農村住宅的改革與農業勞動者的賃銀提高，應急切的實現。依改良國內農業勞動者的狀況及禁止農地放棄，必須禁止外國農業勞動者的



使用。

4. 國家與職業團體，依專門教育與農村文化的復興，以增進農民階級的重要性。

拉基斯農業政策的實施

在拉基斯統制之下，第一界聯邦農業食糧部長胡根堡，(Hugenberg) 欲以農產物的價格提高，來救濟農村窮迫，遂依一九三三年三月與四月之諸法令，實際的提高了牛乳等食品的價格，並張制的擴大了東部農業保護規則，適用於全德國，且提高土地的價格，整理農業債務，與增加農業經營的資產，可是胡氏主張實行此等政策，不必完全由拉基斯的農業長官所支配，恰與拉基斯農業政策局指導者達來(Dall)的見解相互對立。完全在拉基斯支配之下的普魯士司法部，受了達來的影響，通過了「世襲土地法」(Erbhofgesetz)的立案。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達來以德國農民團體聯邦指導者的共同體，為全體聯邦農業組織的中心，達來氏被舉為該組織的會長，因此，達來氏遂變成了德國全體農民運動的首領，至五月中旬，達來氏又就任德國農會會長，在實際上已掌握德國農業的實權。及六月末，達來乃繼任了胡根堡氏聯邦農業食糧部長的位置，自此以後，德國農業政策，大多依照彼之方針而實施，現將胡根堡與達來兩氏所實施的農業政策，敘述如次，

一、農業負債整理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胡根堡發布了強制執行保護令，依此令遂着手農業負債的整理，至六月一日，又公布了農業債務統制法，由農業債務的減輕與利子的減低，以企圖澈底的改造德國農業經濟。農業債務統制法的內容，略述如次。

以自己的資金，不夠支付債務的農業經營，所有者得向區裁判所申請開始負債整理的手續，此種負債整理的手續，所有債權者亦可參加。負債整理手續的實施，裁判所雖持有重要責任，但負債整理的決定，並債權者與經營所有者之間的商議，乃為負債整理局的任務，但此負債整理局的全部活動，不能不受裁判所的監督，從商業農業及手工業之職業代表，各舉一名為裁判所的陪審官，裁判所的任務，為整理手續開始與整理手續開始的通知，其最要者為強制調停的手續，負債整理局的重要任務，為負債整理案的作成，在強制調停的場合，應作成調停案，負債整理的方法，如左列四種。

1. 自己負債整理。
2. 自動的負債整理手續。
3. 依強制調停的負債整理手續。
4. 依土地廢棄的負債整理。

第一是不依公式手續的負債整理，然而債務者，當其提出負債整理時，若有利于減輕，債務還債變更，與債權者的意見不一致的場合，始需開始第二以下的公式手續，這種公式的手續，首先由負債整理局，依經營的債務數額及其得利狀況，作成整理案，以求裁判所的認可，整理案宜依既定之法律來決定，由現金的還債，債務還債券的還債，或利率及元本減少的償還，負債整理局，當其負債整理手續有強制調停之必要時，經過經營所有者的答覆，得向裁判所要求強制調停的權限，在此種強制調停手續之中，債務者不得受負債整理局的監督，所謂強制調停的整理案，必須得總債權者過半數之同意。

當不得認為金錢負債整理時，負債整理局對於債務者有要求其土地廢棄的權限，為負債整理所廢棄之土地，負債整理局，可以收買此種土地，乃依移住公司的援助，以達到移住政策的目的是。且爾負債整理局提出負債整理案及強制調停案時，有代表債務者向債權者還債現金或債務還債券的義務，因此，當債權者要求其還債時，負債整理局，在整理案實施之一年內，必須將本利還清。這種負債整理之金錢的協力，負債整理局，得受國家之一定數額的補助，其補助之數額，依農業經營之大小決定如次。

二五公頃 (Hectare) 以下之經營

三金馬克至五金馬克

二五至五十公頃

二金馬克

五十至百公頃

一金馬克

百公頃以上

〇・五金馬克

（以每公頃計算）

以上負債整理之現金或債券。支付的財源，聯邦財政大臣，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的預算中，每年增加一億的金馬克，此種款行，先由於德國地代銀行信用機關，發行三億金馬克的負債還債券，此種債券得交付與負債整理局。

二世襲土地法 以上負債整理方策，其最重要的範圍，即爲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足以代表拉基斯精神的聯邦世襲土地法。（Reichserbhof-Gesetz）拉基斯極重視此種法規，本法的理由書中，頗足以表現拉基斯對於農地相續之主張的激情，試將其要點，抄錄如次。

「聯邦政府，在原本德國相續慣習之下，欲以確保其農民爲德國國民之血的源泉，農業地相續之際，必須保護其過重之負債，使爲其一家之永遠的相續財產，故不得不相續的保護在自由農民的手中。」

此世襲土地法的根本思想，約有左列三點：

地裁判所之判決有異議時，得將此異議之判決，上告於聯邦世襲地裁判所，由此裁判所下定最後之判決。

如上所述的世襲土地法，其主要的目的，在血族的相續財產，永遠續存於自由農民之手，因此種關係，當然有兩種金融上之要求：即第一，要還償世襲土地所負擔的私法上的債務；第二，要具有農業經營上之必要的資金。全體世襲農地的債務，均已移到了政府之特別機關的農業還償銀行辦理，(Landwirtschaftliche Ablösungsbank) 而此銀行的資金來源，按農民的負擔能力而課以地代，但此種地代，決不能超過債權者原來的利息額與元本額，聯邦食糧團體及其各種機關，有監督不許以世襲地作抵押品獲得經營資金的任務，根據聯邦國農民指導者的提案，得由政府奪取不能支付債務之世襲地的管理權及利用權，又根據聯邦農民指導者的提案，得將無相續人之世襲地的所有權，讓與適當的農民，照這樣看來，世襲土地法，是講求農民與一般金融市場，相互融離的方法。

三個農保護法與食糧品對策 一方面實行世襲農地的保護，他方面又以保護佃農為目的，而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頒布了佃農保護法，(Gesetz über Pächterschutz) 此種保護法，其強制執行，不但限制地主，亦可適用於佃戶，佃戶當欲解除佃農關係之時，必先

要通知地主，而地主欲取消東佃關係，通知佃戶之時，佃戶得申請於佃農調停所，可以決定東佃關係的繼續，但調停所認為佃戶的農業經營有不當時，亦可以宣告申請無效。當此種宣告之時，地主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前，不能以不納課租及其他種理由，告知調停所。

以上雖決定了重要的各種農業關係法規，但此後更須講究農業及食糧品的對策，在馬鈴薯澱粉之中，要強制混用脫脂乳，並強制的貯藏小麥粉，是以公布了利用馬鈴薯澱粉及脫脂乳的法律，發表了國產小麥粉增加的命令，同時，又計劃增高穀米及馬鈴薯的消費率，與提高農產物的價格。關於農產品的價格，常依德國牛乳業組合法，聯邦食糧團體法肥料業法及果實蔬菜等的諸法則，以設立農產物價格監視官及監察委員。關於農產物最低價格的決定，有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穀米價格維持法律，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及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穀物價格命令，及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的國產小麥與小麥粉購入價格命令等。

拉基斯農業政策實施的組織

聯邦食糧團體，是依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聯邦食糧團體的假構造與農產物市場及價格的統制政策之法律，又依聯邦食糧農業部長命令，設立此種組織，定會所於柏林。此種聯邦

食糧團體，爲公法上之自治團體；其任務在乎供給國民與國家的食糧，爲維持留國民民族起見，即當綜合所屬者於一團，由此種組織，以獎勵農業合作，農業貿易及農產品加工業等，並統制其所屬者間之經濟的社會的各種問題，以調和綜合的諸努力間的全體幸福，且供各官署之專門的諮問。聯邦農民指導者，即爲聯邦食糧團體的指導者，且爲法律上的代表者，能規定食糧團體之內部的關係。聯邦食糧團體，且依地域而持有聯邦國，農民團體，地區農民團體及分區農民團體的下級組織，此等各級組織，各有專任的農民指導者。

聯邦食糧團體之國家的監督，由於聯邦食糧農業部長實行之；團體之內部的關係，必須經聯邦食糧農業部長的同意，根據於官報所公布的聯邦規則，由聯邦農民指導者實行之。參加此聯邦食糧團體的份子，爲德國內地之農業經營的所有者，權利者，利用者，地主及農業勞働者，又包含農業貿易者，農業品加工者及農業組合……等自然人或法人。聯邦食糧農業部長，基於聯邦食糧團體的假構造與農產物市場及價格統制政策之法律，在農業部門之內，綜合職業團體，經濟團體及其經營與企業，總屬於聯邦食糧團體，此種綜合的目的，即是要所於農產物之生產販賣與價格統制。

在一般產業之中，拉基斯欲免除無政府的競爭狀態，以調和需給關係爲前提，不僅是利

用元來個人主義經濟所出發的 *Kartell Trust* 及 *Konzern* 等既成的大企業組織，且依 *Kartell* 法的實施，以促進企業的合同。在農業部門之內的組織，能代替 *Kartell* 與 *Trust* 的共同經濟形態者，有新組成的市場團體，市場局及經濟團體，依此等新的組織，以消滅元來經濟形態之個人主義的利己性質，而構成有機體的全體經濟。茲將此三種農業經濟團體，簡單說明如次。

(一) 市場團體 (*Markverbände*) 此種團體的任務，是在乎調和市場的需給關係，且依生產調濟與經營限制的方法，以避免生產過剩。以此為目的所決定的各種法規之中，雖有強制的 *Kartell* 法，施行於一般的產業部門內，但除此之外，尚有關於農業的左列各種法令。

1. 製粉業合作社，有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的法律。
2. 德國牛乳業合作社，有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命令。
3. 小麥及小麥製粉業合作社，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的命令。
4. 果實及蔬菜加工業合作社，有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的命令。

(二) 市場局 (*Marktstellen*) 此市場局的任務，是在乎實現全經濟領域的市場調和，

是以國內生產品不夠使用的場合，依國外輸入，以補充其國內的需要。同時，國內生產品與外國物品之貿易競爭時，市場局必須監視市場與統制市場，以保護國內物品的對外競爭，既以此爲目的遂設立了左列各種市場局。

1. 油脂聯邦市場局。
2. 穀物飼料及其他農產物聯邦市場局。
3. 雞卵聯邦市場局。
4. 畜類及畜產貿易聯邦市場局。

(三) 經濟團體 (Wirtschaftskörper)

以上所述，市場團體與市場局之構成道上的諸

團體，在將來的聯邦委員令指導之下，不能不構成經濟團體，於各個經濟領域之內。因此，這樣的經濟團體，在將來的綜合狀態之下，爲着全體的利益，宜支配市場，並與以統制的權限。但這樣的經濟團體，已經設立者，只有依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德國牛乳業合作社命令，所構成的「德國牛乳合作社 (Deutsche Milch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而已。

以上所述的各種團體，都不過是聯邦食量團體的構成份子，以構成德國農業部門之有機體的組織而已。由此可知德國農業政策之實施的組織，要比任何國家的農業組織要來得完備

多了。

結論

綜觀以上所述，德國拉基斯的統制經濟政策，也是不外乎應農村SOS的急需，特別努力於農村的復興，且認定了農村經濟為德國經濟建設的基礎，而對於農村經濟的組織，加以徹底的改革，故確定了農業救濟的綱領及農業整理的法規，選拔了農業專門家的指導者，在經濟統制之下，使農業經濟有獨自邁進的可能性，即依「先公益而後私利」的原則，及「個人活動，決不可全體利益相衝突。」的原則，含有一個人創意，「來挽救或應付德國農村的SOS。那末，我們農村之崩潰如何？我國救濟農村之方途如何？及自後應如何拯救與改革？當然也可以假借殷鑑於拉基斯的農業政策。

—— 18 ——

—— 18 ——



講演

健全人格

李璜講
劉裕常記

今天來作精神講話，便拿本所規定的第一個課目做題目，——健全人格。這一向在此地講精神講話的獨多，這些先生都注重道德的提倡，聖賢豪傑的往事名言，來作諸位的模範。但是我今天不是這樣講話。我認為我們須從理智的批判，自身的了解，而來決定我們的人生觀。譬如我今天這個題目，我不從仁義道德方面去舉例證模範，質言之，不從倫理方面立論，而是從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哲學方面，去說明什麼叫人格？人格在一部人類歷史上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了解到這裏，我們自然知道什麼是健全的人格，然後我們知道如何去健全我們的人格。

「自我」的覺照

在一般常識上講，人格便是爲人的品格，而爲社會評定每一個人的價值的所在。這個常識是不算錯的。但從心理學上講，人格乃是「自我」的覺照。這個心理學的解剖是較深細的。

甚麼叫作「自我」呢？就是普通話所謂「本已」的意思，就是說一切本之于已，自「我」的出發點，而認識一切，換句話說，就是我認識了我的本體。這個體並不是物質的，如我認識了我是有兩手兩足，五官五臟，而乃是認識了我在精神上，一切認識，是以我爲中心的。人類而有這個「自我」的覺照——感覺與照應——是狠不容易獲得的，是經過長期奮鬥的歷史的，從野蠻人的考察，一直到現代人的研究，我們便可明白的看出來。

社會學家考察最幼稚的野蠻人，他們往往不知道說「我」這一個字。幼稚的野蠻人已經曉得說「你」，說「他」，「你的」，「他的」，而還不知道說「我」，說「我的」。譬如一個野蠻人的兒子叫作張老三，而他自己答應別人的話，只會說，張老三的爸爸，他要怎樣怎樣，而不能夠直捷了當答應別人說，「我」要怎樣怎樣。何以「我」之一字這樣不容易發明？因爲知道了「我」之一義，便在精神上發生了以「我」爲中心，而去認識一切，使喚一

切的狀態了。譬如舅父、姨姨、姐姐、叔父，這一切的稱呼，皆以我爲中心而定名的，換句話說，是「我的」——我的舅父，在我的父親叫起來，便不啻我的舅父，而要啻我的舅子了。這在文明人看來，好像這不成問題，而在人類初期是費過多大氣力纔發明了一個「我」字。

剛纔說過，發明了「我」，即在精神上發生了以「我」爲中心，而去認識一切，使喚一切的狀態了。但是人類乃是經過長期悲壯的奮鬥，然後達到這個狀態的圓滿地步，一個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然後纔達到自主的表現，明白言之，人格乃是經過人類的奮鬥，方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

「自我」的解放

在一部人類進化史上，我們可以看見人類起初是完全被自然界所壓迫，而「自我」的覺醒渺乎其小的。雷電風雨，盛暑酷寒，等等自然現象均令初民恐怖，而發生一切神話。在這類神話當中生活的人們，其精神中完全無「自我」人格發展的餘地。幸得慢慢的初民發明了房屋以禦風雨，發明了衣服以禦寒冷，以至發明了其他工具去抵抗自然界的各種壓迫，然後人類纔得到第一步的解放，也即是第一步的進化。從迷信自然威力的神話當中解放出來，又墮入

抽象的神明宗教壓迫當中，如天主教，小乘佛教，波羅門教等等。在這類宗教生活當中，是不容許理智的自由批判的，也壓迫着人格之單獨表現的。並且這些教義更假着政治的權力去對於自由批判，人格表現的人們，往往處以極嚴酷的刑罰的。我們把在希臘，羅馬，中世紀的歐洲，以及印度和中國的歷史一翻閱，便隨時可以發現這種人類與宗教壓迫相奮鬥的慘史。我們知道歐洲許多偉大的科學發明家，是在中世紀被教會認為離經叛道，而用火把他們燒死的，我們又知道中國在唐宋時代，因為批評佛教道教絕滅人性的辦法，而許多哲人遭放逐，遭殺戮的。這種例子太多，不必詳述。不過到後來，科學發明家，和自由批判的哲人畢竟佔勝利了，然後歐洲纔有「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的最大表現，便是自由人格的伸張，自由人格的所以伸張，可以說完全是理智批判的結果。說到這裏，我把一個理智批判的科學哲學家的見解引證出來，這就是笛卡爾（Descartes）。他在十七世紀，首先主張將一切所謂真理，皆懷疑起來，認為一切皆不存在。只有我自己是存在的，我何以會存在？因為我在思想。因此他有句名言是：「我思，故我在。」這句話，便是充分表現一切當以個人理智判斷為主義，而不應盲從和武斷。另外一個法國哲學家叫作巴斯加爾（Pascal）的，隨着笛卡爾便宣稱，「用功去好好思想，這便是一切道德行為的原則」。於是在十七世紀的後半

期，在開明的知識界中，「理智便代替了上帝的權威」，懷疑派哲學便於人類思想進步有了很大的貢獻。於是隨着便有了「天賦人權」，「人生有自由」，盧梭，孟德斯鳩，底德俄等哲學家的主張在十八世紀出現，使傳統的政治及道德思想皆無法再立住腳，便不能不引起了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發布出「人權宣言」，不但在近世紀以來思想上定下了一個結論，而且在政治，法律及倫理上都立下了新的基礎，近代民主政治便建立在人格一義上面，而這個人的價值——人格——之健全與否，是建立在理智一義上面。

「自我」的權界

但是，在理智的自由判斷上，健全人格固然有不能侵犯的權利，然而這個價值也不是一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的這樣超越。因為一個人人生而不是赤裸裸的一個人，而是生來便有社會的。所以這個價值是有空間時間的範疇：從前是家族，現在是國家，都是範圍人類「自我」擴張的界限。所以中國嚴復翻譯英國司徒彌爾的「自由論」，他狠聰明的改其書名為「羣己權界論」，意思是說「已固有自由之權，然而有界限的，所以有界限，因為人是有羣的。」——即有社會的。不過這個社會的界限是一天一天的在擴大，從前是以家族為界限，現在是以國家為界限，將來或者要以世界為界限了。我們試從法律的變遷的事實上，便可以看出這個範圍的意

義了。法律本是道德信條的具體化，換言之，法律所以維持一時的道德信條：在家族觀念盛行之時，法律的中心力量便集中于家族倫理，在國家觀念盛行之時，法律的中心力量又集中于國家倫理。中國從前法律以忤逆不孝爲首惡，而現在法律即以賣國叛國爲首惡；從前對於男女婚姻等立法特嚴，而今日則立法較寬，老先生們看了新民法的承繼，親屬，及刑法上奸非罪等篇，沒有不反對，認爲與家族的維持有碍，而不知因交通，經濟，及社會環境之各種變遷，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早已不能不淡薄，而國家倫理已起而支配一切，法律是隨此勢力而變更，非幾位法律家故意好事也。即以做官而論，從前是爲的揚名聲，顯父母，而今則深鄙此義，都競言爲國服務之義。再以做百姓而論，從前所尚的是詩書執禮，孝弟力田，而現在所尚的則是奉公守法，納稅當兵。這些風尚和義務不但於人格的健全毫無所損，而且在理智的判斷上，反認爲要如此才合乎風尚與義務規定，自由人格始得稱爲健全：這就因爲人是社會的動物，而其理智之構成，亦不能不是社會的也。

「自我」的擴張

然則，「自我」的擴張便完全不能超越這個空間時間的範疇嗎？在理論上，在精神上是可能的。並且社會的進化還靠這種少數天才家在理論上和在他的精神上，去超越這種界限。

但是在行為上則不可以的。在行為上，落伍固然要遭社會的淘汰，而急進也一樣的遭社會的淘汰，這是必然的現象。理智主義哲學家康德和愛國主義哲學家斐希特曾論此甚詳而且精到。他們都認為在人格上，我們個人這個「小我」本應該與世界人類全體的這個「大我」打成一片，然後在理論上，在精神上，纔可算為圓滿，不過在生活的條件上，我們人一時還未能達到這個世界一體的範圍，我們只好擴張至於生活條件可能的範圍內——民族與國家。

不過，在國家生活當中，我們不可忘却世界人類，佛家的衆生一體，宇宙同緣，這種偉大人格精神固然無法辦到，然而儒家的推恩四海，民胞物與之懷，在健全的人格裏，却不可不有。我們現在具體的說明這個推恩的「推」字，即愛己之國，同時亦須尊重別人之國，愛己之身，同時亦須尊重別人之身：人類進化的途程便應由此而前進。希望諸位多多思想，多多批判！

—— 論

國 ——

書評

賴朋的民族進化的心理定律

燕生

賴朋 (Gustave Le Bon) 是當代法國的有名學者，他的學問的興趣很廣，從物理學到心理學方面都有相當貢獻，特別是在心理學方面的貢獻很大。法國的學風比較注重歷史文物的研究，讀他們的著作自然會感覺到一種議論宏通，貫串古今的通儒氣味，不像德國人的著作那樣過於系統化，也不像美國人的祇知道注意瑣屑枝節的問題，這大約是由於法國的歷史文化深厚熏陶的關係。近三百年來法國的有名學者，如孟德斯鳩 (Montesquieu)，如爾南 (Renan)，如涂爾幹 (Durkheim)，他們的著作都有這種氣味，賴朋也是如此。他的著作如革命心理，羣衆心理等，中國均早有譯本。受慣了美國化的教育，把測驗，統計，當作

唯一不二法門的中國心地學學生，我希望他們把賴朋之類的著作，多看一點，或許可以改變他們對於心理學及一切學問的淺薄觀點，這就是我所以要提出這本書來批評一下的原因。

我所根據的是本年四月份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張公表君譯本，但對於譯文字句並不想加以批評，因為我所注意的乃是原著的內容理論問題。

這本書的根本主張，用賴朋自己的話來說明，便是：

「本書之目的便是在描寫構成各種族精神之心理上之特性，並指示一民族之歷史與文化是如何的從此種特性中所引出者。」

（張譯本第五頁）

所謂種族精神者就是指：

「道德上與理智上之特性，其全體構成一民族之精神，代表其過去之綜合，其祖先之遺傳，其行為之動機。」

（第十一頁）

「此種在一種族之全體分子中可以觀察出之心理要素集體，便構成人們極有理由所謂之國民性。」

（第十二頁）

許多年來，歷史哲學家 and 社會科學家，都想找出一個根本原則來說明歷史的進化和社會的發展是受某種或某一些因子所支配着，地理史觀派的學者如巴克爾等認地理環境是決定歷

史的唯一因子。經濟史觀派的學者如馬克司等則認經濟制度和生產工具爲決定歷史的唯一因子，這都是錯誤的理論。從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及歷史的綜合研究看來，支配歷史的原動力，不是地理，也不是經濟，更不是什麼上帝的意旨和理性的勢力，支配歷史的主要因子，就是一個依生物演化原則而成立的人類集團社會（家族，部族，民族，國族）所自行構成的個性。換言之，就是國民性。國民性是決定人類一切歷史的基本因子。這種觀點我把他叫做生物史觀，以便與馬克司派的唯物史觀（正名應叫做經濟史觀）相對照。我在「生物史觀與社會」及「社會科學通論」二書中對此曾有詳細的說明，賴朋是贊同這個學說的，所以他說：

「此種定律所指出者，即除了由於文化進步所生出之新的影響外，各民族之生活乃是被少數不變的心理上之因子所支配着。」

（第十二版序第一頁）

所謂心理上之因子，便是國民性。

「很少受理智之影響，各民族乃特別是被其種族之特性支配，即是說爲代表各民族精神之固有的基礎之情緒，需要，習慣，傳統，心願等之遺傳集體所支配，此種民族精神給與各民族於此種偶然現象之不斷的變動之過程中以一種永續的固定性。」

（同上第二頁）

主張客觀環境可以支配人類行動的學說，如地理史觀，經濟史觀派等，並不能推翻賴明這種學說，因為環境之能影響於人類歷史的發展，乃是當然的。生物史觀派並不否認客觀環境的影響，不過歷史的主要關鍵在人類怎樣去適應環境，或改造環境。同樣的環境，因國民性之不同，而其適應之方法亦各不同，歷史的變化即由此構成。所以賴明說：

「蓋由種族決定各民族適應環境變遷與經過之影響下之反應方式，」

（第十二版序第二頁）

賴明在本書中第三部第二章，曾特別提出英吉利人與西班牙人同時殖民美洲，在同樣環境之下建立獨立的國家，土地，物產，形勢，制度無不相同，而結果一則為北美合衆國之強盛，一則為南美拉丁國家之紛爭不已，地理史觀經濟史觀都不能解釋這個道理，只有從國民性的觀點去看，才能充分了解南北美所以歷史分歧的真正原因。即以中國和日本而論，與西洋文化的接觸，同時的，受西洋人的壓迫是一樣的，然其反應之方式則大不相同，請馬克司派用經濟史觀來解釋這個道理，是一萬輩子也講不清楚的，只有用生物史觀的理論才能說明。

在中國今日講社會科學的，除了馬克司派的經濟史觀理論最佔勢力外，還有一派也有相

常勢力的，就是美國派的文化史觀派（我以為不如叫做多元史觀較為適切些）。他們以為支配歷史的因子是很多的，不祇一個，所以不能拿一種原則來概括一切。這一派學說代表個人主義的社會科學觀點，猶如經濟史觀代表階級主義的觀點一樣，都是祇注意到表面而未認識歷史真相的淺薄議論。賴朋對於這個學說，也有正確的答覆。

「無疑的，各民族之歷史是為許多極不同之因子所決定。他乃是充滿着特別的情形，曾經是的與曾經可以能夠不是的偶然現象。但在此種偶然現象，在此種間或發生之境旁，則有一種永久的大定律，指導着每一文化之進行。從此種永久定律中之最普遍最不能減少者中，便產出了各種族之心理組織：一民族之生活，其制度，其信仰，與其藝術，只不過是其無形的精神之有形的表現。欲使一民族改變其制度，其信仰，與其藝術，則必先改變其精神……」

（本書第六頁）

多元史觀派的錯誤，乃在不知在「許多極不同之因子」之後，有一個「永久的大定律」支配着，這些因子的本身也都是為「永久的大定律」所支配的。這「永久的大定律」便是生物演化的根本趨勢，由無組織到有組織，由簡單組織到複雜組織的集團化的趨勢。由於這種趨勢產生了各民族集團，由民族集團產生了國民性。國民性才是決定歷史形式及方向的總因

子。賴朋在本書中雖未明白指出這種理論，然而大體上他的學說也是由此演出的，他所謂民族精神，並不是如玄學家海格爾等所說的理念之類，他的思想仍是唯物的。他以爲

「但欲發現種族意義之無限內容之全體，則有待於近代生物學之發明」

（第十二版序第三頁）

這便是唯物的觀點，科學的觀點，與海格爾等的玄學的國家觀的出發點大不相同。所謂民族精神或國民性，並非虛無縹緲的想像物，乃是確有其物的實在體。

「每一民族具有一心理組織，也如其解剖學上之組織一樣的固定。」

（本書第十一頁）

「此種特性在同一種族之個人中，初看來有時似乎乃是極有變化的：但一種注意之研究，即可證明出此種族中之各個人分子大多數常常都是具有一些共同的心理上之事蹟，也如解剖學上之特性一樣固定，而可根據之以區分種類，亦如此後者之情形然，心理特性是能由一種有規則的不變的遺傳而繁殖。

（同上）

這種國民的特性，是有生理學上的根據的。

「一種族之大多數分子之心理組織的同一性，其生理上之理由乃是極簡單的，蓋每

一個人不單是代表其直接親屬之產物，而且也是其種族之產物，即是說其全部之連續的祖先之產物。一個著名的經濟學者昔松先生(M. Cheysson)曾經計算過在法國，每一世紀以三代人計算，吾人中每一個在脈管中至少是一千年時之兩千萬同時代者之血。「所以同一地方，同一省區之全體居民，必然會有共同之祖先。從同一之本原所鑄製，戴的同樣之標識，並且不斷的為此長與重的鐵鏈所引回到平均的模樣上去，而他們則只不過此鐵鏈中之最後的一環。吾人乃同時是吾人父母之子女與吾人種族之子女，不單是情感而且還是生理與遺傳，使祖國成為吾人第二之母親。」

根據這種科學上的很顯明的理由，就可以說明民族和國家的關係為怎麼遠強於階級及其他一切關係的事實。為什麼階級主義者所拚命宣傳的什麼「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一遇到重大危機的時候（如歐戰），就會立刻轉變為國民的感情呢？為什麼世界大多數的無產階級並不贊助自稱無產階級祖國的蘇俄而偏要擁護自己的祖國呢？為什麼蘇俄本身也會由「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空想而轉變到一個純粹民族的國家呢？根本的原因，就因為民族和國家的造成是有生物學，心理學，生理學，遺傳學上堅強的科學根據，是唯物的；而所謂階級的觀念則僅限於某一部分經濟的關係，到了這種關係被馬克司主義者誇大宣傳起來

就已變爲純粹唯心的幻想，與宗教家的天國，玄學家的理念是同一虛無縹緲的東西了。同樣，無治主義者妄想拋棄歷史的鎖鏈，跳出民族國家的漩渦，自由自在做一個獨立的世界人，也是純粹的唯心玄想。他們不曉得一個人在母胎中即已含有民族的共同遺傳的血統和心理影響，在未出母胎以前即已受了歷史陰影的支配，對於民族過去的光榮和罪惡即已分担起來。僅僅靠一個人的幻想，而想打破民族的傳統關係，這不過是純粹唯心派的異想天開而已。中國的某一部分學者，根本不懂得這種道理，所以他們還要說明知道民族觀念不過是一種感情的觀念，其實民族何嘗是純靠感情所造成的，爲此說者，適足證明其對於民族之性質並無深切的認識罷了。

賴朋的這種主張，自然會引到社會有機體派即生物史觀派的立場上去，所以他接著就說道：

「一種族是能與構成一生物之全部細胞相比較，此億萬細胞之生存期乃是極短的，而由其聯合所構成之物體之生存，則比較極爲長久，所以他們同時具有一種個體之生命。他們自己本身的；與一種集團之生命，即他們所構成其本體之物體。一種族之每一個分子亦然，也有一極短之個人生命，與一極長之集團生命，此後者即種族的而爲他所產

出者，他使之永續，且爲他常常所依靠着的。

「所以吾人應該視種族爲一超越時間之永久物，此永久物之組成不單爲某一時期內之構成他的活的個體，而也爲其長期連續不斷的死者，即其祖先是也。欲了解種族之真義，必將之同時伸長於過去與將來，死者較之生者是無限的更衆多，也是較之他們更強有力，他們統治着無意之巨大範圍，此無形的勢力啓示出智慧上與品性上之一切表現，乃是爲其死者，較之爲其生者更甚。……他們造成了吾人之觀念與情感，所以也造成了吾人行爲之一切動機。過去的人們不單將他們生理上之組織加於吾人，他們也將其思想加諸吾人；死者乃是生者惟一無辯論餘地之主宰，吾人負擔着他們的過失之重擔，吾人接受着他們的德行之報酬。」

（本書第十四頁至第十五頁）

賴朋本人雖然不是一個純粹生物有機體派的學者，然而祇就上面所引的兩段話來看，已經很可證明他對於這一派的學說很有接近的可能了。在這一本書裏，他提出了國民性的根本原則以後，隨即引出許多例來證明國民性對於一個民族的生活，制度，信仰，藝術，有決定他們的性質，形式和發展方向的全權。關於這些例證，大家可找他的原書來看，此處不必多引。總之，從賴朋所舉的許多實例歸納起來，可以證明經濟史觀派所說的經濟制度和生產工

具可以決定社會的形式及演進的話，完全是胡說，一個社會的形式和演進，完全是受國民性本身的支配的，連經濟制度的本身也是如此。

『此種種族精神，他支配各民族的命運，所以也支配其信仰，其制度，與其藝術。無論研究何種文化要素，吾人都會尋出此種精神，他乃惟一之強力而為任何別的所不能超越者；他代表百多代人之精力，即思想之結晶。』

（本書第九七頁）

『歷史之大綱能視為各種族心理組織生出之結果之簡單敘述，他之由此組織發生，如魚之呼吸器官由其水中生活所產出一樣。如不預知一民族之心理組織，其進化便成為一些混沌事件，似乎只是偶然在為其主宰。當一民族之精神為吾人知道時，其生活便完全表現出，乃其心理上之品性之有規則的與必然的結果。在一民族生存一切表現上，吾人常尋出種族之不變的精神，在自已製造其本身的命運。』

（本書第九九頁）

這是賴朋所提供給我們的最有力的意見。

國民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候可以因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但所改變的祇是些附屬特性，其根本特性是不容易變化的。

『欲說明此種變遷之原因，第一吾人當記憶者，即心理性質如解剖學上之性質然，

乃爲一極少數的不可縮減之根本特性所構成，在其週圍則聚集有可修改的與變遷的附屬特性。……」

「心理組織亦然，也如物類之解剖學上之特性一樣，有一種不動的根本特性；但他也同樣具有極容易改變的附屬特性。即此後者才能爲地域，環境，教育，與各種因子等所改變。」

（本書第二一頁）

至於根本特性當然也不是永久不變的，但是只有由「極慢的遺傳上之累積之結果而能感動之。」

「吾人並不因前面之一切而認爲各民族之心理特性是不變的，但僅像解剖學上之特性然，他們具有一極大之固定性，即由於此種固定性，所以各種族之精神在時代經過中之變遷是如此的慢。」

（本書第二五頁）

「雜交乃代表一種惟一根本改造一民族之品性之方法，只有遺傳才頗爲強有力以反抗遺傳，他們是能於長久後創造出一種具有新的身體上的與心理上的特性之新種族。」

（本書第四七頁）

因爲賴朋看遺傳的關係過重，所以不知不覺演繹出一種種族差別的錯誤學說，而極力

反對平等的觀念，對於這個見解，我個人不大贊同。

賴朋以爲世界的種族，根據其普通之心理特性，可分爲四個階級；一原始種族，二下等種族，三中等種族，四上等種族。各種種族間的心理差異標準，一爲智慧，一爲品性，上等種族與下等種族間之差異，是品性和智慧兩者兼具的，上等民族間彼此的差異，則爲品性的而非智慧的。

賴朋特別注重民族的品性，所謂品性的定義就是：

「品性乃爲今日心理學家普遍用情感一名詞所指定之各要素之不同比例之組合所構成。在此種要素中佔地位之重要者，我便特別注意的有忍耐，能力，自治力，由志願中所引出之才能；在品性之根本要素中，並且他雖是複雜之情感之綜合，而吾人卻也要述出者即道德性是也……」

（本書第三一頁）

賴朋以爲「智慧上的性質是能爲教育可以略略改變的；品性之性質則幾乎完全逃出了他的勢力」。「智慧上的發明是很容易從一民族傳與另一民族，品性上之特質是不能傳的。」「由於智慧所產出之發明物，乃是人類所公有之產物；品性之優點或缺點，便構成每一民族所獨有之產物。」「一民族之品性並非其智慧，決定其在歷史上之進化並規定其命運。」（

以上俱見本書三一頁至三二頁)

這是賴朋的品性說。

我對於這個理論的意見正好與賴朋相反。我以為民族間智慧的差異是一件事實，但品性的差異則尙待證明。文明人與野蠻人中智慧的差異是顯然可見的，不過這祇限于兩種相差過遠的民族，如原始石器時代的人和現在的文明人，至於凡能立國於現今世界上的民族，其智慧程度彼此相去並不甚遠。賴朋把黃種人和散密的人列為中等種族，只有印度歐羅巴人才是上等種族，這確是歐洲白人誇大狂的表現。就過去歷史統計起來，黃種人和散密的人的智力並不比印度歐羅巴人為低，即就現代而論，中國人和阿拉伯人的智力並不見得不如歐洲人，不過因為這兩民族的教育程度不普及，所以平均起來不如歐人受教育者之多能了。當我們的祖宗已經創出堯舜禹湯的文化時，歐洲的希臘尙在蒙昧之區，如何能說歐洲人比黃種人智力高呢？再進一步說。就民族生存競爭的歷史看來，則智慧高的不見得對於生存有利，智慧高的漢人常為智慧低的蒙古人所征服。智慧高的希臘人也為較低的羅馬人所征服。拿中國人和日本人比較，中國人的確聰明得多，然而國力遠不如日人。可見智慧雖有差異，但於民族之優劣無甚關係。民族的優劣，完全依其組織力之強弱，即社會組織階段的高低和集團意識的

強弱定之。智慧過於發達，則社會分子往往趨重於個人主義，轉易為智力較強而集團性強的民族所征服。近來研究文化史的學者，往往把智力的高下看做文化進步與否的惟一標準。其實在生物進化史上，智慧所佔的位置很小，人類之所以勝於禽獸，並非因人類特別聰明，（人類在視覺，聽覺，嗅覺等方面實不如禽獸），人類之所以優勝，乃是由於充分發展了集團組織的生活之故。

講到「品性」方面，賴朋的說法越發莫名其妙了。賴朋在本書中，往往將品性和國民性拿來亂用，似乎他心目中之所謂品性，即我們通常之所謂國民性，然而看上面所引的他的幾段話，則他之所謂品性又與我們所謂國民性有點不同。國民性通常是指一種民族的嗜好，習慣，特長的技能，和一般的趨向等等，都是屬於感情方面的，而賴朋之所謂品性，則特別提出什麼「忍耐」「能力」，「自治力」，「志願中引出之才能，及「道德性」等。賴朋似乎以為一個民族的具有道德性與否是天生的，一成不變的，根據這個標準可以判別民族程度的高下。我則以為道德性是每一個健全的民族所必然具有的，與民族的高下無關。因為道德的起源是社會的，一個人獨處孤島，與萬物都不接觸，就無所謂道德。道德不過是人類維持集團社會關係的一種工具，一個集團社會為維持本身的生存和發展起見，才發展了道德的

觀念，才成立了道德的教條。道德的主要原則，在對內維持集團的秩序，對外增加抗敵的勇氣，自古到今，無論任何民族莫不如此。任何民族在旺盛期間，其道德程度必甚高，即犧牲小己以利集團的觀念和行爲必甚普遍，反之，如民族衰老期間，則其道德程度必逐漸低下，每一個社會分子專圖個人的利益而忽視集團的公益。羅馬共和國時代，國民的道德性是很強的，故能統一地中海四圍，建設大國，及到了帝政以後，道德性就衰了，故爲道德較高的日耳曼蠻族所征服。由此可見一個民族的道德性並非一成不變的，下等種族和上等種族同樣具有強烈的道德性，也同樣有衰落的時候。其餘忍耐，自治力等也是如此，爲任何民族所同具的，故賴朋根據品性以分別民族高下之說不能成立。

我以爲民族的高下不是以智慧或品性爲區別標準，民族高下之分全在組織力的強弱，組織範圍的大小，和組織形式的複雜與簡單，由此而產生人類社會組織的四階段說。有家族社會的階段，有部族社會的階段，有民族社會的階段，有國族社會的階段，種族的高下之分全繫於此。社會組織階段高的種族在生存競爭上遙佔便利，猶如個體組織階段高的生物在生存競爭上遙佔便利一樣。故賴朋的種族品性之說我意不如代以種族組織階段說較爲合理。

批評賴朋這本書的話止於此，末了附帶地對於何魯先生的序說幾句話。何先生似乎對於

賴朋的思想立場根本不曾了解，他開首說賴朋「是個唯心派的代表」，這句話就有點語病。我不知道何先生意中所謂唯心派的定義是如何，照哲學上唯心唯物的普通區別看來，賴朋似乎還夠不上說是唯心派。若說以心理因子來解釋社會進化就叫做唯心派，那麼一切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就都是唯心派了，請問心理學家承認這個見解嗎？何先生拿波動的理論來補充賴朋的學說，倒是很有特解之談，不過賴朋在這本書中也曾有相類的解釋，他在第五部第一章中曾說明一種文化如何從極盛而衰頹，心理組織的要素如何因環境的變遷而退後，變形，甚至消滅。我覺得賴朋的說法是生物學的看法，而何先生的波動說頗近乎中國古代相傳的一治一亂循環說，有點物理學看法的傾向。社會是一個有機體，不是一個機器，故何先生之說仍不如賴朋之說於理較妥。我以為民族心理和文化的改造，完全與生物的蛻皮一樣，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越是文化悠久，形態固定的民族，改變起來越是困難，正如大蛇的蛻皮比小蛇困難一樣。中國的文化悠久，傳統的控制力量要比日本大些，所以改變起來也比日本困難，似乎與民族精力的盛衰無關。假使中國在滿清康乾時代來談改造文化，恐怕比現在更困難些，因為那時民族的自信力更強些。最後，何先生提出經濟的條件來駁賴朋之說，這當然是受了唯物史觀的影響，現在中國的智識界領袖有形無形受了馬克司主義的暗示，多半跳不出唯物



觀這個圈子，也不獨何先生爲然。關於這個問題是一個社會科學上基本的論點之爭，究竟是經濟條件支配國民性呢，抑國民性支配經濟條件呢？我想留在以後另外仔細討論，此處不必多說。在九一八以後的中國，站在智識界前線的領袖分子，還在夢想建立和平光明的世界，而反對國界和種族之分，單就何先生這篇序的末一段而論，就可證明國民性怎樣支配民族的思想，傳統的心理組織怎樣難于改變，因爲中國本來傳統地是一個愛好和平，主張世界大同的民族呀！

斷想

平 子

忘了第四派（斷想之二）

有一位著名的理論家，把帝國主義的侵略分爲三種方式，就是（一）貪圖金錢的歐美派，（二）貪圖土地的東洋派，（三）爲代帝國主義作文化宣傳的國內派，這三種分法的得當與否，因爲我不是理論家，所以不敢妄肆批評，不過我至少覺得這位先生還忘記了（或者有所諱而不言的）尙有一個第四派漏未列入，這第四派便是方法多端的蘇聯派。這一派把前三派的長處都一齊吸收了去，並且神而明之，要得更爲巧妙，不露狐狸尾巴。他也貪圖中國的金錢（沒收華僑的產業，排斥中國人在外蒙的貿易，壟斷外蒙經濟權，煤油花標布等大畧向中國傾銷），他也貪圖中國的土地（建設外蒙傀儡國，控制新疆，指揮共匪擾亂中國的內部），他更會蒙養一大批爲赤色帝國主義文化宣傳的國內派，在思想上製造左傾的把戲，驅青年拋棄祖國去擁護蘇聯。不但在共黨和準共黨中國可以找出無數這樣賣身投靠的無恥文人來。他們還會搖身一變，自稱悔悟，加入他們所反對的陣線，而實際上仍是天天替馬克司宣傳。所以我奉勸一般讀者，在接受大理論家的理論以外，不要忘了還有第四派。

文藝

火車上的一件小事情

天從

這一件事大概你也記得吧，安徽有一個時期有兩個省政府，一個在安慶，一個在蚌埠，據說它們是仇敵。為什麼變成仇敵，仇敵到什麼程度，我們就不大清楚了。那時我在鳳陽縣有點小差使，鳳陽離蚌埠不過六十里，亂極了，大家說，不久要做戰場，不如早一點走。——逃難。現在想起來，真好笑，逃什麼難，中國什麼地方沒有難？

逃，我們住在上海的人自然向南走，可是津浦路的車，到臨淮關就止了，再不向南開。祇有向北繞個圈兒再說。於是幾個朋友商議好，先由臨淮關到濟南，再由濟南到青島，再由青島到上海。路雖遠，性命要緊。

同行的一共五個人，三個男的，兩個女的。鳳陽離臨淮關，還有十八里，先祇好用洋車拉。

擠了一陣，擠上了車。真是擠，人全滿啦。

車開了，大家的心定了一點。一位四十多歲的江南人，笑着對我說：「先生，現在就是鳳陽城陷下去也不關我們的事了。」我點點頭。

另一位鳳陽本地人嘆氣了：「唉，真是活作孽！」

又是一位學生模樣的來插嘴：「我是鳳陽人，我也恨鳳陽。什麼大不了的風水，把鳳陽弄得交通這樣不方便，要老遠走到這小地方來上車，狗紳士們真該砍頭！」

「什麼？」江南人問。

「你老不知道嗎？津浦路從明光經過鳳陽府城到蚌埠，本來是一條直線，現在為什麼要拐個大彎兒拐到臨淮關來呢？臨淮關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地方。這就是這一班紳士作的孽。當初築路的時候，路線已經決定了，而且動工了，在鳳陽府城北門外有一個站，這條路就不經過臨淮關也不經過門台子了。紳士們商議，一條鐵路，隔開了府城和龍興寺，這就把一條龍脈割斷了，萬萬使不得。不通明白的出來阻止恐怕沒有用，還不如暗中想點法子。於是他

們雇了很多的挑水夫，每天半夜裏，叫他們挑了水潑在已經挖開的路線上。第二天開路的工人把水弄去後，第三天水又積滿，接連四五天，都是一樣。工程師對土質起了懷疑，才重行擬定路線由臨淮關門台子走。這班天殺的，他們簡直還希望鳳陽再出一個朱皇帝。」

「好險呀，龍脈幾乎斷。現在不用愁了，天下終久還是鳳陽人的。我倒要想點法子，我找找龍種在那一家，預先巴結巴結將來託點福。」我一位同行的朋友用滑稽的口吻說，引得許多人笑了。

學生像沒有聽見，還是很嚴肅的發揮他的理論。他說：「紳士，什麼東西，簡直是人類進化最討厭的阻礙物。假使沒有紳士，人類的進化，至少要快了一倍。他們腦子裏不知裝的些什麼，什麼也不懂，偏好管事。中國的事兒，就是不懂的人管糟啦，越不懂越要管，這就是中國人最劣的劣根性。唉，要革命，革死他們一點不錯。看着他們真難忍……」

大家覺得這個小孩子憤慨得很可笑，脣角上多有一點輕視的神氣，誰也不再答他的話，於是車上分了無數談話的小羣，嘈雜的談話聲和車輪轉動的聲音混在一起，什麼也聽不見了。

我爲這種聲音所催眠，恍恍惚惚的經過了幾個鐘頭，到了徐州府。

「下！不向北開啦」這一聲，很響亮的出自一個很高大的軍官嘴裏。這軍官是從徐州府跳上車的。

「快下，快下，車不開啦！」他又催。

大家都驚呆了，這是怎麼回事。往南不行，往北又不行。像我們票也是買到濟南的，既不開爲什麼賣票！我很和氣向這位軍官問：「老鄉！我們到濟南，車要在這兒多停一會兒，是不是？」

「誰說，下去！」他的樣子很可怕。

有幾個乖巧的客人，早已把行李搬下去了，不乖巧的也只好跟着乖巧的做，不到十分鐘，全車身都空了，而站上却滿了。

「唉，怎麼辦呢？」

「別說了吧，雇車把行李運到旅館再說。」

「車呢？今天怎麼車站上洋車也沒有？」

「不好，恐怕徐州也要打仗啦！」

「不會有的事。這裏駐的軍隊真多呢，蚌埠的石軍決不敢和這邊動手。」

「嚇，我們不用管他們打不打動，今天我們怎麼辦？」

「是呀！這倒是頂要緊的。」

又是一位軍官，不是先前的那一位了。他走近我們的時候，剛是一臉的笑：「諸位，現在站在這裏總不是一句話。你們不是要往北嗎？是不是？我倒替諸位想出一個法子，諸位說好不好。前面不是有一列煤車嗎？這煤車過一個鐘頭就要開到臨城去，到臨城就好說了。往濟南的車也有，往天津的車也有。煤車上也有一輛是空的，不過上邊沒有頂，露天的，而且髒一點。諸位如不嫌露天，不嫌髒，不妨就坐那一輛車先到臨城。反正不過三個鐘頭。我替你們說一說，不成問題。大概也用不着買車票。好不好？」

「好！好！」大家都像囚犯遇了大赦似的，狂喊起來。

軍官從從容容的走到對面的站上去，和先前的那位軍官談了幾分鐘的話。我們呢，在這個時候也湊起幾十塊錢，預備作酬勞費。軍官回來說：「什麼都妥啦。」把酬勞費給了他，我們上了車。

雖然很擠很髒，太陽又很厲害，但人人臉上都有笑容。心裏都有這一位恩人的影子。

「誰說中國的軍人壞，像這樣熱心的人，在別國的軍隊裏有幾個！」

「對啦！軍人的責任原是救國救民的！」

「你可不能一概而論，中國的軍人有好有壞。我的家鄉已經被軍人蹂躪到不得了啦。不過徐州這一帶×師長的軍隊，名譽向來就是很好的。」

「不錯，我也聽說。軍官是這樣幫助人民，名譽怎能不好！」

客人幾乎無一個不說歌頌的話

想起來，這真是，我們中國人的長處，『容易感恩不記仇。』生在現在，誰沒有吃過軍人的苦！不直接，至少也間接。爲了這一點事，把軍人就捧上了天！好像軍閥時代一切軍人所有罪惡，因爲這一個軍人替民衆交涉了一輛車，就可以一筆勾消完。這種長處在外國人眼裏看得也很清楚。佔據你四省的大地方，然後把侵略到長城以裏的兵撤退二十里，這二十里就夠你安慰，夠你快樂，夠你感謝他的大恩德。

何況，恩德有時未必是真恩德，你瞧吧，底下的事兒來了：

車走了一個多鐘頭，到了一個小站名利國驛。這是一個極小的站，四面老遠沒有村莊，孤單得很可怕，這時，忽然跳上三十多個人，也是軍人，徽章，制服，和在徐州所見的沒有兩樣。

「下去！下去！」不過他們沒有說車不向北開。

大家臉都發了青。

首先，一個兵把一個村婦拽下去，把她坐在身下的一個破包袱摔得很遠。於是客人都紛紛的往下逃。

不知道爲什麼，那時我忽然的爲一種念頭所啓發，立刻從口袋裏掏出兩塊錢，輕輕的敲一位軍人的手。

軍人看了一看，抬起頭來瞪我一眼，微微的搖頭。

我又加上兩塊。不行。

再加兩塊。也不行。

又加上兩塊。他的手張開了。抓住，往袴裏一塞。

這個法子，真不壞。大概這幾位軍爺原來的計劃，就是這樣。不用自己開口，旅客自會有明白一點的人。自我們始創了這一種辦法，後面留在車上的許多客人，紛紛做效。我們因爲逃難，衣服穿的特別壞，後面衣冠整齊的，自然代價也有等差了。

時間倒也很快，足見他們辦事敏捷，不到十五分鐘，全車的人，除了已下去而沒有重上

車的人以外，（幾乎占原數四分之三），沒有遺漏下一個。

一聲軍笛，三十多個軍人都下去了。

一聲汽笛，車也開了。

大家都沒有話說，有一半人額上有汗，也有些衣服全濕了的。大家的嘴抿得很緊，眉頭也皺得很緊。我看了他們一臉憂愁的樣子，又想起他們剛才稱頌軍人的熱鬧，忍不住笑。

「嚇，你別樂，前面還不定怎嗎呢！」

「不要想！」我說。

「中國的軍人真壞，壞到極點！我從來就討厭。簡直……」話沒說完，第二個就搶上來說了：「真是豈有此理，這些官兵比土匪還壞！」

底下，很多人都用極動人的句子罵軍人，彼此唱和，越罵，文章越好。一位老頭子，也是在未被劫以前，熱烈稱讚軍人的許多旅客中之一，這時竟用演劇的姿勢說：「唉，原來是他們一套計策。先惡很很的要我們在徐州下車，第二步就和和氣氣的把我引上煤車，第三步才用伏兵攔住我們在這荒村野店，從從容容的洗一洗。唉，師長真飽讀了兵書啊，計策比諸葛孔明還好。可惜海瑞好計策，用在我們小百姓身上太不值。在我說呢，我老頭子今年六

十六啦，什麼事情都經驗過啦，今天居然來上這個當！」

我心裏說，「像你這樣淺薄的人，再活六十六，也非來上這個當不可。不過，你事後想得到，這一點還可取。」

車大約又走了二十分鐘，到了韓莊又停了一停，大家都伸長頸子往車站裏看，幸而沒有一個兵。

到臨城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們住在一爿小客店裏。小客店的老闆告訴我們，最近已經有三批客人遭遇同樣的命運。當夜我們沒有睡，因為臨城向來有土匪。從前孫美瑤的事，正是出在臨城。這時大家也談起，大家都覺得孫美瑤雖然是一個壞到無可再壞的壞傢伙，不過他討厭的程度還不及這位X師長。孫美瑤，做強盜，臉上就是掛的強盜招牌，而這位師長是名譽很好的官軍。

大家談談說說，天亮了，上了往北的車，以後就不會有什麼事。

—— 論

國

失蹤的孤獨者

茅以思

失蹤 大家都有點醉意，在這被塵埃裹着的城市中，這種聚會是不可多得的。這一羣人，有各個不同的外表，有各個不同的心情，而且有各個不同的環境。偶然地集合在一起，從許多人的行為和思想上，取到合于自己需要的成分。在這小範圍裏，儘量地放縱自己抑鬱或者快樂的胸襟，的確是難得的，

獨 沒有不散的筵席，一羣人紛紛地從屋子投到街心裏來，隨着在三叉路口剖散了整個的影子。

我鬧着要到新婚不久的伊明所住的旅館去，宣言是想用無謂的閑談去浪費他們的寶貴時光，而且想聽聽他們新婚後的生活趣事，假如說除了上面所說的目的之外，還有別的目的時，那便是想藉這個機會再去喝點酒了。

同我一道走的還有三個都是第一次見面的朋友，也許他們另有目的，但在我看，好像他

們的同行，完全是爲了我似的。談着笑着走到他們所住的房間，推開門，那鋪着紅色被頭的床上，已經先有一個人在那裏。

那是一個女人，頭髮散亂在枕頭上，臉是朝裏的，平視過去，僅能看見一個被臙脂遮滿了的顴骨，黑色的長袍，一半露出在被頭的外面。我們走進房裏，她沒有動，也許她已經知道有人進來了，但沒有動。

伊明輕輕地敲了一下桌子，這女人隨着這響聲掉轉臉來，用疲乏的眼光向來的許多人看了一眼，她連想起身的意思都沒有。只低低地嘆了一口氣。臉色和古舊的石灰牆的顏色相類似，縱有一些臙脂的殘跡，但那也只像在灰暗的牆上沒有剝落得盡的紅色招帖。眼睛深陷下去，當眼珠掄動的時候，慘淡的光，令人聯想到人垂死的那一刹那。黑色的長袍，緊束住她的身體，從各部隆起的肌肉上看，她的身體消瘦或許不能和她的臉部成比例。而且那紅得像火的紅旗袍裏子，以及生長在那紅色的光輝之下的兩條豐腴的腿幹，都能令人生一種遐想。許多客人圍繞着她，她沒有一點驚惶的樣子，她的眼光掃射各人的面部，而來的許多客人也像被她攝住了似的，誰也沒有先開口。

——伊明，對不起你。我從南京趕得來，誰知道一到這裏便病了。

她操的北平音，雖然不純粹，但也很可聽。這時候，我很留意伊明和他的新夫人臉上的表情，對於這佔住他們房間的女人，他們自然不能完全壓抑他們厭惡的情緒。他什麼也沒有說，便領着客人們退出來了。

在隔離較遠的地帶，伊明又開了一個房間。假如不是伊明沒有停止地說些有趣的話，那我們的興致也許要全部消失了。我獨自坐在床沿上沒有開口，許多的笑聲在我耳邊掠過，但絕沒有使我的心感到一些興奮。我這時，胸海裏只有一個可憐的瘦弱的女子的印象，在這美滿的新婚夫婦的談笑之下，我更同情那孤獨的一位。

在大家把想說的話說完之後，似乎全歸到靜默。這時候，伊明談到了她，起先他的態度是嚴肅的，到後來便參雜一些輕蔑的成分。到可笑的時候，大家也都隨着笑。原來這位小姐叫齊南，多少年歲和受過什麼教育，都不很清楚。只知道她是四川人。有一個母親在南京住。到本地來才是不久的事。她很能寫文章，很能談話，最值得大家笑的，是她生平浪漫的故事。

——說起她的浪漫故事來，真是三天三夜都說不盡。她愛過許多人，也被許多人愛過，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一點結果。生命和游絲一樣地飄蕩着。

伊明似乎很了解她的，由于這個引子，很有做百萬言的長篇小說的趨勢，大家用熱烈的眼光敦促着他尤其是他的新夫人，似乎很急于要曉得這女子的一切，

故事的演述正要起頭，女主角忽然出現在房門口了。她像是用心修飾了一下，黃瘦的臉上，抹了粉和胭脂後已經減輕了駭人的成分。她立在門口微笑着，紫黑色的旗袍被風吹起了下角，露出了特別豐腴的肉色腿部。伊明這時候立起來，替我們一一介紹了。她也很大方地走了進來和我們寒暄。真奇怪，爲了她的修飾爲了她自如的談吐，我們大家似乎都很喜歡和她親近。蔑視她的心，可憐她的心，這時候都沒有了，

她決不如我想像中那樣的憂鬱，差不多每一句話都勻着淺笑。那樣坦白，那樣爽快，幾乎使在座的許多男性都說不出話來。

終於她提議請伊明夫婦去喝酒，陌生的朋友，都被她邀去作陪，我們一同走下樓來，許多人都走在前面，她靠緊着我走。

——真想不到能夠在這時候遇到你先生！你能允許我同你多談一刻嗎？
他一邊走一邊向我這樣說。

——那真歡迎不暇呢！我覺得你很痛快。

——痛快！痛快大概不是社會所許可的吧！我還有許多的話要痛快向你先生談呢。也許你能夠以你的智慧來領導我。

——那末我明天來找你好嗎？

——好。我候着你。想起來好笑，像我這年輕的人，却經過不知多少辛酸苦辣的事！

她獨自地笑出聲來，把在前面走着的人引得回頭望了一下。走到了酒館她的興致更豪了，要了很多的酒菜，一上來，三大玻璃杯的花雕已經灌到肚裏去了。我本來是很可以喝酒的，但在這時候不得不令我駭異她的酒量。而她顯然是在向我挑戰，將三個空的杯子仆倒在我的眼前。

——趙先生！飲哪！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我被她激動了，一氣也喝了三杯。在大家歡愉的笑聲中，我覺得她的眼光那樣有力地逼着我，使我漸漸地失了自主的能力，隨着她一大杯一大杯地痛飲。

別的人都注意着我們，他們只用酒沾濕了自己嘴唇，好像留着清醒的頭腦專用以欣賞似的。我和她不停地飲着，第八瓶酒又在茶房手裏了。我素來是一個沉靜的人，雖說大量的酒

在我肚子裏作怪，但我還能勉強壓制。她呢，已經不支了，許多話是說錯了，身子也左右搖擺着，原來黃瘦的臉，經酒氣渲染竟變成紫褐的健康色了。

伊明明白她已經不能再喝，茶房手裏預備拔塞的酒在阻止的聲中也被拿了回去。大家都有回去的意思，而她在立起身子的時候便倒在地上了。

這簡直是一幕喜劇，如果大家將她當初豪飲的情態和這當兒作一對比，沒有那一個不會大笑的。然而那一個能將她抱持下樓呢？在這一羣裏似乎沒有夠得上親切的資格的。伊明或許可以合格，但他新夫人臉上所表現的不愉快，使他不敢這樣做。大家圍繞着她，只有笑，只有遲疑，終於她托在一個健壯的茶房的手膀中被送下樓了。

回到旅館，伊明夫婦進了他們自己的房間，我和她以及其他的人都在她的房間裏。她睡在床上！黯淡的燈光籠罩着她，我們大家都默默無言，好像親切的家人守候着臨終的人似的，連大氣兒也不敢出。她呻吟着，無神的眸子對各人看了一眼，

——趙先生，你願意知道一個孤苦奮鬥的女子的一生事跡嗎？

我走近她一步，點了一點頭。

——許多人似乎都同情我但我却沒有接受任何人的同情。我很清楚，同情是可以變

成戲弄的，

她把身子轉向裏邊去了，停頓了一會。她又接着說：

——嚇嚇！許多人以為他曾戲弄過我，但我又何嘗沒有戲弄過他呢？一切都是假的，我做了廿年的人，不會遇到過一件真的事，也不會遇到一個真的人。

她將臉回過來，伸手握住我的手。我的頭腦這時候正感到一陣暈眩。綿軟的尖尖的手也被我緊捏了一下。

失蹤的孤獨者

解我一點。

——我承認我是一個弱者，然而我不甘做一個弱者。任性是我最快意的，但我的失敗，也都是由于這點。世界上沒有一個了解我的人，我想借先生的筆，使朋友們能多了

——我嗎？怕沒有這樣大的能力吧。不過我很想知道你的一切。可惜你這時候醉了！

——醉了？誰說我醉了？酒是我惟一的親人，就是再多一點也不會醉的。趙先生！你以為我是怎樣地一個人呢？

——我想你是一個被社會戲弄的可憐人。

——你同情我嗎？我的事，伊明告訴過你沒有？

——沒有，一點也沒有，

——我特意趕來吃他們的喜酒的。不錯，想做一個好人的人，還是該結婚！還是該結婚！

她笑了，一種類似哭的笑，身體抽縮了幾下，許多的殘酒便直湧出來，腥臭幾乎將我也帶累得吐了。人們都遠離着她，只有我托着她的頭，她臉上的紅色，這時也退去了，眼淚染濕了深黑的睫毛，胸部的起伏，使她的呼吸急促得那樣厲害，我這時也漸漸地感到不支了，將她扶到枕上便退了下來。她閉着眼低低地呻吟着，似乎需要休息。

——走吧！趙先生。

一個臉上略有麻子的朋友對我這樣說。

我也覺得應該走了。但撇下了這可憐的人就走了，那于心是不安呵！我立起來再走到床前看了她一下，她似乎入睡了，想向她道別的機會都沒有。這時候，我真想再留一會，但是許多苛刻的眼光，冷冷的微笑，使我不能這樣做。我終于什麼也沒有說地跟他們一同走出了旅館的門。

第二天我下了課便匆匆地去找她，誰知道她早已動身走了，就連伊明夫婦也動了身。

★

★

★

★

★

因為課務的忙碌這可憐女子的印象漸漸地在我記憶中消失了。有一天我在公園裏散步；忽然有人在我的肩頭上拍了一下。我一回頭，原來是那位略有麻子的朋友。

由於他喚起了我對於那可憐女人的記憶，因為他是比較和她熟識的，我拉了他走到一所飲茶室裏坐下來。我正要問他，而他却劈頭便問我關於齊南的事。

——你曉得齊南最近的消息麼？

——正要問你。她近來怎樣了？

他微笑着，噓着煙絲，似乎是很得意的樣子。

——你們不是很要好的嗎？哈哈！老趙，那天要不是我拉你走，恐怕你也要上她的

圈套呵！

我覺得他沒有一點同情，對於那樣一個可憐的女子，背後加以奚落我覺得是不應該的。所以我絕沒有理會他諷刺我的話。

——你知道她是什麼人：她是一個玩弄男性的老祖宗。被她玩弄過的男性不知多少

，那一次來到這裏你以為她是為吃伊明的喜酒而來的嗎？

——自然是哪！不然，是為着什麼呢？

——哈哈！你真老實，她那裏為着伊明而來的呢！她是為着她的愛人，她是為着滿足她的肉慾而來的。

——我同她初見，自然不清楚這些。她和伊明有關係嗎？

——告訴你吧，伊明從前也愛過她，但她決不是一個男人所能滿足的。那一回她是來看一個有婦之夫的愛人，結果被人家的太太將她趕走了。

這略麻的朋友所講的話，我是完全相信的，但對於他的態度却不很贊成，我覺得他太冷酷了。

——那末，她近來怎樣了呢？

——前一星期她失蹤了。

——失蹤了？什麼原因呢？

他飲了一口茶緩緩地將她的事情說出來了。

——她本來是住在N城的，那一次回去便是回到N城，自然她這種女人是一刻也離



不了男人的。這裏的有婦之夫既已絕望，在N城便不得不另尋出路了，那時候她戀愛了——不，姘上了一個軍人，兩個人好得如膠似漆，誰知那個男人是一個另有秘密職業的人，因為她平素言論不檢點的關係，又加上吃醋的關係，竟告她是有某種嫌疑的，一天的早晨，她就祕密失蹤了，很久都沒有消息……

他下面的話我沒有心腸聽下去了，我的眼前浮起了她那一幅瘦削可憐的面孔，我的耳鼓裏似乎聽到她那坦白爽直的談話。我覺得這種結果是她必有的，但我却不願有人很真確地告訴我一種不好的消息。假如在那一天我能同她多談一談，說不定我能使她的生活改變，即使不能這樣，至少有一個比較了解她的人。她那種浪漫的個性，她那種狂飲，我覺得都有她的苦衷在，難道茫茫天下竟沒有一個可以救她的人嗎？我正感傷着的時候，略麻朋友的笑聲將我驚醒了，

——老趙，你可惜她不是？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去救救她呢？

——別人去救她？那大可以不必。老趙，你還沒有聽完下文呢。

下文，她的下文我想也不過如此罷了，本想不要聽的，但他已經滔滔地在說了，

——她是那樣莫明其妙被攫取了去的。去了沒有幾天，她就憑了自己力量，不但沒有受罪，反而得到一個新的愛人。

他哈哈地大笑起來，他以爲這笑一定可以引起我的同感，誰知我決沒有感到這一個故事的結尾有什麼可笑的成分。

大家默默地喝着茶。又談了一些別的事情，但總洗不淨感傷的陰影。我騰祝她能夠遇到一個可以救救她的人，使我將來不再聽到她可憐的消息。

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晚稿



神燈

黑嬰

一

老祖母彎着背，一隻帶病的老母雞似地在走廊上，提着豆油瓶拐向神廳里來了。

神的像貌在黃昏的陰影下顯得很模糊。四週靜悄悄地，初冬的晚風吹到屋角上，八卦圖樣的蜘蛛網給吹破了洞，不安的飄盪着。天井里蹲着那討厭的花貓；一對眼睛在夜里就像鬼火般地走動。老祖母在神的前面停了脚步，放下手里的豆油瓶，伸進衣袋裏去摸索起來。

「自來火……我的自來火呢？咳，你這老母雞呵，愈老愈不濟事了！……」

她詛咒着自家，聲音隨着下顎的抖悸而發顫，在深灰色的神廳裏，好像一隻怪獸在那裏蠕動。

「記得油瓶，……忘了自來火！」

這樣，她又回轉到走廊上，向她的房間里走去。媳婦正從那房門走出來，知道老祖母又忘記了什麼了。可是，老祖母這許久來的脾氣特別壞，動不動就發氣；在這裏她遇見了媳婦，就抓了她來作對象罵着：

「真是懶骨頭啊！可不是，我說得一點也不錯。你躲在我房間里做什麼？瞧見我的自來火也不給我送來！惡心是沒有好報的，神會知道……」

「忘記了自來火」，媳婦幾乎是對自己說話，「我去拿來就是了」。

這樣，老祖母拿到了自來火。

天色已經全黑了，走廊上沒有燈，她一半摸索着直到神龕前。她勻了一口氣。然後，擦着了一支火，挺起脚尖點着了那盞神燈。

燈亮了。

微弱的火光在風中搖曳着。老祖母的影子也在地上移動着。她跪下來，虔敬地叩了一個響頭。臨走的時候她不會忘記加上油；接着向神傾注了一眼便走開了。

晚上，在無比的寂寞中她躺在被窩里一動也不動地，黑暗中她看不見什麼，只有一盞神燈在發亮。神的信仰在她的乾枯的心靈中是那樣的堅固。她想：世界上什麼都是虛假的，神

才是無上的信任得過的東西。從前她會爲了兒子或者媳婦的細微的過失而傷心，痛恨他們的不懂孝道；可是如今她再也不這樣想了，甚至她嘲笑了自家，那樣的事實簡直是傻瓜做出來的。她已經老了，然而她自信是良善的，一生能夠得到神的保佑；她的幸福在死後的境界。於是她對於死也不感到恐懼了；人一天天地老，便是一天天接近着神。對於人世間她一切都覺到乏味。「就是兒子也是一樣」，她冷冷地說。

兒子在家的時候很少，他開了一家紙紮店在鎮上。每一次回到家裏來他都得給老母親帶點香紙蠟燭博她的歡心；而她拿到了便燒到神的面前去，變成紙灰，然後由媳婦掃了起來，倒在屋背的垃圾堆裏。

前年的冬天媳婦生下了小春，她那時候的歡欣真是幾年來所不曾有過的。在神前跪了下來，默禱着：「神呵，你賜給我們家裏一個生命了。保佑他吧，他像一隻毛狗般的可愛……」

「她用一副三牲和紅蛋在滿月那一天獻在神桌上，和媳婦一同地敬奉着。」

「大春，你也磕一個頭，」她叫着兒子。

「你們磕了不是一樣嗎？」他站得遠遠地，回答着。

「你真是！神會保佑你的孩子的呀！」

「唔……是的。」他漫應着，却走開了。

老祖母的心裏一陣不快活。但是，她壓抑在心上，沒有在這一天說出什麼話來。第二天再也忍不住了，大清早起了床，在兒子的房門外踱來踱去；她不知道裏邊的人醒來了沒有，一脫口便咕咕道：

「年頭變了，你們年青人都打算……咳，連神都不敬了。這是……我可沒有法子，我敬我的，……神有眼睛的呀！神明白一切的呀！」

裏邊的人裝着沒有聽見。小春在母親的懷裏號哭起來，哭聲刺破清晨的岑寂。

二

冬夜漆黑地籠罩着大地，風虎虎地吹着紙糊的窗，響聲騷擾着老祖母，口裏吐着白氣，沒有能夠睡下去。隔壁的小春不斷的哭，一次又一次，媳婦的撫慰都沒有用。她想那孩子一定是病了，日里不是飯也不大吃得下麼？於是她又怨到媳婦的身上去，「那是懶骨頭，一個兒子也照顧不了，」她向着那破舊的土牆罵了一聲。

是的，小春是病了。

一早媳婦向她說：

「婆婆，你來看看孩子，他在發燒哩。」

「夜裏哭得好兇呀！」她張大了嘴，下顎抖動着，「你止不住他麼？哭多了會哭壞身子的，你也不知道麼？」

「他總是哭……」媳婦低聲說。

她們在小春的床沿坐了一會。他昏沉沉地睡着，額角淌着汗。老祖母用衫角給他輕輕地揩了一下，站了起來，媳婦跟着她。

「這是小病，」老祖母說，「我去求神方去，吃了神方會好的。」

「要不要叫他爸爸回來？」

「大春回來有什麼用？」

「叫他請大夫去。」

「大夫！」老祖母提高了嗓子，「大夫一定看得準麼？他是什麼東西，只知道錢。小孩子的病吃點神方就好的。」

這樣，她到神廳里去。

那隻花貓在神桌上睡覺，肚皮一起一伏地在呼吸。「哎呀！」老祖母驚喊着，像裝壞了神的尊嚴那樣不安起來。她咬緊牙根悻悻地趕開了花貓，向着神合起雙掌來，喃喃了一會，才開始求她的神方。

十五分鐘以後她捧着一杯清水，水面上滲透了一點紙灰，到媳婦的房間裏來。小春的眼皮沉重地睜不開來，嘴角流出白沫，無聲地張合着。她把那杯清水遞到病孩的面前去，媳婦把他抱在懷裏，憂鬱地說：

「小春，乖孩子，喝下去吧。」

老祖母說：「這是神方，萬靈的藥，馬上見效的，……」

「小春，張開口來……」

那孩子把清水喝下去了。

老祖母笑了一下。吩咐了媳婦讓他好好地睡一會之後，獨自拐了出來。天是陰黑的天，她被一陣北風吹得一連打了兩個寒噤。……

孩子的病狀沒有起色，一天比一天沉重下去了。

媳婦非常焦急。她想對老祖母說：「你老是去拿清水來給他喝，這是不中用的啊！」可

是，她沒有能夠說出來。

那天上井邊去洗菜的時候，媳婦看見對面田塍上走向鎮梢去的六花伯，忽然想起非要把大春叫回來不可，便趕上去喊着：

「六花伯，托你帶個信。」

「什麼信？」他停下來。

她氣喘喘地對他說：「你到大春店裏走一趟，說孩子病了，快回來。……六花伯，有勞你！」

「不要客氣！我去一趟好了。」

「多謝了。」

洗菜的媳婦，心裏稍爲安定了一點。大春回來以後可以出主意請大夫，他是不信神的。同時，她又心裏「那老母雞簡直發了昏，這樣下去孩子的命也要送掉的啊！」那樣罵着。

但是大春的回來已經太遲了。病着的孩子連爸爸也不認得，睜着陌生的眼向他看着。

「怎麼，病得這樣了呀！」那爸爸叫了起來。

「是呀，我想已經……已經……」媳婦說不下去了，眼淚從眼簾掛下來。

「媽呢，那裏去了？」

大春的臉是憤激的，問着。

「在神廳里。」

大春很快地衝過走廊，在神龕前發見了老祖母跪在那裏，聲音低弱而顫抖，呢喃着：

「……保佑那三歲的孩子吧！神啊，他是多麼可愛的毛狗……只要使他健康起來，我什麼事都可以……我一定用三牲來答謝！……」

三

春天，當暖洋洋的氣息漫飄到每一家人的屋裏邊的時候，老祖母的心像被什麼包住了那樣，悶塞而且悵鬱。她差不多整天地躲在房間裏，飯吃得非常少；臉上的縐紋一層層地加深了。

可是每天，趁着黃昏的暗影，她永遠和幽靈一樣地經過走廊，出現在神龕前，用自來火點亮那盞神燈。

她懼怕着見到兒子的面。因為他在她的前面總是嚴厲得很，好像在心裏藏着什麼敵愾似



的。媳婦失去了小春又過着寂寞的生活了，兒子有一次這樣的要求她：

「你到鎮上和我一同住吧。」

她搖着頭。

「爲什麼不到鎮上來呢？」

「婆婆怎樣？」她低下頭說。

「她麼？讓她留在這裏吧。」大春冷冷地說，「她在這裏可以隨她所欲地生活；她可以

整天地敬神。」

「這是不對的啊！」

「這樣說來，你是不想跟我去了。」

「是的。我得在家裏……」

然而在家裏和老祖母之間像是隔着一道拆不倒的牆似地，她們簡直有的時候整天不說一句話。她怕到神廳裏，看見那裏的神燈就想到小春，於是又憎恨着那每天點亮這盞燈的老祖母。

兩個人對坐着吃飯，媳婦常常忘記手裏捧着的碗而兩眼望着老祖母的臉。

「儘望我做什麼呀！」那面發出這樣的叫喊來了。

「哦——」

「望我算是什麼意思？還不夠麼？我已經是一個老母雞了。」

媳婦忙把飯送到嘴裏去。她想說句什麼，但是又沒有什麼好說，便放了碗算是吃完了。

大春很久不回家來，很使媳婦不安，她每一次出門只想碰見六花伯就好，她可以從這個時常上鎮去的人口裏得到大春的消息。

「大春麼，他還不是和從前一樣？……只是清瘦了一些。……他遇到我也問到你家囉。」

「抹着鬍子給她說着這樣的話，六花伯記起大春也對他說起過店裏的生意也不比從前了。」敬神的人，一天天少，紙紮香燭自然要受影響的啊！」他記得那句話。他瞧了一眼等着還有什麼消息的女人，她垂着眼皮站在那裏。於是他就說：

「他很好，你用不着掛念。」

她便一步一步地走回家。

有一天老祖母沒有走出房門來吃飯。媳婦等了一會便到她的房間裏來。

「婆婆！」她叫道，「飯好了。」

道。

「你吃去吧。我……」老祖母在床上回答。

「你怎麼樣？」

她走到床邊站住，看見老祖母縮在破窩裏，不住地低低的呻吟。「是病了麼？」她問

「沒有什麼……身上有點冷……」

「我想，請個大夫來吧。」

但是床上的人說：「又是大夫，我不要。你吃飯去吧，菜要冷了呵。」

媳婦吃好了飯正在收拾盤碗的時候，聽見房間裏在叫着她。忙放下盤子，揩乾手走進去

，問道：

「有什麼事？」

「我想起身，你扶住我的腰，我要……」她掙扎着要爬起身來。

「不好這樣！婆婆……」

媳婦却止住她。

天漸漸黑下來了，房間裏點着了豆大的燈火。老祖母臥在那裏喊着要起來。「我要到神

廳裏點燈去，知道麼，神燈是要點的呀！」

媳婦明白了。但是：「你怎麼要起來呢，外面的風很大。我去煮點粥給你吃吧。」便走出了房間，向廚房去了。

老祖母却用力地爬了起來，恍惚地摸向走廊那邊去。手裏提着油瓶和自來火。春季的晚風吹着她，覺得很難受。她的身上流着冷汗，在走廊上差點倒了下去。她用一隻手扶住壁走向神廳去，前面是陰黑的，一切只顯出模糊的輪廓；花貓在天井裏咪嗚一聲叫着。

她把豆油瓶放好在桌上，挺起脚尖，擦亮自來火，手抖得很厲害，好不容易把神燈點亮了。接着，她提起油瓶，想在燈盤裏加上一點油；猛地花貓又叫了一聲，她全身一怔就連同神燈一下倒在地上了。

媳婦從廚房裏急急地趕上來，撲在老祖母的身上喊着：

「婆婆呀，你怎麼了？」



大事

老 舫

大

一

北堡鎮自從成爲全縣四分之一的，小的政治中心之「區公所」的所在地以來，市面就很快地繁盛起來。加之，北區的「關帝廟」上，又成立了縣立的高級小學校，來來往往於市面上的人們，也就更加複雜起來。隨了「區公所」，「學校」等機關的設立，在市面上也增設了洋貨店，理髮店，小飯館，賭窟，煙洞，私娼以及專以銷售六〇六藥針爲主的西醫院。在區官，助理員，教員等人之後，在居民中也發現了各色各樣的，時來時往的委員，軍官等官與大人以及一些裝束特殊，類似賭徒，煙販，破鞋一流的男人和女人。

可是，不久之後，北堡鎮上也來了一個牽了一頭驢子回來的老牛。老牛並不姓牛，然而人們都叫他老牛。北堡的人們，有時也叫他做牛頭；看起來牛頭這個名字對於他，在象形的

意義上到是比老牛還要來的切當些。因為他的頭生的很大，面部上額頂闊，由上而下漸漸窄狹起來。也許是因為他那顆腦袋過於沈重了的緣故，把身材顯的非常矮小。他的上眼皮肥厚，沉沉下墜所以在看什麼的時候，務必得把下巴抬高起來；這樣可以對於他那由於上眼皮下垂而有的瞳仁光線的不正確，能有相當的補救。再加上他的兩耳向前包過來，對面可以看見，所可惜的只是缺少了一對兒牛角。

關於老牛過去的家世，是絕少有人談起的。不過，從他那畸形的外貌上推想起來，他那幼年時代的家一定是很貧苦的，或者他那怪樣子的形成，也許就完全由於幼年時代的營養不良所致。老牛原本是北堡鎮人，在好多年以前，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是多少年了；他只記得是在他那唯一的老母死去以後不久，他便離開了北堡。起初是在附近各村做着游散的短工，後來爲了他們一個姨母的舉荐，便去到一個叫做馬莊村的一家財主（註一）家去打二活（註二）。再以後不知爲了什麼，他便成了一個專替人家做飯的廚工。他在外面這些年來，換過三個村莊，倒過四家財主。但是，沒有那一次是財主家不滿意於他而辭掉他；同時，除過有一次是

註一 爲當地，對於富戶的一種通稱。

註二 農家雇用長工的副手；負重要工作的長工叫大頭兒，副手則叫作打二活的。

因他自己爲了一點小小的意氣而不幹了而外，也沒有那一次是他自己願意離開他的財主家。因爲他在名義上雖是做飯，而實際上是什麼也做的。他是閑不住的，他的性格是如此的。同時，他也很面軟，往往人家命他的事，不管是做的過來做不過來，也不管是應分做的不應分做的，他總是不好意思說「不」的。因此，尤其是女人們，便會更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弱點，牛馬一般地驅使着他。

最後一次他是在距北堡四十里遠的一個叫做郭家村的孫家做飯，他最不願意想起孫家來。他一想到孫家就是一肚皮不高興；而一切的不高興之中，要算是以強要給予他那頭驢子爲最不高興的了。他以爲孫大少的刻薄糊塗和姨太太的再三玩弄他，這些都不要緊；最不應該的是把他一年多的工錢，算成了十二元，更把十二元的錢變成了一頭驢子。

郭家村孫家，是附近很出名的財主。在東三省有他家的很多的商號；吉林，寬城子（註一），雙城還有什麼阿什河，帽兒山等地方，通同有他家的生意。九一八事變之後，除了寬城子一處的生意沒有被搶外，其他的完全沒有了。獨生子的孫大少，還是什麼省大學的卒業生哩；學會了開派很大，又染有一口很兇的白面癮。娶了個姨太太也在抽白面兒（註二），兩人每天少了五塊錢的白面兒是過不了癮的。外邊的钱是少寄不回來，因此不到一年光景

，便窮到純以當賣物件而度日了。

一天午前十一點多鐘的時候，孫大少把老牛叫了進去。大約是起床不久，被窩還亂七八糟地堆在那邊。姨太太穿了身粉紅色的小衫褲，鮮綠色的褲腰完全露在外面，躺在那邊弄着白面兒。一個大白磁盤裏，放着些煙盒，小紙包，小羹匙，火柴盒，還有一支銀質小煙管和牙籤一般小的小鋼匙，在姨太太的手裏；她正把預備好了香煙絲兒放在小煙管的小小鍋兒裏，然後用了小鋼匙兒輕巧地挑了一點攤在紙包中的白面兒，小心地放在那塞好了的香煙絲兒的上面。

「再抽一口？」

姨太太朝了躺在對面，迷繞着眼睛正在品味着白面兒的靈感的孫大少問着。不自然的微笑，略使她那左上牙的一對金牙，在那全無血色的脣間露了一露。孫大少連眼也沒睜，只是微微地把頭搖了一搖。老牛進來立在那裏已經多時了，照例在抽白面兒的時候是不敢打攪他們的，只是着急的一口一口地向肚裏咽着唾沫。老牛這個時候，有意地輕輕咳嗽了一聲，表

註一 寬城子即長春。

註二 白面兒係海洛英的一種製造品。

示他早已是在地下了。孫大少略微地眼睛睜了睜，然後一下坐了起來。他那輕而細弱的，蔴蔴一般的腿登在坑沿上，一條吊了下來：又黃又瘦，又乾又小的臉上，長髮披了下來。坐起來先是一陣咳嗽，咳嗽了大半天之後，才慢慢的對了老牛說道：

「你可以到別處去了，我這邊用不着人了。」

「唉；老牛多好？聽話，又勤謹，多少年沒有一個錢的說詞！要不是我們成了這樣子，我才不捨得叫你去呢！」

姨太太接了說着。

「可是，老牛——實告你說，我手頭還沒錢開你的工錢——。」

孫大少說着，接着又是一陣咳嗽。老牛這個時候，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在高高地抬起了他的下巴，在等候着主人的下文。

「你要是願意等幾天來拿也好，我這房子的磚皮和木料，業已賣給徐家鎮武團長家了。

不過，必得到房子倒下去了以後，才交錢的——。」

這一回沒有咳嗽，接了又說：

「不了，這裏那條驢，你知道那是我十五塊半錢收下來的賬，我欠你的工錢是十二元

——。」

「什麼，十二元？我不是一年多了還沒有使過錢？」

老牛生氣了，用力地想把眼睛睜大，表示一點他自己的威嚴。可是，終于不行，只不過下巴比平時舉的更高了一點兒。

「你說是多少？我這裏有賬的，莫非我還瞞你不成？你可以自己看看的。」

大少說着把一邊放着的一本白蔴紙做的賬，向前推了一下。老牛連看也沒有看一下，他是不識字的，而大少又何嘗不知道他是不識字的呢？此刻，他一旦明白了，再也不願說什麼了，他只想馬上就離開這倒霉的人家；原來他們已窮到連我老牛也不如了，我是從來沒有對人家說過胡話的。

「十五元多錢毛驢，只抵你十二元的工錢，還不是便宜事嗎？你就那麼拉了去吧，老牛——」

姨太太插了嘴說着，老牛自己也知道，那驢在現時就是十塊錢也沒有人要的，他那天生的「不好意思」的弱點又在爲難着他了；他不願意，然而他是不好意思說「不」的。他的臉成了紫紅色的了，頭上只是淌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正在擦着額上的汗珠的一隻手，同他的

臉色對比起來，顯得格外慘白；大概他所有全身的血液，完全都輸到了他那容量最大的頭部去了。

「不了你就再等上幾天？」

大少看見了老牛那種可憐的神氣，帶了點憐憫的口氣突然說着。

「不等了！」

老牛用了決然的口氣說着，反身向外走去，爲的是要避免叫他們看見他那就要掉下來的眼淚。

「不要走，我還有話呢！」

姨太太把老牛叫住，却又擦了一支火柴，把她那已經裝好了的白面兒，一口氣抽了下去。然後更瀟着氣，一次二次三次地咽了好幾次之後，才慢慢的坐了起來。

「那驢你拉去也好變錢的呀，在你手裏或者還可多賣幾個錢，要是在我們名下，人家就非常有很大的便宜不要的。現在的人情太壞了，你當家的還有這麼多的產業，人家到都看不起了。田地五元錢一畝人家都不要，人家還嫌不便宜呢！可是這些地以先都是三十多塊錢一畝置下的。現在所有的人都在想吃我們，只有你是我們的一個最知心的人，然而又不得不叫你

去。所以我們心裏也是很難過的呀，你不要忘了我們，老牛！過些時你還得要來看看我們的，我們一定要很想念你呢。」

還沒等着姨太太這一大套「空頭人情」的話說完，老牛已經踉踉跄跄地走出去了；一邊走，一邊嘴裏叨叨着：

「我揍你哩，這些鬼話我已經聽夠了，你個小賣的！——反正你們是完了，和這糟樣子的中國一齊完了！」

他馬上回到他自己住的廚房中去，由那小小的土坑上，取了他那簡單的行李；一條同時可以當作被用的棉袍子，另外還有一條很髒的薄被窩，一條用多少小塊彌補成的破毡子；一雙破鞋，一隻只有鍋兒沒有嘴兒的短煙袋，老牛所有家私全在這裏了。用被子捲了起來，一直跑到馬棚那邊去，把東西細在驢身上，驢是那樣地馴服，牠那一對大耳朵，往後一抿一抿地打着鼻聲，好像牠也知道老牛已是牠的正式的新主人了。而老牛這時已完全忘記了他對於驢的不願意，不知不覺地也在愛惜着他的驢了：

「你是我的了，我一年來的血汗辛勞就是你了。」

表面看起來，老牛是非常蠢笨，實際他的心是明白的。他對於做用人的道理也是知道的



，最後他請出了孫大少，要主人檢查了他在驢身上的東西，而後他才去了。

大
預先他並沒有想要回到北堡，出了郭家村他不知怎樣下意識地走上了回到北堡去的路上去；終於因為北堡是他的生身之地，雖然他並沒有一點牽掛在那裏。驢，牠也似乎知道現在是要回到牠的新主人的老家去了，四隻蹄殼輕巧地砌砌卡卡的走的很有情趣，這到給了老牛一點「到也罷了」的安慰。過了一個村莊之後，驢在撒尿了，他善意地用手摸了他的驢；他摸到驢的頭上，驢的耳朵向後振去，同時迷攏着眼睛，表示着牠心中的喜悅。他用親愛的眼光瞧着他的驢，而驢也在同時端詳着老牛；驢在疑惑牠是在水邊了，然而並沒有水。驢在笑了，牠好像在說：

事
「新主人的頭真大！」

因為這是牠第一次注意到主人的相貌，隨即他們就又一同繼續前進了。老牛和他的驢，完全協調一致，沒有一點衝突。他在路上一點也沒有催趕牠，而驢老是在很勤地走着；他本來可以騎上牠的，然而他有點不忍心。他們主僕之間的協和，也許完全由於他們的一同病相憐；他們是同樣無端地被主人遺棄，他們同樣是一對無家可歸的奴隸！

「唉，我回去該把你怎樣處置呢？」

老牛猛然想到了他們回去的善後問題了，走着看了他的驢子想，想了許許多多的辦法。想到回到北堡就馬上貼出了招子，出雇給人家磨麵，每天驢工錢二角，就是一角五也就馬馬虎虎夠開消了；可是那能天天有人雇用牠？他又想到去到北山去拖煤去；可是拖煤還沒買鞍拖，還得有本錢的呀，他越想想想不到出路，只得回轉來怨恨着自己的倒霉，他竟這樣想了：

「莫非我就是那所謂「吃塆主」嗎？」

可是他隨即便又自己否認了，因為他是不相信什麼命運的，於是他便如是地一一自己解釋着：

「馬莊趙家的衰敗，是因為大庫倫（註一）和張家口生意的倒閉，妯娌不和，兄弟四人六桿煙槍以及分家等等。吳村張家也是一樣，生意倒閉再加上老大同老三一連打了七年的官司（註二），而起初只不過僅僅爲了祖墳上的一株大樹。」

註一 蒙古都城庫倫，鄉人通稱爲大庫倫。

註二 訴訟事件，當地人叫作打官司。

想着他像是受了什麼意外的打擊似的，全身震動了一下，心的跳動使他的想頭稍稍停頓了一下：

「一顆大樹也值得鬧下那麼兇，有錢的人真是莫明其妙！奇怪！」
他的疑惑和不解，隨即就又放過去了，他又回復到他那原來的想頭上來：

大
「東社的劉家，也是因為所有在大庫倫的生意，地土，牲畜等等，忽然一下都拿不回來了。聽說是那邊的年青人，人家自己強盛起來了；他們說我們人在那邊的一切財產，都是屬於他們國家的，不准帶回中國來——。」

「也對，劉財主他老子原本也沒有帶了什麼東西去的呀，他出去時也是光人一條，而且是因為偷了人家的玉蜀黍，逃了出去的，這是隔壁老四告訴我的。」

想着他覺得老四的話也未必盡是可靠，他老是在愛說劉家的壞話；最後他又覺得對於那麼大的財產丟在大庫倫取不回來，實在也未免有點太可惜了。

驢子突然打了一個前蹶，把老牛從他的回想中驚醒過來。看時，已在北堡鎮外不遠的胡家堂地附近了，而太陽已是落到西山那邊去了。

進到北堡鎮上去時，還沒有大黑，仍勉強可以看得見人影。正是六月天氣，在街乘涼的

人也很不少。可是能識得出他是老牛的人却很少，他也不願去同任何人交言，只是揀了他的驢向了西頭走去；因為他早已決定了要去到店裏去住的。在街上識得出他，而同他交言過的，只有他小時候的同伴，劉三和孫大業。劉三一見了他就大開其玩笑：

「呀？是牛頭嗎？剛回來？」——還揀了一條驢；一牛一驢正好是一具（註一）呀，哈哈！」

孫大業接着問了他驢子是不是他自己的，回來還預備出去不出去。老牛很不耐煩地一一回答了他們的問話，逕自去到正街中的王有則的店中去了。

第二天的早上，關於老牛的種種傳說，轟動了全北堡。有的說老牛在外邊發了外財，財主家的太太愛上了他；手頭至少也有個百而八十，不單買了驢，而且還要置個三畝五畝的地種呢。另一方面，則說他是偷了人家驢回來的，看他那副裝束就像是個做賊的。兩方面的傳說對比起來，似乎是一「偷驢賊」的傳說漸漸占了上風。這些好的壞的風說，也傳到了店掌

註一 在農耕上，兩個牲畜架一張犁，叫作一具；而一牛一驢，也可以免強成爲一具的。

櫃王有則的耳裏，王有則便拿神捏鬼地悄悄問着老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我沒有做下什麼犯法的事，由他們說去好了。」

這是老牛對於王有則的答覆了；他自來是如此的，無論對於任何萬分難堪的外來的侮辱，他總是那樣滿不在乎地輕輕放了過去。就如一條畜牲對於他的主人的無端的叱責一般，常是滿不在乎的，他的如此的性格，是完全由於他的社會環境所形成的。

早飯過後，來到店中來的人，漸漸多起來；老的少的，還有些特地來要見識見識「偷驢賊」的風光的頑童們，也有那少不掉的最愛多嘴的二大媽，七嬸兒。來的最早，而已同老牛談了多時的孫大業也有點耐不住了，對了圍在門口的人說：

「這是有什麼看頭，圍下這麼多人？要不了就回屋裏來，盡在門口圍着幹嗎？」

孫大業說着一口非本地的腔調，因為他是出外多年，也是幹過大事業的；他用了他祖父所遺的一份兒財產，在庫倫與張家口之間，做過很大的投機事業。曾在外邊娶了妓女做姨太太，後來又扔掉了。他的女人是北堡鎮上最美貌的，最出名的，也是最亂七八糟的叫作紅杏兒的一個最不正經的女人。他有很大的嗜好，他不是抽白而兒，他在抽着本省所特有的一「戒煙藥餅」（註一）；據他說，他吃的是土貨，他不但愛國而且還愛省。他曾經被選做過一年

的副村長，後因賬簿不清等原因被革；雖然在名義上對人仍稱他做孫財主，可是他現在一點兒不財主了。所以，當他用了很有神氣的態度向圍在門外的人們申斥的時候，人們對他不單一點也沒有反應，反而報之以各色各樣的怪樣兒的笑聲；一半是爲了他那不平常的腔調，一半也是爲了村人們對於他的不恭敬。笑聲過後，接着就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她把窗戶紙扯開一個大孔，向裏邊窺着說：

「牛頭！出來叫人們看看呀，盡在屋裏做什麼？記得嗎？我還抱過你呢！」

「真是呢，又不是一個大姑娘，到底叫人們看看你那好樣兒呀！」

老牛聽得出來，說話的頭一個是七嬸兒，回話的是二大媽，心裏恨恨地咒罵着：

「女人！女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隨則趙家奶媽子，孫家姨太太的影子，又很快地一一由他眼前閃了過去。他故意地鎮定了一下，然又聽見了外邊人們說長論短的議論聲，他們的詞句是聽不清楚的，其最使老牛刺耳的，便是「牛頭」之聲不絕於耳。他最不願意人們叫他牛頭，他以爲那個名稱對於他是一種最大的侮辱。可是人類總是殘忍的，他們最喜歡彼此地拿住了對方的某一點的缺陷，而以

註一 由官廳專賣的一種鴉片煙，每兩包作一塊，定名曰：官製戒煙藥餅。

大

之互相嘲弄。最殘忍的要算是對於一些由於遺傳的，病態的，或是殘廢的有缺陷的人，所加於他的輕易的無情的嘲弄了。他們在完全毫無過錯地，無端的被人們當作玩兒一般地被嘲弄着。人類是那樣地善忘，雖然在歷史上，曾經僅僅爲了這類小小不言的殘忍行爲上的疏忽，有過多次的瘋狂的病態心理的大屠殺，然而人們直到現在還是一些兒也不知悔改。老牛對於一般人無端的給予他的侮辱，到了萬分忍受不住的時候，常常這樣想：

「我老牛永遠是這個樣子就不用說了；有朝一日我老牛要是有了權柄在手裏的話，我總得要叫他們認識認識我老牛的厲害哩！」

他每一想到這裏，他那一肚皮的怨恨便馬上風消雲散了。

外面的人漸漸的少起來了，在屋裏的人們的談話，也漸漸轉到較爲實際的「老牛回來將該做什麼」的問題上了。其中以孫大業劉三兩個人的意見比較的具體些，可是也是各懷私見，對於老牛自己是不大合適的。孫大業主張把驢賣了，仍舊去找地方去做飯；把賣下的驢價出放出去生息，夠了個百而八十時，用了討個老婆；最後並且又把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意義，申述了又申述。劉三則主張老牛不要賣驢，最好把這驢同他的那條牛同聚起來，就可成爲很好一具牲口；忙時至地裏耕種，閒時便可以去拉煤去；所得利益，他和老牛各取

二分之一。起初老牛的意見有點傾向於劉三，因為他萬分地不願再去做那成天看着財主們的顏色事了；他以為現在的財主的確是不如以前的財主和氣了。孫大業覺得他昨天晚上在煙燈底下差不多想了半夜，想要廉價地將老牛的驢子弄到手的計劃，竟被劉三這小子給破壞了，心裏非常氣憤。當他看見劉三又要接了說下去時，他便急了；他竟搶了上去對了其他的人說到都是他一個人的合適事兒了！」

「劉三也無非是想要騙的使用老牛的驢子罷了，老牛這個老實兄弟那能鬥的過他來？那到都是他一個人的合適事兒了！」

「你他媽什麼意思？你不是看上了老牛的驢了嗎？叫老牛把驢賣給了你，再把錢存放在你那裏好嗎？眼下不化一個錢便買到了一條驢，這樣的事兒你覺得合適嗎？」

大業的一肚皮心事，完全被劉三揭穿了，而且在多少人的面前，真有點受不下去。大業的青灰色的面孔，變成了紫色的了，立時跳了起來：

「放你媽的屁！」

罵着動手動足地要打劉三，而劉三也撲了過來；大業的時常穿着後跟一隻鞋，也飛了起來，落在一個人的肩。人們把他二人拉了開來，老牛在握了劉三的手聽不清在說些什麼。最

後，有一個農人樣子的老頭兒站起來，用了教訓的口氣說着：

「你們這算什麼？爲了別人的事打架？反正老牛的事得老牛自定主意，你們着急有什麼用處？」

「唉，這不是好話了，總歸不是還得老牛自己決定嗎？」

大
孫大業總是談過書做過大買賣的人，一下便能轉怒爲笑，說着哈哈大笑起來。絕不似那沒有出過門兒的鄉愚的劉三，直到現在仍在青一下白一下地氣怒着，大有與孫大業絕不就此干休之勢。因此，在那暫時沉默的人們所放出的空氣中，似乎大家都覺得孫大業確實是一個很有度量的人了；而由於劉三之不會轉怒爲笑，於是大家也覺得大概是劉三有點理虧。最後甚至連劉三自己也覺得自己單方面的氣怒是不應該的了。末後，老牛忽然覺到人們的沉默似乎是在等候着他自己的說話，於是他說了：

「我的事當然還是我來作個主罷，驢是決定要賣了牠，可是我再也不願去找地方給人家做飯了。我想就在街上開一個小飯鋪，錢不夠就暫先擺一個飯攤兒也好——因爲做飯是我們所會的手藝；我與其侍候一家，我不勝侍候大家了，而且那樣也比較的自由自主些——」

還沒有等老牛的話說完，店掌櫃王有則就馬上提出嚴重的反對論了：

「你真是異想天開，誰家不吃家裏的飯而來買你的吃呢？這年月！連我這店也要關門了，你是在想找倒霉哩！」

大家好像一下就誰也理解了王有則的用意所在也似的，誰也沒有去理會他那反對，而在追問着老牛的驢價的多少了。老牛說：

「這驢原來是孫家十五塊半錢由西山裏收回來的賬，而孫家又以十二塊錢抵了我一年來的工錢；反正你們大家評處好了，值多少就多少好了。」

老牛說完以後，孫大業首先說這驢只值八塊錢，除了劉三而外，大家似乎都覺得有容寬有程度的孫大業所出的價錢，一定是合譜的，比較公平的價格了。後來老牛因見形勢不佳，竟自動地把價格降到十元，而大家仍是一致地幫了孫大業，說着以現時時價論，那驢是如何地不值十元錢的孫大業的態度是越發強硬了，他只出八塊錢，多了是不要的。最後，由於人們的熱心成全買賣，以及老牛自己的「不好意思」，終於以八塊半錢的價格成交，賣給孫大業了。

「爸爸！我媽叫你去吃飯去哩！」

劉三首先聽出外面是他二孩子的聲音，也沒有同人們打了個招呼，便氣恨恨地起來出去

走了。於是大家也都想起了現在已是應該吃午飯的時候了。大家立起來都預備要走，方才說過話的那位老頭兒忽又止住了大家說：

大家先不要走，我們辦事務必要一下辦妥，不要留下個尾巴兒；你們這驢價是如何交法？驢子什麼時候拉過去？而且還得上上稅。這些在人們未散以前都應該說好了才好。」

大家一致贊同老頭兒的說話，於是人們一同聚在門口，很快地決定了驢價於明早先交四元，同時將驢拉了過去，其餘四元五角，定於第五日上交清，稅由孫大業負責去上，然後大家一同出去了。

老牛自己一方爲了想出去問詢的買點賣飯的舊傢俱，一方也感到剛才劉三受了很大的委屈與冤枉，很想自己去安慰他一下去；於是在那些人出去了的不久，老牛自己也出去了。

（未完）

論

國

— 20 —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編完後記

編 者

編雜誌較之著書寫文章是遠爲困難的一件事，特別是在現在雜誌潮尙未低落的中國，要想編一本比較出色點的雜誌，是尤其困難的。我們這本雜誌，是否能在出版界中占一個相當的位置，在這創刊號尙未出版的時候，當然不敢預知，但是有一件可以告慰自己的。就是在本期中的稿件大體上總還能交代得過自己。我們無法知道讀者的傾向，但忠實於自己總是相當作得到的。對於自己的忠實，就是對於讀者忠實的第一步。

我們這本刊物，是談思想的，不是談政治的，陳啓天先生的「精神統一與政治統一」一文，雖似乎有談政之嫌，其實內容仍是談思想問題，這從原文中可以看出來。

在本刊執筆作文的，雖然多數都是互相認識的朋友。然而大家的主張並不勉強去求一致

，我們並不打算把人的思想弄成機械，我們尊重每個人有獨立批判的自由，所以在本刊中想找絕對一致的理論是必然失敗的。我們所能貢獻給讀者的，只是一種獨立思考的方法，一種自由批判的精神，這種精神和方法是在現今中國思想界和出版界中早已悞亡了的。李璜先生的「關於思想問題」一文，是值得我們深切注意的，特別是尚有救正可能的青年。

關於日本的研究，當然是現代中國第一件要緊的事，本刊打算在以後每期中，特闢一欄，專登關於日本研究的文章，本期不過是發端而已。

顧公先生所譯的「德意民治失敗與獨裁成功之原因」一文，指出法西斯和拉基斯所以在意德兩國成功的真正原因，現在中國思想界，對於法西斯和拉基斯運動，顯然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尊之為天神，打算盡量把他們的精神和形式移植到中國來，另一種則視之為魔鬼，盡量地冷譏熱笑，好像對於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有不世之讎似的。然而在本文中，塞隆先生却提示我們以第三種意見，他一面指出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成功，是適合當時德意兩國的需要的，是基於民意的，是為民衆所擁護的，可以把一般仇視或輕視希特勒等的偏見打消。希特勒

所代表的德國的進取鬥爭精神，是我們素來愛好和平，以忍辱省事為格言的中國民族所絕對不能了解的。然而同時他也指出法西斯和拉基斯的運動，祇是意德兩國特殊國民性的表現，在國民性不同的國家，是否有移殖的可能，那是很有考慮之餘地的。在本期中，有好幾篇文章談到國民性支配歷史動向的問題，這是一個社會科學上根本理論的問題，我們盼望在以後各期中，能繼續的把這種理論發揮出來，以貢獻給中國思想界一個新的社會科學論點。

.....

本刊所揭載的文藝作品，俱以藝術內容為標準，並無一定方向。但希望多有點寫實的，人生的，對於中國國民整個的或部分的痛苦能夠忠實寫出的文字，我們也希望中國今日多有一點偉大的，熱烈的，進取的，富有集團性和同情心的真實文學，這些文學必須用浪漫的精神和寫實的手腕混合寫出來的，所以單純的主張是不可能的。

—— 論

——

本刊投稿規則

- 一、本刊歡迎外稿，不拘文言白話，來稿須直行繕寫，並依本刊樣式，加新式標點符號，每頁行數及字數能照本刊樣式者更好。
- 二、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後。
- 三、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註明。
- 四、來稿非附有充足郵票，概不退還。
- 五、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送稿費二元至四元，原稿版權仍歸著作人保留。
- 六、來稿發表後，除致送稿費外，並奉送該期本刊一冊。
- 七、來稿發表時願用筆者聽，惟須將真姓名於稿後註明。
- 八、來稿請逕寄上海本社編輯部收。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本社編輯部收。

表目價告廣刊本

地位	每期價目
封面裏	每方吋二元
封面底	每方吋二元
普通	每方吋一元五角
長期登載者另議	

國論月刊本刊每月二十日出版

第一期 中華民國廿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常 燕 生

發行者 國 論 月 刊 社

社 址

上海赫德路趙家橋合泰坊十一號
電話三六九二〇號

印刷者

上海估嶺路六十四號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代售處

各省縣各大書局

定 預		時間期數		國內	國外
半年	全年	六期	十二期	二元三角	三元
一元一角	一元六角	郵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二分以內者為限			

本期零售每冊大洋貳角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及中宣會登記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三十日收訖

十月號

國論

再論國力之淵源	余家菊
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的認識	常燕生
蘇俄的外交政策	謝承平
意阿爭端的根本觀察	朱憲英
新日本的外交原則(續)	張希為
美國與世界第二次大戰(續)	周謙冲
社會政策的再檢討	鄭江南
進化與組織	黃欣周
十九世紀德意志國難與復興	常燕生
讀書雜記	左舜生
散文二題	君強
秦老太	左幹臣
大事(四)	老觴
貂蟬(劇本)	春暉

出版日十

南京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論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論壇

再論國力之淵源

余家菊

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應有的認識

常燕生

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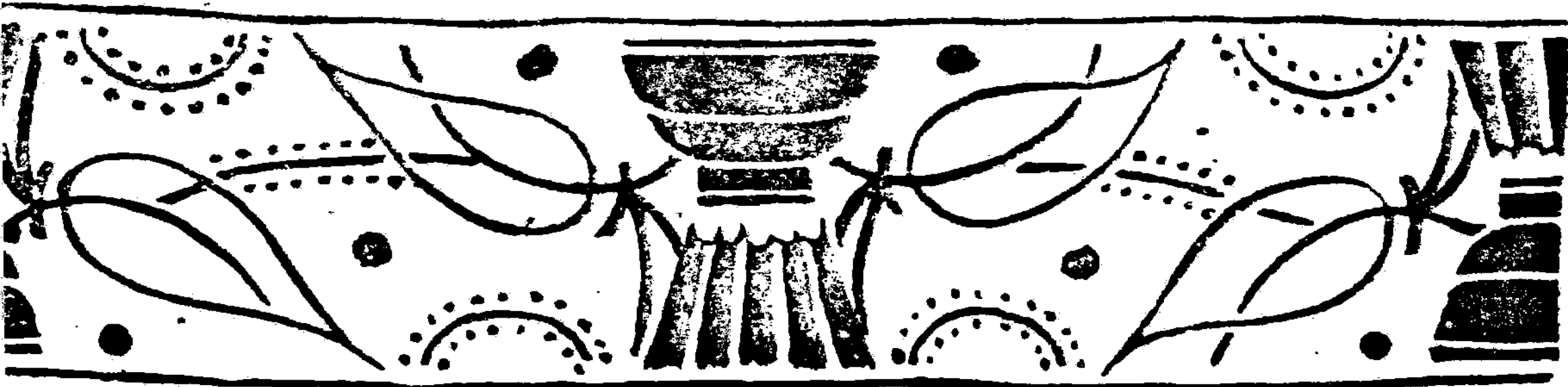
蘇俄的外交政策

拉狄克作
謝承平譯

意阿爭端的根本觀察

朱憲英





新日本的外交原則(續)

手塚素堂作
張希爲譯

美國與世界第二次大戰(續)

西蒙斯作
周謙冲譯

經濟

社會政策的再檢討

鄭江南

教育

異族統治下之東北奴化教育

張葆恩

學術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進化與組織

黃欣周

歷史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二續）……常燕生

讀書錄

讀書雜記

左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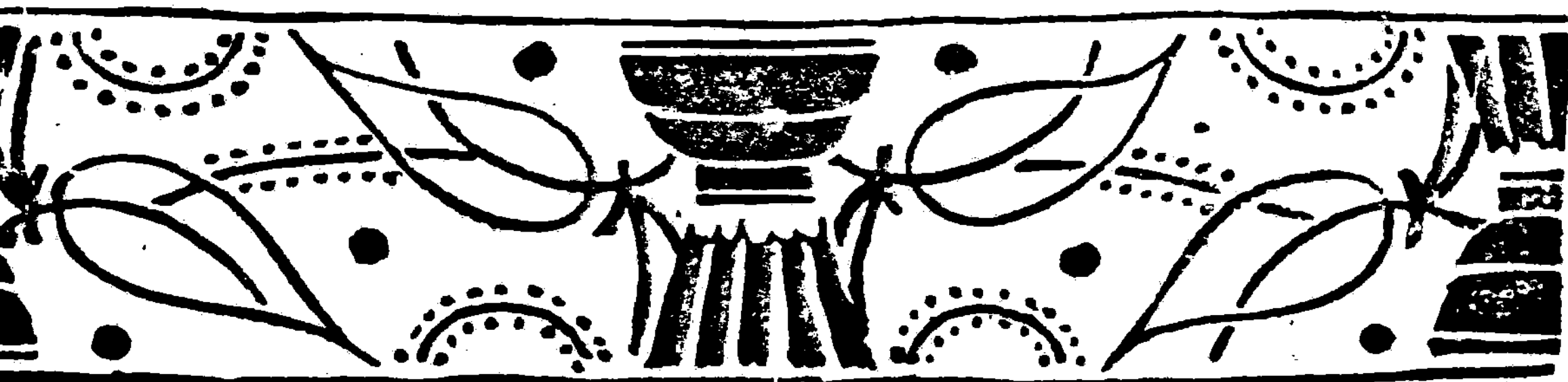
散文二題

君強

文藝

秦老太

左幹臣



大事(長篇創作)(四)

老

貂蟬(劇本)

春

編完後記

編

者 暉 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論壇

再論國力之淵源

一國國民，當着國家危急的時候，自然恨不得本國國力頃刻之間便可以充實強盛了。但是國力怎樣纔可以充實強盛呢？說是要整軍經武嗎？要曉得在甲午以前李鴻章便已努力整軍經武，並且從那時起，我國的整軍經武是繼續不斷的，直至於今，纔遇到阻力，大有雖欲整軍經武而不能之勢。說是充實國力要發展富力嗎？要曉得『實業救國』『生產教育』已經高唱三十多年，直至於今，國際的經濟壓迫達於極點，國內經濟的自力更生殆成絕望。所以在這個期間許多人腦子內便不得不追問一下：『要振作國力，當採什麼途徑？或者究竟言之，中國的國力，是否還有振作之可能？』着眼在目前的事實上，無論在富力方面或者是在武力方面，在國際上當然發生不了絲毫積極的力的作用，這是無可諱言的。至於着眼在將來的可



能呢？當然，一國國民應當相信本國國力終有振作強盛之一日，失掉這種信仰，便是失掉了國民的自信心，那個國家的前途，便危險了。所以弱國的國民至少當信賴本國之可以強盛！

但是信仰的基礎，應當建立在什麼上面呢？沒有基礎的信仰，祇是一種幻想而已。一國國民，如果沉迷在幻想之中，實屬一種大不幸，每每因為事實之謬認而遺誤無窮。談復興的人們，其復興信仰的基礎，計有數種。第一，是建立信仰的基礎於過去的歷史上。過去歷史的偉大和光榮，對於後代的國民，當然具有感興的力量，暗示的功用。但是歷史的成例不足用為推測未來的可靠依據；因為未來事變的因子不一定和歷史事變的因子完全一致。因子一有差異，推論便得保留。依據我國的歷史，凡是滅亡我國的，終必反為我國所滅。假使我們相信此一成例，我們對於國家的前途，自然可以把握相當的樂觀。但是此一成例之不可依恃，今人已多能言之，因為今日之能亡我國者，已不是歷史上曾亡我國者的那一類的民族了。所以建立復興信仰的基礎在歷史上是不健全的。第二，是把復興信仰建立在環境之上。所謂地大物博之說，便是此類說法。地大物博於國力之發揚當然有極大便利。然而環境之利用終在乎人。我們不能如唯物論者一般，我們不能相信一定環境之下必然發生一定的人事現象。因為假使那樣，則印度不能不說是地大物博，何以印度反滅於英？亞美利加洲不能不說是

物博地大，何以美洲的土人幾至於滅種？所以建立復興信仰的基礎於環境上面，也是不健全的。第三，有人，恐怕有不少的人，把復興的希望繫置於機會之上。再來一次大地震，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就可以有辦法了——存此類希望的人們，似乎不在少數。殊不知機會常有，而利用之則在乎人。從前並非沒有地震過，中國人是怎樣利用牠的。從前並非沒有大戰過，中國人又是怎樣利用的。據已往以測將來，誰又能保證將來的機會，中國人一定能好好利用呢？老實說，依恃機會，便是靠天吃飯，頗容易流為懶人哲學，是我們所不敢贊成的。

復興的信仰，既不可建立在歷史，環境，或機會之上，究竟應當建立在什麼上呢？由我的推究，實在應當建立在民族的本質上。民族的本質，便是國力淵源的真正所在。有了優良的民族，機會纔能供其運用，環境纔能受其利用，歷史纔能聽其主宰。有了人，纔有世界；有了雄偉的民族，纔有壯烈的事蹟。中國是否猶有復興之望，須問中國民族是否還可以有為。有些人說，中國人已經衰老了。這句話，是無根之談，不可輕信。我們試從壞的方面，略一思索老人的特點。第一，老人愛錢。孔子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在孔子時，中國民族極為活潑，然而老人已經愛錢，可見愛錢為衰老之特徵；今者中國人以貪污馳名於世，可見中國民族已經衰老了。此一說法，頗似有理。實則愛錢乃人類通病，正不待乎衰老？老年人

積錢留給子孫；所以人覺其貪；少年人撈錢講戀愛，故孔子特別戒之以色。西歐民族，固時人心目中所認為少壯民族者；然而國王出賣官爵，教會出賣贖罪狀，污跡昭聞，史冊具在，未必昔日衰老貪污，今日反老還童又不貪污嗎？可見貪污病象無關衰老，至其真因非本篇範圍所應及，姑不論。其次，又有人說中國人怯懦，怯懦乃是衰老之徵。怯懦果真是衰老之徵嗎？葉德輝老頭子在長沙受害於共產黨時，並沒有怯懦呀！西歐政治家當權時，多半在六十歲左右，豈有怯懦而能為政的？老人經驗富，閱歷多，則有之，怯懦畏葸，則不一定。中國人果真怯懦嗎？一部份知識階級或者如此，——那是因為利害太計算清楚了；一部份老百姓或如此，——那是因為知識不足，沒有辦法，不得不如此。愚者遭魚肉，黠者善趨避，強者則跳梁，——這是一定的公式。我們看看中國人之肯當兵，以及中國土匪之多，我們就可以斷定中國民族並不怯懦。因為怯懦的民族，祇敢哀號，不敢搗亂。街上的叫化子，是怯懦的，路上的攔搶的，是不怯懦的。所以說中國人怯懦，又從而推論中國實屬已經衰老，民族不甚正確的議論。說中國民族衰老的人，多據貪污怯懦兩點來說，現在兩點已經糾正，再試一考察中國民族的本質究竟如何？

分析民族的本質，於後天的成，就與先天的稟賦必付區別出來。例如中國人死亡率高，

是因爲衛生狀況不良，乃至天災人禍之流行諸種後天的原因而無關於中國人先天的稟賦。反之，疾病抵抗力，則是基於先天的稟賦而非後天鍛鍊之所能爲力。記明此種區別，然後可以談民族的本質。

第一，中國民族的體質強。第一可證之以中國人之能勞苦，第二可證之以中國人之能適應環境。例如南洋炎暑之地，西洋人每不耐其水土氣候，而中國人則能苦苦掙扎於其下。又如數十年間日本人之移殖東北始終不過二三十萬，而中國人則一年間移殖其地者即曾達二百餘萬。這不一定是由於中國人之無路可走所以挺而走險，實亦因爲有移住之可能，所以人民自動移住以解決其窮愁。於此二例，即足以見中國民族體質之強。然而中國人身體之欠缺保育鍛鍊等後天的工夫，又是人所共知的。假使衛生設置更能進步，中國人的體質，是不會居於劣敗地位的。

第二，中國人的智力強、至少亦不弱於各強國國民。此一結論，現代從事於智力測驗的學者，大率不能不爲如是之主張。中國人，在知識方面，儘管未普及，而中國人的智力，則決非不能吸收西洋文明的。西洋之強盛，係憑藉其知識，我既有充分的智力，不具先天的缺憾，祇須切實苦幹，假以相當的時日，不愁不能在知識上與西洋人並駕齊驅。事在人爲，我

又爲何自餒呢？

第三，中國民族的繁殖力強。以強大的繁殖力保持衆多之人口。其國家需要何等性格之人員以担負國家的役務，其人口中自然有人脫穎而出以應國家之需用，決不至於發生國民本質不適現代生活之憂慮。你看，國家練新軍，便有一大批優秀份子投身新軍；國家練空軍，便又有一大批青年投身航空，有需要便有供給，可見中國民族內質料之複雜豐富。此一堪以自信可爲之一證。

第四，中國民族的意志殊爲堅強。立國四千年，遭遇的患難，不計其數，居然一一都克服了。龐大的疆土，北極寒而南極熱，大山的阻礙多，大河的愁苦也不少，然而中國民族居然能夠加以節制宰馭以長養子孫於其間。就自然狀況言之，與民族間關係察之，意志薄弱的民族，決不能生存於此地。現在不免有人目觀國人之銷沉，便懷疑中國民族之短於奮鬥力。須知一部升四史，便是一部奮鬥史。外與敵族鬥，內與強梁鬥，上與天災鬥，下與地害鬥。不能奪鬥，決不能立國四千年。今日國民之疲滯現象，並非由於意志力本質之衰退，實乃由於八十年來，緊張過度，刺激過多，一時之間，疲乏太甚，便難免銷沉。假以相當時間之休息葆養，圓滑奸巧之風自然衰退。

第五，中國民族的羣力，亦頗不弱。羣力便是組織力。世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又說中國人無三人以上的團體，似乎中國民族的羣力極端衰弱，我今說中國人組織力還強似乎有點勉強矯飾。實則不然。中國民族，素來長於組織。封建之下，是大規模的封建；郡縣之下，是大規模的領域。統治龐大的領土，控制衆多的人民，都是需要組織才力的。而組織才力之發揮，又須民族本質上具有羣力，否則搏沙如何可以成器呢？有離心力無向心力的人羣如何可以共生共存呢？家族制度也，里社制度也，同鄉組織也，同行組合也，都是中國民族羣力表現而成的種種方式。因現代情形之變遷，中國固有的組織方式當然有不少應當改革補充之處，但是這是無關於羣力或組織力之本身的。一種力量的表現方式，原來不必一定，也非一成而不可變。

從體力，智力，繁殖力，意志力，羣力上，我們都看出中國民族是一個可以有爲的民族。中國國力之淵源並不枯窘。即此一點，便是復興信仰之基礎所在。我們發現了這種基礎，便當努力培植其淵源。淵源一旦充實，則表現爲武力富力，自是不成問題。但是淵源譬如鑛山，鑛產雖富，不開發何濟於窮？淵源雖厚，不表現何利於國。我們看清了民族之可以有爲，我們便得努力去爲，政治上也得給人民機會由他去爲。朝野上下，齊起努力，先天的

素質既不惡劣，後天的成就數十年間，就可以大改面目，東隣的近代史便是前例。我們大可樂觀——樂觀的，是：還可以有為。國人的責任，便在實心去為。

國論月刊一卷四期

本刊創刊號要目

精神統一與政治統一	陳啓天
極度苦悶中的一番反省	左舜生
我們需要的人生哲學	余景陶
關於思想問題	李璜
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	常燕生
歐洲國際政局之鳥瞰	張希爲譯
德意民治失敗與獨立成功之原因	顧公譯
日本人的國民性格	楊凡譯
日本古今談	崔萬秋
白銀問題	李守黑
民族進化的心理定律（書評）	常燕生
火車上的一件小事情	天從
神燈	黑嬰

本刊第二期要目

國力之淵源	余家菊
中國復興與青年再造	謝承平
法家思想的復興與中國起死回生之道	常燕生
美國的外交政策	謝承平
英德海軍協定的檢討	夏濤聲
現階段的德國經濟	鄭江南
先秦法家的國家論	陳啓天
孔子思想之哲學基礎	姜蘊剛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國難與復興	常燕生
日本古今談（續）	崔萬秋
匪	天從
大事（二）	老勛

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應有的認識

常燕生

在今日中國，無論是贊成共產主義或者反對共產主義者，對於中國的共產運動總不能不承認它的嚴重性。在江西的共黨根據地雖然放棄，但自紅軍主力由川入陝甘以後，漸漸有打通國際路線的可能。假使一旦與蘇俄成立充分的聯絡，武器，資源，人才，消息都有相當的準備，則他日捲土重來，實有不可輕侮之勢。再加上國難嚴重，經濟破產的國家現狀，在在都予共黨以發展的機會，不是隨隨便便得以應付得了的。

共產黨的問題不是單獨中國國內的問題，是一個整個世界的問題，而且還不是單純的政治，經濟問題，實是一種世界觀和人生歡的運動，一種新理想的原則，再加上實際的力量，所以成爲最嚴重的問題，而不是用普通政治的方法所能應付得了的。



就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去檢討共產黨的問題，簡單分析起來，可以分作幾個部分，第一是馬克司主義，第二是列寧的世界革命政策，第三是蘇俄的實力，第四是中國共產黨的動向，這四個問題雖然實際上是整套的，然而爲研究便利起見，不妨把他分作四部分來分別看，最後再歸納起來。

討論到共產運動的問題，最好要平心靜氣，用客觀的態度去加以科學的分析。我們不能把共產黨看得太低，以爲不過是殺人放火的土匪，但也不必把他們看得太高，以爲他們有什麼絕對正確的理論，和神妙莫測的手段。我們應該曉得共產黨也不過是普通的人，他們所信仰的馬克司主義也不過是世界上許多學說中之一種，他們的黨也不過是世界許多政治組織之一。我們應該用科學的眼光去平心靜氣將他們的理論和事實檢討一番，還他一個真面目。我們並不要預先抱着成見非反對它不可，也不必抱着成見非贊成它不可。這是一切討論共產問題的人所應該首先抱定的態度。

講到理論方面，共產黨的理論有首尾一貫的系統的。它的總稱便叫做馬克司主義，分別來講，在社會觀方面他以唯物史觀爲中心而建立經濟一元論的說法，在邏輯方面他竊取了海格爾的玄學辯證法而稍加名義上的修改以成所謂『唯物的辯證法』，在經濟學方面他建立了

剩餘價值說把經濟的利潤完全歸之於勞動的功勞而否認資本及其他的影響，從這三個要點出發他把一部歷史的演進看做是純粹階級鬥爭的演進，根據階級鬥爭的觀點把歷史的演進分作許多階段，而預言未來的階級必是無產階級的勝利。所有這些說法國人多已知道，我們在此地不必細細介紹。

依我們看來，馬克司主義的本身實是一種宗教式的教義而不是純學理的探討，因為他的注重點在預言世界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這話可以激動一班信徒的希望心而發生行動的力量。宗教和學術不同之點？就在學術祇注重純理的探討不問實際影響為何，宗教則是以實行爲主的，教理不過是實行的一種宣傳方法。任何宗教都有一「教」「理」「行」「證」四個部分，教就是判教，是要把許多不同或類似的教派用一種標準排列起來，自己的教當然排在最高的地位以示唯我獨尊之意。理就是這宗教本身的理論，行就是實現宗教理想的方法。證就是實行宗教理想以後的實際效果。馬克司主義關於這四部分都有的。他把思想分作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無產階級的思想等等，又把社會主義分作烏託邦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等，就是一種判教的方法。他的馬克司主義就是一種教理。他的階級鬥爭說，無產階級專政說，以及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政策就是一種行的方法。至於證果就要看實現他的

主張以後的成效如何，現在蘇俄號稱是實行馬克司主義的國家，所以蘇俄的成績也就是馬克司主義的果。普通宗教注重在個人修行方面，所以證果只好由個人自證，他人無法評判，現在馬克司主義的目的是在改造社會，所以他的效果可從社會上看得出來，我們容易評判。凡宗教皆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自以為是而目他人為外道，這也是宗教與學術根本不同之點，馬克司主義的排他性是最強的，所以這也是他的宗教性的證據之一。舊式宗教多講神話，現在時代不同，神話不能起人信仰，所以馬克司主義是以科學招牌自命的，然而事實上他的科學招牌是假冒的，仍然是類似的神話。說馬克司主義是宗教，這話並不含有輕視的意思，因為從生物史觀的見地看來，一切宗教都是社會集團自身樹立集團意識的工具，一個社會要求鞏固集團的權威，或者要推翻舊社會而建立一個新社會秩序，必須有一種宗教式的理想把一部分人團結起來，使他們發生熱狂的信仰和勇敢的行動，耶穌和釋迦牟尼也都是社會革命的領袖，他們的宗教也就都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一種新集團建設的運動，馬克司主義和其他現代一切主義（如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等）也都是如此。若抽去了宗教性而祇剩下單純的學理，那就只是少數學究們的紙上空談，在實際上不能發生力量。

現在我們不必因馬克司主義之含有宗教性而鄙視他，我們祇把馬克司主義看作現代許多



新宗教（新主義）中之一種。人生於世不能無一種信仰爲生活的中心，沒有信仰的人容易陷於懷疑派的迷圈，對任何事情皆抱懷疑的態度，結果必將事事不能爲。因此人生於世必須信仰一種宗教，而且祇能信仰一種宗教，斷不能同時信仰兩種以上的宗教。若是一個人同時信仰這教又信仰那教，結果必發生人生觀的矛盾衝突而自趨絕路。不過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宗教信仰多是習慣的，常識的，加以理智的判斷，因爲一種新信仰取得了社會的承認以後。便使大多數人無條件接受下去，這樣才能鞏固社會意識的統一而免於分裂。我國過去二千年中皆在傳統的孔子教義之下，西洋則以基督教爲中心，這些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對於所信仰的教義並不時時加以攷慮，祇是照習慣奉行下去。但一個新興的宗教則不能如此。新興的宗教尙未取得大多數人的信仰，並且新興的宗教必然是爲反對舊宗教而起的，因此大多數人習於舊宗教的教訓，對於看不慣聽不慣的新宗教多抱深惡痛絕的態度而加以壓迫，如果這種新宗教確是應社會的需要而起的，他本身的理論和犧牲精神確能自立，則受了壓迫之後不但不消滅，反能更增加信徒的勇氣而獲得一部分的成功。基督教和佛教初起的時候也都受過許多壓迫，不止今日的各種主義爲然。

馬克司主義是應現代社會組織的缺陷而起的。自工業革命以後，社會上發生勞資不平

的幣害，許多不滿現狀的人都想加以改革，因此發生種種的社會主義運動。馬克司以前的社會主義運動多數是感情的，沒有首尾一貫的系統理論，更沒有近乎宗教式的預言，因此在實際上力量較薄。到馬克司出來，才把社會主義用宗教精神整理一過，他把自己的主張叫做「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堅固人們的信仰，他又預言世界革命一定成功，反對無產階級的人一定沒落，猶如基督教高唱「末日審判」，凡信教者必入天國，不信者即降地獄一樣，使信徒發生極大的希望，反對者也因暗示而動搖。這樣新宗教便成立了，這種新宗教現在支配着一個一萬六千萬人口的大國和全世界許多的信徒。

我們現在且從社會的觀點來看看馬克司主義的起源和它的變化。我是信仰生物史觀的人，根據生物史觀的見解，一切思想皆是集團社會的產物而不是個人的或階級的產物，一種思想是反映着整個集團社會的意識形態，即是民族性的表現。馬克司主義根據唯物史觀主張思想是階級意識的表現，這話拿來批判馬克司主義的本身就有點講不通，因為馬克司是一個中產階級出身，何以他不具有中產階級的意識而反高唱無產階級的學說呢？可見思想並不受經濟條件的決定。若用生物史觀的理論去解釋則很容易了解。生物史觀派認一切思想都是民族性的表現，因為同一民族的人先天遺傳的血統和後天的集團環境都同，所以他們的意識和思想



自然具有特色。馬克司是一個德藉的猶太人，他一方面遺傳着猶太民族強烈的宗教性，世界上幾個大宗教多半出於猶太人之乎，摩西和耶穌都是猶太人，謨罕默德雖不是猶太人，而是同猶太族血統相近的阿剌伯人。猶太人的宗教無論新舊（如猶太教，基督教及回教）皆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與印度民族和平忍辱的佛教不同，馬克司主義正是這種猶太民族宗教性和排他性的遺傳再現。在另一方面，馬克司主義又受了德意志民族性的影響。馬克司祖先之中是否有日耳曼人的血統，我沒有細研究馬克司的傳記，不得而知，但他自祖先以來就定居於德國，以及他的信徒中有多數德國人是一種顯明的事實。德國民族性是尙集權重秩序的，馬克司主張集產的社會主義而反對無政府共產主義，正是德國民族性的表現。德國民族性又是重理論，驚玄想而忽視實際的，馬克司採取海格爾玄學的辯證法邏輯而反對形式邏輯和實驗邏輯，也正是德國民族性的表現。德意志民族性又是尙武力重鬥爭的，馬克司主義反對和平的社會演進論而主張階級鬥爭，暴力革命說也正是德意志民族性的表現。所以馬克司主義從生物史觀的觀點解剖起來，正是猶太民族性經過德意志民族性濾汰之後而產生的綜合形式。

從馬克司主義以後發展的經過看來，民族性的影響更可以看得出來。馬克司主義始終不能發展於英國，就因為英國的民族性是重實際，重歸納，重經驗，而反對玄學的，綜合的理

想的。所以只有菲濱式的社會主義能流行於英國而馬克司主義則絕對不同。美國也是如此，因為美英原是同一民族。在法國也是如此。法國民族雖與德國民族同一重視抽象的理想，但法國民族是感情的，衝動的，與德國民族性之堅忍強毅又不同，所以將來法國或許有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可能而決無實現共產主義之可能。即使共產主義也必是一種熱狂的共產主義（工團主義即有此傾向）而決非像馬克司主義的冷靜深刻。到了俄國民族性又不同了。俄國民族性其冷靜深刻頗類於德國，但態度之陰鷲，氣魄之宏大則又此德國過之。馬克司主義到了列寧手裏，就另換了一種俄國風味。今日的蘇俄政府，其種種做法皆是承繼帝俄時代的遺風，特別是對內政策之殘酷專制，完全是俄國特有的辦法。俄國是維持農奴制最久的一個國家，今日五年計劃下的集合農場不過就是變相的農奴制度的復活。不過把共產黨政府代替了從前的地主階級，把馬克司主義的信仰代替了從前希臘正教的信仰而已。再看今日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雖名為反對馬克司主義，其實在宗教信仰方面，在手段激烈方面，在排他性方面，在高遠而不切實際的理想方面，種種都是馬克司主義的變形，不過把紅旗換做了卐字旗，把崇拜馬克司換做了崇拜希特勒，把壓迫資產階級的主張換做了壓迫猶太人的主張罷了。若再進一步分析起來，希特勒主義可以認作是從馬克司主義中排斥了猶太民族性的成分而祇留

下德國民族性成分後的表現。原始的猶太人是民族觀念非常狹隘的，摩西的猶太教正是民族的宗教，但到紀元前六百年以後，巴比崙民族和腓尼基民族均已覆亡，他們的民族血統混入了猶太民族血統之內；於是原始的小猶太民族一變而為今日分布全世界的大猶太民族。巴比崙民族和腓尼基民族都是世界性的民族，所以猶太的民族思想逐漸含了世界主義的成分，耶穌基督就是這種猶太民族血統混合後的新產物，含有很多的世界主義成分。耶穌教與猶太教的鬥爭，即是猶太民族中兩種民族性的鬥爭，結果基督教不容於本國而反傳佈於含有世界性的羅馬民族之內。馬克司主義之所以有強烈的世界主義色彩，也是這種猶太新民族性的表現。希特勒主義則是將這種猶太的世界主義的傾向排除之後的純德國主義。所以在種種方面它都襲取馬克司主義的成法，而惟獨在世界主義這一點則絕對加以排斥。

上面所講的是馬克司主義的起源和生物學的背景，這不過是單就馬克司本身而言，至於當時的德意志和歐洲社會也有促成馬克司主義出現和擴大的生物的社會的原因，因為問題牽涉太多，所以本文不便詳說。

馬克司主義本是為救正當時歐洲工業革命後的經濟不平現象而起的，論原來他的動機說本是一種很好的動機。不過可惜馬克司生的時代太早，為種種舊思想所囿，而且又急於見諸

事功，把他的學說來當作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並不當做真理的研究，因此就攙入許多宗教式，預言式的成分，失去了學說的客觀價值。雖然在實際運動上發生很大的作用，而經嚴格的學理一批判，就站不住了。

馬克司主義中舊思想的鬼影處處很顯明地表現出來。我們試在下面略舉幾項事實。

第一，他受十八世紀以來淺薄的民約思想的影響很大，始終脫不出「社會原子論」的舊見解。盧梭的民約論是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是十九世紀一切運動的原動力，這種思想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觀點之上的。從前歐洲的社會是建設在基督教神權思想之上的，把社會和國家看做了神意的表現，而忽視個人的作用。十八世紀末年，一般新進的思想家要打破神學的專制勢力，就創立一種民約論的思想。照這種思想看來，社會並不是由神意造成的，而是由人民相約而成的。因此社會便成了個人的工具，個人如感覺不需要時就可把社會解散。這種思想與十八世紀機械論的科學思想和哲學思想相應的，在當時是反抗舊式宗教貴族集團社會的一種有力的工具。民約論的思想後來已經多數社會學家駁倒，最明顯的理由便是社會的起源並不是如盧梭所想像的由原始的自由人所同意結合而成的，所謂原始生而自由的個人，從社會學，人類學上看來並無此事，人類生而為社會的動物，社會集團對於個人自由的控制力在

原始時代比現在還要強固。但是這種思想在十九世紀却很流行，一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運動都建設在這種觀點之上。社會主義也是這種思想的一個支流。他們第一承認人類是絕對平等的（即所謂天賦人權說），第二承認社會是為保護個人權利而設，第三承認個人的最大目的就是為自身的權利而奮鬥。民主主義者既然為個人爭政治平等權利的運動收了很大的成效，社會主義者當然要為個人繼起而爭經濟平等的權利了。馬克司主義是當時許多社會主義派別中的一支流，間接也就是民主主義的一支流，所以始終脫不了社會原子論的舊思想。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研究相繼進步，許多學者專門研究的結果，才使一般人漸漸曉得第一人類並不是生而平等的，人類之中有賢劣，智愚，強弱等等先天的區別，生而平等之說僅為一種理想。第二社會並不是為個人而設的，社會本身是一種有機體，個人不過是社會組織下的一個細胞，第三，個人的目的是為社會服務，是完成集團社會的共同理想，而不僅為自己爭權利。一個建設在個人爭權奪利觀念之上的社會理論，根本就是反進化，反有機的思想。馬克司當時對於這些科學的研究還不會接受（或者懷有反對的成見），他仍舊囿於社會原子論的舊思想。照他看起來，社會的演進就是一部分人和另外一部分人彼此爭權奪利的結果，因此構成了他的「階級鬥爭」的歷史學說。這是馬克司

的第一個大錯誤。

第二，他受當時德國海格爾派的玄學思想影響很大，根本未能接受進化的觀點。馬克司當時的德國是在玄學支配之下的，尤以海格爾的辯證法發展說支配人心最有勢力。這樣思想把萬事萬物都看成是從一個無形的神妙本質中有計劃有法則的開展。即海格爾以爲萬事萬物都不是新的，都已具含於理性本體之內，依辯證法的發展而漸次展開於人間。這種觀念正比如說世界是一幅已經繪畫成的圖畫，宇宙的發展祇是把這幅已成的圖逐次展開，而並不是新加上些什麼。這種思想的遠祖是基督教的神學，基督教把宇宙萬物都看成是上帝的預定意旨，在上帝創造世界的第一日起就已預先支配好世界的課程表，一直到最後世界末日審判爲止。一切宇宙的發展不過就是上帝預定意旨的表現。這實在是一種荒謬絕倫的神祕觀念，不值一駁。海格爾生當歐洲玄學最盛之日，知道上帝的觀念已不能支配人心，故把上帝換成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理念。實際上依然還是那一套。馬克司是海格爾的徒孫，他自幼中了玄學鬼的毒，終身不能滌洗，不過他又生於科學漸有萌芽的時代，所以他竊取了海格爾的全部理論而祇把「理念」換做了「經濟條件」，實際上仍然還是那一套。自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因生物學，社會學的長足進展，科學的方法論已有很大的革命。特別是達爾文的種源論發表以後

，科學的演化觀念已代替了玄學的預定開展說。照演化論的見地看來，萬事萬物並非自最初已有預定的計劃，演化的方向也並無必然一定的路線，生物的變異祇是生物在酷烈的生存競爭之下用種種方法試驗的結果，同一的動機，同一的環境，可以產生許多不同的結果。生物的演化是許多盲目的錯誤和試驗的結果，我們雖可根據事後的結果而把生物的進化分作若干階段，但是不能預言同一原因一定產生同一結果。所謂階段祇是蓋然的而非必然的。因為生物的本身是一個活的東西，對於同樣的環境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應付方法，這是十八世紀機械論的學者所不能懂得的。即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思想，是受物理學的影響，把萬事萬物都看成是一種機械，循一定的理法向前進行。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至今日，生物學的觀點代替了物理學的觀點，大家明瞭社會是一個生物的有機體而非物理的機械體。馬克司的思想仍沉滯於舊物理機械論的觀點之內，這是他的第二個大錯誤。

第三，他生於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尚未具體成功之時，不能了解最新科學所研究的結果。馬克司晚年已經趕上達爾文的種源論成功之後了。他對於達爾文主義確懷有崇拜讚歎的心理，並且想將它引入他的學說之中。但是可惜他受玄學影響太深，不能充分了解達爾文主義的根本精神，特別是在研究科學的方法方面。並且他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理想，在許多方

而是和生物學的研究結果有點衝突的。社會主義所根據的是人人平等的理想，是人人皆應該有平等享受的理想，而在生物學者看來，人人平等的觀念和制度是反選擇的，對於種族的生存鬥爭未必有利，至少也是一個待攷慮的問題。此外社會學和人類學還沒有充分發展，馬克司僅根據當時幼稚的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結果，來辯護他的主義。即如他和他的信徒們（至今猶然）所最得意援引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就是一本未成熟的人類學著作，在今日已爲許多人類學家所駁正，而一般馬克司信徒至今還把這本書當作寶典，真是可笑之至。馬克司解釋社會發展的原理而不能與後來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一致，這是他的第二個錯誤。

第四，馬克司生於十九世紀上半期工業革命初期，祇看到工業革命的流弊，而未看到人爲的補救方法，因此他的推論多數錯誤。工業革命開始於英國，英國是一個向來限制國家干涉權利而擁護個人自由權利的國家，而且當時對於工業革命毫無經驗，因此無形之間放任下去，致演成社會的種種慘象，這是當時有心人所感不快的。所以第一個社會主義者洛伯特歐文（Robert Owen）出現於英國，而馬克司的資本論也產生於英國。這不是偶然的。但英國並不能代表其他的國家，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以後，歐洲大陸國家從德國起，逐漸實施了社會政策的種種方案，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去改正社會的不平，保護工人的權益。這種政策不但在實

際方面收了很大的效果，即在思想方面也壓倒了馬克司主義。試觀歐戰以前代表馬克司主義正統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在表面上仍堅持馬克司的理論系統，而實際上已拋棄了社會革命的幻想，而漸趨於改良主義。同時修正派的馬克司主義更大大地奪取了正統派的地盤。這是甚麼，爲的是馬克司主義經過客觀的事實的反證已表現出許多弱點非修正不可的了。當初馬克司預言工業革命的結果必然是生產集中，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農民，小商人，漸次受了大資本家的壓迫而沒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裏去，事實上生產的集中祇是企業權管理權的集中，而並不是產業權的集中。他預言中產階級必然消滅，而近代各國統計的結果，中產階級只是增加，並無減少的傾向，更說不到消滅。他預言工業革命的結果是使無產階級的痛苦日益增加，而事實上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如英美之類，其工人的享受遠比其他國家舒服，今日英美的工人若請他們到蘇俄去做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下的工人，享受一下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恐怕他們是要掉頭遠去的。馬克司說資本主義發展的過度之後，必然發生世界經濟恐慌，於是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崩潰，而社會革命就必然到來，這個說法譬如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說一樣，最能引起信徒的希望，增加信仰的勇氣。從前基督教徒一遇到天災水旱地震的年頭，就說世界末日快到了，勸人家趕快悔改。現在的馬克司信徒也是一遇到經濟恐慌的年頭，

就說馬克司的預言中了，社會革命快成功了。這幾年世界在不景氣的經濟恐慌之下。因此馬克司的預言恐怕更能欺動人些。其實經濟恐慌是一件事，馬克司所預言的社會革命又是一件事，猶如天災地震是世界上常有的，但是與世界末日上帝震怒無干。馬克司信徒常常說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的結果而自誇蘇俄獨在例外，其實蘇俄人民的苦痛狀況比其他號稱資本主義的國家遠過數倍，誰又能曉得？一次飢荒死了幾百萬農民，誰曉得？因為農民的反抗集體農場，彼目為反動分子而屠殺的又有幾百萬人，誰曉得。在GPU的密探制度之下，無緣無故的被陷害了的又有多少人，誰曉得？許多外國人研究蘇俄所根據的材料，都是政府所特製的宣傳品，蘇俄今日尚無言論的自由，比希特勒的德國還利害。因為德國的外交記者還能報告一點實在的消息而蘇俄則絕對不能。到蘇俄遊歷的人處處在政府密探監視之下，連和人耳語也要受嫌疑，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所得的證據都是說蘇俄怎樣快樂，怎樣舒服，怎樣不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的。馬克司根據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工業革命經驗來預定八十年後的世界，這是他的第四個大錯誤。

第五，馬克司誤信國家觀念可以打破，工人可以不要祖國，而高唱世界革命的論調。世界大同的思想並不是一個新思想，它是一個很老舊陳腐的觀念，在中國和西洋古代都有許



多人相信世界大同的道理。十九世紀的德意志民族中最多這種自命高超的世界主義學者（參看本刊「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一文），因為德國在近代史初期始終沒有構成一個國家有機體，神聖羅馬帝國的鬼影還在籠罩着一般人。但是嚴重的國難和法國大革命以後國家主義的普遍潮流，把落後的德國人喚醒了，迎頭趕上最前線去，只有一部分思想落後的人，如馬克司之流，還在迷戀舊日的骸骨。其實事實上的證明，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不但沒有衝突，而且根本就是一種潮流的兩面。在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的成功同時也就是國家主義的成功，在二十世紀所謂社會主義不過就是民主主義的另一種形式，在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之下，把國家從許多王公貴族的手裏奪來交還全體國民，建設在全民共同生活的基礎之上的新國家，其集團性，其自尊心，其發展的能力和要求。必超過舊國家數十百倍。愛國觀念是發生於生物的本能，是生物經過無數代天演競爭所得的結果，決非淺薄的階級思想所能打破。在馬克司當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拉薩爾領導之下，已帶着充分的國家主義的色彩，後來第二國際的國家本位化，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歐戰以後蘇俄號稱世界主義，而事實上一步一步趨向國家主義化（參看本刊第三期「蘇俄的愛國情緒」一文），斯達林之打倒託洛斯基，就是國家共產主義戰勝國際共產主義的顯著事實。馬克司執持腐舊的大同觀念，誤信

人類的愛國天性是可以口舌消滅的，這是他的第五個大錯誤

要詳細批判馬克司主義的全部內容，不是這一篇短短的文章所能辦到的。祇就以上所舉的五點看來，就可以明白馬克司主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馬克司主義不過是十九世紀許多陳腐學說中之一種，其中含有許多玄學的，神祕的意味，所根據的是一百年前的舊事實。單就社會科學思想史上演進的程序看來，他應該排在個人主義之上，集團主義之下，他代表從個人主義的政治觀點進化到集團主義的政治觀點的一個中間過渡階段。即是

●個人主義（社會原子論者，認社會為許多獨立的個人所集合而成）——階級主義（即馬克司主義，認社會為數個階級對立而成）——集團主義（認社會為一獨立的有機體，個人不過是有機體內的細胞，階級不過是有機體內的器官）

這種思想的成功在乎他們的組織嚴密和信仰心強固，並不是學說的本身有何不可磨滅的真理。回教和基督教也曾因他們的組織和信仰而戰勝了反對者，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回教與基督教所信仰的神祕思想是可以站得住的。我相信人類永久不能脫離信仰的生活，因為共同的信仰是一個集體社會鞏固的主要條件。不過我們生在二十世紀科學開明的時代，我們應該把信仰建築在堅固的科學基礎上，特別是劃人類史時期的達爾文主義之上。富於玄學思想的馬

克司主義是一種過了時的東西，不值得我們去崇拜。並且這種主義現在已成為俄國公開利用的侵略工具，俄國人要吞滅別的國家，便先用馬克司主義去在別人國內宣傳世界大同的思想，消滅其他國民的民族國家意識。等到民族國家意識替亡之後，就可以甘心做蘇俄的順民而不會反抗了。今日中國在共匪屠殺下犧牲的幾百萬人民，都是馬克司主義的恩德，這是一種嚴重的文化侵略，比其他國家利用孔子王道思想來同化中國人的文化政策還很毒幾倍。我們要反共，要防共，要拯救中國不至變成蘇俄的保護國，必須首先下大決心抵抗馬克司主義的流行。講馬克司主義的人雖不必一定都是共產黨，然而他們可憐地無意識中已做了共產黨和蘇俄的工具。思想自由和人道主義政策可以用來對付一切的黨派，而決不可對付馬克司主義者，因為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並沒有許別人自由，對別人也並不講人道主義。容許一個馬克司信徒活動，就是容許一個吃人的虎狼在市內公行間接就是斷送許多良善人民的生命，凡是親眼見過，親耳聽過共匪在各省屠殺人民的真況，或蘇俄在恐怖政策之下屠殺陷害人民的真況的人，都可以證明這種態度的決非過分。若是用姑息養奸的態度去對付共產黨，希望他們感化覺悟，甚至一面反共，防共，一面仍令馬克司主義公然流行，這就無異於替共產黨造反攻的機會，其危險實不堪言狀。這是因馬克司主義附帶談起的話。



以上批判馬克司主義竟，以下再談到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未完）



國際

蘇俄的外交政策

真理報主筆拉的克(KARL RADEK)作
謝承平譯

蘇俄的外交政策

要我來把蘇維埃外交政策的要領和策動外交的基本思考試來討究一番，我是深感此事的困難。第一困難由於這樣的事實，就是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其他強權的外交政策之不同。猶如這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政策與那些屬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的內政政策之不同。接受資本主義觀點的男女，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猶之對於牠的內政政策一樣難以瞭解。而且，又因資本主義世界一般承認的若干假設，雖然這些假設是不一定靠得住的，格外增加了這樣主要的困難。我的意思是指外交政策優先於內政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繼續性兩說。爲要對於蘇維埃聯邦的外交政策開一條瞭解之路，讀者定要把握着我們對於這兩個假設的態度。我們認爲牠們錯誤了，因爲牠們與路人皆知的史實不符。

外交政策是內政政策的一種作用。牠在一定的歷史情況之下解決某一社會，某一國家的發展上所造成的問題。

近代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初期戰爭，克林威爾及路易十四的戰爭，是把那得力於重商主義制度的幼年資本主義拚命從內地市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產兒，而內地市場則立基於農民經濟，後者是適應農民及其封建的剝削者之需要的。當時有一種需要，需要殖民地作為原料的來源，作為幼年工業產品的市場，並且需要殖民地作為掠奪之所，這種掠奪成為發展製造業的刺激物，而製造業反轉成為機器工業上驚人的發展之基礎。工業資本主義把殖民地競爭驅逐到背地去了，因為工業資本主義自身創造一種無限的內地市場，同時創造一種蓄積的無限工具，並且因低廉大量生產而又成為從殖民移動原料的一種堂皇的武器。

把工業時期的戰爭，當作一種工具，去侵入那使落後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相隔離的中國壁壘（中英之戰，英美之對日示威），或者當作一種路徑去完成國家的統一，這就是說為幼稚工業創造一種大的內地市場（德意志，意大利，及合衆國之統一）。

在獨占的資本主義之下狂暴的殖民競爭又高亢起來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期間，曾經想依照那些參戰的帝國主義列強之實力來重新分配世界的地面。照帝國主義政策的

結果看來，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政策的目的與方法與夫重商主義時代的外交政策的目的與方法之間，姑不問牠們外表的相似，實在已經顯然不同了。因為在製造業時代英國竭其全力以阻止殖民地工業之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的政策是一種輸出資本的政策，就是輸出生產工具的政策。這種政策，不管牠的創始者用意如何，使殖民地發生相當程度的工業化——雖然封建制度的餘勢和殖民國家的榨取妨礙工業化的進程，並且阻止解放，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集中於新興無產階級之四圍，表現出重商主義與帝國主義是如何的不同。印度的命運，中國的命運，就是例證。

在這個歷程上，哪兒有外交政策的順序，哪兒有牠的繼續性？牠的目的是依社會變遷的形式上經濟和政治的機構而形成的。所以牠們不是永久的，反之却是變動的。

要把蘇維埃聯邦的外交政策作為帝俄政策的一種承繼是可笑的事。資產階級的作者他們甚至於連這種政策的純粹外表也沒有把握住。這老是帝俄政策的一種不易之論：一定要用盡所有手段以取得達坦尼爾海峽和太平洋上的一個不凍港。蘇聯不僅沒有努力去奪取達坦尼爾海峽，倒是劈頭就努力與土耳其成立最友好的關係；蘇聯政策也從未以征服旅順口或大連灣為其目的之一。再則，帝俄政策，或俄羅斯任何其他資產階級的統治時代，必須重振旗鼓以

征服波蘭及波羅的海諸邦，這是那些國家中任何有思想的資產階級的政客一看便知道的。反之，蘇聯渴望與這些國家成立友好關係，認為他們獨立之成就是一種積極的進步的歷史要件。

要說地理決定命運，就是說牠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那是說謊話了。帝俄政策不是起源於地理的情勢，但是起源於俄國貴族的特權和俄國幼年資本主義的要求。地理上所引起的問題要以各個社會形體自身的路徑來應付；那個路徑是由特殊經濟的和政治的目的來決定的。

因此我們就要提到第一個基本問題：要建立社會主義而又基於社會主義的一種社會，牠所能而必須追求的目的是些什麼？

我在此地對於蘇聯的外交政策不欲作一番歷史的考察。只要回溯到蘇維埃政府當權的時候，牠立即把俄國從世界大戰的火線裏拯救出來；並且牠既以重大犧牲達到這種目的，就不得不以三年光景去保障牠的獨立以防止主要帝國主義的國家之干涉，這種干涉一部分來原於他們希望把蘇聯再牽入世界大戰，而另一部份則由於他們希望摧毀勞動者的第一個政府，牠被資本主義世界看作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總挑戰。這種事實逼着我們對於國防問題要作先一步的解決，這種國防問題也是受逼而成的。但是甚至於在這個初期，蘇俄的外交政策還是

明白表現牠的基本路線，這些路線是完全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協調的。

蘇維埃外交所爭取的主要目的是「和平」。現在「和平」一詞已經多所濫用了。沒有一個外交家，他的官式談話不是把這個名詞來謙恭而反復引用的，甚至於他是一個最積極於準備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也是如此。但是凡不能瞭解和平之爭取在蘇聯外交政策上所佔的特殊地位者也就是完全不能瞭解那政策的全部或一部。何以和平之爭取是蘇俄政策的中心目的？主要地因為蘇聯——引用列寧的措辭——「一切必需爲着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建立。」

早在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當時準備着努力於奪取政權，列寧就主張在俄國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他看到俄國的廣大面積，牠的重大富源，並且牠握有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足以一面保障勞動階級的領導權，他一面供給那開創社會主義建設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專門智識。

在列寧有生之年，蘇維埃國家既勝利地結束了參戰之爭，建立起再造的工作，把那曾經破壞了的工業重建起來，並且與農業界成立了常態關係。這些常態關係保證了無產階級去取得那原料和食糧的供給，這是擴張工業與夫扶助農民大眾所必需的。

斯大林，繼承列寧爲蘇維埃國船的掌舵者，決定了該船的進程，牠的目的是在舊俄帝國的境內建設起社會主義來。不僅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連共產黨內部之追隨託洛斯基者都認爲這種目的是不免幻虛而且違反列寧政策的要義。

在這種黨內鬥爭上斯太斯的政策是勝利了；而且他的勝利表明於「五年計劃」。這個計劃已經見諸實行。牠的成功在能創造這樣大規模的工業足以解決三大問題。第一，牠使蘇聯能依其工業上更進一步的發展而獨立前進，那就是說，遇必要時，不需外國輸入，因爲在「五年計劃」之下蘇聯已經獲得偉大重工業和各種機器建設的設備了。

叨光這第一個問題的解決，勞工階級現在能夠——這就是第二個問題的解決——供給農民以若干機器因而足以證實集體生產化的利益，甚至於最落伍的農民集團亦如此。站在集體生產化的基礎上這纔能鎮定住那些階級的農民，他們是把農業趨向於資本主義的。富農之經濟的消滅和一種農業的創造，這種農業上主要推動力即大規模機器工業——牽引機，割禾機及其他農業機器——之生產都歸國有，造成了一種情勢使農業能夠而必須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今日的農民還是居於一種交替時期，就是介乎小地主的地位與夫社會之一員得着社會公有的生產工具的幫助而從事於集團事業者之間。在農民階級之中也要廢除那生產上和經濟

上標準的差異。而農民要漸漸變成一種齊一的社會主義的羣衆。農民的經濟命運要繼續增進，他們年復一年地漸成爲無產階級。這種結果之保證不僅在於鄉村之漸進的工業化，但也由於事實上工業化是一種工具，提高鄉村文化的標準進而與都市無業階級的相平衡。這第二個問題的解決——農業之集產化——連同第一個問題的解決——工業化——使能完成那『五年計劃』的第三目的，就是創立一種情勢足以保障蘇維埃國家的國防。

這個保護國防的力量是基於一種重工業的創造，重工業供給近代戰爭上取勝的一切必要的防衛工具，並且基於那些仇視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社會階級之消滅。這些階級已遭失敗，雖然餘孽尙存，雖然小財主仇視社會主義的心理還不能立刻消失於一切民衆團體之中。但是假使我們要問，發展的一般趨勢是什麼，那就明白答覆『五年計劃』的完成和『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再造進程的發展已經證明：蘇聯既已立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牠是能進而建立社會主義的完全機構，完整的社會主義社會，那就是，一種無產階級的社會，這個社會的自身立脚於一切近代技術的發現之上並且使大衆獲得一種爲資本主義所不能成就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地。境地。

蘇聯爲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戰爭嗎？這是不需要的。資本主義界中有從蘇聯成立以來就頑

強主張說牠一定要以戰爭來解除牠的困難；這些說法已經被牠的歷史掃盪了。甚至於我們特別無力以從事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當時，隨我們負擔政府責任之後，我們爲謀國家的和平而迅然接受最重大的犧牲。我們深信——並且這是極關重要的——我們所有的一切必需爲着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現在我們曉得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蘇聯已有實際解決的路徑並且本問題的相當部分已經解決了。所以蘇聯的和平政策是建築在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花崗石基之上。

蘇聯的敵人想從兩方面去埋沒這種事實的重要性。他們有些人詆毀蘇聯已經放棄了牠的國際目標，這些目標，從他們看來，一定要蘇聯用軍事干預去幫助國際無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反之，其他人主張說，因爲布爾扎維克黨統治了蘇聯，就成爲一個國際政黨，而蘇聯的一切和平宣言純粹是臨時的，所以一旦取得相當的經濟地位，足以從事於侵略的戰爭，那蘇聯就取消牠的和平宣言起而發動戰事了。爲答覆這兩方面的詆毀最好是引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列寧所發表的宣言：

列寧實在是這樣地說過：「同農民階級維持友好關係十年到二十年，那普及世界的勝利就準成功了（甚至於不管無產階級革命發展之遲緩）；不然就在白色恐怖之下受苦二十年到四十年。」（見 *Leninski*

Sbornik 第四冊，第三七四頁。）



是不是根據列寧這個假定就能得這樣的結論說：「在二三十年之內我們完全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呢？」這却不然。從這個假定我們能推斷下列的結論：（a）假使我們同農民成立了友好關係，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勝利一定歸於我們（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b）這個勝利不僅是蘇聯境內的一種勝利，却是普及世界的勝利；（c）假使我在這個時期不能獲得勝利，這就是說我們失敗了，而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就得讓位於白色恐怖的統治，白色恐怖可以延長到二十年至四十年。

並且「普及世界的勝利」是什麼意思？這是說像這樣的勝利就等於單一國家之內社會主義的勝利嗎？這却不然。列寧在地的論文上謹慎分別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與「普及世界」的勝利。列寧所謂「普及世界的勝利」他的真義是指我們國內社會主義的成功，我們國內鞏固社會主義的勝利，握有這樣重大的國際的意義，就是這種勝利不能單限於我們的國內而是必然喚起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一種強有力的運動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並且即使這種勝利不等於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可是因此一定要引起其他國家一種強烈的無產階級運動奔向世界革命的勝利。這就是遵照列寧所說的革命展望，假使我們以展望的說法來考慮革命的勝利，最後這還是我們在黨內所注意的問題。（1）

（1）斯太林（J. Stalin）告反對黨（Ob oppositsii）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論文講演集，一九二八年國立印刷局出版，第四六五——四六六頁。

這些就是蘇聯和平政策的根基。

在蘇聯所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確立了基礎而且保證了牠的完成。這無需乎戰爭。這個事實明見於蘇俄之提議，要一切資本主義的強權施行總裁兵，當列寧還活着的時候首先提出於熱那亞會議（Genoa Conference）。在『軍縮會議』裏這仍然是蘇聯和平政策的樞紐。這個會議須得多年的準備並且已經花了兩年工夫從事於無結果的討論。牠的運命堂堂證實了列寧學說的真理，就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是在牠帝國主義的方面，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資本主義世界剛從戰後的風波復蘇並暫得經濟的穩定之後，馬上就來了軍備的新潮。所有的國家都開始拚命擴張那已經大戰證明為重要的戰爭方法，例如航空，化學武器及坦克車等。陸軍的機械化和海軍的近代化已風行世界。要把這些軍備至少要範圍在相當的限度裏的企圖被順乎法則的行動破壞了，列寧在他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書中把這個法則規定如下：

金融資本和托拉斯不能減少反而加重世界經濟各部份間發生差異的進動速度。但是假使各種勢力失了均衡，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要解決紛爭，除用暴力以外還有什麼辦法？（2）

他又說：

在資本主義之下要求得勢力範圍，權益，殖民地之分配的基礎，除估量分配者各方的力量，他們一般的經濟力量，他們財政的和軍事的力量，此外想不到別的基礎。但分配者各方的力量變化不均，因為在資本主義之下要各個的企業，托拉斯，工業的支脈，國家的發展平均是不可能的。半世紀以前，德國只是一無所有，假使我們把她資本主義的力量同現時的英國比較的話；把日本同俄國來比較也是一樣的。我們「能想」着今後一二十年帝國主義列強間的關係能依然不變嗎？簡直是不可思議。

所以在資本主義世界流行的實況之下，「互尅帝國主義的」或「極端帝國主義的」同盟……不管這些同盟取什麼形式，無論是一方帝國主義的聯合反對他方帝國主義的聯合，或是一切帝國主義強權的聯盟……只不過是與戰爭相隔一呼吸之間」。(3)

一九一六年，在『世界大戰』期中，列寧所發表的意見，經戰後史完全證實了。牠們解釋了何以資本主義世界在軍備上不能取得有效的限制並且因此為重新瓜分世界免不了一次新的世界戰爭。

(2) 列寧：“*Sobranie Sochinenii*”，第十九卷，第一四九頁。

(3) 前書，第十九卷，第一六七——一六八頁。

德國，既得美，英，荷蘭及瑞士借款之助而加強了她的工業，並且碰到世界市場的縮小就不能生存在那凡爾賽條約規定給她的狹小範圍之內。她求軍備上平等就是求能準備一次戰爭去修正凡爾賽的和平。

日本，她開發了她的工業，先靠着那對於農民衆不人道的半封建的剝削（至今猶然），後靠着數萬萬戰爭的獲利，而且她被殘餘的封建制度之繩結勒得半死，因為封建制度阻止她內地市場的發展，帝國主義的法則爲害的程度強多了——日本，她懂得合衆國是被牠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所逼而深刻擴張牠在中國經濟勢力的競爭——日本，怕西伯利亞工業化的結果使她喪失在遠東爲惟一的工業國的獨占地位——日本撕毀華盛頓及倫敦協定，佔領滿洲，並且預備在合衆國完全確立了在華的經濟優勢以前佔領全中國。她高唱她稱霸亞洲的問題。這個目的已經日本陸軍大臣荒木大將公開宣布了。

意大利，「受辱於凡爾賽」，爲利己而謀重新瓜分殖民地。

自從合衆國躋到世界第一等工業強國的地位並且要求海上統治的平等權之後，美英兩國的關係痛感到根本的變化。

戰後資本主義不平衡的發展已經造成一種情況，使一切帝國主義的強權要爲他們自己的利

益而重新分割世界。

蘇聯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牠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牠只承認一個公正的戰爭，爲保障社會主義之戰，爲解放被壓迫的民族之戰。這個觀點就決定了我們的態度，對於整個系統的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即表現於新戰爭準備的結果的態度。牠也決定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同盟的態度，這些同盟包藏於爲重新瓜分世界而準備着新戰爭的進程之中。

蘇聯不參加那爲重新瓜分世界的鬥爭。

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等十六次大會裏的演說——「我們不要外國一片土；但是同時我們的一寸土決不能讓給任何人」——這些話正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正確表示。

對於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蘇聯是不參加的。想到全世界勞工的聯立關係，牠不能參加外國領土的侵佔。而且，牠不需要外國土地去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這個政策明見於蘇聯對於在滿州競爭的態度。除保障牠關於中東鐵路的經濟利益之外，蘇俄決不肯承認把滿洲分爲勢力範圍。牠在波斯採取同一態度，雖然這樣使牠與英帝國主義的關係多少較感困難。不參加以侵奪外國土地爲目的的帝國主義同盟是蘇聯外交政策的第二個主要原則。

但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是一種事實，帝國主義的同盟是一種事實，因而蘇聯對於帝國

主義的對象和帝國主義的同盟不能自己單作消極態度的表示。蘇聯必定要竭力防避帝國主義列強對於牠自身的攻擊，列強意欲征服蘇聯領土的一部分或者要推翻社會主義的政治機構。

蘇聯的外交政策不僅自行表白於爭得軍縮，爭得軍備上最低的縮減，却也表白於不侵犯公約之中。從中隨便舉一個實例就知道這種公約的意義在使其於帝國主義國家間或將發生衝突之中蘇聯中立得一保障，牠之讓步是爲了換取列強免於攻擊蘇聯或干涉牠的內政。所以這種事實是毫不足怪，就是蘇聯與土耳其締結第一個不侵犯公約，因爲從爭取土耳其獨立的時候起蘇聯早就予以幫助，兩國間友好的關係就發展了。第二個國家同蘇聯訂立一種與不侵犯公約相等的條約就是德國（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也是不足怪的。德國爲反抗凡爾賽條約，設法與蘇聯成立友好關係，因爲蘇聯是反對一國壓迫他國的惟一大國。一九二六年與阿富汗，一九二九年與波斯，訂立不侵犯公約都是蘇聯政策的結果，這是基於與東方民族平等的觀念和尊重他們國家的獨立之上的。

許多年來用盡力量與蘇聯的西鄰訂立類似的不侵犯公約之仍然無效，這不是偶然的。那些西鄰久已公開地或間接地參加戰勝的帝國主義列強的陣線，他們沒有放棄干犯蘇聯的意念

·只靠經驗——經驗告白了這些蘇聯的西鄰說，這種政策不僅不能保障他們的獨立，但是甚至於可以同時弱化他們的地位，就是他們得應付德意志帝國主義捲土重來繼續不斷的要求——只是靠了這個經驗纔使他們開展了與蘇聯和好的態度並促成蘇聯，波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及芬蘭間不侵犯公約之締定。在大陸一般的情勢上有同類的變化，德國繼續不斷地希望修正那凡爾賽條約所加於她的條件——可能則出之和平，必要時則訴諸武力——證明這是一種要素逼着法國與蘇聯成立一種不侵犯公約。意國是首先與蘇聯恢復國交的一份子。她希望加強她對法的地位，這個希望使她不僅與蘇聯合訂不侵犯公約，並亦成立一個親善公約。蘇聯努力同日本訂立一個類似的公約，直到如今，產生不出積極的效果；這似乎只是表示在日本存有很強硬的趨向，一旦與蘇聯衝突要保持完全的行動自由。

蘇聯在歐洲和遠東都碰着仇對的陣壘，兩者準備着互相慘殺。蘇聯對於他們保持中立的地位，並且對於他們的事抱不干涉政策同時與各方面互守不相侵犯的義務以保障牠自己的和平。這些義務已經精確地規定在那含有侵犯者定義的公約上。蘇維埃政府已經確定不把牠的陸海空軍的武力用以侵入那負有同樣義務的諸國境內，並且對於他們的內政不直接或間接加以干涉。凡此足以昭告世界，蘇聯所從事的和平及中立政策不僅是一種外交姿勢，却是一種

政治的義務而其真摯是不成問題的。

蘇聯要與任何國家訂立不侵犯公約，只要後者願意簽訂這樣的公約，那就是說牠準備與那些最後或許打戰的國家訂立不侵犯公約。所以這一定要攷慮的，就是牠之信守和平與中立一面扶強交戰之一方，一面可以不利於他方，因而牠可以設法取消牠的不侵犯公約，違反牠的義務，而襲擊蘇聯。此外在列強方面，凡拒絕簽訂不侵犯公約的，自然會採取任何行動。那就不消說蘇聯對於任何襲擊的報復就是軍事行動，完全相等於斯太林的演說「我們的寸土決不讓給任何人」。但是照這樣一來，就會引起蘇聯與牠自己敵人的敵人並肩而行，甚或與他採取聯合行動。在討論不列斯特立特佛斯克和約的時候，列寧早就看到在這突變之下所採取的政策了。在很不同的情境之下，當時蘇聯軍力薄弱，列寧草創了本問題的根本解決大綱。這個解決方案至今還是蘇聯政策的領導原則之二。一九一八年正月七日，列寧為單獨媾和問題曾經寫道：「從世界中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之時算起、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着眼於這個或那個國家的願望，倒是要絕對地着眼於最好的情境，以便於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發展及其鞏固。」（4）

（4）前書，第二十二卷，第一九五頁。

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列寧在他的「論輕率（Оченотке）」那篇文章上，批評那些認為反對與反德意志帝國主義的協約國訂立協定為原則的人們，他寫道如下：

「假使，小資產階級，即剝削者的統治階級之代表，克倫斯基與英法剝削者成立一種協定，藉此他就取得武器和山芋，但是欺蒙人民不讓他們知道還有另一種協定，那上面承認（假使成功了的話）讓與一個強盜以阿美尼亞，加里細亞，君士坦丁堡，給另一個強盜以巴格達，敘利亞，等等——那末這不是難以明白，從克倫斯基和他的友輩看來這樣的處分是一種不誠實的，欺蒙的而反叛的行為呢？不。這是不難明瞭的。任何農民就懂得的，甚至於最落伍而目不識丁的農民也懂得的。」

但是假使被剝削階級，受壓迫的人們，於他們推翻了剝削者並且公布了廢除了一切祕密的貪奪的協定之後，那末，德帝國主義所施的慘酷的襲擊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他爲了同英法強盜勾結，爲了接受他們的軍火和山芋以交換木材等等而該受指責呢？這樣的協定該叫做不誠實的，可恥的，不乾淨的嗎？

？（5）

列寧對於某一帝國主義強權，爲牠自身帝國主義的利益，願意幫助蘇聯對抗其他進攻的

（5）前書，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帝國主義列強，遂使蘇聯與某一強權之間有成立協定的可行性問題既加以正面的答覆，同時他答覆了又一個問題，就是說一旦帝國主義列強間鬥爭發生，蘇聯的政策可以擴張而越出中立的階段。

蘇聯並不拒絕這樣的可能性，就是同那些帝國主義列強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作戰者訂立協定，假使後者襲擊蘇聯；但是訂立這樣的協定之時，蘇聯對於帝國主義列強當事者所追求的特殊目的決不承諾，牠無論如何決不參加他國之掠奪，因為參加這樣的掠奪就是違反勞工國際的聯立關係。但爲反抗某一侵略的帝國主義，爲擊退某一侵犯蘇聯領土的敵國，得與任何反抗者訂立協定。

我想我已經指明蘇聯外交政策上各種根本原則並且已經說明了牠們的連帶關係。牠們都是來源於這個基本事實，就是帝國主義不能解決人類當前的重大問題。新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解決牠們，反而引起生產力上廣大破壞，使民衆受空前的痛苦，並且除資本主義世界所有權的一番新變換之外毫無所成就。

蘇聯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個敵人，這些戰爭事實則來源於資本主義不能再維持那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但是牠還能夠設法奪取一塊土地，這土地是留給某一國的資產階級去榨取的。

世界之所以趨向於廣大的新風波者以此。所以我們肯定，牽入於新戰爭的紛擾中的民衆要找一條出路，就是一九一七年蘇維埃無產階級所走的一樣的大路。

蘇維埃政府的目的是要使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土免於新戰爭的罪惡。爲求達到這個目的，蘇聯以最大的決心澈頭澈尾的去鬥爭。保障蘇聯的和平與中立，防止一切使牠牽入世界大戰旋渦的企圖，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中心問題。

蘇聯遵從和平政策，因爲和平是爲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社會的最良條件。蘇聯既爲維持和平而奮鬥，對於帝國主義者戰鬥陣勢採取中立的義務，同時舉辦本國的軍事準備，使其程度足以適應國防的需要和近代戰事的要件。牠的中立是一種積極的要素，帝國主義列強既沒有失却認識實在的觀念，那就不會不重視這個要件的。他們之中如有不能認識到蘇聯中立的重要性或者被他們自身的難解決的問題所逼而對這個大國敢冒戰爭的危險者，那這個大國擁有數千萬人民，統一於求和平的共同願望，求和平創造的工作的願望之下——對於那些強權要給與證明，證明那創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的一代人也能夠以鐵的活力來維護牠們的。而且我們相信，不管戰爭的進程該是怎樣的，不管誰該是戰爭的禍首，從戰中出頭的惟一的勝利者一定就是領導全世界勞工的蘇聯；因爲只有牠有一個旗幟，一旦發生戰爭，能作爲全世界大

譯後

拉狄克做這篇文章，一開頭，似乎說蘇俄的外交政策與其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的外交政策迥乎不同；可是愈說愈把狐狸尾巴露出來了，雖然他用的名詞不同，並且引證列寧的遺言來曲折掩飾許多事實，可是我們揭穿了『外交辭令』的假面具，立刻就看到蘇俄的企圖和野心。不用找其他的材料，只要從他自己的本文裏，無處不可以看到蘇俄的外交侵略的野心。拉狄克所用的『我們』『我們蘇俄』字樣不勝枚舉；『我們』對『你們』『他們』而言，一切既是注重『我們的』利益，那就說不上別人的，更說不上世界的了。『一切以本國利益爲前提』的外交鐵律，冒充謀『世界勞工聯立關係』的利益的赤俄也不能逃出牠的範圍。

蘇俄似乎很漂亮地爲了『和平』而不參加『帝國主義的同盟』。其實，赤俄採用一種新帝國主義的世界侵略手段，就是利用各國的共產黨，收買各國的漢奸，搗亂各該

國，成立蘇維埃政府式的偽國，來心甘情願地歸服『祖國』蘇俄。

並且蘇俄的外交之所以標榜『和平』，還是爲了本國的利益——『一切必需爲着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建設』，就是斯太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和平』的目的要爲俄國解決三大問題：（一）工業化，（二）農業集團化，（三）保障蘇俄的國防。這是當然的，這是近代國家必經的建設之路，並不是什麼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所特有的新奇工作。我們知道俄國在近代歐洲國族裏是落後的一個，牠的政治社會之黑暗比我們中國還要厲害十倍。俄國利用馬克司的理論造成了大革命，這次革命起初似乎真在謀圖馬克司幻想的實現，可是試行不久，就發現到共產主義的錯誤，世界革命的狂妄，於是『新經濟政策』和『一國社會主義』代之而起，最近『勞工專政』的局面也改變了，勞農的選舉權比例也不像起初那樣同勞工界相差之遠。要之，俄國一步步走向近代國家的建設之路確是遵從生物史觀社會有機體演進的階級，由家族而部族而民族而國族；不是依照唯物史觀上所謂階級鬥爭，世界革命的路走的。俄國走上了近代國家的正途是進化的向上的；遠離了世界革命的歧途是覺悟的而非退化的。

蘇俄近代國家的建設——工業化，農業集團化，國防科學化——確立了之後，就要

保障他本國的利益，如列寧所說的「我們的寸土決不讓給任何人」！更進一步如有「對這個大國敢冒險者，那這個大國擁有數千萬人民〔注意，不是全世界勞動者〕，統一於求和平的共同願望，求和平創造的工作的願望之下——對於那些強權要給與證明，證明那創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的一代人也能夠以鐵的活力來維護牠們的」！並且他們相信，戰爭的惟一勝利者一定就是蘇聯！呵，所謂只求和平不是帝國主義的蘇俄原來如此。

「本年蘇聯五一節的慶典……已沒有重視世界革命及國際無產階級武裝聯合的標幟，同往年五一節一樣；實際說來，是一種愛國的大示威。與其他國家慶祝國慶沒有什麼不同。特別努力顯示於外人者是蘇聯的偉大武力」，（見本刊第三期蘇俄的愛國情緒）那更是當然的現象。

再看蘇俄向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美國借資建設之後，又加入了歐戰戰勝國集團國際聯盟；而最近李維諾夫在國聯的演說，除同其他外交家一樣放些和平辭令之外，什麼得罪列強的話一句也不敢說。至於坐視日本侵略中國而又不肯不與列強敷衍，那更不必說，只恨我們中國人還不覺悟，還有些在做夢，不脫奴隸的依賴性，唱什麼聯俄容共。其實俄國也只是欺強怕弱，拉狄克就是一個代表！他對意阿之爭就這樣的說：「……英國終當

處於孤立地位，而意國對於阿比西尼亞之侵略計劃亦當見諸實行；似此意阿戰爭決無倖免之理……（莫斯科八月卅日哈瓦斯電）他既然看到俄國的世仇英國立於不利地位，自然稱快，進一步自必希望意國勝利。所以他又說：『如意國因用兵東非而致喪失其在歐洲之重要性，則蘇聯自不能漠然置之。因此，日內瓦之談判萬一失敗，則吾人希望兩國之衝突應僅以意國迅速作軍事示威爲限。苟意國作軍事之示威，以意國一旦得勝，則意阿問題不難作最後之解決。夫如是則意國轉瞬間即可恢復其在歐洲之地位，不致喪失其權威與實力，而後吾人乃可安枕矣』（九月十日哈瓦斯電）

從拉狄克這番的論調看來，與他本篇的花言巧語自相矛盾，不攻自破了。

以高唱援助世界弱小民族自命的蘇聯，居然希望意大利趕快征服了阿比西尼亞，此外還有什麼說的，嗚呼，赤色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可以休矣。

目要期三第刊本

- 中國民族失敗的原因及其責任
非常時代下的中國國民和國策
今後的割共問題
新日本的外交政策
美國與世界第二次大戰
蘇俄的愛國情緒
意大利的外交政策
倫理學的方法
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哲學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
朋友的死
大事（長篇創作）（三）

老	華	常	顛	魏	謝	夏	周	張	陳	常	李
		燕	公	嗣	承	濤	謙	希	啓	燕	
勛	嘉	生	譯	鑾	平	聲	冲	爲	天	生	璜
					譯		譯	譯			

意阿爭端的根本觀察

朱憲英

關心國際政局的人，在最近，其視線將完全集中於自歐洲地中海至東非一帶的風雲。那所謂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的爭執，所給予一般的印象，應該是這樣，即歐洲的戰爭恐慌，好像又另換了一個疇範。這個問題的掀起，前後快要滿一整年了，記載，批評，在各方面已極多了，大概都從這事件本身的發展上說，或者再加添些歷史材料，和個人的感嘆的評語。但在這裏，却是完全不同的內容，意阿問題如何造成現在的形勢？還有，為什麼會突然發生這變故？這是最重要的，也是這裏所要說明的。然而單獨就這事件爭執的經過情形的範圍內，不能說出這個真相。所以我的根據是：那意阿問題，不過是歐洲的中心問題——德國問題的附屬問題；同時也就是意大利利用國際變化來實現其拓展慾望的一個問題。因此，本篇不以



之爲一整個的部份，而將從意大利之「帝國主義的志願」說起，次述歐局紛擾中墨索里尼的外交手腕，再追述四強公約和改組國聯計劃的意義，而後解剖意阿問題的由來。如此，對於當前這驚天動地的大案件，始能夠透澈的認識，而獲得正確的結論。

意大利與殖民地之關係

我們要了解意大利，它的心理狀態和對外政策，則非先了解其對殖民地問題之關係不可。史家告訴我們，在近世紀上發現最大之民族復活，意大利即居其一。隨之，在現代各強國中意大利的建立爲最遲。十八世紀它還是一個受人箝制的分崩混亂的小國，它的統一成功，在一八七一年。建國以後，適當於殖民地的掠奪時代，意大利在此環境中，不能垂手坐視鄰國的發展，自然也熱切的傾向於當時流行的侵略行爲。唯祇因意大利是新興之邦，去參加那種爭奪，已覺爲時略遲。不論菲洲美洲或亞洲，良好的地方，都爲英法德等國先佔得了。雖努力的追求，所得菲薄，且處處遭受先進國家的阻礙。如渴望最切的突尼斯，該地即古之迦太基而臣屬於羅馬帝國者，和意國的西西里相近。乃於柏林會議後，法得英德的默許，逕於一八八一年，先收之爲保護領。此後意大利經營東亞，亦以同一原因而失敗。故統觀大戰

前意之殖民政策是極爲痛苦的。其能有的，都是荒瘠無用的山地。即經意土戰後所領有的黎波里（利比亞）也是一片沙漠，英法的睡餘而已。

然而這並不挫折意大利向前去的熱心，大戰後，亦仍唯拓土是尙。反之其在物質上之微有不同，則因以前的意大利完全是個農業國家，要向外開拓，還不是出於自然的需要。歐戰後意大利政制改變，在法西斯黨專政之下，力求國家的強盛和現代化。著名的獨裁領袖墨索里尼氏對於積極發展國內的生產事業十分的注意。於是因之遂有若干的要求。蓋意國國土狹小，多面環海，一切富源異常缺乏，而煤鐵燃料等重要原料，尤感不足，且不及日本，此地理的缺陷，使經濟上發展必須振興工業的物質條件不夠，自不得不希望新殖民地的開發。刺戟這種心理者更有國內嚴重的人口問題。意大利爲現時歐洲人口最擁擠之國，而其生育繁殖極快，一八一五年祇一千六百餘萬人，至一九二一年已增爲三千八百七十五萬，而一九三二年則爲四千三百餘萬人，現在每年還要增加四五十萬人。這樣多的人口，使土地的分配成爲問題，即人民的生活也有問題。解決這困難的方法第一是移民，戰前意國人已多向美洲等移居，但後來因各種關係，移民減少，而生殖復遞增，內部乃愈有過剩之患。第二，是想在境內試行改良地質，開墾荒地，意當局對此，努力爲之，確有可觀的成績，但此救濟之道，最後

亦有瀕於途窮之感了。

總括人口問題和原料缺乏問題的交互作用，其結果造成意大利經濟極度恐慌的狂潮，其現象爲（一）入超累增，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平均入超額爲九萬六千八百萬里拉，而一九三四年則爲十七萬萬里拉。（二）財政困窘，預算難衡，國債增高。（三）在社會方面，土地既不足分配，加之工業難興，失業愈多，更因國際貿易和濫發公債的影響，使國民生活日益困難。因之，法西斯政府必須加緊的找覓出路，來克服這些具有危險性的矛盾。

除此之外，復有政治的因素，在後推動，也是不能掩飾的。蓋墨索里尼爲一舊時代英雄之典型，他具有極大的願望，要再造意大利，使恢復於凱撒時代的羅馬版圖，超然列於世界強國之首。一九二二年，墨氏在特拉斯脫演說，有云：『地中海的命運決定了，它仍然要歸入我們的掌握；羅馬的命運也決定了，它必然要再起而爲西歐文明的中心，並且要領導西歐文明的進步。』墨氏自信其任務爲圖強，譬如對於人口過剩問題，最好的方法，爲節制生育，但他不僅不採用此法，更來獎勵生殖。如製定法律，對獨身的男子徵收重稅，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每年爲七十里拉，三十六歲至五十歲爲一百里拉，以上至六十五歲則爲五十里拉。在一九三〇年又把相續稅決再推行，即對完全無子或祇生二子的家庭課稅。同時對於多子息的給

予許多的優待。這唯一的理由，就是爲了意大利的偉大和繁榮的前途起見，因一國人口減少，國防力量是要跟着減退的。

可是人口率繼續向上，則愈不能與意大利的經濟狀況相調和，在現時不得不激起意人對擴張領土的狂熱，而認爲由生存上的見地實是合理的要求。

最近歐局擾攘中所給與墨索里尼的機會

我們如要分析意國今時所希圖向外發展的趨向，應如下列的兩條路線：

東進政策——一在爭取達爾馬底亞海岸全部，一在自愛琴海，小亞細亞至阿刺伯半島的活動。

南進政策——在謀取北非或東非的領土的擴大。

以意大利的力量，本容易向這等弱小方面進攻，但意爲法國勢力（有時連英國在內）所擋駕。這南從斯拉夫，希臘，土耳其，和阿比西尼亞各對國外關係上，反映出他們的鬥爭姿態來。自巴黎和會上，因分贖的不公平，已使意國和協約國反目了。最使意國憤懣的是一般小國，如葡萄牙，比利時，澳洲聯邦等尙得用委任統治或直接轄領的名義，分沾德國的殖民

地，而自己則不及戰前所許給者。其中，對於法國，尤懷着反感的心理，一半是法國否認它在大戰中有何貢獻，一半爲着法國獲利最厚。意國初想向法國求分一杯羹，把敘利亞讓給它，卒遭拒絕。法國既不肯分肥，如今又不許意大利在他處染指，致搖動他既得的優越位置。如此，法意衝突趨向尖銳，而同復到往昔的狀態。

無論如何，墨索里尼對拓土的情緒，較以前意國的統治者，有過無不及，如急流之水，勢難加以堵塞的。但歐洲在法國霸權的指導下，那種環境，將令意大利感到如何的難堪呢。

於是，在歐陸便出現了所謂現狀維持派和反現狀派，也即所謂法國集團（凡爾賽條約集團）和反法集團（反凡爾賽條約集團）了。墨索里尼與戰敗的德奧匈，重行聯合起來，而爲後一陣綫的中堅分子了。不過，要變更現狀，除却雙方同意，祇有依恃軍力作最後的取決。意大利能利用被解除武裝者嗎？否則能單獨對付法國集團嗎？意法海軍雖稱平等，實際是意國居於劣勢。何況假如英法一致行動起來，這是可能的。由直布羅陀至紅海口岸的亞丁和吉布丹，排列着英法二國的砲壘，一旦實行封鎖，意國就將自斃。故在近十年中，此黑衣宰相僅能遙遙地向西歐鄰國播送驚人的空言而已。

墨索利尼有時也想期待用外交談話來解決這利益分潤問題，但這又要等一個時機了。

靜待，靜待。——很巧妙的在最近幾年歐洲局勢的發展，却是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機會了

。自國家社會黨執政後，德國的復興運動，由祕密而轉成公開了。歐洲形勢由此日趨緊張。更自德國宣佈重整軍備爲事實後，愈引起全歐各國恐怖，最感恐怖的就是法國。這便是一種機會了。

我們看着，以德國新志願所鼓動的大波浪，墨索利尼如何根據意大利的第三者地位，在那國際危狀中，取漁人之利。他的投機政策，可以分做兩個時期來說。

第一時期——親德時期

（手段）利用德國的努力來脅迫英法。

（目的）訂立四強公約和改組國聯，即修改和約，犧牲弱小

（結果）失敗。

第二時期——親法時期

（手段）利用法國對德的警備及英法間之裂痕。

（目的）阿比西尼亞的割取。

（結果）比較的成功。

四強公約和改組國聯計劃的追述

墨索利尼採用外交示威，恫嚇法國已非一次，如對德奧示好，對匈牙利予以同情的援助，對心中嫌恨的蘇俄作表面的友善皆是。尤以聯德一策，最爲法國所忌。墨氏認清這點，故在最初德國喊出權利平等後，即表示贊助。而經洛桑會議後，在幾次軍縮會席上，都支持德國的立場。到一九三三年國社黨政府已確切勝利，德法間爭吵愈甚。一方面對軍備和修約的堅決，一方面對安全問題的堅決，各趨極端。

這時，在這新起的對峙中，墨索利尼第一個計劃便應時胎生，他表面以仲裁人自居，暗中則合德國之力，來向法國施行壓迫，使之讓步。

所謂四強公約的稿本，便是在是年三月中旬英相麥克唐納赴意之時，由墨氏提出的。麥氏之行，以商洽軍縮問題爲名，實則在討論歐局的鎮定。原來這時候英國的觀點，略似意大利，是接近德國的。英國人對於右傾的德國政府，盡力撲滅赤化份子，極感滿意。而更承認德國爲一偉大的民族，決不能常使處於屈服的境地中，並應使其有些滿足。這使墨氏的主

張更爲有力。

這個四張公約以改造歐洲爲基礎原則，而在用和平的手段爲之，並調解德法的衝突而使免走戰爭一途。其方法，由大國協議決定，重新修改前訂的國界，即犧牲某些國家（大都是小國）的利益，而填滿某些國家（意、德等國）的慾望。墨氏最先的草案，大概爲

一、修改德波邊界

二、修改小協約與匈牙利的邊界

三、劃屬於南斯拉夫的亞得利亞東海岸給予意大利，

四、重行分配非洲殖民地。

此爲英德兩方磋商同意者，在英國，不過損失無價值的非洲領地。在意國如其計劃成功，則歷來的幻夢，可以實現了。唯當他們發出公文與法德接洽時，上述的犧牲者即波蘭和小協約國，已風聞此消息，一齊作猛烈的叫囂，表露反對之意，他們的外交官員聲稱，無論如何不加贊同，不願割讓一寸的土地，若強爲之，則願流血鬥爭。因大國有自私托持之勢，其他小國亦有同一表示。又據稱謀使此歐洲四巨頭的合作，更含着反蘇聯的作用，故當時國際上造成一種形勢，就是各小國別樹一幟，紛紛和蘇俄訂約，形成一個短時的奇異的集團，而

給四強公約的運命以一大打擊。

其次爲法國的反對。該公約雖直接與法國無損，但間接實是對法國霸權的削弱。

四強公約雖在兩個月後，仍能夠勉強在意都簽訂，但已完全改變面目，可以說根本不是原來的東西。僅僅由四大國聲明合力維持歐洲和平十年。一切秘密規定不復存在，對於修約一事，則根據法國的備忘錄，作一空泛的說明。在墨索里尼的立場觀之，這是一點沒有意思了。不過法國已確認修約原則，但須在國聯內爲之，這是四強公約的一些成績。

然而國聯會內各會員國地位一律平等，並有盟約保障其領土完整，那麼，要求修約也難辦到。勢非先將國聯改組不可。再則，國聯會在意大利心中，早是討厭的東西。所謂理事會內，許多非常在理事，全是英法的與國，也就是兩國的工具，意大利常感受多數的壓制。有此遠近的兩種動機，墨索里尼的改組國聯計劃，便在籌算之中。

同年十月十四日因德國忽然宣佈退出國聯和軍縮會議，歐洲更覺混亂，於此墨氏儘管有機可乘。

在相當時勢中——十二月五日意國法西斯黨大會開幕，墨氏便藉該大會決議案，公佈一個報告，決定意大利對於國聯的態度，主張根本改造，打破大國與小國的平等制度，換言

之，即許小國阻撓大國的那種制度，應使告終，俾邀俄美日德加入。這個計劃，外貌仍爲奠定大局着想，骨幹仍與四強公約相同，以修約爲趨向；且爲充實四強公約的第二步驟。又其主要目標亦在歐洲的改造，拉入非歐洲的大國，祇是一種掩飾之計。

事前，墨索利尼又在國內製作輿論，攻訐以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爲本的國聯。且宣傳將踵德之後退出日內瓦，成爲德意聯合陣線的形態。

雖然，這種空氣傳出後，祇在德奧方示得到響應。此外俱表示着異議，代表者即法國與其衛星國。

法國在恐慌之中立即宣示，如有人以適應時勢的理由，提議改組國聯，亦準備考慮，但國聯以所有國家的權利悉被尊重爲基礎，不論怎樣的改革，必以此項基礎不受動搖爲條件而後可，這是針刺意大利計劃的心肺。法國宣言立得各小國的附和。他方面，美俄日諸強對之亦十分冷淡；英國雖揚稱其善，實亦是反對的。

這樣的情形，差不多很快地把墨索利尼的投機策略否決了。意國方面也迅速轉換態度，而謂此並非正式的提議。不過往後（一九三四年的新年）乘英國外相西門遊羅馬之機，墨索利尼尙企圖死灰復燃。據倫敦每日捷報載稱，墨氏曾詳細向西門建議改組國聯的辦法。西門諉

許以此提案交政府考慮，但結果，墨氏的計劃也就如雲煙的散滅了。

意阿爭端的分析

關於意阿爭端，作順序的敘述是不必要的，我們第一自然應該明白這爭端發生的種種背景。在這裏，我們便要緊接上一段來講。

我們把過去墨索里尼兩次乘機向法國進攻，雖解釋爲計謀自利，但也是爲了要討好德國，爲它也是畏懼德國的。當希特勒政權成立後，即以合併奧國爲職志，這是對意大利的威脅。在大日耳曼精神的倡導下，恐將惹起南迭羅問題的糾紛罷。而且前代的意國，常受北來的侵略，亦可作爲殷鑑。但墨索里尼的政策，不即標榜反德，他寧願希望德國能終息這種舉動，一面則維持德國其他的要求，共向凡爾賽系挑釁，然無效驗。意大利此種意識，一直延長到一九三四年夏，所謂世界兩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的史德拉宮握手歡談之時。墨氏暗示以襄助德國的東進政策和重整軍備要求爲代價，以換奧國的獨立。但到底未曾能挽回七月二十五日國社黨在奧暴動的悲劇。於是墨索里尼就改變了他的方針，他一面調動着軍隊以示將扶助陶爾斐司的繼任者——奧國內衛團司令史泰亨堡——一面則在交上透露親法

的意嚮。

再說法國看見德意不睦，亦望着能同意國和好，以抵禦可怕的世仇之復興威勢。自此以後，法意使日漸接近了。中間經馬賽慘案，巴爾都殉難的風潮，終能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成立了羅馬協定。規定彼此的交換條件如下：

意方——放棄擁護修約主張；又逐步放棄那根據一八九六年法意條約，非洲法屬突尼斯境內意國僑民所應享之特殊利益。

法方——給與意國的讓與權：一、突尼斯意僑兩代保留其意大利國籍。二、意國能獲得蒂比斯蒂瑪西夫北面之地一條，長八百哩，廣百里；及法屬索慕里蘭的貝爾瑪台白地帶（沃波克港除外）。三、意國得購吉阿鐵道股份二千至三千股。四、許意在阿比西尼亞經商與殖民，得自由行動（此點未載於文件中）

共同的——保障中歐和平。

法國爲什麼要厚賄意國呢？國際形勢的回答是，意大利雖爲奧國問題而對德發怒，但德強於意，意或被迫而妥協，別求發展的路以作抵補，則法國愈危。而當時中歐四國（德意波匈）同盟，由波匈策動甚力。法國亦應早爲之計，故要趕快去填塞墨索里尼的餓腹了。

由此以觀，現時的意阿爭端，實為法意友誼的天然產物。如以此為線索，那末最初的華爾華爾事件，固發生於法意親善聲中，而墨索里尼大呼非洲為意大利的第四海岸，我們也同時聽着了。因此我們推斷意阿爭端為墨氏一貫的手段。唯這次的投機比較上有把握，則因往日意國企求擴張，常受阻於法國。以前用壓力迫法，法不允，是無可奈何的，現在已使法國自動的讓步了。

意大利自接受到北非的利益後，理想的目的，尚在常久熱望肥沃的阿比西尼亞。意阿爭執，那時已由意大利的挑撥，在波動之中，祇是不甚激烈，這緣故，在意大利的計算，法國方面當無反動，可慮的還有英國。加之那時法國正在尋求英國的合作，意大利是不敢冒昧的。在本年一月和五月中，意國祇是委曲地兩次懇請英政府考慮如何共同在阿國發展利益，而且沒有獲得英國的同意。斯特萊薩會議後，英國顯然對於東歐，中歐二公約漠視之，且不顧法國，而與德國締結海軍協定，釀成英法的不歡，和法俄，法意的密切，於此，阿比西尼亞問題乃突然擴大，墨索里尼乃敢調兵遣將，公然欲併吞這個古國了。

世人於羅馬協定後，方期意大利將為和平努力，詎料不久竟見其變為猙獰的戰神，而感覺矛盾者，如果在這關鍵上一着想，是絲毫沒有什麼可怪異的。

爲充實說明意阿爭端的真相，我們從根本上既瞭解其由來之後，再可約略作幾點的分析。

其一，意阿的爭端，其性質應劃分爲兩部份：起先此事本由兩方軍隊在華爾華爾引起衝突，阿國乃告訴於國聯，指責意大利爲存意侵略的禍首，同時，意國則反駁之。爭執的中心點，爲界綫的不明和衝突的責任，調解者，不論國聯或英法，似應以此爲歸宿。但後來忽然轉變了，由意國當局的口吻細味之，已經明明的把這事轉了一個方向，並不諱言的是要實行他的殖民政策了，更吐露着意國不能株守勃倫納山隘而不旁瞽之衷懷。因此在已非兩造的是非曲直問題，而爲如何使意國遂其慾念，而中止遠征的問題。再九月四日，國聯指派的第五仲裁委員報告，已判決華爾華爾事件，意阿均無過失，故後一部份要撇開起事的原因而討論。

其二，現時的意阿爭端，實在是英意的爭端。阿比西尼亞是弱國，原無力抵抗任何強國的侵略。但在阿國境內有英法意三強的利益，這個國際競爭的形勢，已有數十年。一九〇六年條約雖然劃分出三國的勢力範圍，但對於意國並未明白規定所得，而阿王又近英法而仇意，反之，意國亦念念不忘此天富的區域。唯過去意國在東非伸張的陰謀，往往爲法國所破壞。這

之如阿杜華之敗績，及一九二五年英意的秘約亦遭法國的反對而作罷。最近墨索里尼乃乘法國需求意國，共同防德的牽制，斷然發動他的侵略政策，以增加其在阿的勢力。唯這時法國雖可容忍，而英國的觀念又不同，英國既無求於意，並且因意國的慾望太奢，雖稱決不妨害英國在塔那湖的權益，但如阿國一旦受意控制，在英國方面至少將常憂其或須感受意國的威脅吧。如此，國際性的阿比西尼亞問題，由法意的鬥爭，化而為英意的鬥爭了。

其三，現時英意爭執的癥結，在於討價和還價的不接近。在英國，則自艾登建議起，至巴黎三國會議及五國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止，已覺步步提高，而離意大利的最低限度猶相懸而不能銜接。我們若代解剖之，則英國初許意在阿有經濟上的半優地位，旋加給以不甚重要的政治權利，並提議以國際共同的形式來控制阿比西尼亞。而意國的所望為能單獨控制阿國的大權，至少能佔領自意屬墨蘭與伊里特里間的阿國領土，並反對以出海口岸讓與阿國。

其四，以英意鬥爭為背景的阿比西尼亞問題，究將如何的解決呢？普通方面的結論，都估定英意將發生戰爭，並預料或將蔓延及於全世界，而為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綫。然而這是無常識的談話。就現狀論，固然確似危險，如地中海上兩個艦隊的調動的峻嚴形勢，和意大利的強硬，拒絕五國小組會的建議，及英國的力倡制裁等。但要知道這些都是各該國的外交手

段而已。我們現先就英意二國本身加以研究。我們第一要問這兩個國家是否具有戰爭的潛意識，其各個環境是否容許其戰爭。我們於國際大局的立場上觀之，則英意雙方俱是投機家，且俱有弱點，在此世界含有重大危機的當口，可斷定皆不要首先捲入戰爭的漩渦，而反中他人之算。墨索里尼雖言必用武方，但其於拒絕最近一次的調和辦法後，立即聲明願接受新的建諾，並不關閉談判門戶，則無意走向決絕的一途可知。其次，更就握東非時局樞紐的法國態度而論，意阿爭端，本源於法國的優容，事件擴大後，意國復裝作將對德妥協的模樣，以防止法國的變態。當英國設法邀請法國合作，實施制裁時，意大利新任駐德大使亞多利谷，乃於提早呈遞國書之際，發表其演辭，稱意德兩國友誼，對歐洲局勢關係甚重云云。

法國的衷情，英國亦是瞭然的。故亦要挾法國，如對意阿爭端不與英國一致，則以後對於歐洲一切問題的發生，他便袖手旁觀了。不過我們知道，關涉中歐的保證（即防禦德國侵奧），法國還是信仰意大利的。換言之，法國決不會贊成對意制裁。然而一種行動，其程度達到了破壞國聯盟約，決不能令法國接受，所以九月間的國聯會議上，法俄集團亦已繼霍爾後，鄭重申述對盟約義務的忠誠，他們絕對不願造成一可怕的前例，讓德國來援用的。這個關節，意大利也不至於疏忽過去。

目前意阿戰爭雖已發生，國聯除奧匈外已一致認意大利爲侵略國，準備加以制裁，但我們推想英意戰爭決不會發生，意阿戰爭也必有轉圜的方法，且等着看罷。

萬竹樓隨筆 (五)

舜生

西北與東南

庚子東南互保之局，發之於趙鳳昌，主持於盛宣懷，最後促其成者則爲張季直（謇）。先是趙以此議告盛，盛即據以電長江劉（坤一）張（之洞）兩督，劉以端剛正用事，大局變化不可知，接電頗猶移，且以兩宮將幸西北，因問季直曰：「西北與東南孰重？」季直答：「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爲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爲其實不足以存也。」劉意遂決，長江賴以保全，國人胥食其賜。辛亥革命既起，各省繼湖北紛紛獨立，不四月而滿清遂亡；民四袁氏稱帝，雲南振臂一呼，而全局瓦解；袁死以後，督軍團以此騙總統，各地武人更時以此威脅中央，至今流風未沫。論者謂實由庚子自保一役發其端。今日政治經濟中心在東南，而年來開發西北之聲又洋洋盈耳，然徒有西北決不足以圖存，其形勢固無間今昔也。

新日本的外交原則（續）

手塚素堂作
張希為譯

五 世界外交界大觀

（一）世界外交的關聯性

欲確立我國的外交原則，應確立國家存在的根本國是，而依此進行，這是無待言的，在
一方面則必須洞察世界的動向，審察外交界的情偽。

某學者下文化進展的定義說，是人與人的相關關係的縱橫兩方面的複雜化，擴大化。這
當作文化的形式的解釋，確深入肯綮。世界隨着文化的進展而受了壓縮。這種傾向是加速度的
倍加不已。由海洋文化時代而進展到航空文化時代，地球真不過是如拳大的一塊了。乘着
電波而飛，一轉瞬間，可以繞地球幾周。

現在的國際關係是連環的。世界像個橡皮球的樣子。壓了一處，全部就會膨脹。歐洲的
一角發生事件，就會波及到東亞的盡處。美國無論怎樣想不過問歐洲，其結果是不可能的。

我國以爲已經退出了國際聯盟，躊躇於東亞一隅，不關心世界的動向，這是不能夠的。

國際關係是整個世界相連鎖的。但其間關係，自有濃淡粗密之殊，這是當然的。世界外交舞台大別可分爲歐洲外交，亞美利加外交，東亞外交三個，怕沒有什麼不妥當吧。

(二) 歐洲外交

歐洲外交的傳統的中心是法，德，意三國關係和英國對大陸政策的交錯，而且存在着推動外交舞台的二個根基

一個基礎是澈底依凡爾塞條約的精神；以此爲工具，以維持現狀，英，法的根本精神就在此，與此相對的是脫離凡爾塞條約的羈絆，打破現狀，立於自由的境地、開拓自己的前途，這就是德國。意大利雖在凡爾塞條約的聯盟國方面，然其所行的國是則在打破現狀。這一點，其精神和德國是有一脈相通的。

維持現狀的，打破現狀的。其所依據，都存在於結束歐洲大戰的凡爾塞條約。在凡爾塞會議中，支配會議的中心指導精神是在於如何壓迫德國，使它不能再起。英，法所注目的明在此。依凡爾塞條約而產生的許多新興小國，也是胚胎於這個指導精神。威爾遜大總統偶

然所提倡的民族自決主義，被老猶西克列滿梭，路易喬治所利用，而至於亂立小國，這是所留下來的今日的禍根。這種小國亂立，在現在，使歐洲的國際情勢更加複雜化，混亂化，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

英，法的努力也遂至空費，未出十數年，戰敗國的德國已經反抗這種重壓，或謀德奧的合併，或宣言片面廢棄凡爾塞條約軍事條款等等，使條約成了一片廢紙。圍繞於打破現狀和維持現狀的對立的二種勢力關爭得更利害了。

在圍繞於歐洲和平機構中心的凡爾塞條約的一種外交基礎之外，成爲又一種基礎的是法，德，意三國的歐洲政策的根本的交錯。德國雖然是在凡爾塞條約的桎梏之下，但是建設大德意志民族的國家，在中央歐羅巴樹立德國的霸權，由此而與法國相對抗，更進而伸其勢力於巴爾幹，這是它對歐洲政策的根本，意大利也堅持樹立霸權於巴爾幹，同時擴張勢力於奧國，收中歐於勢力圈內的根本政策。雖然是同系的拉丁民族，不僅在指導精神方面和法國相對立。就是關於地中海的制海權也立在不相容的立場。

法蘭西的歐洲政策也在於中歐霸權的確立。和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結爲同盟，包圍德國，更收奧，匈二國於掌中，以阻德國的南下。奧，匈二國是德，法，意爭霸

的決勝處。英國的對歐政策常和法國相結合，而以維持現狀爲目標。但是並不喜歡法國的稱霸。傳統的根本政策是在於不承認法、德、意任何一國在歐洲大陸樹立霸權，而保持這些國家的勢力均衡。更使歐洲政局複雜化的是蘇聯的存在和其動向。法俄的接近，聳動了歐洲外交界的觀聽，這就說明了其間的關係，

(三) 蘇俄外交的二重性

蘇俄聯邦是國際「？」的存在。將地球表面的一角塗得黑漆般的存在就是蘇俄聯邦，其內部的真相全完藏匿於世界。然而其妖怪的相貌漸漸暴露在白日之下。理想與實際本難以一致。何況是一個空想自無就會實現於地上之理。於是蘇聯有所煩惱，這就發生了蘇俄在世界外交界的二重性。

蘇俄聯邦的外交政策的一方面是由共產黨本部出發的。就是所謂第三國際的赤化世界政策。列寧的主張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可以使它全世界實現，而不是在一個國家內可以施行的，他站在這樣的理論的根據上，來赤化世界。主義的宣傳固然是手段，而且肯定武力革命也是一種手段，就是所謂世界革命的赤化政策。宜乎要受全世界一致的封鎖了。在歐洲試

行不成功，在東洋試行受了日本的打擊，在中國試行稍稍得了些成績而受了蔣介石的壓迫。這是世界赤化政策的現狀，世界赤化政策現在已轉落到無所指手足的狀態了。

這個政策的失敗，就不得不危及蘇俄聯邦內部的結成。蘇聯無論是怎樣的農本國，但沒有受了全世界的封鎖而能過得去的理由。第一次第二次產業五年計劃，在閉關自守的蘇聯當然不能視為成功，於是蘇聯由實際國家的主場不得不採取和黨部不同的政策，以為政府的政策。

繼列寧而握政權的斯大林，拋棄了列寧的世界主義，唱看一個國家可以施行社會主義的理論，在理論上也表示鮮明的轉變方向。除下了赤化世界的招牌而代之以世界和平的金字招牌。而且為世界和平而喊破了喉嚨。斯大林政府竟至和法國握手，加入了國際聯盟，這個國聯蘇俄曾認為是實現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機關，不稍容赦攻擊不已的。蘇俄聯邦向來以打破現狀為指導精神，而仇視英法的維持現狀的，但關於和法國握手，加入國聯，在國內事情之外，尚有國際目標的存在，這是不消說得的。加入聯盟的意思，明白的說，不外對德對日的的作用。蘇俄聯邦最受際的威脅的，西是德國，東是日本。蘇俄聯邦和美國的接近也是如此。如就蘇俄聯邦的立場來看，將美國承認蘇聯的價值，以最高價出賣，則其理想的買主不消

說是日本。

關於蘇俄聯邦的國際的動向與其企圖，我國不能不特別加以仔細的留意，這是無待說的。在滿洲事變中，最蒙慘痛的影響的固然是中華民國，但是將蘇俄的東方政策根本推翻，甚至連中東鐵路也不得不放棄，蘇俄此種打擊不能不說也是最深切慘痛的。日俄兩國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以國家生命相拚的一戰中，日本尚且不能使俄國放棄傳統的東方侵略政策。俄國堅守北滿牢固的通路，固持東方政策，以與我國（指日本）的南進相對。

現在東方政策的根基完全被這次事變所推翻，不得不退出滿洲的天地，這一定是蘇俄所難以忍受的。在事變正在進行之間，世界不經向蘇俄聯邦噉便，日本的行動是無理的，是蘇俄所不能默視的。這種咬使以國聯為中心，不斷的在表面上，在暗中進行。雖然如此，而蘇俄採取好像完全不覺痛苦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始終裝作鎮靜的樣子。這在蘇俄一定是二重的苦惱。何以蘇俄採取這種態度？不得不採取這種態度？闡明其間的關係是極為重要的。不能以為蘇俄收從赤化世界的過激政策大轉方向，標榜和平政策是政策的根本改變。這是方便的和平政策。這不過是一種擬態。正面目依然是赤色的。

蘇俄不得不裝和平的擬態的原因是在國內。現在蘇俄是被置于噴火山上。國民的生活極

度的窮乏，國民的自由完全被剝奪，不平不滿之聲充滿於全國。它之所以不至於勃發，不過是因為噴出口為重石所塞。這種不平雖然充滿於國民之間，但是被置于不能由甲傳乙，由乙傳丙，而結合成一體的狀態中。這種重壓成為二重。第一段的壓力是「格別烏」，就是所謂蒙面的警察。（即暗探）在蘇俄，苟對於今日政府的處置，說不滿意的話，如為「格別烏」所聞知，則其人明日就會不存於人世。蘇俄國民如二人並坐，決不說真心話，都互相當作「格別烏」看待。從前有見人則以為盜，而現在蘇俄見人則以為「格別烏」。現在的世界是社會的秩序破壞了，依力的統制得稍稍制衡的一種狀態，所以在無論任何國家，言論自由有被拘束的傾向。然而沒有像蘇俄這樣的極端。第二段的壓力是軍隊。蘇俄的龐大軍備，固具有對外的意義，但事實上。毋甯說是由於國內的必要。壓制國民的不平不滿是重大的任務。這壓力被削弱，減退的時候就是勃發的時候。而這個壓力被削弱的時候是何時呢？自然是釀成國際的事變的時候。

蘇俄的現狀是在與任何小國不能發生事端，交戰的狀態中。洞察了蘇俄的這種國情，蘇聯的二重外交的苦惱，擬態和平外交的正面目方才都能暴露於白日之下。蘇聯的傳統的東方政策根本的被打破，由北滿總退却，連僅僅的中東鐵路也放棄的真相也可以明白了。如北庫

頁島問題，北海漁業問題，西伯利亞資源開發問題，如在共榮共益的精神下圖解決，相信可以發現解決的途徑。機運現在是在發動了。

(四) 美國的東亞政策

對於歐洲外交以歐洲爲舞台，以歐洲爲對象而工作而言，則亞美利加外交自然以亞美利加爲舞台，這是無待言的。但是並不局限於美洲，且伸其手於歐洲，伸手於東亞。因此，和我國的交涉也有極密切的關係。特別是關於亞美利加外交，我國不能不闡明一下的是美國所採取的東亞政策。在世界外交中，對於我國最有重要性的是美國的東亞政策。

美國的外交也和蘇俄的外交一樣，帶有消極，積極的二重性。即在一方面，固執所謂門羅主義，採取亞美利加的事情由亞美利加解決的原則，拒絕歐洲的置喙，在於自己不利利益的時候，也隱身於門羅主義中，固執消極的獨立的立場。然而在他方面，伸手於歐洲外交，站在東亞外交的前頭。把持着領導世界外交的積極的態度和政策。特別對於東亞政策，立在主動的地位，傾注於積極政策的實現的努力始終不渝。在我國最宜細心注意，非洞察其真相不可的，不消說是美國的東亞政策。

美國的東亞政策，一言以蔽之，在於以中國爲對象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實現。因此。不承認稱霸於東亞的任何勢力，不惜用任何的方法摧破稱霸的勢力，如結束明治三十七，八年

戰爭的樸茨第斯條約訂立之後，在我小村全權代表尚未回國之前，早已設法收買南滿鐵路，如提議滿洲鐵路中立。其出於打破在滿洲的日本勢力是不消說的。在美國外交上收世界外交界空前大成功的華盛頓會議是最勇敢表明美國所懷抱的東亞政策的面貌和企圖的。其軍海政策以日本爲對象，一意置其重心於遠洋作戰，這也不消說是美國將來的希望在於東亞，是以摧破稱霸東亞的勢力爲目的的傳統政策的實現手段。

現在關於日美間的二大懸案滿洲問題與軍縮問題，美國澈底採取不承認主義，而且依然固執華盛頓，倫敦條條的比率主義而不讓，這就它的東亞政策看來，是不足怪的。日美間除這二大懸案之外，尙且日美的外交界之痛的移民問題。但是不相信各個問題兩國非賭國運相爭不可。既無非此不可的理由，也沒有利害的衝突。倒是可以作爲相好的交易國，置於最可以互相享受利益的密切關係之上。不過我們之所憂的不是各個的懸案而是日美兩國在東亞根本外交政策的全面的扞格。

蘇俄拋棄了其不得不拋棄的傳說的東方侵略政策，美國也像蘇俄一樣拋棄其傳統的東亞政策否？這不但僅僅爲日美兩國國運的消長值得深慮，實在從世界人類的福祉上，值得加以甚深的考慮的。我們重複言之，在日美之間，對於各個問題，並不是非兵戎相見不可的重要

問題。不過所可憂者是美國澈底漠視我們在東亞的獨特的地位和國家的生命的必要而固執其稱霸東亞的政策。切望美國能虛心坦懷正真的認識於我國家的必要的要求和在東亞的特殊地位。

日美兩國間，沒有什麼應該釀火相見的事實，假使兩國間有交戰可能的事實，那就是由於東亞政策的全面的衝突而來的。兩國各自爲國家的正常的發展計，而且爲世界的和平，貢獻於人類計，非加以細心的注意，互相謹慎如刺激民心之類的言動，講究一切外交工作，避免衝突不可。我們特別對於美國的識者，懇請虛心坦懷，認識日本的真面目而聽從其正當的主張。

在世界外交界中，以美國爲對手時，必須將英國加入於考慮之中。英美的利害未必可視爲一致的，而且也未必出於同一的步調。但是在世界外界中，有許多地方，英美是同一途徑的。如近來所傳的英美同盟說或者會實現，或者不會實現。這且姑置不談，如歐洲再發生戰爭，使英國非參加不可的時候，會將美國拖在一路的。又如美國在東亞開戰，英國必加入後陣，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在世界外交界，英國的利用價值在今日還是大的。必須考慮英國在東亞的存在和英美密

切的關係。

六 我國東亞外交政策的原則

(一) 自主外交的確立

從來東亞外交其舞台雖是東亞而其主體並不是東亞，而是歐美等。這就是和歐洲外交亞美利加外交不同的地方。我日本固然是東亞的一國，是東亞外交組織員之一，但其地位，追在於英美，僅使不喪失本國的權益。我國的追隨外交也不能不說是長久了。

然而東亞外交俄然起了革命。我國突然棄了追隨外交的衣服而毅然奮起，挺身向世界。而且日本向着日本之道邁進，雄糾糾地邁進。不許任何人阻止其前進。現在東亞外交改變了舊態，和歐洲外交，亞美利加外交一稱，回復了世界外交的常態的自主外交了。

然而仔細觀察的時候，我國的東亞政策不是政策本身有所變動。只是實現政策的態度上起了變化。我國的對東亞國因了明治天皇的宏謨而確立，是一時也不能忘記的。以安定勢力自任而為東亞和平的保證這是沒有變更的。從中日，日俄戰爭以至這次事變，在一貫的指導



精神下進行着。不過在其表面的態度時有弛張，屈伸而已。在可以屈的限度內則屈，到了不可屈時則奮起，這是我國的態度，當這次事變之際，我國向全世界儼然挺身而起就是可以伸則伸的態度。

一切一切都是被必要所迫而發生的力量。日本的伸展不已的本質的生命誰也不能阻止的。在伸展不已的勃興途上的國家，隨國家的本質的生命而行動，這對着人道之鏡照起來，也是正當的。我國不能不依照我國的伸展不已的生命之所命，打破現狀而伸展。在這裏決定了我國外交的基礎。

(二) 扶立「滿洲國」

「滿洲國」的保育扶立對於我國是聖業，而且是我國東亞政策的基礎。

「滿洲國」的承認不承認是不成問題的。事實終之解決了萬事。全國際聯盟喊着不承認，美國與之相呼應，呼號不承認，而「滿洲國」真具備文化國家的內容的時候，是不能抹殺國家的存在的。事實上解決了。我國無論如何犧牲，必須扶育「滿洲國」，使早日具備獨立國的內容。

凡是一個國家的創立不是決之於條約法規的末節，這是文明史的現象。以法律的末節的解釋解決這文明史的人類社會大現象是這件事情本身的錯誤。世界必有非將事實當作事實正當認識不可的一天。各國在最近的將來將非承認「滿洲國」不可。如美國羅斯福內閣雖繼續胡佛前內閣的不承認主義，但也抑制了積極的發言。國聯為決議案的關係，一時將不會承認的，但這也隨事情的變化！依適當的理由與時期的到來非承認不可的。「滿洲國」的國家的健全發達解決了萬事。

而且「滿洲國」在世界環視之中，表示值得驚異的躍進情形，具備着國家的體制，這是我們所最快心的，現在世界已到了不得不承認這種事實的時期。英國產業協會遠東考察團在這個事實之前也不能閉着眼睛，團員彭皮爵士於其報告書中有如下的一段話：

「本考察團完全不是政治的。我們對於「滿洲國」的新國家建設所發生的諸事件；不欲表示何種意見。從實業上的見地，奉呈對於現在的狀態的認識，這是我們的任務。「滿洲國」居民享受着安定與有秩序的政治的增進。從軍閥的掠奪與苛斂誅求而待了解放。他們服從所實施的公平而妥當的課稅制度，而且均霑健全通貨的利益。又關於運輸交通，內地航行，防止河川氾濫，衛生，醫院，醫術訓練及從來所缺乏的學校校舍建築

等的計劃，現在在設計或進行中。從這裏看來，就可以容易想見「滿洲國」作為工業製品的市場其範圍是何如了。一個近代的國家現在正在創造的過程中。前途雖尚有種種的障礙，但依我們的所見，相信能突破這種種困難，不久就引起的經濟繁榮，有利於「滿洲國」而且也有裨于其他各國的通商。」

一足踏進了滿洲，一見建國的偉業的人，誰都與彭皮爵士將作同樣的感想。現在滿洲面目一新，以近代國行而更生着。真為五族共和的王道樂土而猛進。

關於「滿洲國」的創立，國聯以及其他，都以為是為日本的方便計而一夜所急造的假裝國家，這不能不說是大大的認識不足。大共一個國際的建設，固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從滿洲事變勃發以至「滿洲國」的誕生雖僅僅不出半年，但是不能將出生之前在胎內的生育，置之不問。「滿洲國」的強固根源實在是從中日，近點說，是從日俄戰爭之後，就繼續藉日本之力培養起來。

滿洲本來的清朝發祥之地，為清朝皇室的天領之地，傳統的嚴禁他種人的移入。然而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俄國的南侵顯著，所以清朝不得已於一八九七年解除滿洲的封禁。迄今尚不出四十年，然而滿洲的曠野深林，成為馬賊的巢穴，治安紊亂，漢人之移入者極少。然

而因日俄之役，南滿入了我日本的勢力範圍，南滿的治安得以確保，漢人的大移住俄然進行，成了今日滿洲建國的基礎。現在「滿洲國」面積爲一百十九萬方畝，人口估計爲三千三百萬，如就地方觀之，則全人口的一半是在我國勢力範圍的遼甯省，其次是吉林省，熱河，黑龍江則極爲稀少。如就人種觀之，則可以稱爲「滿洲國」的土著的滿洲人，蒙古人極少，不足兩百萬。朝鮮人一百二十萬，日本人二十五萬，白俄十五萬。「滿洲國」居民的九成實在是漢人。估計爲二千一百萬乃至二千八百萬。而此二千八百萬的漢人，是在最近三十年間，由山東及華北移居過來的。特別是在日俄戰後，藉日本的力量，滿洲治安確立之後。大正，昭和之間山東移民每年以百萬計。自「滿洲國」胎生以至誕生，其間完全由我國不斷的努力所培養的。在此種意義之下，日「滿」兩國的關係，可以說是比日韓二者還要密切。日「滿」二國，在世界任何處中，是無類例的一體一派的同盟國。

滿洲今後隨產業的開發，擁有一億的人口是很容易的。工業國日本和資源供給國「滿洲」，又是製品供給國日本和製品需要國「滿洲」的日「滿」兩國必須激打成一片向共榮之前途。而且不久這就成了東亞和平的保證，貢獻福祉於人類。「滿洲國」的建立實爲我國應負擔的聖業。

(三) 中日經濟提攜

東亞和平成立於中日親善的基礎上，東亞的繁榮也可由中日經濟提攜而造成。中日兩國外交，經濟的不和都是東亞禍亂之因，甚至引起世界和平的糾紛。中日兩國必須緊緊攜手前進。中日親善，中日提攜從來只是口頭禪，沒有實際的成績，遂至惹起這次滿洲，上海的事變，一見似乎可以爲中國悲，但其實不然，可以爲中日兩國慶祝，爲東亞慶祝。

這次事變的近因很多，如由吾人言之，以爲這次事變種因實遠在華盛頓會議。換言之，斷定種因於美國之對華政策。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在於一掃在華其他各國的一切特權和特殊勢力，賣恩於中國，以得中國的信任，優越地握得對華發言權，實現美國經濟的帝國主義於中國。而且華盛頓會議在大體上實現了美國的企圖。如就中國看來，是以夷制夷的傳統政策的曠古未有的成功，得以一掃在中國本土的日，英，法的特殊勢力，中國自然歡天喜地了，中國忽然變成了天之驕子。全中國患了熱烈的排外熱。南京事件，長江事情，暴動排外，繼續不已。驕子中國的狂態遂至惹引了滿洲事變。英國在東亞怕沒有受過長江暴動這樣的苦楚吧。作者於民國十八年，游歷華南，華中，華北三月。乃長江一帶所到之處留着印象。向長江

上去的襄陽丸的大菜間中，一個外國人的影子也看不見，除了我們同行的三人。在九江碼頭也不看見一個外國人，廬山牯嶺的文化村中，也看不見外國人的影子。而「打倒列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撤廢不平等條約」的排外傳單掩蔽了中國全境。貼到了這樣程度，真不愧是文字之國，令人有這樣的感想。然而據最近由中國歸來的一外交官所說，現在已到處看不見這種傳單了，親日的空氣濃厚了。這誠是一件很好現象。這樣排外狂的中國也似乎覺得受不住了。

和中國人相周旋是費心力的。必須懂得它的民族性。中國的廣漠土地和在任何時代都缺乏統治的主權的保護的五千年歷史使中國民族造成大陸的，大人風的，外交辭令的，聽天由命的民族。中國人要面子，但這是表面的。敏利應變是它的特長處。視為懦弱的則揚揚自得，視為強大的則卑抑謙遜。搖身豹變是它的本領。知道國聯不足恃，美國也不足恃，與日本爭又不利，於是和昨日的敵人相握手這是家常便飯。中國現在的親日，不消說，是計較的親日。若欲使中日兩國的提攜鞏固。永久，日本必須在任何的場合，把持確切的自主態度，表示強大的實力。同時在經濟提攜方面必須表現共利共益之實。

擁有廣大的國主和四億民衆的中國，就資源國說。是世界未被開發的寶庫，就消費國說

是列國的好市場。

關於中國產業的開發，作者手邊有一冊孫文的建國方略，不失爲作中日經濟提攜實施計劃方案的一種資料。

孫文遺著建國大綱中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其實現的方法，就是孫文所樹立的具體計劃方案。主張利用外資，開發全中國富源，使中國四萬萬民衆物質生活得以安定。其計劃廣及交通，商港，都市，水力電氣，製鋼，礦業，造林，殖民諸項。自第一次計劃至第六次計劃頗是遠大的宏圖。真不愧爲理想家孫文的計劃。孫文的民生主義實現的計劃，終不至徒成爲孫文的夢想吧。爲由中日經濟提攜實現其計劃的一部分，也不僅僅是中國四億民衆之幸。

七 我國世界外交的原則

(一) 人種平等的提倡

仰觀天空無界，地上之國有境。

這是明治天皇的御作。可以推察在大空似的大帝的心中，嘆息地上之國的爭執，

地上之國有境界即使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而立着白人可以入國，黃人不可入國の牌子，這是極非人道的。文化程度固然因人種、民族、國家的不同而有差異，個人的知能德操也因人而異。但却不能以文化的高低，風俗的差異爲禁止入國的理由。世界上一切國家對於一切人種，在於其國家的版圖內，必須遵守其國家的國法的唯一條件之下，必須同樣允許其入國，國界在現在，包藏着怎樣多的無理與不公平，一瞥上列的人口分佈表就可以明白了。這樣無理，不公平如果永久繼續下去，認爲國境是絕對的，排斥他國人的入國；這是非人道的行爲而且又是絕對必不可能的事。沒有以本國力量開發資源的能力，而又主張占有，並且排斥他人的開發，這是不合理的。如果真正希望世界的和平，人道的實現，必須承認入國移居的自由，打破世界的封建制度。當訂立凡爾塞和約之際，日本所提倡的人種平等，實在是世界和平，人類共榮的基礎工作所不可缺的要件。然而爲歐美所阻，和平工作的基礎的指導精神破暗殺了。凡爾塞條約無論怎樣戴着和平的假面具，而其精神則雖生猶死了。對於其要點的歐洲和平不能有所補益，這是當然的。不但對於歐洲和平不能有所補益，而且爲其英法的壓抑德俄政策及其爲方便計而亂立新小國所累，將全歐洲化爲紛爭之場。改在的世界誠如鮑

爾溫所說「居於歐洲的政局中，自己也會覺得如在瘋病院中。現在的政局到處軼出了常軌。世界的政治家都患了神經衰弱症，世界迷失了途經。」的狂氣的世界。如能確認這人道的指導精神，那末日美關係之癌也可以除去，我國人口海外發展前途的障礙也得除去，今日完全不能視為人口的量的解決策的移民政策，也得有組織地講求發展的方法，以期望其實現了。斷定日本民族是先天的不適宜於移殖的民族，這話未免太早，這是德川三百年閉關封建的歷史的影響和現在的環境使然的，日本民族未必是移民不合格者。如全世界能確立移居入國自由的大原則，相信某種程度的人口海外進出是有望的，隨着人口的海外進出不消說，也促進了物品的進出。對於世界通力合作的實現，確立人種平等的人道的指導精神是緊要的。

(二) 經濟外交的確立

以我國的人口問題，經濟國策為母體的外交原則，非確立經濟外交不可，非以回復到自由通商之常道為目標之外交政策不可。

然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現況，完全呈現了閉關時代。漠視經濟的原則，蹂躪國際的通義，完全是軼出了常軌的。彷彿中高根毒(Cocaine)的人，因注射高根而增加其中毒的程度一樣

，是變態性的時代。

各國現在所採取的限制輸入或禁止輸入的政策，明明是蹂躪國際的通義。向來通商條約中，有所謂與最優待的國家同一待遇的最惠國待遇的條款。然而對於日本的商品，一面與以較第三國更惡劣的待遇，一面又說是並不違反條約，明明違反條約的精神，不顧蹂躪數百年來所恪守的條約，這誠是憾事，而且不能不說是怪現象。不但是怪現象，而且向來的通商條約都以確保本國的商品能向他國輸出為要點，而現在則為阻止他國商品輸入本國而締結條約。如貿易均衡政策在保持輸入總額與輸出總額的均衡則尚可以同情，但現在各國所採取的均衡政策，每在保持各國的均衡。如果各國都採取了這種方策，則世界通商將怎樣呢？世界的貿易恐怕除被閉塞外無外道哩，例如就我國貿易觀之，我國現在有年年入超達三億元以上的對手國，對於這個國家為保持均衡計，如施行輸入限制，對於對手國將發生如何影響？在我們的經濟界又將發生如何的結果？這是不問而自明白的。國內產業的保護，貿易的均衡，匯兌的平衡，都是對的。但用不合理，不自然的方法，不但得不到所期望的效果而且是趨入自殺之途。現在各國所施行的，是猶腹背之不能易位的倒行逆施。

世界的經濟界，如再繼續今日的變態是不能挽救的。有識者早已注意及此，多力努力以

圖引返常態。一九二〇年在布拉塞爾，一九二二年在熱那亞開國際經濟會議，討論世界通商回復之策。一九二七年在日內瓦，在國際聯盟主宰之下，開世界經濟會議，美國和俄國也都參加了。討論通商障礙之除去，議論國際通商振興之策。爲實現此次會議之議決案計，組織了自由通商協會，國際聯盟爲抑制禁止或限制輸出入計又召開國際會議。歐洲各國，由國際商業會議所或國際商業協會等所舉行的關於除去通商障礙之國際會議每年反覆舉行。這種恢復通商自由之種種努力，盡付東流，毫無所得。至一九三一年英國停止金本位實行之後，國際匯兌的變動伊於胡底，國際貿易陷於極度的凋敝中。入了世界的凋敝時代，恢復通商自由完全銷聲了，倒行逆施更甚了，遂至遭遇了今日的絕境。

窮則通這是自然的道理。我們是相信國際經濟的轉換期就在不遠的人。

謀通商自由的恢復，除去障礙 回復國際經濟於常態，這是打開世界凋敝策的正道，而且是一條直徑。

我國世界外交的原則，務須以此種常態爲目標，施行一切外交工作，加以一切的努力。今後我國的外交重心，非置於經濟外交不可。通商局的擴充，商務領事的新設都是對的。如海外貿易部的新設也可與外交部的制度，人員的革新相輔而行，也不失爲一案。

(三) 文化外交的促進

我國在任何狀況之下是念念不忘於世界和平的。好戰國民的誤解，不消說，可與文化日本的真面目的認識而同時消散。日本是一個德川二百五十年無戰事，由嵯峨天皇的御宇以至保元之亂的三百五十年間，不曾用過死刑的日本，這是人類歷史中所沒有類例的。我國建國的大理想存於願圖蒼生福祉的仁愛中。武德的精髓在於止兵。這種大精神是我國三千來所未曾逾越的。

如我國在軍縮會議中所主張的。貫徹光明的真正武力的真髓，體會軍縮的真精神，是可以爲世界模範的，一句話也不必再增加了。在會議中盡了可以使英美聽從的最善的勞力。不幸終於無結果，這也實在是無可奈何的。正當國事的實行，正義的主張沒有方量作後盾都是不能貫徹的。軍力充實以後，始可以言自主的外交，外交工作的後盾的軍備充實的重要是無待言了。

和平外交意思就是文化外交。是應該努力捉住一切機會，用種種方法，使歐美認識日本文化的狀態。關於思想，學術，宗教，美術，文學等的國際集會固不必說，即自學童所至

的國際學校通信交換，以至產業視察團的交換，偶人大使的渡洋，觀光的末節等無一不可爲文化外交的內容。使世界正真認識採取東西文化之長，而集其大成，且將完成的日本文化的真面目，這是文化外交的真諦。

八 結論

我國外交的根本態度，究竟非自主不可。非直向世界，不屈正當的主張，堅持自主邁往的態度不可。但是自主邁往非獨自孤立之謂。不可委曲自己的主張而追隨他人，同時也不可獨自孤立這是明明白白的。不但是不可孤立，就是各個擊破的外交，在實行我國國是上，也不能說是真正最好的方法。各個的折衝固然是必要的，但在目前的世界比牠還緊要的是世界的合作。尤其是我國世界外交的原則在實行上是如此的。像在現在的世界外交的狀態下是不能實現的，世界真正覺醒了，棄拋今日各國所取的經濟閉關政策，全世界非通力合作，不能將今日陷於絕境的世界，回復到正常的軌道。日本不特不吝於協力，而且非率先盡力於其機運之釀成促進不可，我國的國是只有在於世界打成一片的自由協和的世界中能夠成就。

一切的運動是波動的，有動即有反動。窮則通。經濟閉關政策已到了應該清算的時機了

我國站在這個轉換期中，應進而努力於其機運之釀成，以斡旋於各國自任。因此，在適當的時機中，例如到了聯盟各國承認「滿洲國」的機會的時候，我國也可以一洗舊污，重入國聯。如可能則勸誘美國共同攜手加入國聯，使國聯不至如今日之無用長物，非使它在名義上，實際上都成為世界協和的原動力不可。而聯盟的活動方向也非使其盡力於積極的世界共助，成為世界經濟協調的機關，世界文化促進的機關而發揮其功能不可。這是救目下的世界，國時期望帝國國是之實行，所以助我國前途進展之道。

（完）



經 理 月 刊

◁刊期定一唯之需軍究研▷

期 三 第 卷 一 第

行 發 日 十 三 月 九

插圖	還我河山	達維德作
拿破命之鐵軍	鐘聲（四幅）	豐子愷作
會計人員應有之認識及其使命	國防與經理	熊仲韜
國防本位的經濟建設	中國實施統制經濟問題的檢討	王陸一
戰時財政政策之檢討	戰時統制經濟之諸政策	黃耕野
從現代戰爭上確定我國軍需業務應有之努力	戰時軍需之責任	李奇流
世界軍需工業之現勢	軍用器材	姚樸
日本之原料政策	中國對日之債務問題	羅任遠
比例圖與統計學	中國固有會計之史的研究	若愚譯
簿記之成立及其發達	經理顧問	楊勇超
文藝	賤狗	王雨桐
村學究所說的故事		蔡治同
		畢立
		張菊生
		蔣用宜
		伍光建譯

◁費匯免預並代支總銀農中 二全一一連半二每定▷
寄收定代售行分行民國 元年角元郵年角冊價

◁處二第營行長員委會員委事軍昌武 處行發▷

部 行 發 刊 月 理 經

美國與世界第二次大戰（續）

周謙冲譯

三 希特拉的意向是什麼

戰後歐洲一切光怪陸離的現象，使美國人完全不解者，再沒有過於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革命了。除了令人迷惑不解之外，又增加一種痛苦的刺激，因為客觀事實的表現，不能承認美國大十字軍本以造成民治主義世界的安全為目的者，而最後的結果却為希特拉造成德意志的安全了。

德國現在所表現的景象，一個偉大的羣衆，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潮流活躍之中，惟一個似神秘的怪傑，似江湖的俠客之政黨領袖之命是聽，這種情形至少在現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希特拉努力宣傳。以亞利安種族（ARYAN RACE）獨超絕的口號，振作已死的民族精神，驅逐猶太人以撫慰已為軍事的失敗與外交的恥辱所摧毀的民族自尊心，德國民衆對希特拉的運動如

斯響應者，動以百萬計，這種運動把一切有理性的解釋都推翻殆盡了。

今日在德國所流行的顯然是羣衆神經昏亂病，快要到全國瘋狂了。大多數的德國民衆，都不知不覺的屈服於一種瘋狂狀態之下，逼害猶太人的幻想與妄自尊大的迷夢，都很奇怪的混合起來，同時表現於瘋狂狀態之下。對這些執迷不悟的幻想主義者，申訴被壓迫者的痛苦，求他們良心上的覺悟，也是沒有用處的。今日支配德意志的福音是祇適於瘋狂人的，而那個福音的預言家與大牧師就是希特拉。這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

但是這種狂潮究竟是怎樣來的？他的意義又是什麼？威爾遜曾經宣言美國民衆與德人並無仇恨，所可惜者，祇是德國不能代表民衆的統治者而已，這還是沒有許多年前的事。威爾遜的信仰是以爲假使德國人變更了他們的政體，那種變革必可以改變德國政策的方向。但是那種希冀要德國統治者的政策如果是違反德國民衆的精神時才可以實現。但是德國人既推翻了霍亨索倫威廉（William Hohenzollern）以敷衍威爾遜，現在又擁護希特拉亞多而夫（Adolf Hitler）以滿足他們自己。

再者，假使我們要了解現在的這種現象，至少必需回溯過去一代的歷史，研究過去三十年間德國人心目中所見的德國歷史。在二十四紀之初，當威廉第二實行他的海軍計劃，爲改

造德意志使成爲世界上第一等強國之初步時，德國民衆的經驗是什麼？他們對於那種經驗在心理上所起的反應又是什麼？這些問題是應該首先答復的，因爲，雖然美國人的信仰完全不同，而解釋歐洲情形則歷史學與心理學却比道德學與經濟學更重要多了。

在此處只須以德國史學家的語法，敘述德國經驗的幾個階段，以表明其對於德國心理的影響就夠了。德國欲在世界上佔一個一等強國的地位，遂致引起三國協商的包圍。德國爲敵對的形勢所環繞，強鄰逼處，箭拔弩張，於是引起了世界大戰以推毀那個爲，法，英，俄，所同樣妒嫉的德意志。而世界大戰的結果之傷心慘目，並不是因爲德意志慘敗於疆場，祇是因爲德國受了威爾遜十四條口惠而實不至的允諾之欺騙而屈服投降了。

在那次受騙投降之後，又來一個凡爾賽條約的枷鎖；在凡爾賽條約後，又來一個魯爾（Ruhr）的佔領。俟後洛加諾條約（Pacts of Locarno）成立，德意志又爲列強所引誘，而加入國際聯盟，在德國原來的希望，以爲在國際聯盟中，德國可以運用和平的方法，達到修改和約與實行德奧聯邦的目的，德奧聯邦運動，是一切德國人所認爲主權所在而一致要求的。但是在日內瓦德國人發現了國聯這個機關，他們過去相信以爲可以担保德國人以和平方法實現他們的希望者，而在實際上把德國人約束得更厲害了。

最後裁軍的問題又變成了從前敵國民衆的善意與國聯威信之試金石。但是德國民衆在日內瓦看見所有從前聯盟與參加的國家都聯合一致決心要德國現在裁軍，而同時保留他們自己過度的武備與軍額。那嗎，在德國的立場看起來，與世界其他各國合作的基礎究竟在那裏呢？

德國人除了因政治的事變而產生種種愛國的情緒與雪恥的信心之外，又因爲在物質生活上感受種種壓迫與痛苦而發生同樣的感覺與信仰，明乎此，就不難了解德國民衆所以狂熱的原因了。因爲世界大戰是一個苦不堪言的時代，其對於德國民衆的痛苦，在事實上也是與其他歐洲各國民衆相同的。但是歐洲休戰使聯盟國的民衆如釋重負，而戰後的封鎖却延長了德意志的饑荒。後來，不到多少時，魯耳之佔領又給德國人一個新的刺激與驚人的苦悶。在魯耳佔領之後，又發生金融風潮，中產階級在各國都是反對無論左右派暴動的干城者，也因金融恐慌而爲之破產，因此中產階級遂變成一個革命的原素了。

站在政治立場上講起來，中產階級之崩潰也是德意志共和國的死刑。因爲在戰前的德意志，並沒有共和主義的政黨，也沒有共和主義的情感。威爾遜很聰明的模仿梅特涅對付一破崙的戰略，在威廉第二與其庶民之間，釘了一個楔子下去，以離間其感情。德國人爲希望得

一個便宜的和平，遂將霍亨索倫族中最不幸運的德皇罷免了。但是德意志共和國之降生是由於利害的打算，而不是信心的產兒，所以到德國人覺悟算盤打錯了的時候，又對共和國不信任了。

在大戰與魯耳之後，在凡爾賽的欺騙與洛加諾的迷惑之後，德國民衆在二十年中，現在是第三次又受不堪言狀的痛苦與塗炭了，而這次遭塗炭的原因，就是世界經濟恐慌的「大壓迫」(The Great Depression)。在世界其他各國想起來，這種苦痛是普及全球而無可避免的，但是在德國民衆看起來，這又是戰勝國不人道的行爲所造成的又一結果。在他們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凡爾賽條約的直接結果。這並不是影響全人類的一種天災，而乃是與德國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所有意造成而施諸德國的一種新痛苦。

無論我們覺得德國人的這種歷史觀是幻想的或是確有根據的，然而讀了這般德國歷史的解釋，却如同讀了病牀上的病况表一樣，德國患狂熱症的各個階段都在上面紀錄出來了。那就是德國民衆過去所深信而不疑的，那也是他們現在所依然深信而不疑的。希特勒亞多而夫之崛起，就是那種歷史觀的必然結果。最後希特勒勝利了，因為他誓告國人，願以爲國雪恥，爲民衆解除痛苦，爲國家增高國際地位爲己任，而德國的希望便呈露了一線的曙光。

德意志的本來面目，本是狂暴的，而他的命運又握在他最狂暴的子孫手中。這種狂熱的證明在過去數月的事變中完全表現出來了，那是公開的事實，無可掩飾的。假使我們姑以爲德國的狂熱症是戰勝國鑄錯或作孽的結果，這個中情形在今日是沒有人計較的；現在一般人所關懷者是世界將如何處理這種事變？現代德意志民族的狂熱，如果繼續下去，一定會促成第二次大戰的；但是那種狂熱症怎樣能夠消除呢？

修改和約可以醫德國的狂熱病，美國與英國同聲主張已經有許多年了。但是德國修約計劃中的第一條就是要佔領現在屬於波蘭的舊日德屬領土，在那部分領土內住有四百萬波蘭人與四十萬德國人。但是將四百萬斯拉夫民族交給希特勒的德意志而受亞利安族的包圍，則其前途的運命又何堪設想呢？德國猶太人的景況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答案了。但是在那種情況之下波蘭會放棄四百萬民衆嗎？或者如果波蘭拒絕了，英法美三國民衆又會聯合壓迫使之屈服而造成新戰禍的序幕嗎？顯然不會的。

比波蘭走廊問題更急切的是德意志要求軍備上的平等權。但是誰能担保德意志以他現在的性格。在獲得了軍備平等權之後，不會利用之作一種武器呢？無論美國人或英國人 凡是讀過希特勒一書的，誰能勸法國民衆或波蘭民衆解除他們自己的武裝？目覩希特勒的著述已

經變成德國的新聖經，誰能同意德國增加軍額？顯然是不能的。

十五年來世界和平運動家總喜歡播送悅耳的消息於人類，他們的和平預言已經充滿人世了，他們預料將來總有一個合理的法蘭西與一個善意的德意志，言歸於好，得到最後的協調。但是甚至於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及德國民衆屈服於狂熱的民族主義運動之先，就是最有理性的法國人，也不能自甘緘默，讓德國造成一個八千萬民衆武裝的德意志。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就是極賢良的德國人，隨便在什麼時候，也沒有準備接受凡爾賽的決議是最後不能修改的。

但是在這兩個民族主義之間，一方要求安全的保障，一方要求國家民族的統一與國際平等的待遇，是沒是妥協的餘地的。而波蘭的民族主義必不任四百萬斯拉夫人重受新蹂躪，德國的民族主義必不容波蘭走廊之存在兩者之間，也是一樣的沒有諒解和平之可能，因為德波之間是不會有共同的諒解的。和平諒解這個名詞在一個民族主義的世界裏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民族主義之間的諒解是不可能的，除非兩者之間，沒有失地之爭，沒有少數民族之糾紛，沒有長期的鬥爭的共同歷史，有時兩國之間爲領土而起爭執，各方都視那部領土爲在政治上謀生存所必需的，於是扮演循環戰爭，勝敗無常，得失有間，在這種狀況之下，兩國間

是沒有諒解之可言的。

希特勒在一個人煙稠密的歐洲大陸上是民族主義的意義無上的象徵、希特勒之出山，不引起國際的戰爭，就會醞釀國內的革命，因為他曾宣誓於德國民衆之前，要爲祖國雪恥，他惟有襲擊他的鄰國，才能實現他的政策，如果他不能實現其政策，則那些受欺騙的民衆，不久必起而推翻之，而另外擁護一個戈林（Goering）或一個戈培耳（Goebbels），戈林或戈培耳到那時會以希特勒推翻勃魯寧（Brüning）與共和制度的故技推翻希特勒了。

黑索里尼雖然也是不妥協的民族主義的一個宣教師，但是他的模樣並不足以概希特勒，因為德意兩國的情形，其間沒有真正相同的。意大利利用其戰勝國的地位，在和平條約中收穫甚豐，凡是爲完成國家統一所必需的那些代價，意大利都完全獲得了，德意志喪失了波蘭的走廊與上西勒西亞（Upper Silesia），意大利獲得了特里雅斯德（Trieste）與特稜提諾（Trentino）。黑索里尼曾經講過要爲意大利恢復在世界上的權威，他已經不戰而達到了那個目的。但是希特勒如果長久不能恢復失地而重建德國統一與安全的基礎，他就不能恢復德國的權威，爲其國人所渴望而不得的。而這種目的之達到，又非訴之一戰不爲功。

那嗎，希特勒的意義就是戰爭了。因爲雖然在其昏迷與奧妙的神思中。他無疑的相信德國



的主權，祇要以堅決強硬的態度要求，必可不勞師動衆而恢復，但是每次希特勒想出強硬的要求，便不知不覺的引起種種新障礙，甚至使德國的鄰邦，就是對最無關輕重的事件也不肯讓步了，而同時更要激動德國民衆（希特勒的羣衆）的感情。

當拿破崙戰勝於奧斯特里齊（Austerlitz）之時，皮得（Pitt）很抱悲觀的說道，現在拿破崙稱霸的時代業已到了，歐洲的地圖在十年間可以束諸高閣了。在希特勒征服德意志後，德國稱霸的時代也同樣的到來了，所以國際聯盟爲之延會，凱洛條約（Kellogg Pact）變成廢紙，一切羊皮紙包藏的類似約言，在現代這個世界中都變爲沒有意義的東西了。

希特勒之崛起，在歐洲史上劃分了一個時代，由戰後時代過渡到戰前時代。他的興起就是大陸上一個新均勢局面的鬥爭之序幕，而歐洲各國現在均遵循傳統的路線準備參加這個新鬥爭，已爲有目所共覩了。

四 德意志所要求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很需要研究德意志的要求是什麼，最近德國民衆集全力以從事，希望建樹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局面，其真正意義如何，也是我們所急需研究的。在研究這種情形的時候

，我們也不應該拿一種國家偏見的精神，去權衡德意志的要求，甚至也不應當立一個標準定出絕對的是非以衡德意志之要求。我們只應當考慮他們物質的環境，研究他們的政治內情，回溯他們歷史的背景，只有這些要點才是與德意志的要求有實際關係的。

要那樣去研究德意志的要求，所以我們研究的出發點，應該先拿統計學的眼光，來觀察這個問題。德國所要求的領土是什麼？這些領土內的人口有多少？人口的種族與國籍，又是如何錯綜的情形？德國所要求的領土可以分爲三部，即東部，南部與西部是也。第一直接影響波蘭；第二影響奧國與捷克斯拉夫；第三影響法蘭西。此外德意志還向立陶宛（Lithuania）要求梅買爾（Memel），向比利時要求歐本（Eupen）與馬耳美第（Malmédy），向丹麥要求薛列斯威（Slesvig），但是這些小要求均無足輕重而與主題無關。

在東歐，德意志要求恢復波斬（Posen），西普魯士（West Prussia）與上西來西亞（upper Silesia）三省，這三省是經凡爾賽條約割讓給波蘭去了的；此外，德國又要求收回但澤（Danzig），但澤是在波蘭關稅勢力下的一個自由邦。在德國所要求的波蘭領土內，有四百五十萬人，其中只有四十五萬是德國人。但澤有四十萬人，實際上都是德國人。

但是波蘭的民衆，除非是在戰敗之後，必定永遠不會同意把他們四百萬以上的同胞斯拉

夫人送給德國統治，這又是很顯然的事實。波蘭人在希特勒沒有上台以前就不願意出此的，而國社黨對待他們國內不同種族的少數民族態度之惡劣，更足以加強波蘭人原來不甘屈服的決心。那嗎，到最後無辦法時，德意志就會要求一種特權，以武力強迫波蘭，使之就範。那必定又會釀成一個新戰爭，戰爭的結果，最後必定造成一個嚴重的「少數民族問題。」

在南方，德國要求歸併奧大利的全部及捷克斯拉夫之一部分為德國人所居住的地方。這兩個領土的人口聯合起來約計有一千萬人，而德國人是最大多數。捷克斯拉夫的德國少數民族三百二十五萬人，如果投降德國，則捷克斯拉夫的一切天然屏障必喪失殆盡，而捷克斯拉夫人所剩下的就只是一個無險可守的半壁河山。形似一個異族人的長半島伸入新德意志帝國中而受其包圍。從經濟上及政治上看起來，那種國家至多不過是德國的一個屬邦而已。果爾，則捷克斯拉夫人必將恢復他們過去在哈布斯堡王朝中所處的地位，那是他們永遠不能忍受的。捷克斯拉夫到不得已時，必以武力抵抗德國確奪領土條少數民族的企圖。關於德奧聯邦的計劃，捷克斯拉夫也是一樣要反抗的，因為假使德奧聯邦的計劃實現，那德國的邊疆北自畢真（Feutchen）南迄勃月斯堡（Presburg），對捷克斯拉夫就成一個大包圍形勢，因此可以斷絕捷克斯拉夫與外界一切有力的關係。

法蘭西是波蘭的聯盟，也是捷克斯拉夫的聯盟，保護兩國的邊疆，是法國履行神聖壯嚴的條約之義務。意大利雖然與「波蘭走廊」問題無關，但是對奧國的前途是急切關懷的。因為假使德意志在維也納的勢力根深蒂固了，那意大利所希望在巴爾幹半島樹立的一切經濟與政治的勢力就會成為泡影了。並且這有一種很大的危險，就是當新德意志帝國勢力膨脹時，難免不有一日要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上重建特里斯特（Trieste）在條頓世界海口中的歷史地位。並且從意大利在德奧關稅聯盟尚在擬議時代及道耳夫斯（Dollfus）時代德奧之爭兩個關頭所表示的態度看起來，墨索里尼是決意要阻止德國吞併奧大利共和國的。

德國如果侵略波蘭的走廊，必定促成一個大規模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波蘭必定有他的法國聯盟為背助，而法蘭西又必有他的聯盟國捷克斯拉夫為奧援。德國如對捷克斯拉夫取侵略行動，亦必使法蘭西與波蘭同時轉入漩渦，而德國在奧國無論有什麼行動又必立即影響法蘭西，捷克斯拉夫與意大利，由最近維也納的事變觀之，就可一目了然了。

法蘭西與意大利也一樣的恐怕奧大利與捷克斯拉夫的一千萬德國人和五百萬的波蘭人以及波蘭與但澤的德國人都一齊加入德國的版圖，因為那個計劃如果實現，就會造成一個八千萬人的新德意志帝國，到那時，除俄羅斯外，德國在歐洲大陸上就是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國

家了，凡法意兩國所有的各種民族，德國差不多都可以兼併而擁有之。如果一旦那個偉大的新德意志帝國成立後，那歐洲均勢的局面就無法維持了，除非俄羅斯能夠在歐洲擔任他舊日的任務。所以德國之雄霸歐洲是會變成一個「已成事實」的。

關於亞爾薩斯羅林（Alsace-Lorraine）兩省的問題，法國是永遠不會自動的交還德國的，這是無待言的。但是法蘭西的兩個聯盟國波蘭與捷克斯拉夫如果都為德國所征服而瓜分了，則法國必對這個勢力日益擴張的德意志也莫可如何，雖然在軍事上法國可以取得比利時與不列顛的援助，但是這個聯合的勢力是恐怕不脛新德意志帝國的一擊的。所以梅茲（Metz）與斯厥斯堡（Strasbourg）的第一道防線不在萊茵與薩耳（Saône）河，而在菲斯提那（Vistula）與多瑙河。

所以東歐，南歐與西歐之修約問題，是要留待再發生一次新戰爭後在第二次和會席上討論的，即令如此，也能視為是防止第二次戰爭的一種有效方法。關於德國要求恢復舊有殖民地的問題，當然是一樣的情形，非到再發生新戰爭後是談不到的。德國的這些舊日殖民地，大部分為不列顛，澳大利亞，（Australia）紐吉蘭（New Zealand）及南非洲所瓜分，但是法國與日本也得了一小部分。由英國及其自治領最近對於德國重申前請所發表言論觀之，

就可以確切證明在那方面是沒有讓步的可能了。在這類要求中德國還有一種最幻想的要求，就是要求一部分蘇聯的領土作為德國殖民之用。

所以希特勒及其信徒所實行的德國政策，使立陶宛（Lithuania），波蘭，捷克斯拉夫，奧地利，法蘭西，比利時與丹麥都為之震驚，因為這些國家的邊疆，德國曾經公開的主張宰割，所以在不列顛，俄羅斯及意大利也激起相同的反感了。德國因此陷於孤立的地位，為列強所監視，為鄰邦所恐懼了。而國社黨人在瑞士境內的暴動，以及兼併政策的宣傳，聲言要實行吞併三百萬操德語的瑞士人，又在西歐樹立了一個衝突的戰線，而引起瑞士人的反感了。

除了修改凡爾賽條約中的領土條款外，德國又要求廢除限制德國軍備的條款。在此地，主權（平等權）論，由實際政治的觀點看起來，又不適用了。德國要求在軍備上與其鄰國平等，這當然在法律上及道德上是無可反對而應該讓步的，其無非難的程度，是與德國要求恢復奧國及捷克斯拉夫境內的德國人之統治權是相等的。然而這個爭端最後解決的關鍵，是要看德國的軍備增加之後，或法國的軍備縮減之後，對於領土爭執的問題之影響如何以為斷。

而這個事件推演的結果，又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德國的軍備愈趨於與法國並駕齊驅，則德

國以武力奪取他所要求的那些領土之勝券，也有較大的把握了。那些領土德國是決心要以戰爭奪取之的，也惟有戰爭才能奪取之。因此，德意志如果對於恢復故土的運動愈猛進，則其雙管齊下的軍備平等的要求所遭遇的抵抗力必更堅決了。

就是完全承認德國在裁軍會議中的要求非常正大之美國人或英國人也不能否認法國、波蘭及捷克的抗議是沒有理由的，他們認為德國的要求如果實現就是他們三國一致的致命傷了。因為由希特勒的一切言論與國社政策的一切行動觀之，都予法人以口實，證明德國人所要求的軍備平等並不僅要求一種主權而已，他們所要求的乃是要迅速實現他們的領土政策之一種手段。

使整個德國問題日趨複雜無從解決者，實此種循環錯誤思想之所致也。德國的那些要求，就其本身言之，大部分都是完全根據於主權論的。並且極有理由，然而為德意志的鄰邦安全着想，那些要求確是極須要妥協與讓與的。但是如果承認德國的那些主權，那結果必難免助長德國雪恥復仇的精神與愛國熱狂的火焰。當德意志共和國基礎鞏固，德意志民族愛國精神合理化之時，那無論是在法蘭西或其他各國都是願意贊同德奧同盟及凡爾賽條約軍事限制條款之取消的，過去有許多事實可為明證，正如過去各國實際同意萊茵之提早撤兵與賠款

之取消一樣。

然而最後讓步是來得太遲了，並且讓步又太細微了，而其他各項，過去可以對民主共和的德國——即對斯特勒斯曼與白魯甯的德意志——讓步者，現在是絕對的無討論之可能了，因為德意志現在已入於希特勒的掌握中，已經開始作暴動的宣傳了。但是德奧聯盟與軍備平等究竟是否可以調補德國民衆對波蘭走廊的損失，這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波蘭走廊之收復，無論如何，是非戰不爲功的。

但是今日的問題所當考慮者，是關於領土上的條約之修改，是沒有可能的；軍備上的平等，是不能以合法的手續達到的。德意志的鄰國，無論在軍備上或領土上均不能對國社黨讓步，以免增強國社黨的勢力而危及本國之安全，但是自另一方面觀之，這種不妥協的精神，又必予國社黨以更強有力的興奮劑，使他們更相信他們的基本主張，使他們深信德意志是世界陰謀的犧牲者，使他們深信德國惟一可以避免永遠屈服的出路，惟有靠她自己的意志與武力。

所以德意志所希求的，現在無論在全體或部分，均不可得，除非訴諸戰爭。但是一切樂觀主義者中之最樂觀者，也必不能相信現在德國的狄克推多制會永遠的，消極的屈服於他們

所誓死要打破的環境之下。他們可以積極準備，待時而動，這就是德國的意向。但是在備戰行動已成公開的祕密時，未來戰爭的犧牲者是否願意等待德國發亂而不早爲之所，這是很顯然可疑的。所以歐洲確實有因德國攻擊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法蘭西與其聯盟國亦有促進防禦戰爭的可能，現在法國及其聯盟都在準備作戰，但是未見得能夠永久保持他們的優勢。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視德國的要求而不注意其歷史的背境，因爲歷史的背境對和平問題有一種心理的關係，極關重要，是非把住不可的。實在講能來，只有了解德國的過去才能明瞭德國的現狀。因爲在現代德意志一切紛爭之下，潛伏着一個根本的動機，是我們時常可以發現的，就是德國人求統一的希望，這個熱望，時而興起又時而受挫。

在一個法國人看起來，法蘭西就是現代版圖的國家。現在版圖的法蘭西，她的疆界在兩世紀中，由路易十四到亞爾伯勒倫（Albert Lebrun），實在沒有什麼變更。現在法國人雖然憂慮沙耳（Sarre）的前途，但是那是無關宏旨的。因爲在法國人看起來，法蘭西的生存是一個全整的形式，所以只須防衛而不致擴張。今日的法蘭西還是革命時代的法蘭西，是「統一而不可分離的。」現法國人的心目中看起來，比利時的海洛與那妙耳（Hainaut and Namur）兩省，瑞士的浮德與伐拉（Vaud and Valais）兩郡，雖然是講法語的民衆，並不

具失去的領地，他們的民衆也不是受壓迫的少數民族。

在意大利人觀之，意大利的疆界，已爲自然所劃定。至世界大戰而登峯造極。誠然她不滿意於巨哥斯拉夫之據有達兒馬西亞（Dalmatia），並懷恨法蘭西之併吞尼斯（Nice）但是這些都不十分重要，因此兩地面積既小，人口亦不衆。意大利人之意大利，猶法蘭西人之法蘭西然仍是今日的意大利。在歐洲方面，意大利的疆界已成固定不移的，他的問題，至少在歐洲方面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問題。

但是如果請一個德國人定德意志的疆界，他必定依本能的衝動，劃出一個從來，至少在現代，沒有變成政治形式的國家版圖。在他的心目中，自然而然的興起了一個帝國的印象，那個帝國，既非神聖，亦非羅馬，也不成其爲一個帝國，但是從精神上觀之，總是日耳曼的。這就是從日耳曼民族起源屢現於歷史版圖上的德意志。這就是中古時代的統一當宗教改革與三十年戰爭時代爲爭伯王公的野心所破壞，最後又爲哈卜斯堡王族與霍漢卓倫王族爭伯所破壞的德意志。從現代眼光看起來，那個德意志從來不會變成一個密結的政治集團，但是那個德意志從來也不會失掉精神統一與文化統一的情緒。並且在一個世紀之內，曾經有兩度在政治統一運動上有過具體的表現、一次表現於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慘劇中。一次表現於休戰與和

約之間的悲慘不減昔往的時代。

現在多數的德國人必公認在西部荷蘭，比利時，法屬佛蘭德及羅林，甚至亞爾薩斯的德國魂已經永遠消滅了，但是那點默認是不能無恨於中的。自另一方面觀之，他們必希望從他方得着補償。恢復德國統治波羅的海領土的勢力，如過去條頓民族戰士所恢復的，為恢復德國統治波蘭各省的勢力，為腓特烈大王所征服的。為恢復德意志舊日對波羅的海領土與波蘭的統治勢力而以斯拉夫民族為犧牲計，多數德國人必願與法蘭西人維持現狀的和平於萊茵河上，全體德國人必願與意大利人維持現狀的和平於亞而卑斯山。

尤有進者，在支配今日德意志的一切熱情與傷感之下，很容易發現出有一個為國家民族求統一的渴望在那裏潛伏着，民族統一的願望是西班牙在十五世紀所已成就的，法蘭西在十七世紀所已完成的，意大利在十九世紀所已達到的。我們如果認為現在德國的目的只在獵取領土，伸張國力，或實現一個集團的幻想，那就不能了解現代德國現象的更深一層的意義了。實在講起來，世界上現在又興起了一個更偉大的更斷代的為民族求統一的鬥爭，這種鬥爭自宗教改革以後在歐洲史上是一種最顯著的史蹟，自宗教改革摧毀了舊日歐洲以教會為中心的統一形勢之後，於是興起了一個國家主義的新時代，首先是王朝的國家主義，後來是民衆

的國家主義。

但是爲力謀實現民族統一計，過去曾促成布耳朋與哈卜斯堡王室在歷史上的鬥爭，這個新統一夢——民族的，與政治的統一，現在又會使德國民衆與大陸上的拉丁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發生衝突，因爲德國民族的統一必促成拉丁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現在國疆的分崩，或影響到他們現在的安全。在這個朕兆已現即將來臨的鬥爭中，希特勒或許是一個曇花一現的人物，但是他的宣傳運動，在事實上卻有一種很大的魔力，因爲他的言行，給一般民衆普遍的熱望以一種強有力的表現。而事實上他又生爲奧國人，使他個人變成日耳曼民族渴望統一的一個象徵。

然而實現那個渴望的途徑，卻不在日內瓦，而在瓦沙，普拉格（Prague），甚或出人意，由征服巴黎而實現之。那個統一運動，非裁軍會議席上所能完成，亦非諒解的和平所能解決，因爲那個統一運動，就其本質上言之，是一個作戰的目標，非一種和平政策也。由滑鐵盧至馬恩河之戰這個時代的整個歐洲史就是比利時，意大利，波蘭，與巴爾幹各民族爲統一而相繼奮鬥不懈的記錄。在那部記錄中，俾斯麥也爲日耳曼民族統一的偉業寫了第一章，現在第二章還正在創造中。但是那第一章書是以鐵血著成功的，經過了三次的戰爭，其他一切統

一運動亦皆完成於戰場而非決於會議席上。凡不相信歐洲會發生新戰爭，以爲德意志的願望可於其他民族完成其現在國家民族的統一必由的途徑之外而別尋途徑以促其實現者，可以深長思矣。

（未完）



萬竹樓隨筆

(六)

舜生

李鴻章知人之鑒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立天津條約，夷朝鮮爲一兩屬國家，論者頗咎鴻章外交失敗。然以中國當時國力論，安南已不能不放棄，又安能以獨力撫有朝鮮？且鴻章當時對日本國勢及伊藤之爲人，并非懵然不知，有其事後致總理衙門一書可證，該書略云：

「：該使（指伊藤）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國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尙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見李集譯署函稿）由乙酉至甲午，爲時剛及十年，果有中日一戰！吾人於此，不能不服鴻章料事之明，其知人之鑒，尤不可及。所惜者，當日盈廷嘖嘖，漫不如察，而鴻章晚年對於用人理財諸大端，亦復絕少條理，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鴻章固亦不能無罪也。

經 濟

社會政策的再檢討

鄭江南

序言

社會政策的名稱，雖然是出現于近世紀，但其社會政策之零散的實施；從古就已經有了，例如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這就是顯然的重視救濟貧弱殘廢的社會政策，如此之例，不勝枚舉，所以社會政策之片斷的實施，不自今日始。我們要知道社會政策，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策，那末，社會愈進步，則社會問題愈複雜，社會問題愈複雜，則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政策，當然也是應社會的要求而漸次的擴大化與統系化，但在此社會政策進展之中，在理論方面，依所研究者的立場相異，故其主張不同，尤其是在現今學術昌明，百家爭鳴



的時代，每一學問的發生，當然是免不了理論的鬥爭。作者現在想把社會政策的各種理論及主張，重加檢討，而肯定社會政策的新概念。茲分社會政策的發展，社會政策的學說，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及作者的社會政策概念四段，論述如次。並希國內外學者，本研究學術的態度，詳細的加以批評和指正，以作進一步研究的楔子，果爾，則此種學問發展和實施的時候，也許就是中華民國得款的時候。

一 社會政策的發展

社會政策與經濟現象，是相互影響的。自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發達以來，社會生活，遂失去了平衡，因此，社會的病態，——即社會問題——乃層出不窮，而「社會恐慌」，就促進了社會政策的發展，因為救濟此「社會恐慌」者，乃為勞資協調，勞工保護，勞動保險，及婦孺，貧乏，殘廢救濟……等社會政策。現在此種政策，已實施于世界各國，掃除既成之自由經濟的弊害，建設將來之社會經濟基礎的主要力量，恐怕要算是社會政策之理論與實施的實現。茲將社會政策的起源與派別，簡述如次。

A 社會政策的起源

斯密氏(Adam Smith)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促成了歐洲資本主義企業的漸次隆盛，所以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間的懸隔與衝突，日盛一日。普法戰爭以來，德國經濟的發展，十分迅速，故階級的對立，更覺顯著，其相互的衝突，也日趨于緊張，遂引起社會主義派，尤其是馬克斯派主張階級鬥爭，因此社會主義的勃興，青出乎意料之外。在這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走極端，兩不相下的場合，應勢而起的析衷派，是主張勞資互助階級調協之社會政策的學說。這派學說為有力之社會學家及經濟學者所提倡，其目的在糾正社會主義反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缺點，另建一適宜的學說，所謂社會政策學派的重要主張，是提高勞動生活，以達到階級協調，發揚社會正義，而企圖全體社會目的的統一。

「社會政策這個名詞，是譯自德國的(Sozialpolitik)一語，在他國頗少這樣適當的術語。英美方面，把德國的(Soziale-politik)一語，譯作(Social policy)但這個術語，不能完全表現德語 (Soziale-politik)所包含的意義，英語 (Social policy)雖然是社會政策的意義，但其內容，大概僅限于救貧事業、勞動立法，及共同組合……等的實際政策，不像德文 (Soziale-Politik) 成了一個學問的系統，所以德語 (Soziale-politik)的中間，確已樹立了哲學，倫理學，經濟學及社會學……等的基礎。(註一)

我國與日本的「社會政策」的名詞，是由德國的(Soziale-politik)翻譯得來，未曾顯明的分爲德國派或英美派，不過依各個人研究，立場，與見解的不同，故其立論的主旨，各有出入，我國學術界，英美派要占多數，當然是把社會政策，只當作(Social-policy)的實際政策，因此我國關於社會政策的研究尙少學理的發揮。

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活動機關，即爲一八七二年十月所成立的社會政策學會，(Der Verein fir soziale politik)組織此社會政策學會的主要份子，多屬講壇社會主義者，(Katheder Sozialister)以德國歷史經濟學派的思想爲中心，反對英國正統派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學說。歷史派的經濟學說，是發軔于李斯特(Lieser)之保護主義的經濟學說，以席爾德布南(Hildebrand)與加利斯(Knies)爲代表人物，次後以蕭莫拉(Schmallo)華古納(Wagner)，蘇培爾(Schombirg)等爲中心維持此社會政策學會，以與舊經濟學派的布林克(Prinz)等所支持的國民經濟協會相對抗。不過社會政策學會，當其組織的時候，募集會員的標準只要是贊同階級協調者，一概歡迎入會。因此，社會政策學會的份子，不甚純潔，故會員間的主義，也不能趨于統一。

一九〇二年，日本也成立了社會政策學會，其宗旨爲「維持現存的私有經濟組織，在此

範圍之中，依個人的活動與國家的權力，防止階級間的軋轢，以期達到社會調和的目的。」（註二）

但這學會，漸趨于消極，雖每年繼續開會，却少有具體的主張發表。一九一九年日本又設立了協調會，其主旨亦以勞資協調為歸宿，並于那年十一月中，發表了協調的主張及宣言，其主要點，為「社會中的各階級，均立于人格平等的基礎上，為謀社會秩序的安寧，而共同協力。」又為發揮協調主義，而刊行了「社會政策時報」，確為今日日本研究社會政策的唯一雜誌。再如德國柏林的（Gesellschaft für Soziale Reform）（社會改良協會）法國巴黎（Musée Social）（社會博物館）等機關，也都是以研究和實施社會政策為目的的組織。

社會政策各種團體設立的主旨，都是主張國家及社會本和平改良的最高任務，對於勞資間經濟利害的衝突，加以干涉和保護，至于個人的私有利益與階級的直接福利，不能不為社會全體的利益而犧牲，由這樣看來，社會政策，是立于道德和正義的觀點，注重國家的干涉與保護，即是以國家意識與道德觀念，來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思想，而謀社會的整個利益。是以社會政策，第一步的着眼點，就是以國家的干涉力量，來保護勞働階級與改良社會現狀

。由社會政策學會的實際運動與中心理論，遂漸次的顯現了社會政策的最初概念。

B 社會政策的分派

當德國成立社會政策學會的時候，所容納的份子，不甚純潔，故其主義與主張，亦不一致，其後又因社會政策這箇名詞，十分流行，各派學者及社會運動家，均假借這個名詞，來發表他們的意見，故形成了各派的社會政策。是以德國歷史經濟學派的泰斗布倫達諾(I. Brentano)在他的名著(Die Gewerbliche Arbitrer frage)的中間，將社會政策的思潮，分為左列四派，

1 社會政策的保守主義 社會政策保守主義派的人們，僅依立法的方法，承認大眾營業的自由，又依法律上的平等，企圖大眾能力之盡量的發展，故以為限制個人的自由活動，是「不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事情。因此，在自由放任的經濟生活之中，倘有勞働者和下層階級的不幸，他們認為不是資本制度所產生的結果，而是資本窮乏的結果，增殖資本的人物，要算是企業家與資本家，若減少他們的利潤，就是有害于勞働的利益，因此，這派的學者，對于工場法規的制定，與勞働組合的成立……等，都一律持反對的態度。

2 社會政策的復古主義 復古主義派他們以為承認營業自由與法律平等的原則，就是

決勞働問題的手段。復古主義派，依營業的大小，又可分爲同業組合主義與工業封建主義。參加同業組合主義運動的人們，大多數屬小手工業者，既不能拋棄因襲的思想，更不能脫出日常生活的困難，這些人想藉同業組合制度，作復興的手段，以確立手工業救濟之道。主張工業封建主義者，其根本思想，以爲企業家對於自己的企業，恰等于一家的家長，所以自己實業內的勞働問題，應該由企業家自己解決，與勞働組合及國家，沒有關係，對於外來的干涉，取斷然排斥的手段，極力防止自己企業的勞働者，不受勞働組合及其他左傾思想的影响，並且禁止勞働者的團結，依福利設施，以維持勞働者從屬的關係。

3 社會政策的急進主義 這派的主張，是要盡量地使大眾享受充分的社會文化，故拋棄個人的自由，以平等原則作基礎，對於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加以徹底的改造。爲欲達到此種目的而主張生產私有權的廢止，與現行勞働契約的撤消，並且主張生產的總體，均由國家應消費者的需要，再加以計劃的規定，依組合的方法，將所得的利益，按正義觀念而分配于生產（勞働者）之間。像這樣的急進主義者更可分爲

a 社會民主主義派

b 官方社會主義派

社會民主主義派的根本思想，想達到前述的目的，遂主張由國家的力量，改造國民經濟的組織。因此，首先不能不使勞動者獲得政治上的主權，以階級為社會秩序的最高組織，而階級最高的目的，即為階級鬥爭。是以他們認定了社會政策，是促進和助長階級鬥爭的政策。

官方社會主義派的根本特徵，是主張君主政治與第四階級妥協，來打倒自由主義的有產階級，斷行勞動階級的正當要求。一方面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鬥爭，一方面又反對社會政策保守主義的自然法則之支配，他們認定國民經濟的組織，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社會的行為和現象，在各種社會階級間的關係中，什麼才算是正義？什麼算公是公理？都可以依社會道德的見解而定，故以為立法及行政的手段，可以左右一切的經濟生活。維持最高道德的機關，——國家——當然要努力于財貨之公正的分配，以保證中下階級的道德及其物質生活的向上，來緩和階級的對立，消除階級的鬥爭。官方派社會主義者想達到上述之目的，所以不贊成根本破壞現存經濟組織，故講壇社會主義（官方社會主義）派的巨子古納說：「社會政策，是以私有經濟所組織的私有財產制度為基礎，依契約而加以適當的限制，即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加以合理的改正。」（註三）

4 社會政策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派的思想與社會政策保守主義派相似，絕對的保持營業自由與法律平等的主張，唯努力改除中世紀的工業秩序，想使這種主張實現于實際的生活中，又盡力于掃除有害于社會的自由。故在私有制度營利秩序的基礎上，依立法政策與任意組織的方法，對於強者優越權力的濫用，加以合理的壓制。且注意保護社會的弱者，使弱者團結，以與強者爭經濟上的利益，則營業自由與法律平等的原則，可以表現于實際生活之中。社會政策自由主義派，其中包含有（一）政治的自由主義，（二）基督教社會主義（三）基督教社會勞動黨三支派，政治的自由主義派，主張勢勸者的互助，上層階級的自由援助，以除去一切自由經濟上的弊害，保護勞動，且積極增進勞動者的教養。基督教社會主義與政治的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相同，但其出發點是為基督教的見地，故一切社會秩序與社會幸福，都由于「神」之所定，適與政治的自由主義之「人道」的見地相反。基督教社會勞動黨的綱領，完全是以現存經濟秩序為基礎，唯主張設立強制組合，勞動保險，以促進下層階級之向上。切實的說來，這一支派的思想，是與講壇社會主義派的思想，大同而小異。

二 社會政策的學說

社會政策學說的成立，其時間雖說不到百年，然而因研究者的立場與思想的不同，故其學說也大相出入，因此，社會政策的性質，就不容易把握了。所以有人認社會政策，為國家政策、階級協調政策，或勞働保護政策，也有人說社會政策，就是鬥爭政策，或階級政策，又有人視社會政策為抑強扶弱的政策及階級對立的和緩政策。現試將上述各種的代表學說，分述如次。

一 華古納 (Adolph Wagner)

一八九一年，華古納在他所發表的「社會政策財政政策及租稅政策」的論文中，對於社會政策所下的定義，是「社會政策，即是國家政策，依立法及行政的手段，來矯正分配範圍過程中的弊害。」（註四）華氏的立論，他以為社會政策，主在征服分配範圍過程中的弊害，這種弊害，是個人主義經濟組織的結果，也是這種組織的支配法律制度的結果，所謂法律制度，是土地資本及一切生產品私有法律制度，以之指導自由經濟的競爭，國民經濟的連鎖及各種經濟團集的契約。現時經濟的各種弊害，都是發生于個人的或階級的財產私有的關係，或個人的階級的經濟狀態與社會狀態的關係。那末，我們對於有產者與無產者之對立，及大產業與小業之對立的趨勢，不能不加以深刻的考慮。這種對立，在實際上與輿論上，均

日形顯著，而此種對立的狀況，決不可有永久的互相鬥爭，互相排擠，結局必要有比較良好的手段，來緩和從私有財產制度所抬來的經濟形態的對立，無論是經濟的被壓迫者，或經濟的享有者，爲着將來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向上，也不能不努力設法來調節那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原則，及個人經濟組織的病態結果。依此，遂漸次的創設公五法律制度，樹立國家行政目標，以促進社會的合理進化，是以調節經濟生活，推進產業發展及融合社會階級的社會政策，必然的以立法及行政的手段，來改革經濟分配過程的種種弊害。

華氏對於社會政策所下的定義，其應注意之點有三，第一，社會政策想掃除的弊害，是起于分配範圍過程之中，即因財產所有者與勞力所有者之間的分配不公，激起各種弊害，故增長此各種弊害者，不外乎私有制度，自由競爭及自由契約之個人主義的經濟組織。第二，社會政策，掃除經濟行爲上的種種弊害，不徒拘于廢除及排斥的手段，更應持社會政策的機能，以企圖緩和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對立，及調節種種弊害的前因後果，這才是社會政策的根本任務。第三，社會政策，可認爲國家經濟社會，如發生弊害時，必然的以立法及行的方法，來改革或裁制之。以上三點，是足以救正經濟社會的缺點促進合國家組織的融合。故社會政策，具有它本身存在的特殊價值。

二 斐斯 Leopold Von Wieso

德國經濟學者斐斯，一九二一年著了一本「社會政策序論」，(Einführung in die Sozialpolitik) 區分社會政策爲兩類，一爲外部的特殊社會政策，(ausere, spezielle Sozialpolitik) 一爲內部的普通社會政策，(innere, allgemeine Sozialpolitik) 前者屬於政治的範圍，後者起于政治與倫理的結合。斐氏對於外部的特殊社會政策的解說：「社會政策，是關於社會的國家政策，換一句話說，即是對於社會階級的國家政策，其目的在使公共生活上最重要的兩個組織，互相接觸和調協。這兩種組織，一爲國家的集團的政治組織，一爲階級的散漫的任意組織，前者是依法律所結合的國民，依強制支配之權力關係的組織，後者是自由社會生活的羣衆，依財產關係所發生的階級國家組織，應實施商業，農業，工業，……等的各種政策，即不得不努力于社會政策的實施。因此，外部的特殊社會政策，就是對於社會各階級之國家的行動」。 (註五)

依以上斐氏的說明，他對於所謂外部的特殊社會政策，在國家行動方面，或階級政策方面，與其他學者，無別異點，但是他將社會政策的基礎，已從政治的領域而推廣到倫理的

範圍，他以倫理來解釋社會的意義說：「倫理意義中的社會，是人類的同情依存，(Sampat hetische zusammsheng)即是指人類互相連帶的實事而言。」(註六)從來政治社會與倫理社會，未曾經過學者的明白分析，裴氏爲什麼要特別註意呢？因爲純粹的政治社會，多發生自集團的自我主義，對於外人，常持敵對的情感。然而含有倫理意義的社會，是以愛他道德，人類依存的感情爲基礎，故能減少社會敵意的觀念。往日的社會政策，專依國家政治行動，而漠視了倫理的意義，此不能不說是它們的缺點。專根據國家權力，來強迫實施的社會政策，決不是盡善盡美的方法，必定要借助于同情依存與愛他情感，使全國國民，視國家的組織，如同一大家庭，均以同胞愛的見地，來無條件的救濟弱者。所以裴氏說：「所謂愛憐人如自己的德訓，不但行于個人之間，且要施于一切人類共同生活之間。」(註七)這才是裴氏對於社會政策所主張的極終目標。

且裴氏之社會政策的倫理要求，決不是空泛的精神運動，他也是要實際去改良社會生活的，但欲實際改良社會生活，又不得不極力注意政策化，所以他說：「就是有了最有價值的社會生活的倫理勢力，可是單獨的還是不能推進社會生活的向上，必需與其他第二勢力（政治勢力）相結合，始能達到全國人民之公正繁榮的社會生活。如此，則社會進化的推動機，

必定在政治與倫理的兩種見地之間，採擇有效的方策，以協調社會。」（註八）照裴氏的這種主張，施行社會政策，除政治勢力之外，又加以倫理勢力，這是想打破純粹政治方法的冷酷，而提高人道的觀念，以調和社會生活，這就是裴氏所說的內部的善通社會政策。

三 蘇巴爾特 (Werner Sombart)

蘇巴爾特，對於社會政策，持有特殊的見地。他于一八九七年發表了一篇「社會政策之理想」的論文。那論文中所下的社會政策定義，是「社會政策，乃以保持增進或抑壓一定的經濟制度及其構成部分爲目的，其所發生之結果，即爲經濟政策上的各種方法。」（註九）若依蘇氏的意見，則所謂社會政策者，只是對於有目的結果的經濟政策之各種方法所給與的名稱而已。蘇氏所說的社會政策，是規約和感化之經濟生活的政策，所謂經濟生活，是依經濟的生產及分配所支配的各種社會現象之總體。蘇氏依形成社會政策的條件，將社會政策分爲二類。第一，以社會政策爲普通政策，(allgemeine Politik) 第二，以社會政策爲階級政策。(Klassen-Politik) 他所以要把社會政策認爲是普通政策的地方，因社會政策，要平等的包括經濟生活的全部，換一句活說，農業，工業，商業……等政策，不能不有統一的方針。而

指導其動向。然担任此統一的指導者，即爲社會政策，假使社會政策，不能行此統一的指導，則各種政策，恐不免墮入個人政策。在這樣的意義上，蘇氏故採用了普通政策的名詞。但是這個名詞，他決不是拿來調協現存經濟生活內的利害相反的各階級或各集團的，因此，蘇氏主張社會政策，即階級政策的理論，依然是獨立的存在而顯著。

蘇氏主張社會政策是經濟制的政策，所以不得不謂之階級政策。他說：「例如本然社會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國家，只能在其他本然社會的外部關係，才有存在的價值，而不能存在于內部關係之中，因此，國家存在的形態和勢力，在國家對外的政策上，是可以平等的代表全體國民，但是在國家內部，則與之相反，而以利益的不平等爲其特徵，即關於各種生活之利害的衝突，是決然無法可以避免，普通所謂協調方法，是終不可能。且利害衝突的原因，是起于共存的各種經濟制度的不協調，例如小鎮市的手工業與交換經濟之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即是利害衝突的顯然證據，這兩種經濟制度，要在同一利益之下，實行協調，以維持兩者的勢力均衡，各不相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何以故？因爲漠視了經濟生活狀態的變化，與現時資本主義之擴大和顯著的事實。」（註十）故他又說：「在社會協調的組織上所形成的靜止狀態，是理想的而非歷史的，依我們的觀察，現存的各種經濟制度，是相互戕賊，不到某一

種制度獲得全勝，其鬥爭即不克終止。」（註十一）此種鬥爭，常起于地主與農民之間及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蘇氏目擊了此種事實，所以他說：「假使社會政策，要同時的保持兩種相互排擠的經濟制度，則可見其是無方針無計劃的……社會政策，想實現如何的經濟生活，即宜確定其方針與計劃，依這種方針與計劃，促進一定的經濟制度與特殊的社會階級，不斷的前進，期以獲得最後的凱旋。」（註十二）依蘇氏以上的議論，經濟制度，是不斷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動因，是不能並存的兩種經濟制度間的競爭，即是維持這兩種經濟制度的兩階級間的鬥爭，這種鬥爭是繼續的行爲，除了一方面消滅或一方面全勝之外，是不會中途停止。因此，社會政策對於此種鬥爭，決不能保持局外中立的態度，所以社會政策的運動，不能不參加這種鬥爭的某一方面。因此，蘇氏遂肯定了社會政策，是階級政策，爲什麼？因爲社會政策，是經濟制度的政策。

四 福田德三

日本的福田德三博士一九二一年發表了「社會政策與階級鬥爭」一書，在該書的第四章「社會政策之本領」內，闡明了社會政策概念。福田氏對社會政策的主張，認定了社會政策

是階級政策，所以他說：「社會政策，是鬥爭的政策，斷不是妥協的政策，沒有鬥爭之處，就是沒有進步的地方，但此種鬥爭的急需，是要人格化。」（註十三）福田氏解釋所謂人格性與非人格性說：「在我們的共同生活之中，財產支配，是非人格性的代表者，而人格性的代表者，即為勞動。」（註十四）然而當今社會的中間，所謂人格性的代表的勞動，頗受非人格的代表者財產的壓迫，當此非人格性蹂躪人格性的時候，在共同生活之中與共同生活組織之下，要獲得完全的人格性，遂激起了一種社會的鬥爭，這即可稱之謂「社會運動」，其結果，「社會遂成了一切人格鬭爭與一切生活鬥爭的總名稱……其鬭爭的當事者，就是人格性與非人格性的兩種」（註十五）因此，社會政策，是一種人格化的鬭爭政策而不是非人格化的協調政策。所以福田氏說：「社會政策，是要廣汎的包容不滿意的鬥爭生活于國家容量之內，其國家容量之大小的限制，決非社會政策的任務，然而國家對於鬥爭的壓迫，是社會政策斷然反對的地方，且對於國家一時調和的手段，也是不能表示贊同的。在這種意義之下，所謂「協調」，是社會政所極力排斥之點。何以故？「協調」不但有害于社會，且有害于國家」（註十六）福田氏對於社會政策的見解，徹底的主張階級政策，想藉這樣鬥爭性的社會政策，從財產的國家，進化到勞動的國家，從權力的國家，進化到義務的國家，以達到人格性的

擴張，充實和發展。這恐怕就是福田氏所主張的社會政策之最終目的了。

福田氏對於社會政策的名稱，也加了相當的解說：「社會政策，不是為政策而產生生活的政策，在「社會」與「政策」二語所構成的「社會政策」是重在「社會」而不是重在政策，故社會政策，是社會所產生的政策，決不是為政策而才有社會，並且社會政策，不僅是因國家而出發的政策。」說到這裏，我們更容易明瞭福田氏所說的社會政策，是在人間共同生活中，為着人格性的擴張而繼續鬥爭的政策。

五 柏格特(R. Van der Borcht)

柏格特社會政策的主張，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所謂廣義的社會政策，以全社會的進化為對象，所謂狹義的社會政策，以勞動者的福利為對象。所以柏氏在他所著的「社會政策概論」上說：「廣義的社會政策，是在社會的各關係間，為全體利益的各種干涉方法，……狹義的社會政策，是為勞動階級所施的福利政策。關於工業勞動者的福利政策，是狹義的社會政策中的主要部分。」（註十七）柏氏雖然把社會政策，分為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但是他的立論，大多偏於廣義的社會政策方面。他主要的論點，一國人民的生活，每人所表現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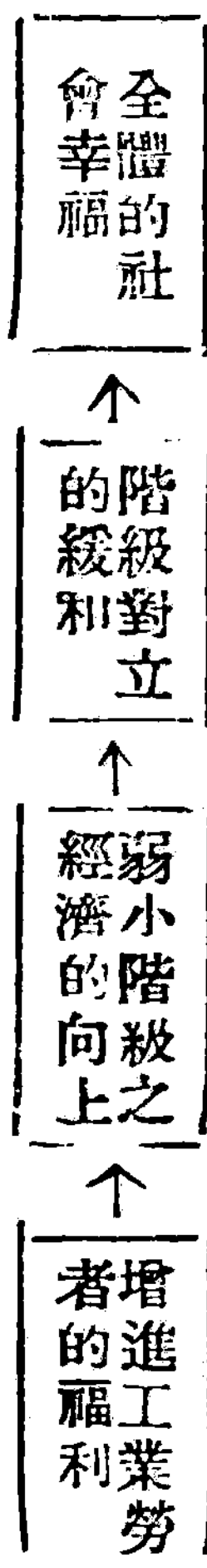


，當然是十分複雜，然而在根本上，還是一個不可分的錯綜的總體，例如國民相互團結的關係，趨於廢弛或阻害共同生活之機構的不統一，這都是對於共同生活的全體利益，發生障礙的事象，對於這種事象，或全然到排除，或盡量的減輕，以防止有害於共同生活的影響。各個社會階級間互相尖銳化到對立，也是有害於全體社會的幸福，這是歷史上及經驗上可以明瞭的，像這種對立現象發生的場合，必有害於全體的幸福，故不能不設法緩和或調濟。因此，社會政策為盡力顧全全體的利益起見，當然的要緩和社會階級的差別和懸殊，調和社會各階級的關係，那末，不能不使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文化地位，漸次接近起來。然而使之接近，又只可到相當的程度，不能形成一外的生活條件之無條件的平等，一以妨害社會的進步，階級對立的緩和與調濟，要從兩方面來做，第一，減低較好地位之國民層的經濟狀態，第二，提高較弱地位之國民層的經濟狀態，但是因國家與民族的實際環境不同，故其影響也是不同，假使減低了較好國民層的經濟狀態，而較弱國民層的經濟狀態，仍然不能提高，則全體的經濟狀態與生活情形，必因之而退化。因此，只有第二方法，始為社會政策所常採的態度，是以社會政策、努力增進弱小階級的福利，才得達到社會政策的最後目的。

到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柏氏所謂社會政策的最後目的，是社會中的「全體利益」，當前

的目標，就是「階級對立的緩和」與「弱小階級生活提高」。他所說的階級對立的「緩和」，是含有重要的意義，這箇「緩和」，決不是「排除」的意思，假使階級對立的排除，必定達成一箇階級的社會，即是社會中無階級了。那末，就形成了「外的生活條件之無條件的平等」確有害於社會的進步，故社會階級對立的排除，不得為社會政策的目標。柏氏不排除社會階級的差別與對立，而使之存在，僅僅的緩和其相互戕賊與相互鬥爭的尖銳化，這種保存階級社會的原則，足以促進全體社會的進步。

柏氏以為社會政策的實施，不必完全限於國家立法及行政，例如雇主之自動的分配利潤，與增進大眾利益，勞動者的組合運動，及工業勞動者的「福利政策」等，都不失為社會政策，所以柏氏的社會政策的系列。是



以上所述之各學者，對於社會政策的意見，都是由於「社會」與「政策」的兩種概念綜合而成，偏重「政策」概念所主張的社會政策，大多注重國家的行政，以為社會政策，就是國家政策，遂努力於社會階級的協調與消除，如華古納斐斯者是。但是蘇巴爾特與福田德三兩

氏之社會政策的主張，是偏重「社會」概念而發展，所以蘇氏主張社會政策是「階級政策」，福田氏主張社會政策爲「鬥爭政策」，即此兩氏以「社會」概念爲出發點，而肯定了社會政策是階級的鬥爭的政策。折衷上述兩派所主張的社會政策，要推柏格特氏，柏氏主張社會政策，雖可屬於國家政策，但社會政策的設施，不必限于國家的立法及行政。他雖然未曾否認社會政策，是階級協調政策，但是他對於階級協調，持有合理的程度，所以他極力主張階級協調的程度，絕對不可達到「外的生活條件之無條件的平等」，以至妨害社會的進化。因此他反對階級無限度的協調與階級的消滅，而主張以社會政策，作緩和階級鬥爭的手段，而掃除相互殘害的弊病，像這種折衷的合理的見解，確可以表明社會政策的真正價值。

（未完）

歷代詩禍叢話 (一)

劉文林

戚夫人

——春歌

戚夫人，高祖姬也，生趙隱王如意，高祖以孝惠爲人仁弱「不類我」，數欲廢之，以趙王代。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令舂，夫人舂且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召趙王，使人持醢飲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禍。其歌曰：

子爲王，

母爲虜；

終日舂薄暮，

常與死爲伍。

相離三千里，

當誰使告汝！（見中國婦女文學史）

此歌雖不足爲戚夫人與趙王見殺之主因，然而觸發殺機者，則在此也。

教 育

異族統制下之東北奴化教育

張葆恩

日人劫奪我東北後，對於政治經濟的統治，固不稍緩；其另一方面，對於教育上所施的麻醉政策，也極努力。所以然者，日人在使東北民衆的民族意識根本絕滅，忘記了祖國，永世做日人的奴隸。

試一觀東北教育的奴化：

東北的教育權操之於偽文教部大臣手中，此文教部大臣係偽國國務總理兼任；於是一切政務乃得完全由文教部的日人總務司長操持，這在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裏，已奠定了奴化的基石了。至於地方教育的行政，也由教育廳總務科長及縣參事官操縱，任此職者，也完全是日人。因此東北的化奴教育，便可推行無阻的趨於貫徹的統一化。

東北學校總數在瀋變以前爲一二，七一一校。瀋變以後，各學校相率停辦；其後，秩序既定，日人藉口經費不足，學制未定，多方限制各校的繼辦。現在東北學校總數只剩七，九一校而已。

於此吾人可參看二十三年度偽文教部的統計表：

省別	各校總數	開校數	未開校數
遼寧	一〇、三五〇	六、八八五	三、四六五
吉林	一、二八六	四四九	八三七
熱河	二七八	三八	二四〇
黑龍江	六四五	四七六	一六九
東省特區	一五二	一四三	九
總計	一二、七一一	七、九一一	四、七二〇

日人爲使東北子弟無力就學計，對於中小學的學費數額，盡量的提高，且限於開學時，一次繳清，否則，不准上課。東北民衆的經濟，都靠農產的收入；日人實行糧食統制政策，穀賤傷農，經濟已瀕於破產。其住居都市，向賴經商營生者，也因受日商的排擠，無爭衡的

餘力。於是鄉村的農人子弟，城市的商人子弟，均相率而輟學了。

於此，再以二十三年度偽國中小學學生納費表參看之：

項別	初		中		小	
	舊章	新章	舊章	新章	舊章	新章
學費	二一	四五	一〇	三〇		
雜費	三	一二	一	七		
制服費	一〇	二〇	一〇	二〇		
總計	三四	七七	二一	五七		

註：上表數字單位爲元；係按全年計算。

上述僅示日人對東北教育的摧殘，今再述其奴化政策的實施：

1. 改纂教材 偽組織成立之初，東北各校仍用我國舊有的教科書，只將有關國恥的教材刪除之。及溥儀稱帝後，乃認爲全體教材均不適用，而着手另行編制。小學教材由偽文教部負責編纂，已於二十三年暑期頒佈施行。其編制標準，大致仍採用我國舊有的商務中華世界等教本，而增入「尊君」「善鄰」等奴化故事。中學教材由中等教材蒐集委員會負責編纂之，是會由中等學校校長三十八名任委員，由日關東廳學務課事務官參與檢閱，於瀋陽開會，提出

奴化資料，共一千三百餘項，合大連分會所提，綜計五百餘頁，已於二十三年三月審定完備，分發各校，飭教員隨時改正。迄於本年暑假，中等教材課本，也編纂完竣了。其編制法，凡舊教科書中有關民權民族思想的材料完全刪去，而易以「尊君」「善鄰」的教材。歷史一科，合中國日本東洋史；自努爾哈赤經有清一代以至最近偽組織的成立，爲「滿洲本國史」。

2. 變更學制 社會科易於啓迪人民思想，偽文教部通令各縣教育局，自二十三年春季始，各小學社會科，只授極簡單的本「國」史地，此外則孝經，論語，日文等均成爲主要科目以研究日「滿」共存共榮之王道政治。其課外作業，在城市則實習工業，在鄉村則於校園隙地，播種五穀。美其名曰：「糾正思想」，「提倡職業」。

3. 取消注音字母 日人以注音字母，足以貫輸「滿洲」青年對中國之觀念，乃於二十三年四月通令取消，而代以一種「滿洲國語音標」：採用日本五十假名，而加入國音中之「出」「才」「尸」諸音，注於漢字之傍，不僅東北人習日文者稱便，且藉此可使日人習華語者得正確的音義。同文相化，東北益陷於險境中。

4. 培植奴化師資 日人慮及東北舊日中小學教員多懷民族思想，乃全數排斥不用，而易以受過奴化教育的師資，以實現其「新國民教育」。自二十三年暑期起，劃東北爲二十師範

學區，每區至少設師範學校一所，以日人任總務長及教務長，授予純粹奴化的教育。復爲養成高等奴化師資計，更於吉林大學舊址設高等師範學校，校中教職員，半多日人。

以上所述，只就學校教育而言，若自社會文化事業設施方面言之，更見奴化政策的普遍化：

茲錄最近偽文教部頒布的「社會教育十大綱領」以參證之：

一、電影教育：施行地方巡迴演映，完成自目注入之教育，使兒童觀感逐漸變化。

二、印刷品教育：刊行圖畫小冊子，傳單等，宣傳日「滿」親善，王道政治，使國民之各階級均按各該階級之印刷品，得到修養。

三、觀摹教育：開教育或產業展覽會，由日人主持，將日本歷代政治家及軍事家，有清一代各帝之文德武功及各種產業標本之展覽，使受教育者或農工階級均得使知識及生活上有所觀摹。

四、禮儀教育：提倡敬老事業，對於孝子，節婦，竭力彰表。尊重國歌，國旗，御容，以貫徹王道國家之國民精神。

五、娛樂教育：注意戲劇，電影，歌舞等之陶冶，認識各娛樂中之知德觀念，並竭力增

進圖書館，博物院，鄉土教育館，文庫等之增設。

六、青年教育：爲振興職業教育，公民教育，增加各種教育機關。

七、成人教育：成人講座，大典紀念講演會之招集，民衆教育之充實及普及，指導國民生活之內容，置於國民知識之標準上，設施國民生活之密接教育。

八、體育指導：各學校均與僞全國體育協會相適應，共謀體育向上，同時並涵養衛生思想，充實各種體育設施。

九、社會教育指導機關之擴充；教育中心指導者之養成。

十、文教部指導者與各教化團體取得嚴密之聯絡；以期完成社會教育網。

本此十大綱領，以實行東北全民的奴化：人民見僞帝「御容」則強制行禮，遇有集會，強令唱國歌，且製成唱盤，凡機關學校，必各備一份，每日播送一次。其歌辭是：

「天地內有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鼎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祇有親愛，沒有怨仇。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義，修禮讓，使我身修，家已齊，國已治，外何求；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流。」

在此奴化教育普遍化的東北社會中，有兩種極發展的畸形特種教育：一爲幼童教育，是

以十歲以下的兒童爲實施「新國民教育」的對象：組織全國童子團，設立幼稚園，組織兒童使節團，使日「滿」兒童攜手，互至兩「國」各地觀光，其目的在使東北兒童自幼即注入親日到觀念。一爲成人教育的發展，民衆學校普遍各地；惟所授的課程，不在知識的陶養，技能的訓練，而在「王道政治」與日「滿」親善的宣傳。每日所施課程，多爲講話。國文，算術，常識等科，虛名而已。在暴力強制下，民衆入校者頗多，二十三年春季的統計：東北全境有民衆學校五六九所，學生總數達四七，五一四人。

偽國既竭方普及奴化教育實行愚民政策，乃嚴厲檢察出版物，將舊有書籍，一律焚燬，計自二十三年三月起至七月止焚燬書誌達六百五十萬冊，其殘暴慘酷情形，有過於秦火之千百倍者，東北民衆已陷於書籍荒境中。又恐內地報紙書誌，輸往東北，在長城各口及大連港，嚴密搜查，不能攜帶片紙隻字入境。

至於東北境內的報紙，因受各特務機關第二科的管理，採錄新聞，只准用日本新聯通信社及日人所辦之「滿洲國」通信社稿，千篇一律，鮮有正確的消息。且報務多由日人經辦，所有報社情況，表列如次：

報 名	社 址	長 主	筆 社	址 出	版 時 代	銷 數	備 考

午報	國協報	哈爾濱公報	大同報	滿洲報	泰東日報	大亞公報	醒時報	盛京時報
趙郁卿	張復生	關鴻翼	王希哲(副) 都甲文雄	西片鮮三	柳町耕一	王希哲	張子岐	染谷保藏
趙郁卿		吳如瓊	山口源二 (署海旋風) 橫山八郎	金念曾	橋川浚	王宿忱	其子媳等	菊池貞二 (署傲霜菴) 太石智郎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長春	大連	大連	瀋陽	瀋陽	瀋陽
民國十年六月	民國八年一月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	「大同」 元年三月	宣統元年十一月	宣統元年十一月	「大同」 二年	宣統元年	光緒三十年十月
七百份	八千份	四千份	七萬份	二萬份	萬餘份	千餘份	八百餘份	萬餘份
		有俄文版	偽國機關報	原爲滿洲日日新聞 漢文報		原爲東三省公報	回教機關報	



大北報 山本喜露

哈爾濱

民國十年八月

千餘份

原為盛京時報哈埠版二十三年起獨立經營

吉林日報 于淵 孚 于 蛹 心 吉 林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

千餘份

原為吉長報現為吉林省署機關報

黑龍江民報 盧 文 善 尹 仙 閣 龍 江

民國十七年

八百餘份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復刊黑龍江省署機關報

熱河新報 王 傑 三 王 傑 三 承 德

「大同」二年

四百餘份

熱河省署機關報

為求奴化之普遍，復有種種麻醉青年的團當：

1. 大亞細亞青年聯盟 以日「滿」青年為團員，約二五〇，〇〇〇人，設分會二四六，以貫徹綱領宣言決議為目的，邁進於青年亞細亞之大同團結，以期弘大業。

2. 正義團 日人小林任理事長，集市井光棍閭里豪強組成之，分會八一三，團員總數一三〇，〇〇〇人，以剷除軍閥，主持正義為宗旨。

3. 協和會 由溥儀鄭孝胥分任名譽總裁及會長，集官吏士紳組成之。分會四六，會員計四〇・〇〇〇人。其目的在提攜日「滿」兩國民之親善，完成王道樂土，國民互相瞭

解，相扶東亞和平以圖增進世界人類福祉。

4. 人類愛善會 會員計五・〇〇〇人，分會一九，其分子多係學究富紳，倡促進大同之旨。

5. 東亞俱樂部 集官僚及地方有力者組成之，分會二七，會員總計二〇・〇〇〇人，倡東亞同盟共禦外侮之說。

6. 五一滿一義善會 組成分子爲義日之知識階級及學生，分會一七，會員計三・〇〇〇人，旨在研究日「滿」文化。

7. 青年團 由各校聯教員及學生組成者，分會一四三，團員計一〇〇・〇〇〇人，以贊助社會進化反對共黨反對罷工爲目的。

此外尚有滿洲民衆生計會，滿蒙產業協會，進德會，童子會等組織，將東北舊有之佛教會，道德會，加以改進，勢力日趨旺盛。

上述種種麻醉青年團體，對於東北全民奴化工作的進行極爲努力；僅就二十三年四月協和會在長春開年會的報告工作事項的記載，已可見其一斑：

1. 派出各地宣撫員二百五十六人。

2. 利用宣傳品：標語計四十種，約百萬頁；傳單計百種，約五百萬頁；小冊子計二十五種，約七十五萬頁。

3. 機關刊物之發行，如振亞月刊等。

4. 講演會及談話會，計開會百餘次；加以專為知識分子所開之講演會，並宣撫員及辦事處所開之講演等會，合計已逾千次。

5. 繪畫會約開會五十次，現正從事於各地巡迴繪畫班之計劃。

6. 遊藝會計開會約四十次，組織劇團，大鼓書，評書，在東北各地巡迴開演。

7. 無線電放送，每星期一次至二次。

8. 「國」旗之配備，布質者七萬六千方，紙質者三百七十一萬二千方。

9. 趁各地慶祝大會，廟會，建「國」紀念日，承認「國家」紀念日等機會，用各種方法向大眾宣傳。

10 設立學校：

(一) 設協和學院二十處，學員一千八百餘名。

(二) 設日語學校三十處，學生三千餘名。

11 印行新歷書。

12 組織經濟聯合會，以三十萬元資金，購入食糧以平市價。

13 救濟事業：

(一) 免費施診，十一區，人員一千人。

(二) 施粥，十一區，人員三千人。

14 協和親善團體之結合及幹旋，結成之團體，計八十餘所。

15 日「滿」婦女團體之結成及幹旋，結成之團體約十餘所。

16 特殊事業：

(一) 舉行東亞大同講演會，於去年(二十二年)曾迎接印度人卜拉塔，布奈耳二人，在長春，吉林，哈爾濱，四平街，瀋陽，安東各地，講演所謂「亞細亞之自由，「東亞大同」等題目。

(二) 去年(二十二年)六月在瀋陽招集日「滿」官民約二百名，交換關於輸入關稅之意見，使官民間之意志，互相諒解。

(三) 去年(二十二年)八月當日本滿洲產業建設學術研究團來東北之際，於長春開



日「滿」青年大會及日「滿」青年懇談會，致力日「滿」青年親善。

(四) 去年(二十二年)九月在「奉天」招集日「滿」官吏七十人，討論關於「滿洲國」棉花增產計劃問題。

(五) 去年(二十二年)十月在長春招集官民五十人，關於「滿洲國」建設事業之統制及聯絡計劃，有相當之討論。

(六) 設立協和會員講習會，以確立指導原地及養成中堅會員爲目的，選日「滿」一鮮系之青年五十名，去年(二十二年)九月起，在「奉天」開始教育。

17 海外宣傳：

(一) 爲促進「滿洲國」之承認，曾派日「滿」系之青年十五名赴日本，在日本各主要都市舉行講演，懇談等會。

(二) 舉行日「滿」婦女聯合大會於大阪，「滿」方婦女七人參加。

18 調查事項：

(一) 調查東北各地義勇軍，大刀會及朝鮮革命軍之運動，並研究如何消滅此種運動。

(二) 調查各地自衛團之現狀及土匪之騷擾，並研究應付方策。

(三) 調查各地之英，美，俄及其他諸國人政治經濟之活動，並研究應付之方策。

(四) 調查各地方人民之生活實況，並民心之傾向，以研究應付之方策。

(五) 調查各地方住民之民族種別，人口數目，及各民族之融和狀況。

(六) 調查各地之思想團體，並團體名稱及代表者姓名。

(七) 調查各地之產業，土木，交通，衛生，教育等狀況，並作成關於此等之設施改

良方案。

(八) 調查各地之宗教團體及慈善團體。

(九) 關於「滿洲國」內各種機關之配置，及調查其活動狀況。

(十) 調查各地官民融和之狀況。

只此一協和會在一年間所作的工作，已足令人咋舌！十年後之東北民衆，其意識中，將不復有「中華民國」之印象矣！危哉！

「一九一八」四週年忌日，上海。

學 術

進化與組織

黃欣周

在近代科學上，有一件極令人注意的事，這便是組織或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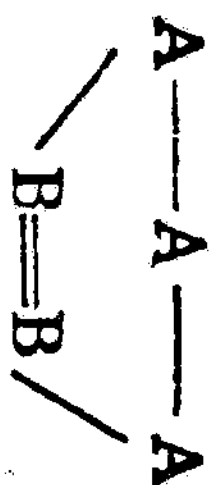
什麼是組織？組織不是一種有形的或有質的東西，它是存在于物與物間的一種內在的關係或秩序。當然，這裏所謂物，也不一定是指的那種有實質的東西，說它是組織的單位，或關係的關結，似更妥當。

宇宙間物質的量是不變的。構成一切物體的材料，總不出化學上那九十餘種元素；如將各種化學元素再分析下去，便只有質子電子和中子（Neutron）正子（Positron）了。可見物質的本身是有限的，是簡單的。但是由電子質子等不同的集合，可以造成各種不同的原子；由各種原子的不同的結合，可以造成各種不同的分子；再由各種分子造成宇宙間形形色色的



物體。結合的方式無窮，新物體的形成也無限。這完全是組織的關係在那裏作怪。有了這種變化無窮的組織關係，於是宇宙才不斷地在發展在創造中。

在化學上，往往一種物體，因為其分子間的距離改變了，便有所謂物體三態的出現。有時同一種元素，因其結晶方式的不同，也可以形成好幾種相異的固體狀態，叫做同質異形體。此外尚有所謂同分異性體，就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化合物，其構成元素的種類和數量完全相同，因為結構上稍有出入，便使這幾種化合物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差異。這種例子很多，特別是在有機化合物中，我們時常可以碰到。大凡一切化合物的組成，必其各種元素的原子價能夠互相連合互相飽和起來，而要達到這種飽和的境界，却有不只一種的方式。例如三個化含量的兩價元素A和兩個化合量的三價元素B相結合時，即有三種可能的方式：



假如元素的種類和數量不止于此，可能的結構自然更多了。所以一種新的組織，常伴着一種新質的形成。性質可認為是組織的一定的函數。

於此，我們得糾正一個錯誤的觀念，這便是黑格爾「由量的增大可以引起質的變化」的

學說。一般黑格爾的信徒爲證明此說，牽強附會地舉了許多列子。譬如他們說，在化學的週期律上，元素之不同只由于原子量的不同；原子量的單純的增加，可以引起元素之質的變化。這是事實麼？我們知道在最近的化學上，同一元素的原子量並不一定相同，例如氫的原子量有1有2，氧的原子量有16 17 18甚至有少數元素有十種以上的原子量。反之，異種元素的原子量亦不一定相異，如放射元素中的新釷I（Mesothorium-1），新釷II（Mesothorium-2），和射釷（Radiothorium），這三者的原子序數均各不同，化學性質亦異，但是它們的原子量都是一樣的是228。其他的例子很多，不必一一列舉。化學原子性質的不同，要看原子核的內部構造及繞着原子核旋轉的數目和排列而定；例如成鹽元素族（Halogenfamily）中的氟，氯，溴，碘等元素，它們的原子量和原子序數各不相同，但因它們的原子的最外一層殼（Shell）上排列的電子數目都是七，所以在許多化學和物理上的性質，彼此都相同。現在專以原子量的大小來排列的週期表已經被原子序數的分類法代替了。黑格爾的學說在近代科學的前面也不能不退避三舍了。

在物理學上，兩方相遇，結果產生第三種力，這第三種力雖根據前兩力而來，但不一定等于前兩力之和或差，要看兩力的方位如何而定。所以這第三種力是建築在兩者交互影響

的關係上的，可以說是一種創新的力。在幾何學上，方形是由直線架成的，但方形的性質決不含在這些直線裏面。在化學上，化合物是由元素組成的，但是我們不能從元素的性質推演出化合物的性質來。例如鈉是一種非常猛烈的東西，氯又是一種飽含毒性的東西，但是它倆之間一發生了組織的關係，便產生出一種人人愛悅的美味的鹽來。你能從鈉和氯的性質裏推出鹽的性質來麼？你能說鹽的性質等於鈉和氯的性質之和麼？須知兩種元素化合後，即各自喪失了固有的特性，怎能再從它們的本性裏推出化合物的性質來呢？反之，一種混合物，其構成分子仍保留着各自的特性，中間並未發生組織的關係，當然也不會有新質的出現。故鹽雖由鈉和氯化合而成，但部分的知識不足以說明全體，它是一種超然的創造的綜合體。

進化的法則怎樣？很難下一個確當的定義。我以為進化的過程，就是由無組織到有組織，由簡單組織到複雜組織的過程。在進化的層次上，生物要比無生物高一級，這是大家可以承認的。生物究竟是怎樣起源的？這一個啞謎，現在還無法解答。但是當地球還是熾熱的一團時，當然不會有生物的存在，所以說生物的出現是比較後起的事，則是可信的。在無生物界裏，最初出現於地球上的是一些最簡單的氫原子，後來才形成含電子較多結構亦較複雜的其他元素，含電子最多并且其排列亦最複雜的鈾原子是最後才出現的。至于生物，其主要的

成分，也是我們通常在無生物界所常見的十四種化學元素。但何以這些元素能夠造成那麼多種類的生物，發生那麼神秘的生命現象，而在無生物界裏便沒有呢？其中主要的原因在那裏呢？不用說，這是由于兩者組織複雜程度的不同，我們知道無生物界也有組織比較複雜的東西，但無論怎樣複雜，總不能和生命物質基礎的原生質相比擬。原生質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蛋白質，蛋白質是現在所知道的有機物中最複雜的一種，由碳氫氧氮磷等元素化合而成。這幾種元素先造成所謂氨基酸，(Amino-acid)，氨基酸已知者有二十餘種之多，蛋白質就是各種氨基酸結合而成的極複雜的化合物。因為這種化合物的分子所含的原子的數目太多了，各原子的位置排列太繁複了，所以它的分子量有由數千至一萬六千以上者，當然其種類也特別多了。由多種蛋白質連同水，無機鹽，糖，脂質，醇精等有機物組織成一種膠狀的東西叫做原生質。可見原生質不是一種有機物，乃是許多種複雜的有機物組織起來的。但是一種物體愈是組織複雜的，其性質愈是不安定，愈容易感受外界的影響而引起變化。無機物分子所含原子的數目極少，可能的結構方式不多，所以比較安定而少變化。原生質的化學結構的方式則可以無限，所謂生命現象，大概就是從這種複雜錯綜易感多變的組織中發生出來的。這正像英文中二十六個字母，因為排法排列的不同，可以構成無限種的字句文章，表現出無

限種不同的思想情感一樣。可見生物之所以要比無生物高出一進化的層次，完全由于組織複雜之故。鈉和氯結合起來可以得到一種和原來構成物質的性質截然不同的鹽來，那末由十餘種化學元素的複雜組織中產生出生命的現象來，也算不得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們通常所見到的各種物體，就是由非物質的陰陽電子造成的。

底下講到生物的進化法則。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一切生物的演化，有幾個根本的趨勢：

(一)生物的進化，是由無組織趨向有組織，由簡單組織趨向複雜組織；(二)生物愈進化，其分化和分工的作用愈發達，從而其體態及意識亦漸由曖昧渾漠進而為特殊明確；(三)分工愈精密，各部分相互倚賴的程度愈深，因此控制全體的中樞組織愈完備，各部分間統一和合作的作用也愈發達，部分是不能離開了全體而獨立存在的。

其實整個宇宙的進化，就是向着分化的路上走的。當初綿亙在太空的星雲，本是一團朦朧，經過了長期的演化，才分化為各個天體。就是地球最初的輪廓也很模糊，後來才逐漸形成山，水，及各種自然物。到了生物的出現，分化的趨勢更來得顯著。原始生物是一種單細胞生物，但是這一個單獨的細胞，它却是一個萬能的博士；例如變形蟲，它一身兼具消化，呼吸，排洩，行動，生殖，向性等生存上所必需的諸種機能，所以它倒是一極完整的

獨立自足的生命，即不和其他同類發生一點社會關係，也能過活。但是分化以後的細胞便不然了。因為分化的結果，一個生物由許多細胞組織而成，這許多細胞不但在形狀上有了差異，在職能上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能感受或傳達刺激，有的只能伸縮使機體發生運動，有的專司營養，有的專司生殖；總之分化後的細胞只能做一種或兩種有限的工作，必須和他種機能的細胞通力合作起來才能完成一個整個的生命。所謂相反相成，毋寧說是相異相成。假使將各個細胞從全體分離開來，便都成了生命的殘廢者，除非用人工培養的方法，它是不能獨自生存的。各部分相互依倚的關係既如此深切，整個機體不啻形成了一條生命的連鎖，如果一部分細胞受了損傷，不能盡其職責，連鎖的關係斷裂，整個機體的生命便受到妨害，或甚至同歸于盡。

再進一步攷察，單細胞生物由同一的細胞兼理各方面的生活，雖然在獨立性上很完滿，但未免應付不暇，疲于奔命，所以生活能力異常低劣。假如我們將高級生物機體上的一個神經細胞來和變形蟲的單細胞相比，關於營養，運動，排洩等工作，前者自然遠不及後者，但若就傳遞消息的機能言，則前者的能率實超出後者萬倍。所以分化後的細胞，一面喪失了其他各種的機能，一面却獲得了多量的某種特殊的機能。

在單細胞生物與複細胞生物中間，有一種生物如盤藻（*Gonium*）實球藻（*Pardorina*）之類，往往由四個八個乃至十六個相類似的細胞集合起來，營着共同生活。不過這只是一種機械的集合，其間並無分工合作的組織，所以每個細胞，猶帶有強烈的獨立性，祇要了解了其中的一個，其餘的性質就可以類推而得；一部分受了損傷，對於其他部分亦無甚影響。像這一類的生物，嚴格地講起來，還夠不上稱作一個集體生物。

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個體間必須有了分工合作的組織，然後才有所謂全體的形成。全體的形成，以犧牲個體的獨立性為必要條件；個體獨立性的犧牲，其代價便是全體高級獨立性的獲得。個體獨立性犧牲的程度愈深，機械性愈少，而全體的真實性便愈占優勢；反之則反是。所以生物雖由細胞組成，但它却是一個超細胞而獨立存在着的實體。

但是生物細胞分工以後，雖各部分都能表現很高的工作效率，使無統一的機關為之調劑，為之部署，則各自為政，不相為謀，生命的完整便無由維持，故伴着分工而起的，便是中樞組織的逐漸發達。下面就得講到神經組織及其作用——心理現象。

單細胞生物如變形蟲草履蟲之類，能夠感受機械的光熱的或化學的刺激而引起更改行動

的反應，這就是所謂向性，可以說是生物的原始心理狀態。這種向性，乃是整個細胞原生質所發生的反應。到了海綿動物，就有一種特殊的細胞，既能感受刺激，又能起收縮運動，所以又稱做神經肌肉細胞，不過這些細胞，彼此單獨表現其功能，並無聯絡的關係。進一步到了腔腸動物中的水螅，其神經細胞便只有傳達刺激的功用。並且這些細胞更分出許多纖維互相聯絡起來，成為神經網，散佈在身體各部，傳遞刺激到全體。可是這些細胞並無集中的組織，不能便算有了神經系統。再如海葵，它口的周圍有許多觸手，這些觸手雖都有學習和獲得經驗的可能，但是因為沒有中樞神經組織，所以一個觸手所獲得的經驗，不但對於其他觸手毫無影響，即自身亦很難保存多久。到了軟體動物中的蚌，它的神經細胞才有了簡單的系統，由許多神經細胞結合成神經結，每結更放出許多纖維通于身體各部，以傳達消息。不過蚌的神經系統異常簡單，所以它表現的反應極為機械。較蚌更進步的可以環節動物中的蚯蚓為例。在蚯蚓的環節裏，有一個總機關，除接受及傳遞刺激外，又能調節身體的各部分，使發生一致的動作，叫做腹神經索。這腹神經索乃是一條極長的白色帶，在每個環節裏都有一個漲大的部分，叫作神經結，更由每神經結分出許多纖維來，延伸到身體各部。在這些神經纖維中，一種是向心神經纖維，專把從外面接受的刺激傳到神經索裏的發動神經細胞來；一種

是離心神經纖維，係將刺激從發動神經細胞傳到身體各部的肌肉。這種傳遞刺激的途徑叫做反射弧。蚯蚓因為有了這樣比較系統統化的神經組織，所以它有時能夠表現出比較複雜而不能完全預測的反應來。再進一步到節肢動物，其神經系統更發達到無脊椎動物中較為完備的境地。如蝦，蟹，蜘蛛及六足虫之類，因為神經系統比較進步，獲得和保持經驗的能力也加大，因而有了聯合記憶。

到了脊椎動物，神經系統才算進化到全滿的境界。脊椎動物的神經系統可以分爲三部：一部是中央神經系統，乃由無量數的神經原互相給合成功的大神經結，前部爲腦髓，後部爲脊髓。一部是外圍神經系統，乃是許多對從中央神經系統分出的末梢神經，如嗅神經，視神經，聽神經及脊髓神經之類。一部是自治神經系統，乃分散在身體各器官的神經結組成的，這些神經結都有神經纖維連接到中央神經系統，如胃的運動，心的跳動，腺的分泌等動作，都是由這種自治神經系統直接管理的。中央神經系統自然是管理全身的總機關，全身各部都有細長的神經纖維與之連接。這總機關包括腦髓和脊髓，而腦又可以分爲大腦，中腦，小腦，間腦，延髓五部，其中延髓管理生命上最占重要地位的肺的張縮和心的跳動等反射動作。小腦是管理及調節全體各部肌肉的運動的。中腦間腦則和脊髓一樣，都是發生反射動作及傳導刺激

的機關。至于大腦，這才是統制全身的最高機關。脊椎動物中最下等的魚類，就已有了一大腦，但極不發達。從魚類經過兩棲類爬蟲類鳥類到哺乳類，大腦逐漸發達，心理現象也隨着漸次複雜，到人類達于極點，這就是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的所在。講到大腦的特點，在其表面上的灰質，叫做大腦皮層。大腦皮層可以按其機能的不同分為三區：一區是發動區，有通到運動中心的傳出纖維，乃是身體各部隨意運動的中樞；如發動區有一部分受傷，身體上就有一部分不能隨意運動。一區是感覺區，有由感覺中心通來的傳入纖維，乃是身體上各種感覺的中樞；要是有一部分損傷了，將喪失和這部有關係的感覺。還有一區是聯絡區，乃是統一聯絡及發生高級精神作用的主要部分。動物愈進化，大腦皮層上聯絡區所占的地位也隨着擴大。該區滿佈着細長的神經纖維，這些纖維的聯絡異常密緻，在發生上講起來亦最遲發達。總之，大腦皮層上是沒有一區不和他區有聯絡的關係的，這是空間上的聯絡；同時在時間上大腦皮層保留經驗的功用——記憶作用——尤大，能使新的經驗與過去的經驗相遇，這是時間上的聯絡。當某刺激傳進時，在空間上和許多差不多同時進來的刺激相遇，又和時間上以前的經驗相會，于是創造出一種綜合的更新的刺激來。有機體的反應不是對着原來的刺激分子或其總和而發，乃是對着它們已經有了組織以後而發的。因為大腦有了這種整理綜合和

組織的功用，所以能發生學習，記憶，選擇以及一切高等的思想作用——思想本身就是有組織的；並且即使沒有直接的刺激，也可以發生種種新的反應來。我們通常所謂精神，所謂心，就是這種複雜的神經組織中所表現的作用，我們決不能把它當作一種東西看。這種精神作用，雖然其最後的基礎也是建築在理化現象上，但是理化現象決不足以解釋它，這正像一塊基地並不能決定上面的建築物一樣。原子派心理學者相信部分之和等於全體，遂以為祇要將意識作用分析到不可復分的元素時，便算了解了心理作用，這是錯的。因為世界上萬事萬物，如果一切都分析到最後，便什麼都沒有分別了，

從上面比較的研究，可見生物愈進化，其神經系統愈發達，從而中樞的權力愈集中。腦的功用便在代全體執行調劑與制裁的威權。在全體的制裁下，各部分互相依倚互相合作，完成一個整個的生命。若低等生物，則因神經組織簡單，生命的連鎖異常鬆解，所以有切去肢體而不感痛苦者。不過這裏我們還得注意，所謂心理現象，決不是神經系統單獨的活動，它乃是整個生命現象中很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和感官，肌肉，循環，內分泌乃至全體都有連帶的關係，既不能單獨存在，又不能單獨係動。一個高等生物的機體普通是這樣的：由一羣同樣結構同樣機能的細胞組成體素 (Tissue)，再由不同的體素組成各種器官 (Organ)，

由許多器官再組成各種系統 (System)，然後再由各種系統接構起來組成整個的機體。所以生命現象是整個的，應該從整個生物的機構中去解釋它，這就是近年來機體主義者 (Organicism) 的主張。過去機械主義者 (Mechanism) 以爲生命現象可以完全用理化原則來解釋，因此想從組成生物的十幾種化學元素中去找答案，這是妄想。至于生機主義者 (Vitalism) 以爲生物體內有一種靈妙的活力 (Entelechy) 在支配着一切生命現象，更是玄談。

再講到宇宙進化的層次，可以大別爲三：最下一層爲無生物界，包括質子，電子，原子，分子諸級；較高一層爲生物界，包括原生質細胞個體生物諸級；最高一層爲社會集團，包括氏族社會，部落社會，民族社會，國家社會諸級。至於精神現象，乃是生理組織表現的作用；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等社會心理現象，又是社會生理組織表現的作用——如家族本位組織下的人民只有家族思想，國家社會組織下的人民便有國家觀念，不能把它當作一種實體看。

由理化的而生物的，更進而爲社會的，確是很自然的進化的層次。在進化的過程中，每層都是一創造的綜合體，但各層中間是不是啣接着的呢？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我們知道：原子建築在許多陰陽電子的交互影響的關係上，一面犧牲了電子相當的自由跳動性；化合物

的分子建築在異種原子的交互影響的關係上，一面犧牲了各原子固有的特性；如果參加化合物的原子極多，結構的方式極複雜，便成爲有機化合物；細胞原生質便是許多複雜的有機化合物混合組成的膠體物，再上去個體生物建築在一羣細胞的相互依倚相互協作的連帶關係上，一面犧牲了各個細胞的獨立性；最後社會集體又建築在一羣個體生物的分工合作的連帶關係上，一面又犧牲了個體生物的獨立性；我們可以預斷，未來的國際組織要真能發生制裁的效力，必須各國犧牲相當的獨立性而讓給它一部分主權纔行。每一層有它的低級狀態，也有它的高級狀態。凡是上面一層，都包括了所有低下的各層，但是低下各層並不能決定上層，而反爲上層所支配，這是因爲上層的形成，不過以所有低下的各層爲材料，再加入一重組織的關係。每層都可以看作一全體，但當該層上面又添了一層時，該層便變爲那上層的部分而喪失其獨立性了。這就是摩根 (J. Morgan) 以來的層創進化論的宇宙觀。

至于各進化層次的全體性和機械性，是隨着進化的發展而消長的。例如一塊礦鹽，就其每個分子言，固不失爲全體；但如就其整塊考察，則各分子完全類似，彼此間毫無交互影響相互依倚的連帶關係，所謂整塊，不過是一羣分子的純機械的集合而已，不能便認爲全體。到了低級複細胞生物，機體有了簡單的分工組織，這時部分的知識遂不足以說明全體，于是機

械性漸少，全體性漸增，到了人類，機體分工的發達達于極點，機械性便很少而全體性就占絕對的優勢了。

再談到宇宙進化的趨勢。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斯墨茨將軍(General Smuts)的全體主義(Holism)的學說是比較完滿的。依照斯氏的看法：進化的動力就是構成全體的趨勢；換言之，進化的過程，就是由少的全體到大的全體，由組織鬆懈的全體到組織嚴密的全體的實現。這和我們「生物史觀」上所謂「組織化的趨勢」是完全一致的。何來這種全體化的趨勢呢？達爾文說是由于外界環境的驅使不得不然，生物祇是處于被動的地位；斯墨茨則認為是由于生物自身願意這樣做，所以生物是處于自動的地位。我以為這應該分開來看：在無生物界，機械性超越一切，故全體化的傾向，完全是環境驅使的結果，是被動的；到了生物界，低等生物的機械性依然很重，所以被動的成分仍居優勢；嗣後隨着生物的進化，動物神經系統的組織漸次複雜，機械性遂逐漸為全體性替代，到了人類，全體性占絕對優勢，所以社會集團的實現，可以說是由于人類為欲維持並發展自己的生命起來適應並改造環境的自然結果，當然自動的成分占優勢，不過被動的機械性還是存在的。

生物之有社會組織，不始于人類，不過到人類為最發達。在人類以下的低等生物中，可

以找出社會組織的原始形態來。大凡一個生物，都具有兩種基本的根性：一種是生命的保存，一種是種族的持續，這也可以說是生物二大共通的目的。我們在上面說過，生物愈是低等的，獨立性愈強；這種獨立性，可以看作是生物爲達到這種目的的自我實現性。低等生物生活簡單，生殖又是利用細胞分裂法的，所以這兩種目的，不難自我實現。到了生物有了兩性之分以後，於是綿延種族這一個目的，便非一己所能實現而需要異性的合作了。由兩性的接觸產生出新的生物以後，如不分離，這就是生物社會的起源，猶如個體生物的細胞在分裂以後仍粘在一塊的細胞社會一樣。再一方面，有的生物如放射虫，平時營着個別的生活，當發現比較大的食物獨立不能擒獲時，便由許多個體集合起來，掩壓在食物上，漸漸地把它消化，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原始社會；不過這種集合僅屬一時的現象，目的達到後仍各自分離，所以真正比較固定的社會，自生物的家庭社會始。假如我們認爲分工是和進化有同等的意義的，那末，兩性的分工，便是由個體演化爲社會的第一步了。況且分工必以兩個以上個體的存在爲要件，社會根本就是建築在許多個體的相互關係上的，所以生物本身繁殖的事實，乃是一件不可忽視的進化的基本條件。

（下期續完）

歷史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的國難與復興（二續） 常燕生

十五 法俄夾攻形勢下的普魯士

從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三年利比瑟大戰以前，普魯士完全處在法蘭西和俄羅斯兩大野心強國的夾攻之下，地位是很難處的。一方面是威勢赫赫的拿破崙，已經實際控制了普魯士的三分之二土地，還在想整個吞併的辦法，一方面是亞歷山大，雖然表面上勢力不及法國，然而要吞滅一個積弱的普魯士也是游刃有餘。這兩位大皇帝在梅買爾會議的時候，雖然彼此斷親斷熱，有平分天下的諒解，然而不到兩年工夫，就彼此反目起來，普魯士不幸正處在這兩姑之間難為婦的苦痛地位。

這時候普魯士的政治家很苦心考慮外交的方略。哈登堡看清了拿破崙是當前最危險的敵

人，普魯士要充分準備抗法的工作，必須先將這頭怒獅欺騙一下，使他暫時將爪牙斂一斂。他於是勸國王向拿破崙表示極大的友誼，和法國訂了攻守同盟條約。同時他暗中示意於俄皇，表示彼此的利害一致，在表面上儘管可以互相反對，而實際上仍然可以彼此信託。

同時那些軍隊的將領們也不住地偵察俄法兩國的軍事情形，他們看見俄國在東境的增兵，他們也看見法國在南部的增兵。他們只好盡力整頓本國的軍備，使隨時可以將所有退伍的兵士召集起來。在那普魯士的小軍隊裏，全體只有四萬二千人，每三個月就要重新補充一次，迅速地受了不可少的訓練，九十天以後就退伍回去。布魯協，蓋斯腦和沙恩好斯特當一八一一年的時代，在那裏不住不歇地爲國家準備一個將來的戰場基礎，他們曉得這個戰爭一定要來到的。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彼此親善之夢已經醒了，因此，在一八一一年正交換着外交的威嚇。然而他們一天一天過去，始終還不知道將來本國軍隊的作戰是助法以攻俄呢？還是助俄以攻法呢？

當一八一二年春天的時候，拿破崙對於普國軍事準備的情形似乎也有點曉得了，他曾經說道：「那個壞蛋的普魯士國王，只要四個禮拜之內就可以使他除了做勃蘭登堡候爵以外一無所有了」。

這話也並不是誇大的話，當時法國軍隊實際上已一步一步向普境侵蝕。他們將格羅古，庫資倫，斯特庭三地的駐防軍隊增加，控制了這俄得河的三個要地，就可以制普魯士的死命。他們在普境內自由行動，儼如普國已變為法蘭西的一省一樣。拿破崙在十月間曾派人對普王說過，他決不和普國訂條約，除非普國軍隊能交他指揮以後。

哈登堡在十一月二日曾勸國王答應一切拿破崙的要求，但是同時和俄奧英三國訂立密約，等待時機以圖報復。

但即使在此卑屈的條件下，還不知道拿破崙究能尊重普國的獨立與否。法國軍隊任意開入普境不須徵求本國的同意，柏林和普特丹王宮隨時可以被法軍佔領，普王隨時可以作階下之囚，所賴者僅拿破崙一念之猶疑耳。

國王的鋪蓋捲隨時都已細好準備着立刻逃走，不定什麼時候就有綁票的危險。柏林的守衛軍有八千人，早已受了密令準備這種意外的事變。

直等到一八一二年四月三日，拿破崙才有答覆到來，要求普魯士出兵二萬人加入拿破崙的大軍以共伐俄國，在這個條件之下免了普王的罪。

這就是沙恩好斯特和布魯協，蓋斯腦和斯泰因，數年來秘密苦心經營訓練的結果。他們

爲解放祖國而訓練的軍隊反變成了敵人的工具，爲敵人效力。局面到了此時似乎已山窮水盡了，許多普魯士的軍官都脫離了職務，投入俄奧英軍隊內，不肯受拿破崙的利用。

法國軍隊佔據了普國的各地，任意在各村莊擾亂，他們不遵守他們自定的條約。他們只要需用什麼就任意去拿。斯潘道已被法軍佔領，柏林也有一次迎來一位法國長官。拿破崙曾給了他的將領許多命令，令他們防備普國的叛亂，不準普國補充新兵。在征俄軍事期間不準普國有任何軍事的活動。

這就是一八一二年春間拿破崙對俄大戰開始以前的普國情形，這時候普魯士事實上已經亡國了。

在這普法軍事同盟成立以前，許多愛國的普魯士將領曾力勸普王聯英俄以抗法。他們對英國代表保證普王決不和法國同盟，如果拿破崙向普國威嚇，則普王當從柏林引退，訴諸人民，於是普魯士人要像西班牙人和泰羅爾人一樣，起而爲自衛的抗戰。在一八一一年十一月，沙恩好斯特所派到聖彼得堡去的一個秘密的代表，帶着滿腔熱血回來，因爲俄皇答應助普抗法，並已武裝準備將來的戰爭。但是這個使者於十一月五日到普，而普王已於十一月四日宣布與法國同盟了。

一八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拿破崙強迫普國駐巴黎的公使簽了一個條約，使普魯士完全受拿破崙的束縛。在這個時候布魯協給蓋斯腦寫了一封信說道：「腓特烈克大王在打仗失敗以後曾經寫道：『一切都沒有了，但是還有名譽在』，現在我們應該寫的是：『一切都沒有了，還饒上一個名譽』」。

忠實的老布魯協所呼喊的是全體德意志愛國志士共同的感覺，三百個軍官一齊向國王辭職，拒絕受法國人的指揮。在四月十五號法國的達武將軍(Davoust)用拿破崙的名義一度佔領柏林，而全德意志都擠滿了「大軍隊」的兵士，集中於俄國邊境。國王被允許帶着一千二百人住在普特丹宮，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法國人手中的一个質押品了。

十六 腓特烈克威廉使他的國民失望了

一八一一年在德意志歷史上最恥辱的一年，即使連耶拿戰爭那一年也算在內。在這一年春天，拿破崙對於吞併普魯士的計劃已經不諱言了。他曾經說過：「那個可憐的小伙子，普魯士王，在四個禮拜之內除了勃蘭登堡侯爵的徽號以外，再不會有什麼東西給他留下了」。實在的，他確是一個「可憐的小伙子」，他身邊時常帶着路易絲王后的一條小手絹子，不

斷地吻着牠，淚流滿面。他只要有他的高貴的妻子的一點勇氣，事情也許會變好一點。

有一個時候，像蓋斯腦，和沙恩好斯特一班人，也會經用過許多工夫使他對於祖國的前途發生信念，他在四月裏也會有一點傾向於武裝抵抗的準備，而不甘心被拿破崙綁票或從事苦痛的流亡生活。但這一個勇敢的時期是很短的，他們不久便被一班和國王一樣胆小的官僚們替代了去。他於是決定了和法國同盟的政策。

在這一年裏，拿破崙對於對俄戰爭的準備已經着着進行，那些普魯士的愛國領袖們工作的也很忙碌。老布魯協正在柏林東北附近的波梅蘭亞(Pomerania)做司令官，他把他所能召集軍隊都集合攏來，用了許多人到公共機關去。這時候普魯士軍隊暗中已增加到七萬五千人左右，並不集中於一處，而暗中却受有力軍官的領導。

這時候斯特庭和但澤兩個波羅的海的口岸都在法國駐軍手裏，因此普魯士惟一能利用與海外通消息的口岸就只剩下蓋斯腦所曾堅守過的可樓堡，雖然也在法國偵探的嚴重監視之中。在這個不良的小港口面前，有英國的密使出沒不已。他們常常坐着一隻小船，掛着別國的旗子，來和普魯士的愛國者互通消息。爲欺騙法國偵探起見，港口的主將往往假扮領港人，駕上一隻小船，到英國船上去會面。有時英國的來使也會假扮水手的名義去上岸。

從這條水道來的英國使者是普魯士最得力的朋友，供給他們以金錢，武器，和軍火，鼓勵普王的勇氣使他開始參加偉大的全歐解放戰爭。這個提議在一八一一年九月裏接到。在同時普魯士也得到很多的消息，知道俄羅斯已準備武裝抵抗拿破崙，而且決心維持普國的獨立。然而這位普王仍然不敢抓住這個機會，他一味聽信一般懦怯的近臣的話，以為拿破崙是不可敵的。

這時候拿破崙的大軍已一步一步開到普魯士境內。法國駐軍的利哨距離柏林只有四天路程。他們在俄得，維斯杜拉，易北三河的河口都駐有大兵，俄得河流域的三大要塞——斯特庭，庫資倫，格羅古——都落在法國人手中。一個人若想在普國境內旅行，沒有一處能免到法國哨兵的盤詰的。普魯士的南面是撒克遜，已完全在拿破崙的控制之下。馬丁路德改教發源地的威丁堡(Wittenberg)已經變成了一個法蘭西和撒克遜混合的都市。往西走橫着一個威斯特法利亞王國，王國的主人就是拿破崙的兄弟約羅姆(Gerome)，他的國境橫亙於易北河右岸，駐軍距柏林只有六十英里。在北面，法國駐軍佔領着那美麗的梅克林堡湖，離柏林也只有六十英里。那西里西亞省的省會伯來司勞(Breslau)距離法領波蘭省的邊界還不到三十英里。

環境既然如此，當然他們要以爲普魯士爲什麼還要祇爲獲得全世界尊敬起見而冒這抗法的大險呢？

但是，當腓特烈克大王雄視全歐的時候，普魯士在好多年中保持的兵額不過約每百萬人中有五萬人，到了一八一四年四月裏，普魯士已共有武裝軍隊三十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人，還有三萬四千九百四十九匹戰馬，差不多每百萬人口中有六萬兵士，這個比例在當時是第一的。

當一八一一年時代，有許多很好的軍事專家曾經承認過，即使普魯士受盡壓迫，他至少還可以出二十萬零四千人到戰場，若再加上俄國準備動員的軍隊算起來，至少可有四十萬零四千人第一次作戰。在這個有力的軍隊以外，再加上英國的無敵艦隊，他們控制着海上的全權，在任何有利於普國的時候，可以供給武器和軍火。這樣拿破崙向俄國進兵的時候，他的左翼便感到重大的壓迫。

在一八一一年八月，拿破崙至多能帶領四十萬人穿過普魯士，到了第二年，他的實力就增加到五十萬人以上了。

國王左右的官僚派以爲在俄軍未到之前，拿破崙於反掌之間就可以征滅普國，因爲他們

以爲普魯士的地形是一片平原，不能如西班牙和脫羅爾人的憑險固守。但是在事實上普魯士到今日境內到處還都是些森林，湖泊，和沼澤，都是有利於熟悉地理的義勇軍去反抗遠來的正規軍的。自然，要利用這種地形，必須充分認識了民衆的價值，發布了全民武裝的命令。

然而普王他不但不這樣做，在一八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反而居然和拿破崙訂了一個同盟條約，向英俄兩國宣戰，派出二十萬普兵去聽法國的指揮，對於法國的軍事徵發儘量開放，向世界聲明腓特烈克威廉第三的統治權並非根據於向來的神聖權利，而是根據於法國大皇帝的恩准。

十七 拿破崙征俄出發的前夜

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拿破崙身率大軍侵入俄羅斯，在克佛腦（Kovno）地方渡過了梅買爾河（或尼門河 *Niemna*），也就是這同一條河，當那歷史上有名的提路斯條約締結的時候，他曾向少年俄皇宣誓願做永久的好朋友過。

這一次大戰的原因是讀過西洋歷史的人所都曉得的，不必再來細說。至於他的結果呢，克佛腦地方至今還有一塊讀了使人戰慄的紀功碑在那裏矗立着，上面刻的是，有一個時候法

國曾經有六十萬大兵侵入俄國，但是等到回軍的時候就只剩下六萬人。

在開始這個巨大的攻擊以前，拿破崙在德累司登（Dresden）召集了一個王公會議，他在這撒克遜王國的都城裏自己担任主人的地位，而招待他的老岳父奧皇佛蘭西斯約瑟。拿破崙的新后是奧皇的女兒，也就是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馬利亞安多尼的娘家姪女，所以拿破崙這時候已忘却他的民黨出身的資格，而竟把斷頭台上送命的路易十六當作他的內姑丈了。

這時候德意志的一切王侯都圍繞在拿破崙的面前向他獻媚，拿破崙本來想完全不理普王，但是他的大臣們比較聰明些，曾提醒他在需要普國幫助以共伐俄國的時候還是以不得罪他爲好。所以那位大皇帝居然對普王發了一張請帖，普王於五月二十六日到了德累司登，離拿破崙起身只有二天。

他在這裏受了拿破崙部下王侯們的許多冷待，他像一個遠房的窮親戚一樣來赴這位貴戚的盛宴，許多人都知道在拿破崙征服得勝班師之日，就是普魯士瓜分瓦解之日，他自己也很明白這種情形，然而他始終相信拿破崙是不可敵的，所以一切反法的計劃都只是狂人的計劃。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儘管拿破崙在德累司登鋪張揚厲，享盡了大皇

帝的光榮威武，然而他始終沒有得到過街頭上老百姓的誠意擁護像他早年民黨時代所得到的。反之，普王腓特烈克威廉雖然在德累司登備受了冷遇，然而當他旅途經過撒克遜全境的時候，依舊如凱旋一樣熱烈。老百姓們夾道擁擠着去看他，並且誠心誠意去對他歡呼。在德累司登，民衆心目中的英雄並不是拿破崙，而是那羞怯的普魯士國王，他自己還許不了解這種意義的重大。在他行宮前面的廣場中，有無數民衆從早到晚守候着看他，並且熱心捧他。沒有人給拿破崙歡呼，也沒有人守在他的窗前。所有這些都是德意志愛國心的表現，是人民對於法國的消極抵抗，當拿破崙在一八零七年提路斯特會議以後來到德累司登的時候，這樣的人民會熱烈地歡迎過他，當他做一個民衆英雄看待。爲什麼幾年工夫就會有這樣大的變化呢？

在一八零七年，普魯士所代表的是專制獨裁主義，是封建的特權，是軍人的專橫，而拿破崙在這時候還代表的是自由平等以及革命的精神。漸漸地德國人民把對於他的幻想消失了。拿破崙的無理的軍事壓迫，給了德國人民一種深切的教訓，他們逐漸覺悟什麼王道大同主義，什麼超國家的世界組織，什麼法德的永久親善，都是不可能的。德國人只有一致站在國家主義的觀點上，鼓起愛國的情緒，用全民的武裝勢力去外抗強權，才有解除拿破崙壓迫的

希望。這種國家主義的新興意識漸漸深入人心，普及於學校工廠和田園之內，在學生工人和農民大眾之中，造成一種國家高於一切的崇高信仰，終於把國家從危亡中拯救出來。

因此即使當普魯士環境最惡劣的這幾年，牠的財源都被賠款苛索殆盡，他們的教育依舊整頓得變為全歐的模範，他們的政府機關發揮很顯著的效能，各種封建特權都已拋棄，猶太人和農奴一齊解放，柏林大學已經建立起來，德意志的學位制度也已在普魯士成立。

德意志的詩人和歌者把這種未來德意志的新理想飛也似的向各處傳佈開來，他們歌唱的是一個統一的祖國，一個偉大的帝國中的公民權，站在前頭領導的不是法國人，而是德國人。所有這些新運動的中心都集中到普魯士王頭上。這些老實的百姓並不知道他們的政府幹了多少喪權辱國的醜事，他的總相信一旦機會到來，他們的英勇的國王一定就要喚起一個全民武裝的運動以驅逐強敵於國境以外的。

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拿破崙離開德累司登上了征俄之途。第二天普魯士王也帶着憂鬱的面孔向柏林轉身。這兩個人中無論那一個都沒有一點輕微的感覺能夠感到這是一個空前大事變的開端。拿破崙對於普魯士一味藐視，腓特烈克威廉第三則把他的偉大的同盟認為世界無敵的巨人。拿破崙自以為幸運無疆，腓特烈克威廉則自覺其日趨沒落。各人都受着一位

不可知的命運之神的支配走上前路。拿破崙在走向聖海倫那（St. Helena）孤島流亡的長途上向莫斯科進發了。

那位普魯士國王沮喪地經過勃蘭登堡的砂原驅車歸去，他却從沒有想到他有一個兒子後來曾經三次帶着得勝的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俘虜了拿破崙的姪兒，並且在那路易十六的宮殿中就了第一任德意志皇帝的大位。

十八 俄國人怎樣去抵抗侵略者

俄國皇帝亞歷山大在一八一二年時代才三十五歲，比拿破崙小七歲，但是對於東方式的欺騙天才却是很老練的。六月二十五號這一天晚上，正在威爾拿（Wilna）宮中準備一個宴會，他的警察總監忽然給他帶來一個消息說，法軍五十萬已經向我國進發，前鋒已到距波羅的海沿岸五百英里的奧屬加里西亞（Galicia）的山脈旁邊了。亞歷山大仍舊繼續開他的跳舞會，也沒有遇到什麼事。他對那些美貌的波蘭太太們說了許多恭維的話，答應了許多人的升擢獎勵，許多人都被他的漂亮的圓孔和流暢的言辭迷住了。

然後他從應酬中抽身出來，簽了一個激昂慷慨的對法宣戰的文告，並且警告拿破崙在法

軍未退出俄境以前，決不談判任何的條件。

他剩下的工夫也沒有多的。他的車子把他送向莫斯科去，因為要避免拿破崙先鋒隊的捕獲。法國人對於那有趣的跳舞也並無妨礙，那些威爾拿宮中的波蘭太太們那天晚上依舊留在那裏繼續她們的快樂的遊戲，一直到第二天，他們和法蘭西人結束了這場跳舞，猶如他們和俄羅斯人的跳舞一樣。

亞歷山大從威爾拿宮中逃避的舉動自然令人聯想到一八零六年普王腓特烈克威廉在耶拿戰後的情形。亞歷山大之到莫斯科，激起了俄國國民愛國的熱情，得到貴族和教士的贊助，宣告了一個神聖戰爭，宣言要戰至最後一滴血，創造出這樣一個愛國主義的熱誠，使得全莫斯科的人都寧願自己燒燬了自己的住宅，以免讓法國人來往。從威爾那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亞歷山大到處被象徵為國家尊嚴受損害後的化身。教士們向每一個信徒宣講神聖的戰爭，請族們解放了農民的自由以便可以為他們的國王，國家，以及受恫嚇的教會打仗。

腓特烈克在六年以前也曾同樣地躲避過拿破崙。他不但不急急回到都城召集全民武裝以共抗強敵，他的大臣們反布告人民說凡屬善良百姓必須嚴守鎮靜。在那長期的屈辱流亡生活

之中，我們在腓特烈克威廉第三身上找不出一點像亞歷山大所表現的那樣勇氣來。

當亞歷山大鼓勵他的百姓的時候，法國的大軍已經慢慢開向一個雲霧障天，風沙塞目的黯澹荒原裏去。在他們未走到斯摩稜斯克（Smolensk）之前，災禍已經開始了。

八月十八日他們到了那個古老的要塞，城中一半已爲當的的市民自動焚燬如平地，他們組織成了一個團體來破壞自己的家。

沒有圓通的市長捧着絲絨墊子上放着的金鑰匙來前導，沒有白衣的仙女唱着歡迎歌來安慰軍心，沒有獻媚的官紳來如這些不被歡迎的客人預備屯駐所。所有這些事情都是拿破崙在德國土地上早已習慣了的，現在省略了這些手續一定要引起他的深思。在普魯士，往往敵軍未到堡門以前，要塞即已降服。在斯摩稜斯克差不多有一萬以上的法兵猛攻犧牲之後，才能把這座城名爲屬於他的，然而事實上所得不過一片不毛之地而已。他自從五月二十九日離開德累斯登以後已經走了七百五十英里。所看見的不外是一片不毛之地和繼續增加的許多困難。他下令組織一個市政府好像他一八零六年在柏林時一樣。但是在斯摩稜斯克沒有一個俄羅斯人肯在敵人之下任職。拿破崙對付這個問題是勒令候補人遵令就職，否則處以死刑。第一個提出候補的市民名叫英支哈爾德（Engelhard），他拒絕了，拿破崙下令將他槍斃。他

的紀念碑至今還在那就義的地點矗立着。

拿破崙在這裏召集了一個將校會議，他的勇將奈（Ney）主張爲冬季安全起見趁早退兵。但是一八一三年的拿破崙不是軍人而是預言家，他決定他的流年八字是好的，所以應該照舊前進。那時候他正夢想征服印度以挫敗英國，他認爲從俄羅斯去攻印度是惟一的好路。

九月七日他在離開斯摩稜斯克約二百英里的波魯丁諾（Borodino）地方與十二萬俄國兵打了一仗，俄國兵雖然敗退，但法軍也損傷三萬餘人。這次戰爭不能給他們以給養，不能使他們休息，不能給他們一雙新鞋子，也沒有在他們的口袋裏增加了錢。除了一種狂喜以外更無別的。一八零六年普軍退却之際，給他們留下許多酒庫和穀倉，俄羅斯人在一八一二年除了泥土和叢林以外什麼也沒有給他們的敵人留下。

最後，到了九月十四日拿破崙進兵到俯瞰莫斯科全市的郊外高地。他的軍隊現在忘記了過去的苦痛，忘記了幾個月來的疲倦行軍，忘記了斯摩稜斯克的叢薄，忘記了波魯丁諾的血戰。在他們腳底下橫亙着那宮庭和廟宇合組成的奇異的都市，聖俄羅斯的國都，他們爭鬥的目標，這就是他們領袖打算與全世界談判和議並且加他們大家以重負的地方。

拿破崙在踏勘那無數的裝金銀塔頂的廟宇的時候，面孔被金屬的光反射着輝耀出勝利的

光彩。他的兵士們在溫暖的九月陽光之下跳着快樂的跳舞，軍營裏面充滿了歌唱的聲音，每一個人都穿上他的漂亮的制服，預備去征服莫斯科姑娘們的歡心。

但是莫斯科的姑娘們是和柏林的姑娘們不一樣。她們早都一齊隨着她們的父母兄妹離開這個都市了。法國的先鋒打莫斯科這面的門進來的時候，市民們就打那面的一座門出去了。拿破崙期待着含笑的士紳團體來恭迎他們，他等了好久但是空等一場。一點鐘過了又一點鐘，始終沒有莫斯科的士紳代表來向他致意，和在斯摩稜斯克一樣的痛苦。時間漸漸過去，黑夜到來，在黑暗的大地之中忽然從廟宇發叢中的塔頂上閃出無數的紅光。拿破崙以為莫斯科是一個特別愛好光明的都市。不但拿破崙一個人是這種見解，就是那私逃的俄國官吏們也抱着這個意見，他們曾指出這樣的一種光明即使拿破崙也要引為怪事的。光亮一道跟着一道在莫斯科的建築物上閃耀出來，在那衛城高聳處拿破崙憑眺着以為這些火光不過是偶然失慎的結果而已。但是這時候沒有人在他跟前報告燒了的房屋究竟是多是少，因為大家都忙着去找好住宿處去了。莫斯科在這時候消防會的組織是很有名的，所以拿破崙安心躺在俄皇的宮殿裏，相信第二天一定有俄國的求和使者來把他喚醒。

但是當他睡着的時候，風越颺越大了，火燄也四散起來。傳令逮捕放火的人帶着驚惶的



面色回來。所以本地的救火隊員都逃走了，把救火機也都帶走了。

在十一個禮拜內莫斯科燒着偉大的火燄。一萬四千所住宅被燒燬。拿破崙等了一天又一天，等着那俄皇求和消息的到臨，好像六年前普魯士所做的一樣，但是一天過去，一星期過去，依舊消息杳然，只有那風聲怒號在寂寞的長林之中。拿破崙在莫斯科虛耗了五個禮拜寶貴的光陰，直到最後他才決定他的不幸的退兵。十月十九日他開始動身，比後來利比瑟大戰的日期恰好遲一天。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下令將其餘的房屋一概焚燬，特別注意要毀滅那有名的克里木林宮（Kremlin）。當他進去的時候，莫斯科正在燒着，等他走後，火燄到又重新燒起來，而且更野蠻些。

在拿破崙所放的火當中，差不多有一萬多受傷的俄國囚犯被犧牲了，這些報仇的鬼魂翱翔於退却的法軍的長線之上使那們不得安甯。法國兵走後留下一個充滿人馬屍蒸穢氣的城池，俄國人須要費了很大的力才能把它打掃清楚。

他們被迫着走着回頭的路，十天之後他們又走到了波魯丁諾，在這裏碰到俄國的截路兵，吃了一個拿破崙有生以來空前的大敗仗。在戰後過了五十多天，屍首軍裝還縱橫滿地。許多受傷的法兵流落到後邊沿途乞食，還須展轉避免俄軍的搜捕。自從法兵離開莫斯科以後，

沿途就沒有得到馬匹來補充，因為俄國農民肯一致犧牲財產以困敵軍的緣故。

第一次的雪在十一月四日落下來，這是離開莫斯科的第十五天。他的人是在空着肚子退兵。他的馬因為缺乏草料，沿途倒斃。他們祇盼望重到斯摩稜斯克，以得休息。拿破崙是路上儘着催大軍快走，但是三百英里，走了三個禮拜才到，十一月九日他們到了斯摩稜斯克。

斯摩稜斯克在這些退兵們聽起來是一個很可愛的名字，他們一想起這個地方就聯想到有吃食，有火，有溫暖舒適的床舖好安眠。但是拿破崙在這裏又碰到一場新的失意事。他的第四軍當離莫斯科的時候還有二萬五千人，和九十二尊大砲，到了十一月十日走到斯摩稜斯克東面三十英里的沃泊（Wapp）地方，只剩下了六千人和十二尊大砲了。這三十英里的路要走三天才能到。

在斯摩稜斯克白費了四天光陰，拿破崙在十一月十四日又重新集合起他的一度會號稱過的一大軍隊，一起程去尋找冬季避寒的屯兵處。他的軍隊現在統計只剩下四萬二千人，三萬七千名馬隊祇剩下三千名，六百門大砲只剩下二百五十門。若不是因為俄國統將的指揮失宜，他早已全軍被俘了。

法軍於十一月四日從斯摩稜斯克退兵，費了四天工夫才將後隊退完，臨行還放了一把大

火。從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他們走了三百英里的路，把軍隊已經潰散了一半，現在若往威爾拿去還得走三百英里的路。這時候所謂大軍隊簡直是一羣失業流浪的集團，只因為害怕哥薩克兵和沿途農民攔截，才彼此團結起來。

在從斯摩棱斯克到威爾拿的中途，有一條名叫伯雷新那（*Beresina*）的小河，這條河本來毫不重要，所以拿破崙的軍用地圖上簡直還沒有注意這個地方。但是到了現在，任何人聽見這個名字，都不能不打一冷戰。

在今日從莫斯科往華沙（波蘭首都）去的人，多處要從一個叫做波雷掃夫（*Borissow*）的地方渡過伯雷新那河。一八一二年冬季拿破崙也正打算從此渡過。但是俄國的伏兵已從南北兩方面包圍過來，背後還有俄國追擊的主力軍隊。幸而因為俄國主將的無能，把軍隊配置到一個意想中渡河的要點，而拿破崙却從上流另一地點偷渡過了，所以才免去全軍的覆沒。

法軍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間開始建築兩座橋樑，到了第二天早上大軍開始渡河。究竟有多少人渡過河去，是誰也無從知道。當時已沒有排隊點名的工夫。據許多傳說參考起來，拿破崙在當時大約帶了三萬人至三萬五千人左右渡了河，內中還有許多隨軍的散役和喪伍的流人。從當天到當晚，從第二天到第二個全晚，這些敗兵在那裏繼續渡河一直到了二十七日，

俄軍才追擊過來，把法兵截斷在河的兩面。爲援救正在渡河的大部軍隊起見，他們以罕見的勇氣擊退俄軍。到了二十八早晨，他們的目的達到了，但是命令立刻下來，說到二十八早晨五點鐘止，一定要將橋樑撤毀，不管全軍業已渡河與否。當那些毫無紀律的亂兵業已拚命搶過河去之後，留在東岸一部分抵擋俄軍的隊伍也奉令乘黑夜渡河。但是所有前進的路上都塞滿了行李車輛、無主的馬匹，男人，女人，小孩子，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搶着向一個目的地進行，但是結果彼此互相妨碍，誰也不能先到橋邊。這兩條橋本來是一條專載大車一條專爲步行人走的，但這時候拿破崙的軍隊已經漫無秩序，不能照通常的辦法走了。大家都已恢復野人的本色，各自拿出吃奶的力氣來搶一條活路。那些老弱的，受傷的，婦女以及孩子們，夾雜於少壯兵丁之中，或被撞倒，或被踐踏於足下，或被踢到橋邊，墜於河面亂冰之上。這就是六個月前隨着英雄主將奉王道文化的名義而前進的法國軍隊。

後面正式的奉令渡河的軍隊已到橋邊，但是橋還擁擠着無數的羣衆。於的雙方起了戰爭。本來是用以打俄國人的大礮，現在轉過方向來向着橋上擁擠的多數同胞轟射。一部分被破彈轟斃，另一部分爲刺刀扎死。後防軍隊一直往前衝進，掃除了在河中當道的一切人物，因爲他們知道只有一夜工夫的自由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那優勢的俄軍就要追擊過來了。

第二天早晨到了，那橋已經被俄國破兵佔領。所有拿破崙的軍隊都已平安渡過，但是我們的眼睛如果能看得遠些，就可看見還有一大部分羣衆被隔在橋邊。全都無望地在逃避敵人的毒手。拿破崙這一次之所以得救，完全由於一個德種將軍易北爾（Eblé）的功勞，他帶着少數的先鋒隊搭起橋樑，盡夜守護，儘可能的力量維持秩序，最後又奉令將橋撤毀。如果沒有這一個人屹然獨立，則法軍難保不全軍覆沒。他儘着膽量留守到最後，這時候俄國的破隊已經衝擊上來，而那些亂軍還在爭渡不已。但是到了九點鐘，最後的時間到了，易北爾把頭轉過來，火繩點着，轟的一聲，橋樑終於炸毀，這位德國種的將軍在幹了這件大功德之後不到幾個禮拜也死去了。

留在河那邊的一部分人，還有在大火燄中冒險衝過去的，但多數很快地掉在河冰面上。這裏究竟慘死了多少人，誰也不曉得。這一條河到第二年忽然在橋底下湧出一個新的小洲。這就是當那恐怖之日爲爭生命而衝突羣衆們所造成的。十年以後有一部分普魯士官吏去參觀過這個戰場，還在這裏找出無數屠殺的痕跡。這裏的河神因爲要使人永遠不要忘記了這一頁慘史，所以在每年春季這河中的小洲上就開過一種奇花，名字叫做「毋忘我」（Forget-me not）。

十二月五日，他們到了威爾拿附近，拿破崙才把自己決定的方針告知了主要的將領們，他決定自己微服回到巴黎，而把殘軍留下不管了。

威爾拿城在整天慶祝勝利的時候，忽然碰到潰軍的開到，人心立刻大亂起來，失了主帥的潰軍在城中任意搶掠。兵變的消息從威爾拿傳染到了克佛諾。這地方軍用庫中存有上千萬的貨幣，立刻被變兵搶光。直等到哥薩克兵追擊過來，才把他們連人帶錢一齊拿了回去。

最後，他們在搶掠夠了之後，把隊伍退到普魯士境內的哥尼斯堡裏去，這是他們從莫斯科退兵之後的兩個月。

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拿破崙大軍征俄的下場，一切野心侵略的強權國家都應該以此從爲鑒，然而若不是俄羅斯人具有堅壁請野，毀家紓難的決心，甘心將自己五百年文化的古都付之一炬，也不會收這樣大的成效。對付強敵惟一的方法，只有自己決心徹底的犧牲。從偷安取巧中想方法結果適以自誤。俄國人有這樣死中，求活的精神，所以終能至今屹立爲一強國。俄羅斯外抗強權的精神和方法我們既已看過了，在下期我們就接着看看德意志人怎樣去對付泰山壓頂的敵人。



華風

半月刊

第一卷第六期

依然
國難不需要紀念
孔學的實例
粗製濫造的教科書
漢詩底特色（下）
六十種曲引論
青年園地
內外公債

編者 王沛然
周蔭業
韓亦瑋
黃竹生
陸恩涌
林燕梅等
德純

第一卷第五期

救災應從「我一做起」
六中全會引起的話
意阿衝突的剖視
跑關東（下）
漢詩底特色（上）
歐洲軍力比較

編者 浦然
俊升
甘棠
竹生
繼會

價目 每冊 四分
半年 四角
全年 六角

地址 南京丁官營二十二號華風社

行政效率

行政效率研究會編

第三卷第三期出版

目要

改善現行委員制的必要……李樸生
整理與厘定官制官規時所應採取之方法……直言
公務員俸給制度之檢討……薛伯康
現行保甲制度之檢討……楊蔭清
一個改革「簽呈」的試驗……馮介如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的定期刊物（下）……謝廷式
清中葉縣行政舞弊的研究……高尙仁
日報期刊行政參考資料索引……桑毓英

讀書錄

讀書雜記

齊 生

大概是在高小快要畢業，年齡已在十六七歲的時候，我才能漸漸的自動看書。不過在十六七歲以前，還經過了兩個可笑的階段：一個是看「唱本子」的階段，一個是看舊小說的階段。在湖南的所謂「唱本子」，內容也頗複雜：有和今日流行的京調相類似的劇本，如四郎探母，捉放曹之類；也有一種小調，如四季相思，哭五更之類；此外還有一種彈詞，但并不像筆生花鳳雙飛一類七個字一句而部頭很大的小說，僅僅只是一種最多兩三萬字的小冊，就是我們長沙那種「講平」的人所用的本子，如梁山伯祝英臺，秦雪梅弔孝，珍珠塔之類，都是我在十歲左右的時候常常聽到的。這種「講平」的人，也自有他們的藝術，大概黃昏人靜，或乘着人們夜間納涼的時候，抱着一面月琴，提着一

蓋四面裝着玻璃用一根長練子懸在肘下的小燈，就在街頭巷尾，開始他們的活動。在當時，（光緒末年）大概只要一百文到兩百文，他們便可以爲我們唱一個整套，時間簡直要延長到一兩個更次。當他們唱到慷慨悲涼的地方，也居然能博得一班太太小姐們的眼淚，我似乎也有陪着他們流過淚的光榮。我雖然已經有二十年以上不曾再聽這種東西，可是回想起來，覺得比較現在流行的京音大鼓梨花大鼓之類，趣味似乎要來得深厚。

我的兒童時代，可以說完全爲這種『唱本子』的趣味所包圍，至於在家塾和初等小學裏所讀的四書，詩經，孝經，之類，簡直與我毫無關係，這是我樂於向今日一班主張讀經的先生們鄭重聲明的！當時湖南的這種『唱本子』真便宜，一個有限的小錢可以買三頁，我母親平日給我的『點心錢』，和過年過節的大宗收入，還有時用特種方法向我母親取得的一部分，總算一古腦兒貢獻給這班賣『唱本子』的『書賈』了。

由看『唱本子』的階段走進看小說的階段，這是很自然的：因爲『唱本子』裏面的人物和故事，往往也就是小說裏面的人物和故事，不過範圍擴大，事實格外的渲染得有趣，更能挑動一個由兒童期進入青年期者的讀書熱就是了。我回想我看小說的過程，大概也和大家一樣：最初是關於戰爭，劍俠的，其次是神怪，其次才子佳人，再其次才是

對社會和男女關係上有較深刻的描寫的一類。這一階段，可以說與我的高小四年相終始，自己的文字，因為得着多看小說的幫助，已能寫出內容雖極幼稚而文法上總算通順的長篇，某種程度的看書能力也漸漸的養成了，所以一入中等學校，便到了我亂翻亂看的時代。寫到這裏，我要爲我高小時代幾位教國文，經學，歷史，地理，博物的先生們祝福，我覺得他們的程度，除掉外國文字，至少與今日上海若干大學的教授們不相上下，而誠懇過之！

離開高小以後，我進過師範，進過野鷄式的外國語專門學校，可是都沒有畢業。這三年間的學校生活，對於我的益處只是居於第二位，圖書館却佔着第一位。湖南省立圖書館，設在長沙有名的定王台，地點雖稍嫌偏僻，環境却異常幽靜，樓上樓下，有幾大間窗明几淨的閱覽室，窗外的園地，遍種着二三十棵芭蕉和雜樹，有時天雨，來看書報的人不多，整個的圖書館常常爲我們三五個老看客佔領了；一面聽雨，一面看書，這是我青年時代最值得懷念的一個夢境。現在中國文壇有一位夠得上稱爲中國話劇運動的始祖而被人所指目爲著名的普羅作家的某君，便是那個時候陪我讀書的惟一良伴。他所看的，以當時新出的小說和名家的詩文集爲多，我則只是發揮我亂看的習慣，看得懂的看着，



看不大懂的也看。這個圖書館的藏書雖不算怎樣豐富，但估量它的目錄，大概也有三五萬冊。清末民初印行的一些新書雜誌，它這裏應有盡有；舊籍中版本好的似乎也很多，我記得有一部我常常借着唸過的陶集，簡直是我最近十六七年中從來沒有見過的好版子。我過着這樣的圖書館生活，大概足足的有兩年，郭嵩燾，薛福成，黃公度，康有爲，梁任公，譚復生，唐才常，孫中山，章太炎，嚴又陵，楊哲子這班談洋務，談維新，談立憲，談革命者的主張和生平，我是從這個時候才大概知道；至於湖南幾位老輩如王益吾，葉奐彬之類的思想言論，我也是在這個時候看了翼教叢編一類的東西，才多少引起我一些興味的。嚴譯的幾種書，在當時我只對於羣學肄言，權界論，讀得多少有些心得，法意我只看了半部；林琴南譯的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等，更引起我一種特殊的興趣；尤其有一本叫做離恨天的，我當時看了實在感動得流過淚，我一直到最近的十年以前，才知道這本書的原作就是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的 Paul et Virginie)，我很奇怪後來談林譯名著的一班人，何以從來沒有提到過這本書。

這一段似正規而又極不正規的讀書生活結束後，我這一個土頭土腦的湖南少年，便居

然跑到了上海來讀書，這是因為一個隔現在已死去了八年的哥哥願意供給我的學費，於是我就活活的葬送在一個教會學校整整的經過了三年！這三年中，除掉認識了幾個在我個人歷史上有密切關係的朋友和學了一點法文以外，可以說一無所得；自我有生以來，讀書最少的時期，大概就要算這個三年！

在我留學上海的期間，我的父母已經為他們自己定下了一個媳婦，我最初聽到這個消息誠然有些不快，但自定婚以至結婚，我並沒有提出過何等正面的反抗。後來這件事基於我自己的一種成見，曾經發生過一度波折，但不久即歸平息。近年更事較多，接觸過的新女子也確實不少，因感於『摩登夫人』之不容易伺候，半通不通的女子之令人麻煩，我對我的家庭生活已漸漸的能習而安之了。有不少的人頗讚美我的太太，這是因為她以我之故頗知道敬重我的朋友；（但偶然亦有例外）我的家庭經濟只要我自己不浪費，便可做到相當的平穩，並且能維持一個清潔整齊的環境使我能靜坐讀書，這是由於她的天性勤儉；我還有一個夢，打算等到我的老母終其天年以後，要重渡歐洲再去過五年以上的留學生活，關於這一點，我相信她絕對不會加我以妨礙。這是尤其能夠使我安然的。

我到南京是在民國六年的秋天，已經是在我結婚的半年以後，仍然寄居在那個供給

我在上海讀書的哥哥的家裏。因為我是我哥哥的愛弟，所以嫂嫂也特別加我以青眼。他們的家在烏衣巷，隔白鷺洲不到一百步遠。那座因陰晴不定而山色也隨着變幻的鍾山就橫在眼前，出門不過幾步便是秦淮河岸，我到河下的船上去聽戲，到岸傍的茶樓上去喝茶，到隔復成橋不遠的一所小規模的圖書館去讀書；什麼燕子箋桃花扇，什麼吳梅村王漁洋，什麼板橋雜記，什麼影梅菴憶語，以及若干關於金陵和南明的紀載，這時候都變成了我旅中的良伴和恩物，如是者大概有半年。我至今還有一個變秦淮爲塞納的夢，便是這個時候種下的根子。

可是我這個時候的心境畢竟是很茫然的：繼續讀書吧，已爲我哥哥的經濟情形所不許；做事吧，又覺得一無所能；並且在我的性格上，要我爲着自己的生活去求人，那更永遠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剛巧這個時候，我有一個在上海的同學也住在南京，他有一個大家庭，他有一羣的弟妹和姪女，有的已經進了教會的中學和大學，有的還是不會入學的小孩子。有一天，我這位朋友忽然提議要我去做他家的一個家庭教師，我當時似乎完全沒有考慮便欣然的同意了，這就是我這一輩子或許也不會脫離的教書生涯的發端。

民國七年正是「五四」的前一年，王光祈，李守常，幾位發起的一少年中國學會」

便是這一年在北京宣告成立。我因為光祿的一度南下，不久也就加入了。其時南高金陵若干的優秀青年，都先後做了我的朋友，後來大部分也都成了『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他們的先生們和我往來得較多的，却只有劉伯明一個。我的朋友範圍是這樣一天天擴大，而所謂新思潮又是那樣狂風驟雨般的襲來，所以『五四』前後我在南京兩年多的生活雖是過得很平凡，而心情却是異常的活躍。

因為我自己受過三年極不滿意的教會教育；這個時候從我幾個正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學生，更看出了這種教育如何的不良；加之南京幾個在教會大學讀書的朋友，也時常向我談到他們的學校所有的種種缺點；集合了這些事實，我便開始從口頭上文字上發表了不少對教會學校的指摘。民國八九十年之交，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少年中國學會』的月刊少年中國，以及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教育界，有不少關於這個問題的言論，便算是我們若干朋友一種有組織的宣傳，近年有少數的教會學校已多少有了一點改進，這是我時常引以自慰的。

民八的『五四運動』，有不少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參加，在北京被捕的學生，也有幾位我們的朋友，我在當時，僅僅事實上做了他們一個駐在南京的交通員。有一晚，大

概已在十點以後，北大的兩位代表跑來找我（都是少中的會員），說他們是剛從下關進城的，要到南京來鼓吹罷課，要到上海去鼓吹罷市，他們覺得辦不到上海罷市，北京被捕的學生便沒有釋放的希望，於是我們當晚便跑到金陵大學去開會，把我們的幾個朋友從睡夢中拖起來，商量第二天在南京活動的程序。我們商量好了走出金大的宿舍，已經到了深夜的一點以後，一到鼓樓，便遇着戒嚴的軍警高呼『口號！』這個時候的南京戒嚴，本來就是爲的學生鬧事，而我們三個青年，不僅完全是一種學生體態，并且操着三種不同的方言，一經盤詰，難免不要露出馬脚，於是只好避開大道，專走小路，這樣一來，便把回到兩位代表住的交通旅館的路線走錯了！這個時候的南京不比現在，我們所走的小街小巷，絕對看不見一盞街燈，只覺得全城都是漆黑。我們就在這長夜漫漫的黑暗中亂竄！一直跑到四點以後，問了一位趕豬的人，和一家開始工作的豆腐店，才知道我們要到的交通旅館，早已就在眼前，走不到幾十步遠，便已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這個時候，滿天已顯出一種魚肚色，旅館花園中的幾棵老樹，枝頭上已經有一羣烏鴉在那裏亂叫亂飛。我們倒在牀上想要休息一會，但是神經興奮達於極點，聽怎樣也睡不着。八點左右出門，接洽了好幾處學校，似乎南京學生對於罷課並不熱心；於是我們去見了當時頗爲李純所

信任的一位高等顧問，并且去見了當時赫赫有名駐在衡陽的第三師長吳佩孚的駐軍代表某君，無非向他們說明：學生的救國目的是如何單純，曹章陸是如何應該痛打，無辜被捕的學生是如何應該釋放，結果也極不圓滿。可是一兩天後，兩位代表去了上海，不久上海有名的六三大罷市便實現了！結果曹章陸免職，學生釋放，五四運動總算得了部分的成功。

大概是在民國八年的最後兩三天，一個淒風苦雨的清晨，我和從北京南下的光祈，便上了從南京去上海的滬甯鐵道。他是準備出國留學，我是被上海的某書局找去充當一名編輯。這一天的氣候是很冷的，我對於南京有一種無名的眷戀，光祈也正爲一個臨時的問題所苦，兩個人擁着一條毛毯，面對面坐在一間嘈雜擁擠的三等車廂。我們的意氣甚盛，我們的心境却苦悶不堪，一面嚼着充饑的乾牛肉，一面旁若無人的談到過去未來的一切。現在我對於當時談話的內容已經不能記憶，但是避去了旅伴們的視線，偷偷的揩過共鳴的熱淚，却是記得很真切的事實。

一個書局的編輯究竟幹些什麼？在未正式就職以前我實在有點茫然，後來才知道我的職務不外三點：一、指導一部分人，辦理若干與編輯有關的事務；二、審查一部分外來

的稿件，定其去留；三、已經買來的稿子，有必要時，加以相當的整理。我要把這件事稍稍做得有點條理，不久便有了一個自定的方針：一、充分明瞭當時學術界教育界的情況，設法供給其需要；二、涉獵同時一切一切的出版物，設法提高其水準；三、明白當代一切文人學士的經歷或學力，以爲去取稿件的準則。我要照着這種方針去做，所以我把每天六小時的工作時間，分爲兩部：三分之二用以處理事務；三分之一用來自己看書；一面既可得到一點辦事的經驗，一面仍可維持我讀書的習慣；尤其使我覺得高興的，便是這個時候我在國內外已經有了一批朋友，正在從事各種研究，我既任着這樣一種職務，當然可予他們以多少的便利。基於這種種的原因，所以我能在某書局服務十年。現在回想這十年的成績，我對於書局一方面，實在是非常抱歉的，可是自身却不是絕無所得：第一，近半世紀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如何？近年的趨勢怎樣？我能大致的回答；第二，三四十年來的留學生，究竟對於中國有過一些什麼貢獻？誰爲篤志專精之士？誰爲明白漂亮之材？誰爲投機取巧之輩？我有了一個大概的數目；第三，今日中國的教育界，最缺乏的精神是什麼？今日的凡百事業，無不感到飯碗求過於供，而人才供不應求，這種矛盾的病態，其淵源於最近三十年的教育者安在？我也有我的一套看法。此

外如朋友交遊之樂，政治興趣的逐漸養成，讀書於亂翻亂看之餘，也漸漸的知道有所偏重，都要算是我在這十年中一點點差堪自慰的成績。

在這個十年中，還有一件事應該在這裏補述的，便是民國十五年的秋天，書局的當局給了我一個出國遊歷一次的機會。我這次出去雖只有一年零三個月，可是所受的感觸，所給予我的鼓舞，却使我終此生也不會忘記。在上海馬賽來去的旅途中，接觸了幾處英法兩國的殖民地，眼看着有色人種在白人勢力支配下過着那樣死中求活的牛馬生活，真覺得是一幕驚心動魄的悲劇！足跡親履到埃及印度安南那樣的名邦，默想近三百年來的一切盛衰興廢之故，實使人於奮發中仍無以自抑其悲懷！我在這些地方所見英國人的面孔，幾無一不感到他們的冷酷；所見法國人的態度，又幾無一不覺其輕狂；中國的青年們，有志節有抱負的中國青年們，你們能忍此終古，以靜待一幕更大悲劇之來，而心甘情願去搬演此一幕中的一個地位最不幸的主角嗎？

我到巴黎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一個濛濛細雨的清晨，雖着秋服，已感到一絲絲的涼意。一經覓着固定的住址，便出去跑了幾個星期：盧森堡、國葬院，魯佛爾畫苑，羅丹的雕刻，雨果的故居，若瑟芬的香巢，馬利安多亞的密室，馬丹勒加米葉絕世風神的畫

像，盧梭那一副純真而多感的笑容，乃至凡爾賽的富麗整齊，楓丹白露的蕭疏朗爽，聖母堂的莊嚴肅穆……這一切一切，在我好像如對故人，如溫舊書，只有歡喜讚歎，並不覺得怎樣的驚異。此後我補充了半年的法文，選購了幾十部歷史書籍，聽了幾次歌劇，看了幾張影片，凡巴黎及巴黎附近一切應到而未到之處，又窮搜遍索了一番，最使我感念不忘的，莫如我在宗教史上有密切關係的沙特勒所度過的一夜：那裏有冷冰冰的月色，有令入之意也銷的鐘聲，有一灣一灣的清溪淺渚，還有不少活鮮鮮嬌俏俏的人物。我所有的錢不足三千元，且往返的旅費在內，像這樣掙扎着過了整個的一年，於次年八月十五一個濃濃細雨的薄暮，乃不得已離去了初戀的巴黎。當我離巴黎去馬賽的火車將要開動的時候，我對送我的一位湖南詩人蕭石君先生，誦了下面的一首絕句：

淒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來奈老何，淚眼無窮似梅雨，一番勻了一番多——東坡

這實在足以道出我當時一種不堪惆悵的心情。

我的兩個哥哥，都在我出國的這一年死去，此後一切家庭的負擔，乃完全集於眇躬，因此我一回到國內，便只好重操着一種冷清清的編輯生活，不久，又在上海兩處大學擔任了幾小時的歷史課程，願大力做，雖多數學生對我抱着一種過分的好感，說到真正的

成績，却只有慚愧。

九一八以後，我也稍稍的效過一番奔走與口舌之勞，但這好比向滄海中投下一顆細微的石子，對着這樣一件波瀾壯闊的事實，真是絲毫無所損益。可是就我個人說，關於「認識中國」的一點，國難却於我有不少的幫助：從前有許多想見而不容易見着的人，藉着這個機會已經見得不少，我實在覺得中國的好人正派人并不怎樣缺乏，可是真正有眼光有能力而又有精力的人，則畢竟不多，中國其所以弄成如今日這樣一種景象，這一點或許不失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最近的一年多，我仍舊在一種苦悶的心情中掙扎着，雖然對着朋友以及若干高興和我往來的青年，我依舊不改我放言高論的常態，可是內心的寂寞，却已經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去年夏天，楊叔明先生贈給我一柄畫扇，題有下面的一首詩：

安得千丈桐，佐以萬竹種，

此君坐明窗，縱筆寫鹽步。

觀。茲。沮。洳。場。豈。肯。博。一。閱。！

淵淵金石聲，孤吟起橘頌。

離魂儼能續，何惜入地獄！
語壯心益悲，肝胆皆可讀。

初陽有來復，無用痛蒿目，
相將厲鋒鐸，長庚耀西陸。

實在引起我無限的感喟。

近來於教書的餘暇，還能聚着幾個朋友讀讀書，但求能保持這一點讀書習慣，或者還不至於墮落得不可救藥。在最近的幾年，差不多每年我總發願要好好的寫日記，可是到底不能繼續。現在只好把讀書雜記來補我這個不能寫日記的缺陷，其用意不外兩點：一、凡看過的書，只要於自己有些益處，我想藉此留下一點痕迹，以備遺忘；二、偶然遇着好書，值得我的一班青年朋友們看看的，我就把這個雜記來代替我的介紹。我至今還是不免亂看亂翻的毛病，但在這個雜記裏我想把它範圍在歷史與文學兩個門類，然而這也不是絕對的。

二五，七，二四，上海

一 近世人物志

金梁著

天津大公報社代售 定價不詳

這是一本很有趣味的書，對於衡論近世的人物，了解清末政局的內幕，認識當時士大夫的心理，都可從這裏得着不少的啓示。所記的人物，起自道光末年，迄於民國初元，約得六百左右。關於這些人的思想，言論，行事，其材料完全從翁同龢，李慈銘，王闓運，葉昌熾四個人的日記中抄出，著者不着一字。翁爲咸豐六年狀元，由修撰累官至戶部尙書，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一直到戊戌政變前三月始罷歸鄉里，實在是當時政局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李，王，葉都是名士，學人，李葉官北京甚久，王則與咸同諸老更有甚深的關係，且皆同享高年，（李六十六，葉六十九，王八十五）論經歷，論資格，論交遊，以他們的筆，記載或批評他們同時的人物，無論他們的態度客觀與否，其足以供我們研究近代歷史，政治，社會，學術等等方面的參考，自無疑義。可是翁李王葉四個人的個性各有不同：翁穩練而頗陰鷲，對於當時朝野和國際的大勢并無真知灼見；李王不止好色，而且好貨，自待甚高，把一切都看不在眼底，動輒加以謾罵或嘲笑，其實只是一種名士坯子；葉頗自好，但性實頑固，晚年尤同情復辟，不幸而不死，殆亦羅振玉之流。我們明白了他們四位的人格，所以對於他們的是非臧否，絕對不能一味盲從，要由我們自己加以鑒別，所謂參考，其功用亦止於參考而已。

二九，七，二四。上海

二、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

蔣廷黻編

商務出版 上卷中卷各三元五角

近年出版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這一類的書籍不少，如道咸同夷務始末記，清季外交史料，中日交涉史料等，均甚有價值，但類多卷帙浩繁，不易檢閱。蔣廷黻這一部書，便是從這些資料，再加以自來辦理外交各家的專集，以及東華錄軍機處檔案這一類的官書，做一番輯要的工夫，就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大事，以紀事本末的意味，逐一詳記，以我個人的經驗，這實在是一部極有用的書，可以節省我們多少精力，可以使我們更正確的明白當時一件外交大事的首尾。我更有一種希望：關於中國近百年間的外交事件，用各種文字寫成的外人記載，裏面實包括多方面極可寶貴的材料。近年出版的如陸奧宗光的蹇蹇錄（龔德柏譯，改名曰本侵略中國秘史，商務版），瓦德西的亂筆記，（王光祈譯，中華版）三國干涉遼遼秘聞，（王光祈譯，中華版）李鴻章遊俄紀實（王光祈譯，中華版）等等，都能引起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一種很濃厚的興趣。例如關於甲午的中日戰爭，假如我們只看東方兵事紀略或中東戰紀

這類偏於一面的記載，而不把蹇蹇錄這類的書參照着看一看，這不僅我們對於當時日本的情形，日本的態度不會了解，就連中國自身的種種弱點也決不會明白。自然，有許多外人關於這一類的記載，他們或者是基於一種偏見，或者是得諸一種道聽途說的傳聞，或者執筆的人對於中國根本便不了解，屬於這一類的，我們當然沒有理會的必要。就是比較有價值的，我們也應該嚴格的選擇，最好按國按事分別的搜羅，適用全譯，節譯，提要，批評各種方法，切切實實的做一番工夫，我想這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的貢獻一定很大。

二，八，二四，南京

三、伊藤博文傳

久米正雄著

梁修慈譯

商務出版 六角

這是一本為研究日本明治維新史有價值的參考書。作者久米正雄，在日本文壇以戲曲和通俗小說著名，歷史傳記的文字也寫得這樣周詳審慎，足見作者的積學。伊藤的一生，自幕末以迄整個的明治時代，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史上數一數二的人物，作者運用完備的資料，周密的觀察，平實的文字，把伊藤的時代，事業，性格，寫得清清楚楚，虎虎如生，實在能引

起讀者無窮的感奮。假如我們讀完這本書，能拿李鴻章，康有爲，張季直這班人的傳記參照着讀，則七十年來中日兩國盛衰興廢之故，當更足以發人深省。這個譯本有一點美中不足的，便是譯者的國文程度還嫌不夠，而商務校閱這本稿子的某君也似乎不大負責，這裏面有幾處過於生硬的文句，有幾點顯然的錯誤，都是應該改正而沒有改正的，希望再版時留意，以免貽誤青年的讀者。

二，八，二四，南京。

（待續）

散文二題

君 強

(一)

本來想寫小說的，因為平常沒有把創作的時候擺在心上生活，抓不到題材。只得作罷。

再寫「日本古今談」罷，這年頭，日本的事情，除了談「日本料理」以外，實在是動輒得咎，明哲保身，做文章只得轉移視野，在別的圈子尋材料。

意阿戰爭，是甚囂塵上的問題，關於這方面，發表一點意見罷，慚愧得很。如果談這問題，結果是替英法人作留聲機。

替英法人作留聲機，不惟我個人如此，即中國全新聞界亦如此，甚而至於我們的「善隣」日本（對不起又是日本）也是如此。

關於日本的聲威的人們，也許以爲我這話太誇大，覺得新聞業那樣發達的日本，怎麼也會替英法作留聲機嗎？但是仔細揭開日本的通信業的內幕一看，讀者會明白我的話一點也不誇大，比起英、法、美、俄四國，日本的通信業真是小巫見大巫，提不到話下了。

英國的大通信社，誰也知道是路透社，法國的是哈瓦斯美國的則爲聯合社與美聯社，蘇俄則爲塔斯社。

路透和哈瓦斯，每天從倫敦和巴黎向世界發出的消息，達數萬語，而担任日本宣傳的新聞聯合社（中國簡稱之爲日聯社），每天只有四百語，「小巫見大巫，」豈是我們的過言？即以意阿紛爭之事件而言，雖然日本幾家大新聞，如大阪每日，大阪朝日，東京日日，東京朝日，讀賣新聞，都大言不慚地在他們的報上，寫着「本社特電」，然而這並不是該社專屬記者的電報，我們是不可放過的。

那麼關於意阿紛爭的那豐富的新聞，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我們很乾脆地回答：倫敦，巴黎，紐約。發電者則爲美聯社（簡稱U. P.）聯合社（簡稱A. P.）國際通信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簡稱I. N. S.）及英國的路透與法國的哈瓦斯。這五家通信社，都在各地重要地方置有特派員，是世界有數的國際通信社，接受這五家的電報者，在日本有兩通信社

一報館。

新聞聯合社（即日聯）|| A. P. 路透，哈瓦斯。

日本電報通信社（即電通）|| U. P.

讀賣新聞社 || I. N. S.（同時，並使用用 U. P.）

日本全國的新聞社，都是從日聯或電通兩通信社購買外國電報，而讀賣對於 I. N. S. 來的電報，有標明「本社特電」的權利，大毎和東日早已和 U. P. 結有特約，常川駐在紐約，倫敦的特派員，和 U. P. 社共同行動，從那邊來的電報，是不待說了，就是從電通經手過來的 U. P. 電報，他們也有標明「本社特電」的權利。同樣，東朝，大朝兩社，也和路透，A. P. 兩社締結特約，設在巴黎，倫敦，紐約的常駐特派員，在前記兩通信社內，選擇他們日本人所需要的稿子，直接打電到東京以外，從日聯送來的路透及 A. P. 的電報，他們也保留着「本社特電」的權利。因此，日聯，電通雖在外國設有特派員，而大毎，朝日，讀賣也各在外國設有支局，實際上大家不過把 A. P. U. P. I. N. S. 三通社的新聞翻到日本而已。

所以這次意阿交惡的新聞，日本完全是受動的，充分地暴露日本的無力。

比起日本的新聞界，我們的電報來源是更慘了，連日本的日聯和電通也沒有。你看當此

中日關係這樣吃緊的時候，我們報紙上所有關於日本的消息，不是完全由日本的御用通信社日聯和電通包辦麼？

想到這裏，我們連笑日本通信業的貧弱的勇氣也沒有了。

(二)

日前偶而到北四川路一家日本電影院看花開的樹，乃聯想及日本一種權威雜誌中央公論。因為花開的樹這部小說在報紙上連載時，曾經有人說那裏面的主人公柴，即是影射已故中央公論編輯長瀧田樗蔭。

中央公論是一種綜合雜誌，從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到街頭巷尾人物評論，而其創作欄尤有權威。日本的青年文人，只要能把作品在中央公論或中央公論競爭的對手改造上發表一次，便立刻可以成名，由文學青年而進為大家，中國讀者所熟知的幾個日本作家，如武者小路實篤，菊池寬，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等，差不多都是由中央公論成名的。

已亡編輯長瀧田氏，據說是當時的韓荊州，赭紅面孔，亂髮蓬鬆，肥胖精悍，有豪傑風

。他有一輛黑色的包車（人力車），只要他的車子，停在一個新人的門口，這新人的文學前途，差不多可以說得到保證了。

十月號的中央公論，是「五十週年紀念號」裏面收集了現代三十四位作家的短篇，每一個人都在文前有一段自述，說明他和中央公論發生關係的開頭。這實在是日本現代文學史的好資料。

菊池寬說：「瀧田樗蔭把拉到的原稿，用他自身的評價，圈定順序，把最優秀的放在卷頭，把第二流的擺在最後，第三流的則置於兩者中間，和優伶的廣告一樣排列。我們也由於揭載之前後，而得知瀧田氏之評價，經微微苦笑過。瀧田氏的位置，高到和現在的編輯者不能相比。……我剛露頭角，住在南樓町的陋巷時，從外面歸來，看中央公論的「自家用人力車」（包車）停在我家門口，心裏不由得躍躍欲動地想道：「中央公論終於來向我要稿子了。」這個我以前曾經寫過的，是不能忘的記憶。」

希望中國有這樣一種權威雜誌出現。

國 衡 半 月 刊

—— 版 出 日 五 十 二 ， 日 十 逢 每 ——

第 一 卷 第 三 期

世界和平運動之透視及國際現勢……	游鳳池
戰時我國經濟上應有之準備……	徐宗士
國民軍訓的意義……	李天民
國民軍訓的價值……	彭瑞夫
國民軍訓與國防……	蔣先啓
國土防空與我國空防建設……	饒榮春
國防建設論……	鄒紹興
國防建設聲中之鐵道政策……	陳士偉
航業國防論……	陳榮禔
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	陳里特
英國軍力的剖視……	俞季平
國民政府五院創建時期的中央政制（下）……	林桂圃
中國韻文概說（中）……	孫偃工

總 發 行 所 國 衡 半 月 刊 社

社 址 南 京 洪 武 路 二 七 一 號

◀ 代 均 書 各 全 一 一 大 半 二 大 全 預 一 大 每 零 價 ▶
售 有 局 大 國 角 元 洋 年 元 洋 年 定 角 洋 冊 售 目

文藝

秦老太

左幹臣

(一)

快到中秋了，天氣還是這樣的熱，在樹林子下徘徊着的，有赤膊的大胖子，有穿着拖鞋的小瘦子，各色沒有加修飾的女人，孩子點綴在中間，叫囂跳躍，這裏簡直是一個絕頂自由的世界。太陽下去了，涼風陣陣，樹林子底下又擺出一些便於移置的小型桌椅來，這無異是一個甚大的宴會，每一家人的飯菜，都擺了出來，如果交情允許，也可以互相的交換着食用。在這時候，大家隨便地談着天，商店裏的朋友，報告他從新聞紙上或從傳說上到來的新聞，拉車子的，訴說他近幾天的幸運與惡運。一兩個老年人，也不憚煩地說着人家聽于他本身的故事。孩子們捧着飯碗圍住一個耍石鼓的年輕人。

——噓！噓！

這裏聲音大家都是熟悉的。隨着一個瞎子憑仗着一根拐杖從樹林子後邊轉了過來。那是一個從來不認得的瞎子，身材很高，而所用的拐杖又很短，所以不得不使他的身體成一個弓形。這一條路是不易走的，一條下垂的樹枝似乎有意地將那瞎子的破草鞋抓下了，這使孩子們都笑起來，當瞎子蹲下跳子去摸索帽子的時候，不但孩子連笑帶跳地圍了攏來，就是大人也忍不住笑得放下了飯碗。

——叫他來算一個命吧。

中年的陶五嫂，這向心裏正爲着在上海的丈夫煩着神，她一提議，愛熱鬧的朋友便跑到瞎子面前來招呼着。瞎子想不到因爲帽子一落，便引起生意來，臉上不由得泛出了一絲微笑，隨着他被鼓噪的孩子們擁着走進他們這一羣來。

正在掃着小路的石子的秦老太，這時候也被這鼓噪的聲音驚動了。他停止了工作，抬起臉來，那黃黑而瘦削的臉龐，板帶而深陷的眸子，被灰塵染暗了的白髮，如果你沒有看得慣，那將使你感到駭異。然而她的步履是輕快的，掃帚在她手裏，也很能運用自如，手膀上墳起的青筋，正足以表示她的力量。瞎子先生的來，在她是認爲很新奇的。她從來便沒有算



過命，這並不是不肯算命，實際上她沒有算命的閑暇，而且沒有算命的閑錢。這時候她也拖着掃帚向這一大羣走來。

——秦大奶，你也算個命吧！

丁大娘迎着她問。她接了一搖頭，笑着挨近了丁大娘。

這時候瞎子正掐着陶五嫂丈夫的命，隨即低啞而近於背誦的聲音便開始了，陶五嫂聽了他的話，有時點着頭，有時驚駭着，有時又似乎感到恐懼與失望。不到十分鐘，這開始的一幕便告結束了，由于陶五嫂的表情，使新婚才不久的吳三娘激起了對丈夫的關心，她不等丈夫的同意，便將他丈夫的生辰向瞎子報告了。大家手裏又在靜聽第二個人的命運，第二個，第三個一直到第五個，誰都是在緊張的空氣中靜聽着的，那沒有眼睛的人，在這裏好像是一個神的使者，大家的感情，都操勅在他手裏。

秦老太實在想替自己算個命，但又捨不得十六個銅板。所以丁大娘屢次地催她，她自己屢要說出口又縮了回去，都是爲了這個。在她想十六個銅板不是可以買半升米了麼？而且自己年紀已經這怎大了，四個兒子都能掙錢，老運的好，是不用算的。

——秦老太，算一個吧，先生着實靈呢，你自己不算，也該替你的兒子算一個呀，而且



問：「問什麼時候娶媳婦抱孫子，這不是好嗎？」

秦老太被吳三娘提醒了，她將正要離開這裏的身子轉了過來。想到兒子的前途，聚媳婦抱孫子，她忘記了十六個銅子的可貴。

於是第六個命又在瞎子先生腦海裏划算着了。這結果使秦老出乎意料之外，瞎先生說她的兒子前途很光明，不久便可以有人來說親，而且多的便是孫子。大家聽到了這句話，都用恭賀她的笑臉迎着，秦老太似手感到無上的光榮，毫不遲疑地從褲腰帶裏掏出了十六個銅子。

再沒有第七個人肯花這個錢了，瞎子先生坐了一會，飲了些茶，只得立起身來，由一個孩子引他上了大路。

天快黑了，這裏的談笑也隨着天色沉寂下來。

(二)

吃過了晚飯，賣生蘿蔔的二兒子，賣花生糖的三兒子，賣餛飩的四兒子都趕夜市去了，女婿和大兒子，接連着上夜班，一直沒有回來。女兒在爲女婿補着褲子，秦老太今天晚上特別高興，粥也多喝了兩碗，將圓的月亮照在當頭，一切都沈沉在那柔和的光裏，從樹幹的雲

秦

老

太

隙中望去，碧綠的小河的岸上，往來着稀少的行人。秦老太背着手椅在門前的一根大樹上，回頭看看自己的三間茅屋，只有女兒的房裏透着微弱的光。秦老太像得到什麼啓示似的，她對於周遭的一切都感到特殊的快樂，這種心情是她從來沒有的。她靠着自己的手栽的樹，她凝視著自己手種的菜蔬，茅屋，那雖然破舊的幾間，但那也是她一手創造的。她又想到她的孩子們，女兒嫁了人，四個兒子都長得比自己高了，而且大兒子不久便可有人來提親，這一切都是她自己創造的，她伸出手來摸撫着手背上墳起的青筋，她便覺得這雙手是何等可寶貴的工具。涼風拂着她的短髮，將她的熱情壓抑下去了，她倚在樹幹上，操着兩手，呆望着月兒，從前的事，便一幕幕地在她腦海中開展。

她記得當她廿二歲的那一年，她嫁給了秦大有。日子雖然貧苦一點，但大有的爲人是何等的好啊！早上起來，倆口子一同到田裏去工作，疲憊的時候，兩個人在青蔥的樹蔭下緊靠地坐着談天。到晚上回到家裏來，大有又是那樣地親暱。而且不但大有對她好，便是大有惟一的女兒，也特別鐘愛她，本來在娘家靠着哥嫂過日子的她，在這環境裏生活，真如出了籠的鳥一樣。然而當時她並不覺得那種境遇的可貴，她希望大有能多有點錢。

她記得婆婆的死，正是她養二小子的那一年，因爲孩子們的吵鬧，家庭便沒有從前那樣

安穩了。田地又遭了一次水，收成僅只有三成。婆婆的死，格外加重他們的負累，終於大有不得不把僅有的幾畝田廉價地賣給人家，而自己投身到地主手下做雇佃。她呢，既要領孩子，又要做家事，自然在經濟上不能幫助他了。這使她非非痛苦，所以她在可能的範圍以內，還是儘力地做一點代價極少的工。

她記得當她的第四個男孩子下地後的三個月，她的丈夫便病了，在牀上呻吟了兩個多月，終於是將她拋下了。那是多麼悲慘的一夜啊！丈夫瘦得如柴的手握着她，深陷下去的眼睛，失去了表情，呆呆地對她望着，孩子大大小小的圍著她，大的孩子們似乎了解父親將死的悲哀，小的孩子有時仍舊要哇哇的哭。這時候，她並沒有閑暇去思想將來的事情，她只感得睡在牀上的丈夫，圍繞着的孩子們的可慘，她哭了，然而眼淚只能望下吞，她生怕丈夫因為傷感起什麼變化，但是這豈是可以方法挽救得來的事呢？她從此便作了寡婦了，丈夫留給她的除了兩間破舊的茅屋以外，便是五個可憐的孩子了。

一切都在人幫助下弄妥了，貧窮孤獨從此永遠地伴着她。然而她並沒有感到失望，她覺得一切都是命運在作弄她，她當真就永遠困守在命運的鐵腕下嗎？不，她絕沒有這樣想，她看着自己的五個孩子，便覺得前途並不是沒有路可走，這時候也有人勸她改嫁，而且有人來

提親，三十歲左右的人，爲什麼不能改嫁呢？但是她總覺得改嫁似乎對不起她的丈夫，更對不起她的孩子，所以對於任何的勸說，都婉辭謝絕了，從此她努力地工作着，白天夜裏都在爲生活而奮鬥。直到大孩子十二歲的那一年，她們母子六人沒有凍餓過，許多讚揚她的話便傳到她耳中來了，全鎮上的人也因爲欽佩她而肯幫她的忙，許多善人自動給她以資助。

然而這種日子不是她應該享有的。她記得那是一個冬天，一個落着大雪的冬天，她們正藏在那草房裏努力工作着，忽然聽到鎗聲，接着又是礮聲！接着又是鎮上的人聲。是的，前兩天她聽說是要打仗了，想不到馬上說打起來了。她想如何對付這件事呢，五個孩子，自己是一個女人，好吧，如果不什麼厲害，便閉門在家裏守着吧。她正在想着，鎮上的王老伯伯來敲她的門了。「你還不走？秦太嫂。」「我走到那裏去呢？太爺！」「走吧，逃命要緊，他們見一個殺一個，見一間燒一間。鎮上的人死了不少，馬上就要到這裏來了！」接着密集的鎗聲，將王老伯嚇得趕忙地朝前跑了。這裏她也慌了，爲了孩子，她不得不走。回到屋裏，把破衣服用布包起來，僅有的三升米也包好負在大孩子的肩上，孩子們緊緊地隨着她，走出了門，一個槍子從她頭上「唸」她飛過去。她的臉色灰白了，然而她不能不安慰孩子，叫她們不要怕。

她們朝前奔着，在人叢中奔着。速度也特別快些，等她回過頭來要看看自己的兩間茅屋的時候，茅屋却不知落在那裏去了。這時候雪下得格外地大，牠將人們身上的溫度制服了，漸漸地堆聚起來，然而牠却不能制服那騰躍的火光，她們遠遠地只看見一陣陣的烟頭朝上湧。她的眼淚不由地簌簌落下了，她想起她的丈夫，想起她的茅屋，想起她從前所過的美滿的生活。前途是白茫茫的一遍，這時候固然是跟着人們一道走，然而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呢；如果是自己一個人，還不要緊，這許多孩子怎樣辦呢？好容易走到了一個小鎮市，大家在那裏歇腳，後來的人的報訊，說鎮上的房子大都燒掉了，兵呢，也退去了，一個人這樣講，大家不相信，十個人這樣講，不由得大家不相信了。有錢有產的，打算回去，她呢？回去也是死路，不如冒險再朝南移吧。當她決定了主義之後，贊成她而又願意同行的。也有二十幾個人。一路上她們是靠討吃生活的，她記得當第一次伸手向人家要錢吃的時候，那是何等的不慣啊！然而事實迫着她們不得不這樣幹，連小孩子也懂得做出可憐的樣子了。她看過多少富人的臉嘴，她受過多少無賴的欺侮，幸而同伴的都是熟人，無形地給了她許多幫助。

她記得初到這裏來的時候，這裏沒有樹，沒有屋，只是一所空場。她一點點地將牠佈置起來，五年的工夫，她有了一個蘆蓆搭的棚子，又五年的工夫她手種的樹秧也就成了蔭。再五



年的工夫她在樹蔭的中間建了三間較好的茅屋，以後她的日子便很好過了，孩子們都可做工了。在第三個五年的當中，她出嫁了她的女兒，女婿是一個謹慎的人，她們的生活也過得十分平穩。現在是第五個五年了，她手裏居然存得兩百多元，雖然說這兩百多元將來必定要在娶媳婦一件事上花盡，但她總是高興的，她生平沒有一點對不起她丈夫的地方，孩子每一個都健壯的生存着。

月光照在她的頭上，她想到這裏不由他微笑起來，抬起枯瘦的手揉了一揉眼皮，不知那一年騰下的淚水，將她的手指潤濕了。

(三)

第六個五年上頭，秦老太死了，圍在她床前送終的，有四個兒子，兩個媳婦。兩個孫兒。她微笑着將眼閉了起來，但隨時又睜開了，她想念她的女兒，然而女兒隨女婿到遠地方去了。媳婦向她說明以後，她才將眼皮合上。到這時候，她才真的安息了。

她的遺產將近有三百元，茅屋已由三間擴充成五間了，沒有人問的空地，似乎也可以算做她產業的一部分。

人口漸漸地繁了，意見也漸漸地多起來。自從秦老太死後，女人與女人之間，便不免發生齟齬，因此男人與男人之間也發生了誤會。不久他們便談到薄薄的產業的支配問題了。

第七個五年的上頭，他們四兄弟分居了，這五間草屋也換了新主人，四周的隣居們，起初倒還記得那和善的秦老太，後來也就談忘了。只有秦老太手種的樹仍舊向上發展，樹蔭將這幾間茅屋緊緊的包圍着。

念四年九月十五日寫完

大事 (三續)

老 筋

隔過了三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東頭觀音堂上的善友（註一）已敲過了定夜（註二）的鐘聲，大約是晚上九點鐘的時候，老牛的棚下，小屋兒的門口，又擁擠了黑黢黢的人影。有氣喘地擠了出來的，有拚命地向裏擠着，候補着等待機會要進到裏面去的。

「一下娶來了二個？一大一小？」

「二個叫化子，也不知是那一個？」

「牛頭鋪兒裏請了女招待來了！」

註一 當地的觀音堂據說原來都是有和尚的，不知在好多年前就沒有了和尚，而

只雇了一個人在廟裏，司掌以前和尚的職責叫作善友。

註二 鄉村寺廟裏的鐘，照例在日出時敲三下，日落時敲三下；大約在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更連敲七七四十九下，叫作定夜。



「啊，女招待！哈哈，哈哈——。」

噪雜的人叢中，發出了各種不同的輕蔑的譏嘲和說笑的聲音，漸漸的由嚷嚷而變為喧嘩。根本沒有娛樂機會的鄉村裏的年青人，當他們遇到了鄰人的奇特的事變的時候，他們是那樣沒有分寸地盡情戲謔着，起哄着。

「飯我是不在你這兒吃，因為我明天頭雞叫的時候，就得上煤車走——過意不去時，到你們十日滿（註一）的時候我來吃好了——不過，也得晚上，白天我是沒有功夫的。」

劉三十分疲困地說着要走，老牛回頭塞了三個麵餅在劉三的手裏，他接着一拖一拖地走向自己的家去了。

原來老牛這次的繼娶女人，一方爲了他事實上很需要有一個女人在鋪兒裏，一方也是爲了賭這一口氣：「叫你們看看我老牛到底是娶下女人了！」

這次並沒有用媒人，老王在前次那個老婆兒還沒有來以前，就聽說西邊城右村的一個朋友

註一 結婚的第十日在當地叫作「十日滿」，照例一定要備辦食品，以酬謝親友的。

友說過，那裏有兩個女人是要嫁人的：她們是姑嫂二個，隨便娶那一個都可以，不過娶一個必得帶一個來的。因為老王年前曾在城右村住過好幾個月，在夏天遭了水災以後方來到北堡來；他對於那個小姑娘的女人是很好的印象。當老王說起的時候，劉三便自告奮勇地情願犧牲幾天功夫去替老牛說合這門親事。北堡距城右要算三十三里的大地呢，劉三一共跑了兩趟；昨天是他賣煤回來路過去的，進行的非常順利，今天去了雖然也經過了一點意外的小的波折，然而他終於帶同了她們姑嫂二人一同步行娶了回來。

劉三去的時候，只從老牛那裏帶了六角錢去；這都是前一天說好了的：四角錢是要交給女方欠繳城右村公所的公費的，一角歸還她們的零星債務，另外一角是備作劉三自己的飯費的。不料去了以後，據「村公所」的書記先生說，她們所欠「村公所」的公費並不是四角，而是四角四分；而同時當地的跑村事的也要求要使毛而八分錢的小費。這完全是出乎預算之外的，鬼劉三的把戲終於是有幾套兒的；他同了老王的朋友去見了城右村的村長，並領了那位做嫂嫂的去向村長先生叩了頭；請求村長開恩，救濟她們姑嫂二人從此不要再做乞婦。終於算是打動了村長先生的慈悲的心腸，他申述了再申述他表明村長是義務職，替花民填錢是不應該的，不過他之墊錢完全是去於憐憫她們。於是劉三又要女人爬下去叩了頭：四分錢的

村公費這方才算是由村長自己墊交交了。隨後又對跑村事的說了許多好話，給了五分鐘的小費之後，這才能帶了女人往回走；當他們出了城右村時，太陽距西山也只剩有一竿高了。劉三在路上買了五分鐘的干良（註一），邊走一邊吃着；又加上女人家走的不快，摸了十來里地的黑路，所以回到北堡時已是定夜過後了。

劉三對了老王，老牛以及包圍在他的四周的人們，很快地述說了以上的各種情節之後，連飯也不吃的就要馬上回家去，一方面是爲了疲倦，一方也是爲了他再也犧牲不起他那明天的賣煤了。煤車停了一天就要少進四五角錢的收入，那真不是好玩兒的；而且牛閑在那兒還得白吃東西，所以他決然地去了。

因爲時間已是很不早了，來看的人們也漸漸都走開來。老牛又做了片兒湯，當老王送了進去以後，他自己又親手捧了一盤干良送給女人同她的嫂嫂吃。這女人看來大約有四十多歲，黑而且瘦，臉色有點發青。眼珠很大而且動人；睫毛濃長，對而幾乎就看不見她的眼白。頭髮也是一樣的濃而且黑，挽了一個小髻在後面；只是亂蓬蓬如葉草一般，一點兒也沒有

註一 當地最通行的食品，類似北平的餛飩；比餛飩大而沒有餛飩那般好吃。應名乾糧，俗作干良。

些兒光澤。她同嫂嫂的服裝一樣，穿着補了很多補釘的淺藍色的破褲。據她自己說她今年才平四十，嫂嫂比他大十二歲，今年五十二歲了。嫂嫂的樣子顯得更加蒼老，頭髮已都發白了。嫂嫂的嘴有點歪，假使她要是笑起來的話。那就要會歪的更厲害些的；然而她不肯發笑的。嫂嫂似乎有點癡癡呆呆，不肯輕易多說話的，據她說嫂嫂以前並不癡呆，那盡是一下氣成那樣的。

老王對於這女人的家世本來是知道一點的，在她們吃完了飯後，爲了沒有什麼話說，于是便問長問短地詢問着她的家世。自老王開頭稱呼她爲牛嫂之後，旁邊人們也就隨了牛嫂長牛嫂短地亂問着一切。最初她只是簡單地但乎有點不大願意提起她自己的既往來。後來她也覺到在她那節約的答話之中，人家也許會疑惑到她是有什麼不可以對人之隱情的，於是她也便勉強地馴服地一一答着人們的問話。在應對中，她那晶晶的眼淚在閃耀着；她在用力地想含忍着自己的悲哀，然猛不防的大泡的眼淚竟一下滾了下來。因而人們也都深有所感地一下都停止了他們的問話；有的說着現在已差不多有半夜的時辰了，有的說已是夜半以後了。大家覺得都很不是味氣，於是也便不約而同地一起相隨去了。

老牛送走了人們，很快地將外面的一切收拾停妥——在他把每天臨睡以前必然的一切手續完了以後，回到屋兒裏時，女人仍在掉着眼淚，嫂嫂在一旁嘆氣。

「過去了的事情想牠做什麼？到我這兒來不好嗎？——唉，我們都是些受盡了人間的壓迫，欺凌和侮辱的，不幸的人呀！」

他用了十分同情的神情勸慰着她，而她反而越發哭的厲害起來；因為這是她那多年來受盡了冷酷的譏嘲和無情的壓待的心兒，第一次嘗到這溫和慈母一般的慰藉，於是她也便如小姑娘一般地放聲大哭起來。當她方才對那些人們應對的時候，老牛便在一旁留心用了他那迷縫起來的眼睛，暗暗觀察她的所有的每一表情；他已經完全了解了她的身世，他已認她為自己的同志同道者了。他想要她停止了她那悲哀的想頭，不願再叫她哭下去，他也再不願她更說起她那已往的一切來。然而她却不然，好容易找到一個可以對之盡情地訴說訴說自己那不幸的身世的對象，她是一點也不肯放鬆，她不但是在哭着，而且更一點一點的從頭至尾地哭着訴說起來：

「——十二歲的那一年，母親在春天病死以後，隨即父親也爲了鬧「肚子痛」在夏天的一天晚上死去了。哥哥仍然繼着父親的舊業，天天趕了那隻老馬和一隻年青一點的騾子上西山去拖了煤或大炭回來，然後更送賣到四處各村去。我同嫂嫂每天晚上在哥哥還沒回來以前，一定得把牲口吃的乾草切好，然後再把飯煮上，等候着哥哥的回來。他至早也得在定夜過後才

能回來；爲了我們不要渴睡，嫂嫂便講着各色各樣的故事兒給我聽。哥哥回來總是同他那牲口一樣地又飢又乏，一下倒下去便什麼也不管了。我們卸下了牲口身上的一切；先喂好了哥哥，還得再去把牲口喂好。我們睡下去不久，便又得隨了嫂嫂一同起來；先喂牲口然後給哥哥做飯，因爲他在頭次雞叫的時候，就得上山去的。幸虧家裏曾經有過的那五畝好地，爲了新舊債以及父母的死都賣給人家了，只剩了二畝下濕地（註一）；不然我和嫂嫂還得一天到晚地裏受呢！夏天我就同嫂嫂到地里去給牲口割青草，冬天也得到處拾柴火。自己天天和煤在一起，可是燒不起煤的。哥哥很痛愛我，有時他也那樣兇恨地罵着我和嫂嫂。我們都原諒他；無論怎樣餓他也是輕易不很用那賣了煤的錢，在外邊買的吃一個乾餅的。我們誰也覺得到我們生活的太苦，然而誰也不說起牠；因爲大家都知道不如此，一家人就要會活活都餓死的——哥哥爲了我們，我們爲了哥哥，就如此周而復始地過活着。

「一直到我二十二歲的那一年，哥哥才突然地把我嫁給了他的一個同伴；也是拖的賣煤的，距城右有三里多路的五里村人。家裏什麼人也沒有；有一個哥哥是已經分門另過了。」

註一 沿河低窪處的田地，早年也得了排水溝才能長田禾；當地最下劣的田地

他是一個好人，只是太梗直了一點，比哥哥還粗魯的厲害些；他愛說抱不平的話，不管什麼有勢有力的人他也敢罵人家。他對於我們是很愛的，不過我在他家裏所做的苦工，比在哥哥那裏還要苦的多。有一次我生了孩子——一個女孩子，嫂嫂只來看過我一次；第二天我便照常做着一切，第三天我就病了。一下燒的我什麼也不知到了，到我清醒過來時，孩子也早餓死了。他是那樣地執拗，爲了我病他也不去拖煤去了，並且請了醫生來給我治病吃藥，「窮人得病是要憑命抗的」，這是哥哥常說的話，然而他非要給我治病不可。他說他預備把牲口賣了牠，病好了就是一同去討飯吃他也願意。不料他竟因此而惹禍了——原來他的兩個牲口爲了四十塊錢的債，早已抵押給了梁九爺了；也奇怪，常見他拿了錢去付九爺的利息，想不到那時竟又連本帶利已滲成了一百多元。他沒有告知九爺便把一頭驢子賣掉了，九爺隨即命人來將我們那剩下的另一頭驢子牽了去，據說是爲了怕我們再不宜蘇的把牠賣掉。他怒了，他在找鐮刀，他要殺死九爺；還是我從牀上爬下來才攔住了他。

「——九爺是本村的財主，他的祖父做了一輩子的村長，現在的村長也是他的親伯父。他什麼事也不做，他抽鴉片吸白麵或是進城或是到四處去聽戲，這就是他的正宗事；甚至連放債討賬，也是別人替他做的。村人和四處的人都敬畏着他，都稱他九爺；連紳士們也都來看

他，而且還常在他家裏打牌，咱們如何能惹得起人家？」

有一天的夜裏，隔壁的拖煤的二則在窗外把我叫醒來說他已把九爺殺死了——幾乎把我一下嚇死，看時他果然已不在牀上了；從此他也和我永別了。後來——」

本來她已是不哭了的，說到這里她便又哭不成聲了。老牛也哭喪着臉勸她不要再說下去，可是她如何能依從他，——勢非對了他把她所有的心病和冤屈，訴說個乾乾淨淨是不可的了。同時，除了他又有誰人肯於用了那般同情的態度，誠心誠意地靜聽着她那累累贅贅的敘說？

「後來——後來聽說九爺並沒有死，只是受了幾處傷，可是他已是被送到縣裏去了——沒有殺了人也得償命嗎？聽說他被打的很厲害，把他關在牢裏——據說村長的呈報上說他是壞人，無所不爲的無業游民；可是他以前除了上山去拖煤炭而外並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也許在現今把拖煤炭也定成壞事了？那時我才二十七歲，我也不敢去到那縣去看他，只是隔時叫哥哥送點東西給他；因為我一個人沒有法兒活。於是從那時起我就回到了哥哥嫂嫂那邊去——」。

「過了三年多的一天，突然聽說他已從牢裏跑了，也有人說是在築路的時候跑了的——不管怎樣，他跑了總是好的。他從那時起，確不在縣牢裏了，可是他也不知道回來看看我們

，甚至縣裏也還知道派了人到哥哥這邊來尋查他的呀！也許他是怕連累了我們？

「那一年北路打仗的時候，有送差車回來的人說見他在那邊當兵，可是他一點信息也沒有給過我們。哥哥和我盼望他們的軍隊打過來，有一天他能夠突然帶了兵回來——可是終於也沒有。哥哥的日子，也過的一年不勝一年了。連那匹老馬也瘦死了，爲了補買一條毛驢，又兌下了三十來元的債。當時有許多好的主兒，乘機央了人向哥哥說要娶我，可是他沒有答應他們；他說他不久會要回來的。哥哥真是好人，即使他就答應了人家，我也是不肯的——他爲了我的病的去殺人，他是愛我的，我如何能夠

「前年的春天，縣裏向城右材派索一輛牛車，兩付馱騾；並且說這是什麼中央的命令，要去到北京城去的。村長楊鬼子立時把哥哥叫去，說這次輪我們的騾子去了。哥哥回來叫罵着說：平時拉短差時，便是輪他們自己，這長差就輪到我們了。後來哥哥似又爲了安慰我和嫂嫂似的說：好在各村去的人也很多，而且借此機會也許會尋到他一同回來的——從此，哥哥也便永久地離開我們了！」

她說着又哭起來，接着又哭又說：

「去了以後，只接過哥哥的一封信，說他在什麼密雲縣，後來就一直沒有消息了。起先

村長楊鬼子還說他終歸會回來的，以後人家別村去的人都漸漸回來了，哥哥仍沒有回來。我和嫂嫂連吃的也沒有了，向村長交涉，村長楊鬼子只給了我們兩亮亮小米，一口袋高粱；他說。哥哥原欠他三十元本，連上積欠利息已是五十七元多了，加上此次出差走時，哥哥拿騾換了他的一條老騾子，應找付他二十五元，一共欠他八十二元多了；再加上利息——那就更多了。他又說論理本來應該是先把欠他的錢扣完以後，有多餘的才能給我們，不過爲了憐憫我們暫時沒有吃的，才給了糧食我們——是，我們是應該感謝村長的恩典的——

「有一天村長突然把嫂嫂叫去說：聽說哥哥是在陣上逃跑了的，所以村人不便去永遠負擔這項腳價；算結下來，我們還短欠村長十九元七角二分。反正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了，我們懂得什麼？後街的劉家老三，常常是同村長楊鬼子作對的，他要我和嫂嫂相隨去到縣裏去喊冤去。並且說在城內住下所費的化消，他情願暫先填借給我們。可是嫂嫂自從由村長那兒回來以後，便一下氣成了癡癡呆呆的，我也自來沒有進過城——而且我想縣官也常是同有錢有勢的人一個鼻孔裏出氣的，咱這二個窮女人頂什麼事？而且我想欠楊鬼子的錢還沒有法兒還，今更欠下劉老三一筆大債，要知劉老三也一樣不是好惹的人呀！因此，我們也沒有敢去——

「接着就是去年的大水災，城右村的西北角都被一水沖去了——有一家爲了捨不得把麥

子丟下，預備移去，結果全家老小都被沖去了！我們也住在西北角上，因為靠近裏邊點，沒有被沖去；可是我們的三間破房子，第三天上便完全被水浸坍了。從此，我同嫂嫂便做了乞丐——先前我還常常夢見他同哥哥一塊兒回來，有時還騎了牲口帶了槍，現在我連夢——夢中他們也不來了！」

她說着，預備把所有的冤屈，全部隨了她的眼淚傾了出來，她哀痛地哭着，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痛快的哭！

她的哭訴以及她的一字一句，都沉沉地打動了老牛的那抑鬱着的怨恨的心情。在他的表情上像似在隨了她一同痛哭，可是他並沒有哭；他那幽怨的恨恨的心情，已是被她吹動着，如像被吹了的火焰，由耿耿而成為突爆了。他正經地嚴峻而有力地接了為她講述着他自己的哲學，以及與「他們是完了，我們將會如何地好起來」有關的一切；凡是老王所對他說過的，他都百分之一地用了非常確信的口氣為她述說着。她完全被感動了；她像是讀過了一篇動情的小說似的，他的話是完全為她所懂得的，只是她自己沒有敢那麼想過罷了。她那如枯竭了的火山之深淵一般的眼睛中，又發出了生動的希望火光來，她說：

「真的能夠嗎？我一點兒也不希望我自己將來的什麼好過活，我到很想看一看他們的難

過；只要我能親眼見他們完一下，我死也就一點兒不屈了！」

「誰說是假的？你不看這年月，不是一步一步的來了嗎？有的地方他們已經完了——中國還有外國——」

老牛說着，向了老王曾經爲他所指示過的方向望去，她也下意識地隨了他一同望去，他們的眼睛透過了牆壁空氣以及所有的高山大嶺，悵望着想像中的沒有了他們，而大家如親兄弟一般的自由的國土！甚至連那痴痴呆呆，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了的嫂嫂，也聽着有味兒了；她那如冬天的古墓一般荒涼的面容上，也泛出了一絲兒的笑意。插嘴說着

「你們所說的，盡是些沒有的事！」

他們誰也沒有顧及理會嫂嫂的神氣和說話。牛嫂便又異常興奮地對了老牛說道：

「我到沒有看出你，你原來是做大事的；我也可以一同隨了你們的，我願意永遠伴着你。」她說着像是想了一下什麼，又接了說：

「生死算個什麼？好在我們的生命也不值幾個錢的，還不如人家的一隻貓或是一條狗值得多些呢！」

老牛聽了，在幸福地矜持地微笑了。幸福和快樂使他思潮洶湧，不知從那裏來的那麼許

多話，他是在那樣有學問地滔滔不絕地談論着。自己覺得越說越容易表現自己的思想；詞句簡短，嚴峻而且有力！最後他說：

「像我們一樣的人是多的，爲了自己也是爲了大家；他們只是少數——他們什麼也不做，成天游出來擺進去，專靠了別人的辛勞而過活着；反而他們在浪費着好活着，吃渴嫖賭無所不爲！外國人都是他們召進來的，他們用外國貨；他們把錢集起來放在外國銀行裏，專向外來的現成貨，一點兒也不想自己做出來！總之，一切都是他們弄糟的！」

她出神地聽着，她那黑而且大的眼睛。在昏暗的煤油燈下閃爍着異彩。她那抑鬱滿懷的心弦，的確是被老牛的話打動的有點太厲害了；全身的血液都在震蕩了，她的雙頰泛出了紅暈。當他說到某幾個要點的話時，她竟不自覺地閃動着雙唇，連眉頭也一上一下地隨了她那快樂的眼神抑揚着。她覺得他是那樣地淵博而有內容，年青而且有力！似乎只有那下垂的眼睛是一點毛病，可是她又如此想：

「不過那也是不礙事的，你瞧他那說話時的眼光不也是很生動的嗎？」

「奇噏——」

嫂嫂在打盹了，口涎從歪下去的那個口角上，拖了下來。

她嫵媚地對了老牛笑着說：

「嫂嫂睏了，叫她就在那邊倒下去吧！」

她說着起去，把嫂嫂款款地就地放倒在那角落裏；嫂嫂的嘴裏哼着也不知說了些什麼，又睡去了。

老牛在用心地偷偷看着她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這時他的心跳動的非常厲害，甚至使他連說話也感到了困難。最後他說：

「不早了，我們也好睡了，而且睡下也好說話的。」

「把燈吹了！」

「吹了？睡下再吹不好嗎？」

「我不!!!」

她佯情地說，把頭轉過背面去。他已不似方才那般滔滔有詞了；也許是因爲他對於這宗事情太不在行了的原故，他被血液沖蕩着，他幾乎要昏過去了。他想更說什麼，但是一句話也想不出了。隨即出聲地笑了一下之後，他便馴服地把燈吹息了。一切都消失在黑暗和寂靜裏，而在他和她的心裏到反覺得輕鬆了許多。他們在戀愛了，他和她的血液交流在一起了。

隱約地只可以聽到一點兒他們的熾熱的呼吸聲以及低低的竊笑聲；此外一切陰暗寂靜，只有在那小小的窗口上，有一顆兩顆眨着鬼眼的星兒，精靈似的在偷偷地微笑

（未完）



貂蟬 (劇本)

春暉編

貂

第一幕 第一場

佈景

王允家的花園中，玲瓏曲折的假山

石畔有茶蘼一架，花月交輝，暗香

浮動，架前一箭之地，小草如茵，

油碧可愛。

蟬

時間 月明之夜。

登場人

貂蟬，王允，呂布，侍者二人，侍

女二人。

（開幕時，貂蟬倚茶蘼而立，其時

貂蟬

萬籟無聲，微聞山後的流水潺潺，
天半月明如水，將人也，樹也，石
也，草也，一切的一切，都浸於月
光之中，貂蟬對月凝望許久，乃發
出深沉的嘆聲。）

唉！……月亮呀！你這樣的對我照
着，究竟是有情，還是無情？可憐
我貂蟬自小沒有了父母，幸而得王



司徒恩養，教我學習歌舞。現在我已經長成十六歲了，但是除了歌舞而外，一無所長，文不能像本朝班昭的續成漢史，立言於後世。武不能像越國衛倩的教練士兵，立功於當時。我難道這樣一輩子作男人的玩物嗎？……唉！……我難道除了承歡佐酒之外，沒有更大的任務可做嗎？……唉！……我恨我……（抵頭深思良久，作自慰狀。）但是我的顏色，我的技藝，也是蒼天的賞賜，我且慢爲我所沒有的才能而悲哀。或許將來我可以利用我的色藝而建立不世的功名，也說不定。……

王允

！（又作失望狀）但是，顏色會得衰老，會得澀枯，正如今後的月亮一樣，夜夜要減去清輝，將來還是與草木同腐！唉！……月亮呀！你能怎樣叫我不虛生一世。……唉！……（低頭作長時間的尋思。）（滿面帶着憂國憂時之色，從假山石後轉出來。）……

貂蟬

唉！……唉！……月亮呀！你怎樣使我能喜用我的色藝，以免我的青春，徒然老去！……

王允

（自山後出，呼叱道。）賤人！你有什么歷私情麼？

貂蟬

（跪拜）大人！貂蟬怎敢有私情？

王允

沒有私情，爲什麼對着月亮長吁短嘆？

貂蟬

請大人聽我稟告，

王允

快說！

貂蟬

貂蟬蒙大人恩養，教我學習歌舞，並且十分優待我。我想法子報大人的恩還來不及，怎麼敢有私情，不過近來看見大人時常雙眉愁鎖，想來必定爲了國家大事；但是又不敢問，今晚看見大人行坐不安，比往常更加厲害，但是又沒有法子，替大人分憂。所以在這兒長嘆，不想被大人看見了，請大人恕罪！

王允

唉！你那裏知道現在國家的危險？

貂蟬

請大人告訴我，倘若有用我的地方，雖死不辭！

王允

（作驚喜之色）啊！你？你到有這樣的抱負！唉！誰想大漢的天下，萬民的福利，却在你的手裏？請你先受我一拜（倒身便拜。）

貂蟬

（驚得俯伏於地。）大人爲什麼這樣？

王允

（起身，並扶起貂蟬，垂淚道）請你救救百姓的痛苦罷！

貂蟬

貂蟬剛才已經對大人說過，大人只要有驅使的地方，萬死不辭！

王允

你不知道，朝中自從董卓專權，弑太后，殺少帝，焚燒洛陽宮室，屠



戮百姓。

貂蟬

是的。記得去年跟大人跟從天子從

洛陽遷都到長安來的時候，洛陽數

百萬的居民，被軍隊驅策而來。每

百姓一隊，間軍士一隊，互相拖押

，死於溝壑的不計其數。軍士們又

毫無紀律到處姦淫婦女，奪人糧食

，啼哭的聲音震動天地，實在令人

，不忍看，不忍聽！

王允

是了，這是你所目觀的。還有一件

殘忍的事情，你還沒有看見呢。大

約在一個月之前吧？董賊和百官正

在宴會，適逢北方招安降卒數百人

到來，董賊就命在座前，或斷降兵

的手足，或鑿出降兵的眼睛，或割

斷降兵的舌頭，或者用大鍋烹煮，

那種哀號的聲音，流血的慘狀，凡

有人心的都不忍聞、不忍見，當時

百官一個個戰慄失色，食不下嚥，

但是那董卓反而引以為樂，飲食談

笑自若，你想殘忍不殘忍？

貂蟬

董賊這樣殘忍兇暴，簡直不是人類

的行爲！實在可殺！（這時候隱隱

聽得一二聲婦女叫救命的聲音。）

啊！有女人喊救命的聲音！

王允

（傾聽）是、就在園門之外，讓我

登假山向牆外望一望。（登山而望

，）唉！（作憤慨狀）可憐！可

恨！

貂蟬 大人！外面什麼事？

王允 （搖手作唏噓狀。）「此時牆外有

人大罵：『這個不識抬舉的臭娘兒

們，董太師請你到郿塢去享福，你

倒願意碰死在這裏』又有一個人說

道：『走罷！這個娘兒們死了，就

如死了一條狗，走！我們再替太師

去找好的來。』此時聞人腳步聲，

漸去漸遠。」

王允 （從山石上下來。）……

貂蟬 大人！外面是死了一個女人嗎？怎

麼又有人說「董太師。」

王允 唉！不必說了，又是董賊的惡跡！

董賊在離長安二百五十里的地方，

役使民夫二十五萬人築一個郿塢，

城郭的高下厚薄，一如長安，內中

蓋造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

選民間少年美女置其中，今天晚上

不知又是誰家婦女晦氣，被董卓看

中，由他的走狗劫送到郿塢，不想

這個女子激烈，已經觸牆死了。唉

！可憐！可嘆！

貂蟬 唉！可憐！亂世時代的人民，除死

而外，簡直沒有自由！董賊不死，

百姓不得生！

王允 董賊近來自號尚父，出入仰

伏，不久必篡位，將來百姓

，更加不堪設法。

貂蟬

董卓罪惡陷天，朝中文武，為什麼不想法子殺了他？

王允

你不知道，董卓有一個乾兒子，名叫呂布，驍勇異常，滿朝的文武，沒有人敢敵他，現在我看只有你可解國家的危亡，救民衆的痛苦。因為董卓和呂布都是好色之徒，我現在想用連環計，先把你許嫁呂布，後來獻與董卓，你從中取便，離間他們父子反目，使呂布殺了董卓，以除去大奸大惡。將來重扶社稷，再立江山，都是你的功勞，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

貂蟬

貂蟬剛才已經允許大人，大人凡使命萬死不辭。請大人將我獻與董卓，我自有道理。

王允

但是你要小心，倘若事機洩漏，我就有滅門之禍！

貂蟬

大人放心，貂蟬倘若辜負大人思義，就死在萬刀之上。

王允

這樣，我代國家萬民向你致謝。（拜揖。）我明天就找機會，……別作聲，有人喊我呢。……

侍者甲

（自外入口中連聲喊着。）大人……大人。

王允

有什麼事？

侍者甲

稟大人呂溫侯說有機密事情請見大

人。

王允（踟躇）他有什麼事，晝夜要見我？

你先去伺候，我就出來迎接。

侍者甲 是（退場。）

貂蟬 王允（向貂蟬）你先迴避了，倘若有機會，我就留住呂布。

是。（緩緩退場。）

王允（入內，一會兒與呂布笑語登場。）

（難得溫候駕到，不勝榮幸！今夜

月色皎潔，小園清靜，如將軍不棄

，請小酌一會，有什麼事，就請在

席間面諭！

承司徒賜酒，怎敢推辭。

王允（回對侍從）備酒。

呂布

侍者 是。

呂布（四望）司徒這所花園非常精緻美

麗。

王允 怎及得董太師府上的花園，既美麗

又宏壯。將軍賞玩慣了太師家的花

園，小園實在不堪入眼了。

呂布 司徒過於謙虛。

王允 聽說董太師花園裏有一座小亭，

時常有鳳凰飛集，不知將軍可曾見

過？（侍者擺好筵席。）

呂布 聽見罷了，却不曾見過。

王允 請入席。（舉杯敬布）將軍請乾一

杯。

呂布 多謝，多謝。呂布不過董太師手下

一員家將，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

錯敬，實不敢當！

王允 現今天下除了將軍以外，再沒有英

雄，王允不是敬將軍的職位，却是

敬將軍的才幹！

呂布 哈！哈！司徒可以算我呂布的知

己！

王允 不敢！不敢！請呀！請呀！

呂布 請！請！

王允 將軍深夜枉駕，不知道有什麼見教

？（以目視侍者，侍者退場。）

呂布 司徒看董太師爲人怎樣？

王允 董太師盛德巍巍，可說是當今的伊

尹，與周公。

呂布 董太師比皇上怎樣？

王允 （將眼一輪知道話中有意。）好比

堯之與舜，或者舜之與禹。

呂布 司徒真是聰明人。董太師很有代漢

帝做天子的意思，叫我來探聽司徒

意見。

王允 這是天命所歸。太師將來做了皇帝

，請將軍多多爲我好言！

呂布 司徒客氣了，將來自然有福同享。

王允 哈！哈！請呀！請！

呂布 請！

王允 人來！

侍者 有！大人有什麼吩咐？

王允 叫孩兒來！

侍者（不解。）那……

王允 叫貂蟬姑娘來！

侍者 是。（退場）

王允 將軍今年青春多少？

呂布 痴長二十七歲了！

王允 將軍年少英雄，前途未可限量！

呂布 承司徒過獎了。（飲酒。）

貂蟬（從二侍女豔裝而出）……

呂布（驚問）這位是誰？

王允 這是小女貂蟬。（向貂蟬。）孩兒

，這位是呂將軍。

貂蟬 爹爹！既是呂將軍在座，為什麼叫

孩兒出來。

王允 孩兒！呂將軍與我交情很厚，猶如

至親，見見不要緊。（向呂布。）

將軍也不要拘束，請痛飲幾杯。

貂蟬（即依王允坐下。）……

呂布（以目注視貂蟬。）……

貂蟬（作羞澀狀，低頭弄衣帶。）……

王允 孩兒，代我替呂將軍把盞。

貂蟬（送酒與呂布，向之妍然一笑。）

……

呂布（接了酒一氣喝了。）……

貂蟬（假意欲入內。）爹爹，孩兒告辭。

王允 呂將軍是我的好朋友，你多坐坐，

喝一杯酒不要緊的。

呂布 我還敬姑娘一杯！（送酒與貂蟬。

）……

貂蟬

（接了酒也一飲而盡，又向呂布輕

輕一笑。）……

王允

（佯醉。）我醉了，孩兒，央將軍多喝幾杯，我們一家全靠著將軍呢！

貂蟬

是。爹爹！將軍請用酒。

呂布

姑娘！請！（目不轉睛的看着貂蟬。）……

王允

（指貂蟬對呂布說。）將軍！我想把這個女孩兒送給將軍爲妻，不知將軍要不要？

呂布

（出席謝曰。）司徒這樣見愛，呂布當效犬馬，以報大德！

王允

讓我早晚選一個吉日，把小女送到

府裏，和將軍成親。

呂布

（欣喜無限）多謝司徒！（頻以目視貂蟬。）……

貂蟬

（斜睨着秋波，作似羞似喜之狀）……

呂布

酒已經喝多了，就此向司徒告辭。

王允

我本想留將軍住在舍下，但怕董太師見疑，改日再見罷。

呂布

改日再見！（一步數回頭的退場。）

貂蟬

（目逆而送之。）……

王允

（送了呂布回來。）我們的連環，一個已經套住了呂布，等過一二次再把那一個套住了董卓，就大功告成了。

（第一場完。）

第一幕 第二場

佈景 同第一場。

時間 與第一場相隔二三天。

登場人 侍者甲乙，王允，董卓，貂蟬，女

樂四人，呂布。

【開幕時侍者甲乙忙着安排筵席。】

蟬

侍者甲 快些收拾，一會兒大人要請董太師到這裏來喝酒了。

侍者乙 真是多事兒，他們在前廳已經喝得很多了，爲什麼又上這兒來喝？

侍者甲 我怎麼知道呢？大人吩咐下來，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停了一會

兒。）我想或者因爲董太師太肥胖了、這個地方清涼一些，所以把酒席撤進來。

侍者乙 對了，董太師真是胖，胖得像一隻野豬。

侍者甲 樣兒也長得很凶惡。

侍者乙 誰不知道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侍者甲 說起他，我想起我的表妹來。

侍者乙 他和你的表妹有什麼關係？

侍者甲 我的表妹今年十五歲，前個月被董太師選美女選到郿塢去了。可憐她的父母只有這個閨女哭得什麼似的。



侍者乙 選到廊場去，不是好事兒嗎？連你都變表國舅了。

侍者甲 哼！好事兒？一送進到那兒去一輩子休想出來，怎如就近說個婆婆家，娘兒們到可以常來往。

侍者乙 快住口，大人的聲音，……他們來了！

王允 （引導着董卓登場）太師，這兒清涼幽靜，可以請太師寬飲一杯（讓董卓入席。）傳女樂。

侍者甲 是，傳女樂！（內邊有人接聲喊着傳女樂。）

（女樂四人各攜細樂，坐於筵外奏樂）

王允 （向董卓跪着進酒。）太師請酒！

董卓 司徒請坐了。

王允 恭喜太師，太師請飲盡了這杯酒。

董卓 我有什麼喜可賀？

王允 王允自小就懂得天文，近來夜觀乾象，知道漢家氣數已經盡了，太師

功德施於天下，如古代舜帝的授大

禹，大禹的繼舜帝。

董卓 我怎敢希望這個。

王允 自古有道代無道，無德讓有德，太師取之，正合天心人意！

董卓 （欣然笑道。）如果天命歸我，司徒是第一個元勳、

王允 多謝太師！太師請用酒。

董卓

司徒請！

王允

王允因爲教坊的音樂，不足供奉太師，舍下却有一個歌伎，叫她來伺候太師好嗎？

董卓

那很好，那很好！

王允

傳貂蟬！（內邊也接聲喊傳貂蟬）

貂蟬

（惻惻而來）……

王允

貂蟬！先爲太師舞一回。

貂蟬

是。（伴樂聲翩跹而舞）……

董卓

（爲貂蟬舞態所迷，等她舞罷，即招手令貂蟬近前。）來！

貂蟬

（即向董卓深深再拜）……

董卓

司徒這是誰？

王允

這就是歌伎貂蟬。

董卓

（細看良久問）能唱嗎？

王允

能！（向貂蟬）替太師唱一個曲兒。

貂蟬

是，（引吭而歌）

「雲雨阻巫峽，傷情，斷腸，人在天涯。奈錦字無憑。虛度荏苒韶華，嗟呀，春晝永，朱扉低亞。東風靜，湘簾閒掛。黛眉嫩，畫，顰宮鴉，鬢邊斜插小桃花。」

董卓

這個曲兒，真唱得好！

王允

太師不要見笑唱得一點也不好！

（向貂蟬）替太師把盞！

貂蟬

（半屈膝送酒與董卓）……

董卓

（擎杯在手）你今年青春多少？

貂蟬

回大人，貂蟬今年十六歲了。

罷。

女樂乙 來！來！來！喝啊！喝啊！

女樂甲 貂蟬真有福氣！做了董太師的如夫

人！不知多麼快樂呢？

女樂丙 你不要紅眼，說不定過一天，主人

也把你送給什麼太師。

女樂甲 原來你是這樣等着嗎？

女樂丙 啐！

王允（登場）……

女樂四人（紛紛站立）……

王允 你們也辛苦了，可以各自散去息

歇。

女樂四人 是，大人！（魚貫退場）

王允（間倚茶藤架對月出神）今天把連

環套住了兩方出了！……

（呂布的聲音，大喊王允）

（吃驚注視）……

王允

呂布

（手裏提着畫戟飛奔而來，看見王

允一把揪住衣襟，厲聲問。）你前天

把貂蟬許配了我，今天為什麼又送

給太師，你同我開玩笑嗎？

王允

沒有呀！

呂布

沒有？剛才有人報告我，說你把毯

車送貂蟬入相府，這是什麼緣故？

王允

將軍原來為此，請放手，我告訴將

軍。

呂布

你說，你敢欺侮我，叫我嚐嚐我這

幹戟的利害（把戟同地上一頓）

王允

今天早上太師在朝堂裏對我說：「我有一件事情要到你家裏去」因此我就在家裏等候。太師來了，飲酒之間，他對我說：「我聽說你有一個女兒，名叫貂蟬，已經許配給我的兒子奉先。我怕你說了不算，所以特來相求，并且請見一見貂蟬」我怎敢違拗太師，就叫貂蟬出來拜見公公，太師說：「今日是良辰吉日，我把貂蟬取去，配給奉先。」將軍請想想，太師親自到來，要把貂蟬取去，我怎敢推阻，原來這樣，我是一個粗人，錯怪了司徒，請司徒恕罪！

呂布

王允

不敢，不敢。將軍請到相府去打聽。小女還有一點妝奩，等到過了將軍府上，即便送去。

呂布

這樣多謝了，剛才得罪，望司徒不要放在心上。

王允

豈敢，豈敢！

呂布

再見了。

王允

再見。（送呂布去後，得意之極，不覺笑了出來。）哈！哈！

幕急下

第一幕第二場完。

第二幕

佈景

董卓的臥室，置佈得十分寬

床黃帳，一如天子的寢宮，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月餘

登場人 董卓，貂蟬，呂布，李儒。侍從二人。

（開幕時董卓臥病在床，貂蟬親侍湯藥）

貂蟬 大人！藥快涼了，請喝罷。（扶董卓欠身而起，端着藥碗，自己先嚐了，然後，小心謹慎的餵給董卓喝。）

董卓 美人，自從我得病以來，你已經有好幾天衣不解帶的服侍我，實在太叫你辛苦了。我今天覺得很好，吃了藥讓我睡一會兒，你也去歇歇，

不要累壞了你，

貂蟬 大人有病，我們理當伺候，怎敢說辛苦，願望大人的病體快快復原，那就謝天謝地！

董卓 （喝完藥。漸漸身子向外的睡着了。）

貂蟬 （轉身剛欲入內）……

呂布 （自外入，見董卓睡着，欲回身出外。）……

貂蟬 （見了呂布，輕輕地咳嗽了一聲，自床後探半身望着呂布）……

呂布 （聽見咳嗽聲，立住脚引目望床後。）……

貂蟬 （作揮淚狀，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飲泣不已。）……

紹

呂布（痴立而望）……

董卓（朦朧雙目，見呂布注望床後，目不轉睛，急回身一看，見貂蟬立於床後，大怒，叱呂布。）小畜生，你怎敢調戲我的愛妾嗎？左右！

侍從二人（聞聲入內）有！

董卓（指呂布）趕他出去，以後不許他進後堂來！

侍從二人 是呀！（逐出呂布）……

蟬

呂布（怨恨而去）……

董卓（向貂蟬）我叫你去歇歇，你為什麼不去？

貂蟬 大人還沒有睡熟，我怎好不在這兒伺候？

董卓 我不要你伺候！

貂蟬（撒嬌）大人既然不要伺候，求大人放我回去，伺候王大人去！（說完掩面而哭）……

董卓 得，得，得，算我病糊塗了，說錯了話，別哭，別哭！（欠起身爲貂蟬拭淚）……

侍從甲 李儒，李大人來問安。

董卓 請進來，（向貂蟬）有客來了，你真的進去歇歇。

貂蟬（退場）……

李儒 太師今天好些了？

董卓 好些了，這幾天外面沒有什麼事嗎？

李儒 外面沒有什麼事，剛才進府來請安

在門口遇見呂溫侯，知道被太師所叱逐。但是我想太師要取天下，正用得着此人，為什麼因為小過叱逐他，倘他一變心，大事就去了！

董卓 那怎麼辦呢？

李儒 快派人叫他來，重重地賞他些金帛，用好話安慰安慰他，自然沒事了。

董卓 對的，這樣很好！左右！

侍從乙 （自外人）有！

董卓 叫溫侯來。

侍從乙 是。（退場）

董卓 你看我取漢家天下，以什麼時候為

方便。

李儒 我們在外面已經布置好了，朝廷之

外已經沒有漢家的援兵，朝廷之內，異己者已經去了八九，現在所有的大臣，都是胆小怕死的。沒有人敢反對太師，只有司徒王允，是個梗直的人，到要預先疏通疏通他。哈！王允嗎？王允已經歸附了我，不必顧忌他了。

董卓 哈！王允嗎？王允已經歸附了我，

侍者乙 大人！溫侯來了。

董卓 喚他進來！

侍者乙 是。（退場）

呂布 （無精打彩地入內）……

董卓 奉先！我剛才病中，心神恍惚，說

錯了話，望你不要記在心上。

呂布 孩兒怎敢？

李儒 父子之間，言語有點兒差錯，原算不得什麼？

董卓 這句話說得對！哈！哈！左右！

侍者甲 有！

董卓 取黃金十斤，錦緞二十疋，送到溫侯府裏去。

侍者甲 是了！（退場）

董卓 奉先，我們父子就此言歸於好。

呂布 （拜謝）謝父親的賞賜，孩兒必定

粉身碎骨，報答厚恩。

董卓 我將來取得天下，孩兒不愁不得封

王，哈！哈！

呂布 （歡喜）是，多謝父親。

幕徐徐下

第二幕完

（未完）



本刊寄售處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北平

東安市場 景山書社 佩文齋 廠甸 佩朝大消費

平西

清華消費社

天津

天津書局 大公報館 大道書局

南京

新中華書店 花牌樓書店 鍾山

鎮江

天一書店 新生命 東壁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漢口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

武昌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書店

梧州

文淵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三管書局

安慶

東方書社

綏遠

世界書局

太原

中華書局

開封

覺民書報社

鄭州

統一派報社

保定

公興派報社

西安

張錫吾派報社

蘭州

西安派報社

成都

甘肅書報社

萬縣

現代文化社

合川

文寶書局

重慶

新川書店

雲南

北方新書局

貴陽

東方書社

杭州

友新書店

甯波

精古齋書店

福州

青春圖書公司

廈門

萬有圖書公司

長沙

開明書店

華洋書報流通處

世界派報社

編完後記

編者

完 後 記

本期余家菊先生有一篇繼續討論「國力之淵源」的文章，較第二期所登載過的一篇，內容更多精彩。

「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應有的認識」一文，係從理論上，事實上，整個的對共產黨問題的一種系統的批判，因篇幅過長，本期祇能登開首一段，以後續登。現在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應聲蟲們，慣會拿馬克司主義作萬能的標準去批判一切，罵倒一切，他們的手段多半是用謾罵的態度去威嚇對方，並沒有真正討論學理的誠意，我們現在批判共產主義，還不肯採取這種卑鄙的手段，我們希望以客觀的科學態度，去還給共產黨一個真價。這篇文字是預備給無成

見的大多數讀者看的，並不是給宗教狂的馬克司信徒看的，因為這些人既已吃了迷藥，決無覺悟之可能，對付他們只有採以毒攻毒的嚴厲制裁手段，沒有什麼道理可講，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聽你那一套，妄想用理論或實際手腕去感化共產黨的人，根本還不懂得共產黨的眞面目。

本期所載「蘇俄的外交政策」一文，係蘇俄御用機關報主筆拉狄克所作，可代表蘇俄官場的外交辭令，從全文中可看出現在蘇俄當局扭扭捏捏，一面要向資本主義國家送秋波，一面又不好意思完全脫下世界革命的假面具，左右做人難的滑稽態度。最近蘇俄對於意阿戰爭的態度，更表現得很清楚。論理蘇俄一向是以援助世界弱小民族自命的，對於這一次事件當然應該義正辭嚴出來替弱小被侵略的阿比西尼亞講話，甚至以實力擁護正義，對於野心的意大利加以懲戒，如果這樣做去，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必然甘心聽蘇俄的領導的。然而事實上蘇俄的態度是傾向意大利的，拉狄克曾公然表示希望意大利趕快把阿比西尼亞征服，是大局之福。這爲什麼呢？因爲，第一，俄國國策傳統的以英國爲敵，這次意大利給英國勢力以一個打擊，當是俄國所衷心希望的。第二，他害怕德國對蘇俄取進攻態度，所以不能不對意大利送秋波。總之。蘇俄的政策處處是以國家利害前提，和其他國家並無兩樣，當然也用不着去特

別加以責備，不過一般迷信蘇俄是弱小民族的救星者，却大可以趁此覺悟一下。

鄭江南先生的「社會政策的再檢討」一文，是對於社會政策的解釋，特別是介紹德國學者對於社會政策的看法。現在中國因為留學錯誤政策的結果，以致美國思想充分支配了中國，養成一類淺薄功利的觀念，把理想生活完全視為空談，現在國家到了如此地步，一般政治上，社會上的中堅分子，所追求的目的還不外於汽車，洋房，跳舞，玩女人的人生觀，美國化的學風對此應該負一部分責任的。我們今後應努力介紹歐洲大陸的純理風氣，特別是堅苦深沉的德國學風，以期矯正弊習。

黃欣周先生的「進化與組織」一文，是發揮新興社會科學的一個最重要的觀點——組織的最有系統的文字。我們要了解生物史觀的要義，要認識改造新世界的基本真理，要預測今後世界學術思想以及實際政治社會上所將要出現的新方向，對於這篇純學理約文字必須特別注意。本篇因篇幅過長，一期不能登完，這是對作者和讀者都很抱歉的。

左舜生先生的「讀事雜記」，是給予青年讀者最好的指導。前邊的一段長序，是最真誠血性的文字，不但是作者個人的身世個性都充分表現，而且從五四運動以來十六年中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進展情形，都在此短文中暴露出來。從文學的眼光看，這一篇序本身也有獨立不朽的價值。

.....

春暉女是學國內有數的女劇作家，本刊特請其將近作歷史劇「貂蟬」交本刊發表。還有「秦良玉」「木蘭」等劇本正在繼續編製中，以後可陸續發表。

本刊投稿規則

- 一、本刊歡迎外稿，不拘文言白話，來稿須直寫，並依本刊樣式，加新式標點符號，每頁行數及字數能照本刊樣式者更好。
- 二、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後。
- 三、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註明。
- 四、來稿非附有充足郵票，概不退還。
- 五、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送稿費二元至四元，原稿版權仍歸著作人保留。
- 六、來稿發表後，除致送稿費外，並奉送該期本刊一冊。
- 七、來稿發表時，願用筆名者聽，惟須將真姓名於稿後註明。
- 八、來稿請逕寄上海本社轉編輯部收。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本社轉編輯部收。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每期價目
封面裏	每方吋二元
封面底	每方吋二元
普通	每方吋一元五角
長期登載者另議	

國論月刊 本刊每月二十日出版

第三期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常燕生

發行者 國論月刊社

社址 上海赫德路趙家橋合泰坊十一號

電話 三六九二〇號

印刷者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代售處 各省縣各大書局

預 定		時間		郵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二分以內者為限
半年	全年	期數	國內國外	
六期	十二期	二	元三元	元
一元一角	一元六角			

本期零售每册大洋貳角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再版

民國史料叢書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四輯 國論月刊(一)

全七冊定價：精裝 新臺幣二、六五〇元 平裝 新臺幣二、三〇〇元

發行人：瞿

編者：陳

執行校對：朱

印行者：國

史文正韶
館原茂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二一七五五六八
郵撥帳號：一五一九五二一三號

承印者：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五股工業區五權路六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九九二〇六〇

ISBN 957-00-4797-6 (一套：精裝)：NT\$2650
ISBN 957-00-4798-4 (第一冊：精裝)

ISBN 957-00-4805-0 (一套：平裝)：NT\$2300
ISBN 957-00-4806-9 (第一冊：平裝)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 第四輯：國論月刊／陳正茂
編。——再版。——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民 84。
冊： 公分（民國史料叢書）
ISBN 957-00-4797-6（一套：精裝）。ISBN 957-
00-4805-0（一套：平裝）

1.中國青年黨

576.23

84000462

封面人物：曾琦

曾琦，字慕韓，號愚公，清光緒十八年生於四川隆昌，民國四十年逝世於美京華盛頓，享年六十歲。

民國三年，曾琦至滬入震旦大學肄業，結交李璜、左舜生等友；民國五年，赴日留學，入東京中央大學學習憲法；民國七年，因反對中日軍事密約罷學歸國，旋與王光祈、周太玄等人在北京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民國八年，赴法留學，並兼任上海《新聞報》駐歐記者。民國十二年，因山東臨城劫車案，反對國際共管中國鐵路議，乃與李璜等人於法國巴黎成立「中國青年黨」，從此成為中國青年黨之黨魁及主要領導人。民國十三年，返國創辦《醒獅週報》並兼大夏、同濟、法政等大學教授。抗戰軍興，任國民參政員，戰後參加政府，為國民政府委員及總統府資政。民國三十七年，因病赴美就醫，不料齊志以歿於異國。

「書生報國無他道，祇把毛錐當把刀」。曾琦一生，救國不忘著書立說，平生著作計有《國體與青年》、《藏雲室詩集》等書，後輯為《曾琦先生文集》三大冊問世。

封面設計：朱文原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Vol. IV
The National Opinion Monthly

Edited by
Cheng-mao Chen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95

ISBN 957-00-4798-4 (第一册：精装)

ISBN 957-00-4806-9 (第一册：平装)

